
武俠世界
第37年
45
$20.00

編者話

今期乃刋登狄心先生撰著的「邪惡交易」巨型小說。卓孤鴻、張小邪師徒倆在「天龍樓」發現重出江湖的沈蓋，更奇怪的是高寒與丁標曾有殺弟之仇；陸一塵與江笑天有不解之恨；五個老死不相往來的人居然凑在一塊兒。是甚麼原因使他們能夠放下各自的恩怨？爲了查淸他們所爲何事，卓孤鴻决定去找劉四逢……狄心先生所著的故事通俗詼諧，人物刻劃栩栩如生，是篇結構嚴謹，內容引人入勝的風趣故事。欲知卓孤鴻師徒倆發現了甚麼陰謀？請細閱本文便知。

* * *

石蓮先生所著的「魔中俠」下闕，西門丁先生撰著的「龍潭飛鳳」完結篇皆刋在今期，欲知精彩的大結局，切莫錯過。

今期新刋司空羽先生撰著的「神劍」，司空羽先生所著的故事向以結構嚴謹，情節緊凑稱著，再獻上新著，請讀友繼續捧場。

* * *

下期將刋岳宗琦先生所著的「苗嶺三花」巨型小說，屆時請留意。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45期
（總號190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强身！健體！延年益壽

學太極　不求人



第四版經已發行

附刋吳鑑泉老師拳照眞跡
圖文並茂　簡單易明

環球出版社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邪惡交易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南宮可・文　宇飛・圖



訴諸武力　爭奪老人

天龍客棧是天龍鎮最高級的客棧。

客棧內的「天龍樓」，也是鎮上最講究的酒樓，講究飲食及排場的人，都喜歡光顧「天龍樓」。

「天龍樓」的顧客來自四方，因為天龍鎮是大部份商旅必經之地。

中午時分，酒樓內食客並不太多，因此氣氛也顯得有點悠靜。

一個青年和一個少年就坐在天龍樓其中一副座頭，二人好似很享受這種洋洋自得的悠靜氣氛。

祇見這兩人一個年約廿六七歲，穿一身雪白色的勁裝，他腰間有一個革囊，由右邊肩膊斜掛在左邊腰間，此革囊形狀扁平，但外形却好像一個葫蘆模樣。

祇見這青年樣子有點不羈，像個不拘小節，凡事都不計較之人。與這青年同座的，是個十四五歲的少年，祇見少年刀眉星目，看樣子已似個鬼靈精，樣子也甚討人喜歡。

這少年也是身穿一套雪白勁裝，衣飾幾乎與那青年一樣，唯一不同的，是青年腰有革囊，少年則腰間掛着一個五彩繽紛的布袋。

看這兩人裝束，似是行走江湖的，但兩人身上都沒有武器。

在二人桌上擺放了一個份量也不算小的酒壺，二人在進食，那青年還拿起酒壺在喝酒，而且喝得甚是豪邁奔放，而那少年則滴酒不沾唇。

過了不久，兩人吃喝夠了，那青年便喚過小二結帳，並把身上的革囊除下，交到小二手上，綻出一臉爽朗笑容，道：「小二哥，勞煩你替我把酒打滿。」

小二有禮地從他手上接過革囊，便轉身打酒去了。

原來這青年身上的革囊是個酒囊。

結了帳之後，青年慎而重之把酒囊掛好，正想起身離開，但青年忽然面露詫異神色地望着酒樓入口處，且怔住了。

少年見了他的神色，為之皺眉，便循他視綫望去。

祇見酒樓入口處有五個人走了進來。

那青年就是看見此五個人而詫異起來。

這五個走進酒樓的人，祇見走在前頭的一人約莫四十歲，樣子文質彬彬，甚有書卷氣，但面容却甚嚴肅，這人手上握着一把摺扇。

第二個則約莫卅五六歲，樣貌深沉，看樣子似是個很冷靜之人，他手上握着一柄長劍。

第三個也是卅多歲年紀，樣子異常凶惡，一雙眼又圓又大，外形似是個衝動之人，此人手上握着一柄闊邊大刀。

第四個同樣卅來歲，樣子甚是狡猾，且有點猥瑣，手上則握着一柄紅纓槍。

至於那第五個，三十歲左右，樣子甚是斯文大方，溫文爾雅，看上去有點似書生，手上則握一把判官筆。

這五個人進酒樓之後，在小二的殷勤招呼之下在一副座頭坐下。

那青年怔怔的望了那五個人一眼後，眉頭緊皺，喃喃地道：「眞奇怪，他們怎會走在一塊兒的？」

他身旁的少年奇道：「師父，這五個人你認識？」

青年搖頭。

少年更奇，問道：「他們是甚麼人？」

青年道：「這五個人除了那個文質彬彬，手握摺扇亦正亦邪之外，其餘四個都是窮兇極惡，手段兇殘的亡命之徒。」

少年臉上充滿興趣，忙道：「他們叫甚麼名字？」

青年道：「那個手拿摺扇的名叫沈蓋，外號『鐵扇秀才』，那個樣子冷靜，拿劍的叫高寒，外號『鎖喉劍』，而那個大眼睛，樣子粗魯又衝動，手拿大刀的，則是『游魂刀客』丁標，而那個拿紅纓槍，樣子狡猾的，就是『鬼槍』陸一麈，最後那個拿判官筆，溫文爾雅的，就是『辣手書生』江笑天。」

少年道：「既然師父說他們都是窮兇極惡之徒，可說臭氣相投，聚在一起有甚麼奇怪的？」

青年道：「奇怪得很。」

少年道：「哦？」

青年道：「那個亦正亦邪的沈蓋已多年沒有在江湖上出現了，聞說他已退出了江湖，但現在他又和幾個亡命之徒在一起。」

少年道：「他重出江湖有甚麼稀奇？」

「奇就奇在其餘四個人身上。」

「奇在那裡？」

「這四個人之中，『鎖喉劍』高寒跟『游魂刀客』丁標有殺弟之仇，高寒曾揚言非為弟報仇不可。至於那『鬼槍』陸一麈也曾被『辣手書生』江笑天出賣過，還被江笑天害死了幾個兄弟，陸一麈跟江笑天勢不兩立。」

少年聽後，有點茫然，道：「這四個人互相有仇怨，現在却相安無事坐在一起，難怪師父覺得奇怪萬分了。」

青年沉吟道：「沈蓋重出江湖，高寒跟丁標份屬仇人，陸一麈與江笑天勢不兩立，這五個人聚在一起，實在不尋常之極。」

少年道：「甚麼力量令他們聚在一起，而又可以暫時拋開仇恨呢？」

「不尋常之處就在這裡。」

「莫非他們要進行一項陰謀？」

「若是如此，這項陰謀可不簡單了。」

「或是有人付錢叫他們做些甚麼事？」

「能請得動沈蓋重出江湖的，這筆錢一定不是小數目，何況還有其他四個亡命之徒，這筆錢的數目一定大得驚人。」

「無論甚麼原因，他們幹的必定不會是好事。」

「對。」

「莫非師父想破壞他們的好事？」

「師父還未到這麼多管閒事的地步，祇是想了解一下他們到底所為何事。」

少年充滿興趣，忙道：「好啊！」

青年沉吟道：「他們一定是住在這家客棧內的。」

少年道：「要知道他們行踪就容易了。」

青年忽然笑道：「來到天龍鎮，我想起一個人，而且很想見一見他。」

少年道：「甚麼人？」

青年笑道：「一個我不認識，而且素未謀面的人，但這人很有趣。」

少年奇道：「你不認識，又素未謀面的人？」

「對！」

「既然如此，你如何找他？」

「找他容易，馬上去吧！」

＊　＊　＊

有酒喝和有錢賭的地方通常都很熱鬧，因為世上的酒徒不少，賭徒則更多。

「大吉賭坊」沒有酒喝，但有賭檔，所以比賣酒的地方更熱鬧。

賭坊內聚滿了人，其中一張番攤桌子上，有一個漢子連輸幾局，輸得汗流浹背，但還要繼續賭下去。

祇見這漢子四十歲左右，身形十分高大，濃眉大眼，臉上長滿鬍子，頭髮又散又亂，看來少說也有三個月沒有洗過澡了。

漢子外形十分粗魯，這一局，他把十兩銀押在二三兩門之上，看來這是他最後的十兩銀子。

腰掛酒囊的青年和腰掛布袋的少年就站在粗魯漢子身旁，那青年見漢子輸得滿頭冒汗，就好似看見一件很有趣的事一樣，每次看見漢子輸錢，都笑得很愉快。

漢子被笑得氣上心頭，但沒有發作，仍然專注在賭桌之上。

漢子押完注之後，青年忽然笑道：「老兄，這一局準開一，押一吧！」

漢子惡瞪他一眼，粗聲道：「大爺偏偏喜歡押二三又怎地？」

青年笑了笑，不再作聲。

荷官把盅揭開，再把碼子四粒四粒一堆堆分開，這一局果然開一。

青年又望着漢子笑了笑。

漢子被氣得說不出話來，接着轉身離開賭桌，青年見狀，笑道：「輸怕了？」

漢子怒道：「我從來不怕輸，我馬上找老本去。」說完「呼」的一聲快步離開賭桌。

賭局繼續，賭場上也不斷傳來歡呼聲、笑聲、嘆息聲、粗話聲、埋怨聲，總之多種語調聲共治一爐，各有各精彩。

那青年和少年似乎在等那粗魯漢子返回賭桌。

不久，那粗魯漢子果然重回賭桌，粗大的雙手還捧着十錠銀子，這十錠銀子每錠十兩，即合共一百兩。

漢子把一百兩銀子放在枱上，氣道：「媽的，老子就不相信每局都輸。」說完，分別在一、二、三共三門各下十兩銀。

番攤共有四瓣，他却押了三瓣，好似無論如何要勝回一局一樣。

青年見他下了注，望着他面前的其餘銀兩，笑道：「老兄，你的老本找得倒快。」

漢子一面神氣地道：「老子有的是本事。」

少年插嘴道：「這麼本事而且這麼快就找到一百兩賭本，的確不簡單。」

粗魯漢子更神氣地道：「那還用說！」

青年笑道：「賭場內吃高利貸的人多的是。」

漢子的神氣樣頓成沒趣樣。

青年忽然自身上拿出十兩銀，並押在四的門上。

漢子一看，氣道：「我押一二三，你却押四，你這不是存心跟我抬槓嗎？」

青年仍是一臉笑容，道：「你說對了。」

漢子更氣，正想開口，荷官不客氣地道：「這位老兄喜歡押甚麼就押甚麼，你管得着嗎？」

漢子登時感到大大的沒趣，把想說的話都吞回去了。

這一局又開了，結果果然開四。

青年笑容更燦爛，因為他贏了，漢子輸了，而且輸得很慘。

漢子見了他的笑容，簡直氣炸了肺，但却說不出話來。

下一局又開始受注了。

漢子心有不甘，又把注碼下在一二三之上，但注碼加大了一倍，即每注各下注了二十兩，身上也只

餘十兩了。

那青年見狀，又把二十兩押在四門。

漢子氣得幾乎肺要炸開了，想破口大罵，但却想不出理由來，最後改變了主意，把下注目標改為二三四。

青年見了，忙把注碼改為押一門。

漢子氣得全身都震戰了。

青年嬉皮笑臉地望着他。

漢子氣得到了頂點，霍地惡瞪住青年，戟指向着其面，又想破口大罵，但始終想不出要罵人的理由，氣得臉上如紫醬之色也只得住口。

最後，漢子下了個決定，要改變下注目標，伸出手，想把注碼移開，荷官不耐地道：「老兄，你到底決定押甚麼？」

漢子對荷官勉强一笑，道：「我押一二四。」說完，果然把注碼改押一二四，即不要三，青年連忙把已押在一門的廿兩銀子改為押在三門，然後又嬉皮笑臉地望着漢子。

漢子的一張臉被氣得紅似火燒。

青年則更好笑。

荷官把盅揭開了，這一局果然開三。

漢子簡直暴跳如雷。

青年則開心無比。

粗魯漢子終忍不住，對青年道：「臭小子，你如此喜歡跟我過不去，我就跟你賭一局。」

青年笑道：「隨時奉陪，但賭注一定要大，越大越好。」

漢子正想叫聲「好」，但一望面前只餘下十兩銀，登時洩氣，但一副心有不甘的樣子。

掛布袋的少年笑道：「馬上找老本去吧，吃高利貸的正等着你呢。」

漢子心中一狠，道：「好，你們等我。」正想離開，青年叫道：「等一等。」

青年望着他，道：「你能找來多少老本？」

漢子不服地道：「能找多少是多少。」

青年道：「我們的賭局不賭錢。」

漢子道：「不賭錢，賭甚麼？」

青年道：「賭人頭！」

此語一出，登時四週嘩然，其餘賭客都馬上聚攏了過來。

粗魯漢子也怔住了。

青年不當一回事。

他身旁的少年則一副勝券在握的樣子。

青年見漢子怔怔的望着自己，笑道：「若果我輸了，我把我的人頭輸給你，若果你輸了，我不要你的人頭，因為你的頭臭得很。」

粗魯漢子一定神，道：「你要我輸甚麼給你？」

青年道：「你只需在半年內聽令於我，就這麼簡單。」

粗魯漢子不屑地道：「要我聽令於你？憑甚麼？」

青年道：「就憑我贏了你。」

漢子發狠地道：「好，今天我不砍下你這臭小子的頭，實難消我心頭之恨！」

荷官望着兩人，吃吃地道：「你們眞要賭？」

青年微笑點頭。

漢子道：「非賭不可。」

青年對漢子道：「這一局由你做荷手，也由你先押注，每人選兩注。」

漢子道：「好。」

荷官便把賭具推到漢子面前。

圍觀的賭徒在議論紛紛。

漢子拿起蓋碼子的盅兒，在一大堆碼子上一蓋，再向前一推，道：「我先押，是不是？」

青年道：「隨便選兩注吧，餘下的兩注是我的。」

場中開始寂靜，圍觀者開始緊張。

漢子在苦苦沉思，不知該押那兩注才好。

青年在催他，道：「馬上決定吧。」

漢子想了一會，最後決定道：「我押一三。」

青年笑道：「那我只好押二四了。」

漢子正想把盅兒揭開，但想了想，忽然又道：「我還是押二四，你押一三吧。」

青年道：「好，那我就押一三，決定了就開盅吧。」

漢子作了個很大的決心把盅揭開了。

一開盅，圍觀衆人更是鴉雀無聲，有人甚至緊張得流出冷汗來。

漢子把碼子逐一分開，最後他整個人呆住了，因為結果竟是開一。

圍觀者都替青年揑了把冷汗，因為如果他輸了就要人頭落地，漢子輸了大不了半年內聽令於他。

漢子怔怔地望住青年，良久才道：「你怎知道你必贏？」

青年笑道：「我只知道你必輸。」

漢子奇道：「如何知道我必輸？」

青年道：「因為你是劉四逢。」

漢子更奇道：「你怎知我是劉四逢？」

青年道：「四逢者，是逢賭必好，逢賭不精，逢賭必輸，逢輸必清，而劉四逢是天下間最倒霉的賭鬼，所以我知你必輸，見了你賭錢

賭得最是愚蠢，所以知你是劉四逢。」

那叫劉四逢的漢子道：「小子，原來你也聽過我的大名？」

青年道：「當然聽過，而且更知道閣下長賭長輸，輸得連打造兵器的錢也沒有，爲了自保，只好苦練不用花錢的拳脚功夫，因而練成『橋手硬似鐵，馬步穩如塔』，也因此江湖中人稱『鐵橋塔馬』劉四逢。」

劉四逢向青年上下打量一番，忽然伸手捋起他的衣袖，只見這青年衣袖內藏有一柄短劍，而另一邊衣袖亦一樣。

劉四逢道：「閣下莫非是『腰間繫酒囊，袖裡藏雙劍』，『不醉浪子』卓孤鴻？」

卓孤鴻笑道：「正是在下。」

少年也笑道：「還有我張小邪。」

卓孤鴻笑對劉四逢道：「現在開始，你已是我的人，我說去東，你不能去西，半年內一切要聽令於我。」

劉四逢怪眼圓睜，叫道：「臭小子，你憑甚麼要我聽令於你？」

卓孤鴻臉上永遠掛着燦爛笑容，道：「素聞四逢先生願賭服輸，從不賴帳。」

劉四逢一臉傲色，道：「當然。」

卓孤鴻道：「但現在閣下好似想賴賬。」

劉四逢登時怔住了，說不出話來。

卓孤鴻又笑道：「記住，我不是臭小子，你比我還要臭。」

劉四逢一臉心有不甘的表情，也極度無奈。

張小邪一副鬼靈精的笑臉望着他，令他更氣，但願賭服輸，也無話可說。

卓孤鴻道：「我們馬上離開這烏煙瘴氣的地方。」

劉四逢頑固地道：「我喜歡留在這裡，要走你們走好了。」

張小邪道：「莫非閣下想賴賬？」

劉四逢一愕，頓時說不出話來。

卓孤鴻已向大門走去，張小邪跟着，劉四逢雖是氣在心頭，只好一萬個不願意地跟着而去。

* * *

三人離開賭場，在街上走着，卓孤鴻忽然問道：「若果剛才那一局我輸了，你會不會把我的頭砍下？」

劉四逢肯定地道：「會。」

卓孤鴻笑道：「四逢先生逢賭必輸，我才跟你下這個大注碼。」

劉四逢怒道：「你爲甚麼要我以失去半年自由來作注碼，有甚麼居心？」

卓孤鴻道：「因爲最近很悶，想找個人消遣一下，很不幸，你成了我的目標，這半年內，我隨時可以消遣你。」說得甚是平淡，就好似一切都理所當然。

劉四逢氣極，道：「臭小子，做人不可過份！」

張小邪笑道：「莫非四逢先生想賴賬？」

劉四逢又無話可說。

張小邪道：「告訴你一個天大的秘密。」

劉四逢雖氣，但好奇地道：「甚麼天大的秘密？」

張小邪煞有介事地，一本正經道：「我原名不叫小邪的，該叫小邢，但小時候學寫字，總把那邢字寫成邪字，所以人人就叫我小邪了。」

劉四逢失望地道：「這就是天大的秘密？」

張小邪道：「難道還不夠大？」

劉四逢氣道：「你原名叫甚麼關我屁事，却要告訴我？」

張小邪反唇相譏，道：「我把原名告訴你，又關你屁事，却在罵我？」

劉四逢被氣得說不出話來。

張小邪望着他笑得很愉快。

卓孤鴻道：「記住，我不是臭小子，因爲你比我更臭。」

劉四逢怒極，道：「好，暫且忍受一下你這臭小子和臭小小子，半年過後，我非取你們狗命不可。」

卓孤鴻與張小邪相視大笑，笑聲過後，張小邪道：「師父，這人果然有趣。」

劉四逢被氣得欲哭無淚，且忍得快將炸開。

* * *

劉四逢被逼洗了個澡，全身清潔得很，身上的異味也消失了，卓孤鴻並且買了一套新衣服送給他。

既然全身徹底清洗過了，又穿上新衣，應該精神奕奕，全身舒服才對。

但劉四逢剛剛相反，因爲他不喜歡清潔，所以全身都不自在，唯一令他舒服的，就是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

三人在天龍樓飽餐一頓，劉四逢拍着肚子，道：「你要我跟着你們半年，你們非養我半年不可，這半年內，我非盡情吃喝不可。」

卓孤鴻笑道：「你想我會不會如此愚蠢，白白養你半年？」

張小邪接口笑道：「你吃喝得太盡，當心苦頭吃得也盡。」

劉四逢一驚，登時打消白討便宜的念頭，因他心知二人心計特多，尤以張小邪更是古靈精怪，詭計多端。

此時，沈蓋、高寒等五個人又進入酒樓內，並在小二招呼下在一座頭坐下來。

卓孤鴻很留意這五個人。

劉四逢見了這五個人，也爲之詫異不已，就好似卓孤鴻初次見他們時一樣表情。

卓孤鴻見了他的表情，道：「臭老小子，你也覺得他們無故聚在一起而感到奇怪嗎？」

劉四逢點點頭，正想說話，但望了望卓孤鴻，登時住口，並別轉臉不望他，因他實在討厭卓孤鴻與張小邪。

卓孤鴻笑道：「做人何必如此小氣？」

劉四逢不屑地斜睨了他一眼。

張小邪道：「怎地不說話？」

劉四逢怪眼圓睜，道：「我恨不得殺了你們，爲甚麼要跟你們說話？」

張小邪神秘地一笑，忽然在卓孤鴻耳旁說了幾句話。

劉四逢慌張起來，道：「臭小子，你又出甚麼鬼主意來作弄我？」

卓孤鴻笑道：「小邪教我，留下你，我們先離開。」

劉四逢道：「你們走了，誰付賬？」

張小邪道：「當然是你。」

劉四逢吃了一驚，因心知自己身無分文。

卓孤鴻見了他的樣子，笑道：「不想我們留下你，就要好好合作。」

劉四逢雖怒，但也軟下來了，道：「如何合作？」

「我問你一句，你答我一句。」

「問吧。」

「『鐵扇秀才』沈蓋重出江湖，又和其他四個亡命之徒在一起，到底他們所爲何事？」

「我怎知道？」

「你住在天龍鎮，他們又在天龍鎮出現，你爲何不知道？」

「住天龍鎮又怎地？我天天祇沉迷賭博，其他事我一概不知。」

卓孤鴻鄭重地道：「眞不知還是假不知？」

劉四逢氣極，怒道：「劉大爺爲人最是老實，這事人盡皆知，你怎地不信我？」

卓孤鴻笑道：「我信你！」

劉四逢稍爲下了氣，道：「你當然要信我，因爲我爲人最是老實。」

卓孤鴻笑道：「想不想知道他們想幹甚麼勾當？」

劉四逢似是好奇心特重，忙道：「想。」

卓孤鴻仍一臉笑容，道：「知不知我爲甚麼偏偏選中你？」

「不知道。」

「我要找個人陪我一同打採這五個人的企圖，但這五個人都不好惹，所以非找個武功好手不可，你武功好選中了你，以防出事時也好多個幫手。」

張小邪接口道：「但怕你不合作，所以利用賭局勝你，把你綁住。」

劉四逢越聽越氣，怒道：「你們好卑鄙！」

卓孤鴻道：「這也算卑鄙？」

劉四逢不憤地道：「當然算。」

「你難道不想弄清楚這五個人的企圖？」

「這是另一回事。」

張小邪道：「吃得太飽，坐着很不舒服，出去逛逛吧。」

卓孤鴻也同意了，當下喚小二結賬，並把酒囊打滿，便走了出去。

卓孤鴻很留意沈蓋一班人，發覺他們坐下之後，都絕少互相交談。

三人向門口走去，接近沈蓋等人的座頭時，忽聽沈蓋對同伴道：「他們明天該到天龍鎮了，我們明天就在渡頭等他們吧。」

其餘高寒、丁標、陸一塵及江笑天聽了，都點了點頭，然後又回復沉悶之局。

卓孤鴻三人已走了出去。

東流江是條延綿數百里的河流，而天龍鎮則位處東流江中游，鎮上靠此河維生的人甚衆。

鎮上近江邊有一渡頭，名叫太平渡。

利用太平渡往返或途經天龍鎮的居民、客商，甚至來自五湖四海的江湖人物，每天都不計其數，因此渡頭一帶甚是熱鬧，江心也停滿船。

望江樓座落於渡頭最繁盛之處。

卓孤鴻、張小邪、劉四逢三人一早便佔了望江樓臨窗的一副座頭。

從窗外望出去，可以飽覽四週風景。

卓孤鴻一直很留意泊岸的船隻，也留意登岸的每一個乘客。

渡頭上仍很熱鬧，不斷有船泊岸、離岸。

劉四逢的心一早已飛進了賭場，眼中祇有形形式式的賭具，叫他乾坐着在等，已開始覺得悶。

卓孤鴻不悶，因爲他最愛喝酒，而且喝極不醉。

張小邪也開始不耐煩，道：「師父，我們要等到甚麼時候？」

卓孤鴻的一雙眼不離渡頭，道：「不知道。」

劉四逢有點氣，道：「沈蓋這個臭小子說會在這裏等他們，却又不說時間，累我們在此乾等。」

卓孤鴻道：「相信沈蓋也不知道對方會在甚麼時候出現，說不定他們也好似我們一樣正在乾等。」說時雙眼仍不離渡頭。

劉四逢道：「若不是想弄清楚他們到底有何企圖，老子早就飛到賭場去了。」

張小邪道：「你長賭長輸，却長輸長賭，這樣賭下去有甚麼意思？爲甚麼還要賭下去？」

劉四逢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道：「爲甚麼不賭？祇要有命在，老子活到最後一口氣也要賭。」

張小邪道：「眞不明你何來如此多銀兩作賭本？」

劉四逢道：「賭場內那班吃高利貸的都很信任我，祇要一開口，借多少有多少。」

「難道不用還？」

「當然要還。」

「你逢賭必輸，那有錢還？」

「這鎮上和隣近幾個鎮有不少爲富不仁之徒，更有不少貪官汚吏，老子在走投無路時，就向這班臭王八刼他一筆，部份留爲己用，大部份救濟窮人。」

「刼富濟貧？」

「對。」

「你果然很有意思。」

「當然。」

「你這種行爲有沒有人知？」

「祇有兩個人知。」

「那兩個？」

「我面前的臭小子和臭小小子。」

劉四逢與張小邪交談，卓孤鴻則一直望向窗外，在留意渡頭上的動靜。

渡頭上仍一片熱鬧，並無不尋常人物出現。

張小邪對劉四逢很感興趣，而劉四逢也竟然有問必答，此時張小邪又問道：「你何時開始沉迷賭博？爲甚麼沉迷賭博？」

劉四逢正想說話，忽然有所醒覺一樣，沉着臉道：「我本來很討厭你的，也想着半年後把你宰掉，爲甚麼我今天會跟你說這許多話？」

張小邪笑道：「你眞的在半年後要把我和師父殺了？」

劉四逢瞪大雙眼，道：「難道劉大爺會跟你這臭小小子開玩笑？」

張小邪道：「你要殺我和師父是半年後的事，現在先回答我剛才的問題。」語帶命令。

劉四逢的一雙眼瞪得更大，濃眉也向兩邊揚起，怒道：「住口。」

張小邪見他發怒，一副嬉皮笑臉的望着他。

劉四逢氣得眞想一拳結結實實的轟過去。

卓孤鴻雙眼一直沒有離開過窗外的渡頭。

此時，他有所發現了，連忙叫劉四逢與張小邪一起留意。

劉、張二人忙望出窗外。

原來卓孤鴻忽然看見有八個人正向渡頭過去，看情形似想登上其中一艘船。

這八個人之中，其中一個是七十多歲的老人，其餘七人都是卅來歲年紀，且人人都手中握着各武兵器，似是江湖人物居多。

這本來尋常不過，因爲太平渡每天都有不少類似這種人出現，但不尋常的就是那個老人，祇見這老人身材瘦削，樣子也甚慈祥，絕不似與此等人爲伍，而最不尋常的，這名老人明顯不願意跟着這七個人而行，換言之，這老人根本就是被這七名大漢挾持的。

卓孤鴻覺得不尋常的就是這點。

這七名孔武有力的大漢何事挾持着一個看似無縛雞之力的老者？

沈蓋要等的是不是他們？

劉四逢的好奇心比卓孤鴻還要大。

衆大漢向一艘停在岸邊的船走去，果然想登船時，而船艙也走出兩名大漢向他們招呼，並示意登船。

衆大漢正想登船，同行的老人在掙扎，但被制住了。

衆大漢却對老人以禮相待，唯恐老人受驚，也唯恐招待不週。

但老人仍舊很不願意跟隨他們。

衆大漢準備登船之際，此時，在另一艘船上，忽有五個人一齊躍起，並有如大鵬展翅般落在準備登船的大漢們面前。

這五人就是「鐵扇秀才」沈蓋、「銷喉劍」高寒，「游魂刀客」丁標、「鬼槍」陸一塵及「辣手書生」江笑天。

衆大漢見了沈蓋等人，先是一愕，隨即掣出兵器戒備。

看來大戰一觸即發了，渡頭上的人見了此等情形，都紛紛走避。

與衆大漢一起的老人見了，登時嚇得手足發抖，方寸大亂，但大漢們明顯在保護他。

卓孤鴻三人見了此等情形，本來就毫不感到奇怪，因爲江湖中人本就恩怨特多，雙方碰頭打個你死我活是平常之極的事，但最令卓孤鴻感到興趣的還是那老人，很明顯，看這老人似是事件的無辜者。

沈蓋等人攔住衆大漢走，其中一人對沈蓋道：「沈兄意欲如何？」

沈蓋甚是斯文，且鎭定，淡淡地道：「搶！」

卓孤鴻聽了，甚感奇怪他們搶甚麼，但心念剛一起，沈蓋五個人一起動手了，衆大漢也不怠慢，忙

向沈蓋等人迎了上去，迅即大打出手。

卓孤鴻正奇怪雙方兩路人馬爭奪甚麼，而不惜付諸武力，但他很快有了答案，一個幾乎不相信的答案。

原來兩路人馬不惜硬拚，要爭奪的，竟是那七十多歲的老人。

這事怎不教卓孤鴻三人好奇心大起？

這老人是甚麼人？兩路人馬爲何爭奪他？而其中一方竟集合了江湖上很不簡單的人物於一夥，看來似是志在必得。

雙方展開火併，那老人被嚇得不停地發抖，樣子十分驚慌。

沈蓋一班人每人都有不同性格，唯一相同的，就是個個都心狠手辣，而且武功都獨當一面，但對方七名大漢也不是弱者，祇見他們一面保護老人，一面與對方硬拚，且應付得綽綽有餘。

卓孤鴻三人作壁上觀，見了雙方打得毫不要命，雙方都旗鼓相當，卓孤鴻心道：「這七個人武功都非同小可，難怪沈蓋要集合其餘四個不簡單的人物助陣了。」

雙方連番拚命，打得兇狠之極，且對那老人都志在必得，那老人被此光景嚇得面無人色，就好似受了極度驚慌的小綿羊一樣。

拚鬥雙方仍在打個你死我活，雙方都毫無傷害老人之念，且都怕兵器無眼傷及老人，打起上來難免有點制肘。

卓孤鴻眼見雙方打鬥時，兵器不時在老人身旁掠過，也替那老人擔心之極。

劉四逢見雙方爲了那老人不惜大動干戈，好奇心更重，道：「這老小子到底是甚麼人，竟有人爲了爭奪他而打個你死我活？」

張小邪道：「要知道原因，祇有一個辦法。」

劉四逢忙道：「快說！」

張小邪道：「把老人救了，然後問他，不就一清二楚了嗎？」

卓孤鴻見老人狀極可憐，起了惻隱之心，叫道：「好，馬上救人去。」說時，飛身撲出窗外，張小邪亦馬上尾隨，劉四逢亦不甘後人，也穿窗而出。

三人快步奔向渡頭打鬥處，這時候，那老人已落在沈蓋一班人手中，而且由江笑天保護着，其餘四人則與七名大漢作苦戰。

卓孤鴻三人向打鬥處衝去，卓孤鴻叫道：「小邪，你負責救人，我和臭老小子掩護你。」

張小邪應聲「好」，便從兩邊衣袖拔出兩把短劍，衝向江笑天，卓孤鴻與劉四逢則從旁護着他，恐怕其餘人等接近。

江笑天忽見三人奔了過來，連忙掣出判官筆，張小邪首先殺到，他則以筆刺向張小邪。

卓孤鴻的袖裡雙劍亦已出鞘，見江笑天攻向張小邪，連忙從則以雙劍攻出，劉四逢則留意其餘的拚搏者。

江笑天見卓孤鴻橫裡殺出，唯有撇下張小邪，迎架卓孤鴻，此時，張小邪與劉四逢有機可乘，兩人各手執老人一邊臂胳，便欲離開渡頭。

拚鬥雙方見卓孤鴻三人加入，起初不知三人是站在那一方的，他見三人甫一行動，竟加入爭奪老人行列，雙方便不約而同地攻向三人，非要在卓孤鴻三人手上奪回老人不可。

卓孤鴻三人挾着老人正想離開渡頭，沈蓋一夥及七名大漢見狀，忙把他們圍攏住，且喊殺連天。

三人祇好迎戰，且由張小邪保護老人。

卓孤鴻一雙短劍異常靈活，祇見他忽高忽低，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對方人雖多，一時之間，他却能應付裕如。

劉四逢身形雖高大，但身手亦十分敏捷，手上沒有兵器，就憑一雙鐵拳上陣，但對手一時間亦未能傷他，而張小邪一邊保護老人，一邊也使出一雙短劍應敵，他年紀雖小，打起來竟也頭頭是道。

爭奪老人之戰已有三方人馬，沈蓋一夥與七大漢先前還打個你死我活，但現在老人落在卓孤鴻三人手上，他們一共十二人反而掉轉對付卓孤鴻三人。

儘管卓孤鴻三人武功都不弱，但一方面要救老人，一方面又要應付十二名殺手，這時候已開始吃力了。

三人仍在苦撐，同時三人都明白，祇要撇下老人這個熨手芋，抽身而退，雙方十二人絕對不會留難他們，因爲雙方還要爭奪老人，那有空理他們三人？

三人已是進退兩難，進則要繼續撐下去，打將下去結果如何很難預料。未把老人從這兩路人馬手中救出之前，他們不會退的，除非撇下老人則輕易可退。

既然他們作出要救那可憐老人之決定，無論如何是不會退縮的了。

這時候，三人都產生同一心理，這個救人的決定，不僅是爲了要弄清楚事情的眞相，主要是基於俠義心腸，因爲他們都不想那老人落入任何一方之手上。

卓孤鴻一方情況越來越不妙之際，此時，忽然又有一夥人殺氣騰騰地向渡頭奔了過來，卓孤鴻瞥眼一看，這殺過來的一夥共有七個人，且個個手握兵器，這夥人走在

前頭的，竟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美貌少女，祇見這少女手握長劍，此刻面容甚是兇惡，其餘六人都是二十至三十歲不等的彪形大漢，且個個手握單刀。

卓孤鴻見了這夥人明顯要加入這戰陣，不知道他們站在那一方，但這一女六男甫一殺到，最大目的竟又是爲爭奪那老人而來。

既然老人落在卓孤鴻三人手上，這六男一女很自然把攻擊目標放在他們身上了。

形勢越來越難以理解，竟然有三路人馬要爭奪那老人。

到了這個時候，老人已被嚇得傻住了。

卓孤鴻三人本想救老人，事情演變到這個地步，已是有心無力，六男一女甫一加入不久，爲求明哲保身，卓孤鴻祇好向劉、張二人叫道：「形勢不妙，走爲上着。」

劉四逢與張小邪當然明白不能硬逞强了，祇好被逼退出戰陣，也無暇理會那老人了。

三人作出決定，正想抽身退出之際，此時候，忽又有一夥爲數二十多人殺聲震天衝了過來，同樣都是手執兵器。

這二十多人甫一衝前，又加入了戰陣，陣中頓成混戰之局。

爲了爭奪那老人，已有四路人馬在進行大混戰。

卓孤鴻三人退出戰陣，已無人理會他們了，四方人馬祇管在廝殺，那有人會瞧他們一眼？

他們退出戰陣之後，本想離開，但眼前一批又一批人殺到，且全是爲了那老人，好奇之心更大，便站在一旁觀戰。

戰場上的三夥人起先不斷爭奪老人，祇要那老人落到那方手上，另兩方必羣起攻之，但第四夥人加入之後，形勢又改變，竟成羣打之局，變成每一方都要面對三個敵人，甚至已是敵我難分。

四方人馬仍在廝殺，開始對老人的看管鬆懈起來。

祇見老人已離開戰陣之外，目光呆滯，有如木頭般的站着，看來所受驚嚇的確不小。

卓孤鴻見四方人馬都無暇理會老人，喜道：「機會來了。」說完，便快步向呆站一旁的老人走去，劉四逢與張小邪也上前助他一臂之力。

三人很輕易的挾着老人快步朝着望江樓而走。

第四批加入戰陣的廿多名大漢見了，其中一人叫聲「走！」便全部退出戰陣，亦向望江樓走去，另三批人亦知老人落在卓孤鴻三人手上，亦紛紛停止打鬥，同樣向望江樓追去。

卓孤鴻見三方人馬從後追來，把老人背在背上，便衝進了望江樓，劉、張二人則作殿後。

望江樓是間規模不小的酒樓，其中廂房甚多，卓孤鴻進入酒樓之後，第一個念頭就是先讓老人脫險，當下奔進一間廂房，把老人安置在房內，然後對老人道：「老伯，別怕，你留在這裡，我回頭來帶你走。」

老人身不由已地點了點頭。

卓孤鴻安頓老人後，便把張小邪背在背上與劉四逢從後門而走。

四方人馬進入望江樓之後，果見卓孤鴻背着一人從後門走了，於是便窮追不捨。

卓孤鴻安頓好老人之後，再把張小邪背在背上，其實來一着調虎離山，讓四路人馬以爲老人仍在他背上。

卓孤鴻知道祇要離開渡頭範圍，再走到行人衆多地方，再加上衆多大街小巷，要脫身就很容易了。

從後追趕的人見卓孤鴻背着一個人，都以爲他背上的必是老人，所以窮追不捨。

四十多人迅即追到街上，卓孤鴻與劉四逢亦已在街角消失，此時，那第四批的廿多人竟然阻止另三批人追趕，因而又大打出手，祇把街上行人嚇得鷄飛狗走。

沈蓋一班人七名大漢、加上第二、三組共十九人，因爲被阻止追卓孤鴻，都一致對付這爲數最多人的第四批大漢。

雙方在街上又殺聲四起。

這四批人之中，打得最不要命的，不是沈蓋一班人，竟是那六男一女，其中以那美貌少女打得最是兇狠。

這樣混戰了一輪之後，卓孤鴻三人早已走得不知所踪了，那廿多人的一方其中一個大漢忽然下令停手，他的手下果然紛紛停止打鬥，其餘三方大概覺得目的是爲了搶奪老人，既然老人已不在，這一仗再打已沒有意義了，所以亦相繼停了下來。

沒多久，四路人馬亦各自散去。

*　*　*

卓孤鴻三個人其實並未遠離，當們擺脫追兵之後，馬上躍上屋頂，居高臨下看四路人馬在混戰，也看着他們各自散去。

事件暫告一段落，但令卓孤鴻最感意外的，就是那六男一女，因爲這場老人爭奪戰之中，顯得最志在必得，最不要命的，就是他們，尤其以那美貌少女爲最，她不但打得最兇狠，性格也最是剛烈。

事情表面上看似告一段落，但卓孤鴻看得出，四方人馬之間的過節也因而產生了，此事的完結，可

能是仇恨的開始。

卓孤鴻眼見衆人散去，三人才跳落地上，張小邪奇道：「這老人家到底是甚麼人，竟有這許多人爭奪他？又爲甚麼爭奪他？」

卓孤鴻道：「這事的確令人費解。」

劉四逢道：「我只知道最多人那批是甚麼人。」

卓孤鴻動容道：「你是說最後加入的那二十多人的一批？」

劉四逢道：「對。」

「他們是甚麼人？」

「這批人都是霍登的手下。」

「霍登是甚麼人？」

「霍登是天龍鎮的惡霸，勢力甚大，此人甚麼犯法的勾當都幹，我極討厭這個人。」

「他爲甚麼也加入搶奪老人的行列？」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

張小邪插嘴道：「這老人家莫非知道了一些甚麼重大秘密，因此引來各方爭奪？」

卓孤鴻沉吟道：「四路人馬都無傷害老人之心，相反唯恐他受到傷害，這事的確透着古怪。」

劉四逢怪叫道：「臭小子，別多說啦，那老小子還在望江樓呢，若不盡快把他帶走，恐怕被人捷足先登，那我們不是白費了精力了。」

卓孤鴻醒覺道：「對，一言驚醒夢中人，馬上把老人家帶到安全地方再說。」說完，回頭對劉四逢鄭重地道：「臭老小子，對老人家可要尊重一點，爲甚麼稱老人家叫老小子？」

劉四逢無言反駁。

卓孤鴻率先向望江樓而去，張小邪與劉四逢則從後跟着。

三人進入望江樓安置老人的廂房，見老人仍在，都吁了口氣，但老人受驚過度後，整個人變成渾渾噩噩，表情極之呆滯，雙眼更是無神，當見了三人之後，更顯得有點茫然不知所措。

卓孤鴻向他好言相哄，把他帶離望江樓，老人一切都身不由己地跟着卓孤鴻等人離開。

*　*　*

卓孤鴻師徒與劉四逢就住在天龍客棧的一間特大房間之內，三人把老人帶到房中，然後向老人細問因由，但老人除了自稱名叫李抗之外，整天都下言不語，仍舊渾渾噩噩，極之呆木，看來他受這場驚嚇的確不小。

卓孤鴻也拿這個名叫李抗的老人沒法，同時也覺得他可憐之極。

劉四逢忍不住叫道：「到底這些王八蛋跟這李老伯有甚麼過不去，而要把他折磨成這個樣子？」

卓孤鴻坐了下來，嘆口氣道：「待他情緒穩定下來之後，就問明他家鄉所在，然後把他送回家去吧。」說完，拿起酒囊，便仰天豪飲起來。

張小邪道：「對，李老伯幾十歲人了，該留在家裡安享晚年才對。」

劉四逢怔怔的望着卓孤鴻喝酒。

張小邪照顧李抗，讓他好好地躺在床上。

卓孤鴻把整革囊的酒一口氣都喝光了，而且面不改容。

劉四逢看着他，像見了千年怪物般。

卓孤鴻酒意猶未盡地把酒囊放下。

劉四逢道：「看來你要換一個更大的酒囊才對。」

卓孤鴻以衣袖印一下唇邊，道：「不必。」

劉四逢道：「爲甚麼喜歡喝酒？」

「喜歡就是喜歡，那有爲甚麼？」

「你眞的喝極不醉？」

「天下間沒有喝極不醉的人，『不醉浪子』這外號只是江湖朋友形容我酒量大罷了。」

張小邪望着劉四逢，道：「你爲甚麼喜歡賭錢？」

劉四逢瞪大雙眼，叫道：「喜歡就是喜歡，那有爲甚麼？」

張小邪笑道：「當心總有一天連性命也輸掉。」

劉四逢樣子更惡，道：「我輸不死的，擔心你師父有一天會因爲喝太多酒而死吧。」

卓孤鴻豪爽地笑道：「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就算醉死了也是美事啊。」

劉四逢也發出豪邁笑聲，道：「對，死在自己心頭之好，何嘗是壞事？」

卓孤鴻笑着接口道：「自己選擇的路，死而無怨。」

二人相視大笑起來，笑聲過後，劉四逢道：「臭小子，劉大爺今晚要跟你痛喝一頓。」

卓孤鴻喜道：「好，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今晚我們要喝到爛醉如泥爲止。」

張小邪在皺眉。

劉四逢鄭重地道：「臭小子，莫以爲劉大爺一時高興陪你喝酒，就把你當朋友看待，因而打消半年後殺你的念頭。」

卓孤鴻笑道：「孤鴻又豈是收買人心之流？」

劉四逢也笑道：「好，臭小子果然有意思極了。」

卓孤鴻向張小邪道：「小邪，馬上叫伙計打兩罈好酒，還有，弄幾個小菜，燒一隻羊送進來，我要

和臭老小子醉死方休。」

張小邪應了一聲，便走出房外。

劉四逢又鄭重地道：「臭小子，別再叫我臭老小子，現在我一點也不臭，而且我四十歲未到，一點也不老。」

卓孤鴻又哈哈大笑。

* * *

兩罈酒已放在枱上，小菜也預備好了，最令人垂涎的紅燒山羊也整隻置在枱上。

卓孤鴻與劉四逢二人面前各有一海碗，張小邪托起酒罈，把兩隻海碗斟滿酒，劉四逢首先端起海碗，豪氣地道：「好一句，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先喝爲敬。」說完把一碗酒一飲而盡。

卓孤鴻也甚奔放，道：「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說完亦一飲而盡。

張小邪爲二人再斟滿酒。

卓孤鴻拔出短劍，割下兩隻羊腿，一隻送到劉四逢手上，自己亦手拿一隻，二人便邊吃邊對飲起來。

劉四逢又端起斟滿酒的海碗，慷慨地道：「殺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白杯。」

卓孤鴻舉碗相對，續道：「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

劉四逢續道：「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

卓孤鴻接口道：「今宵難得有美酒，共君同消萬古愁。」

二人吟罷，又對飲三碗。

張小邪被二人的豪氣影响，也拿過一碗斟滿，舉起碗，一樣豪氣干雲地道：「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說完亦豪喝起來。

卓、劉二人見了，相視大笑，卓孤鴻豪邁笑道：「這樣飲實在不夠痛快。」說着托起酒罈，仰起頭，把罈口對着口，張開口便仰天牛飲起來。

劉四逢有樣學樣，亦提起酒罈咕咕咕地猛喝，二人直喝至衣衫盡濕，然後又相視大笑，再拿起羊腿大吃。

張小邪不甘後人，又倒滿了一碗，叫道：「今朝有酒今朝醉。」又一飲而盡。

劉四逢替張小邪斟了酒，舉罈埕道：「杯酒當歌。」

卓孤鴻舉罈相對，接口道：「人生幾何？」然後二人舉罈對飲，飲得甚是痛快。

張小邪開始有酒意，豪氣也更濃，舉碗道：「衆人皆醉我何必獨醒。」仰頭又把一碗酒盡了。

卓孤鴻又吟道：「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

劉四逢續道：「君無不得意，白雲無盡時。」

一直飲將下去，竟是詩意大發，卓孤鴻道：「人生誰無百日憂？美酒能解萬古愁。」

劉四逢道：「好句。」又仰天狂飲。

張小邪醉意更深，搶過劉四逢手上的酒罈，亦仰天而喝，喝罷，叫道：「美酒既能解千愁，座中應無愁裡客。」

劉四逢大笑道：「臭小小子也來這一套，眞有意思。」

卓孤鴻已喝了大半罈，仍舊面不改容，只是豪氣更盛，又道：「名利於我如浮雲，惟有美酒長相伴。」

張小邪又在劉四逢手上奪過酒罈，正想大喝，不料身子一軟，便倒了下去，劉四逢忙把酒罈接在手中。

卓、劉二人不理張小邪，繼續舉罈對喝，喝得越加豪邁不羈。

張小邪忽然掙起身來，醉得站立不穩，叫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說完，「彭」的一聲，四脚朝天地又倒了下去，這一倒下，相信也很難再站起來了。

卓、劉二人見了爛醉如泥的張小邪，相視大笑，笑得聲震屋宇。

劉四逢道：「今天是我十年來最開心的一天。」

卓孤鴻奇道：「過去十年你很不開心？」

劉四逢已有七成醉意，雙眼已開始睜不大，說道：「前塵往事，如烟如霧，回憶徒添傷感，今天既有美酒相伴，何必回首前塵呢？」

卓孤鴻道：「說得對，既然座中應無愁裡客，又何必爲往事嗟嘆唏噓？」

二人越來越狂放，劉四逢舉起酒罈，叫道：「求名苦，求利苦，未必苦盡甘來，何苦來哉，不如飲酒行樂。」

卓孤鴻接道：「名利場中逐，不及醉一回。」

二人說罷，又舉罈對喝，喝罷，劉四逢道：「醉眼看世態，莫笑我癡狂，鴻圖霸業中，豈及醉一場？」

這兩人一邊狂喝、大吃，也一邊大發感慨，端的不知人間何世，祇沉醉在佳餚美酒之中，越喝越是狂野奔放。

在房中另一邊的李抗好似並不受他們高歌的影響，在床上呼呼睡着了，且睡得甚是安詳。

* * *

夜已深，一切都靜止下來。

枱上杯盤狼藉，兩個喝得滴酒無存的大酒罈打橫放在枱上。

「不醉浪子」卓孤鴻終於醉了。

「鐵橋塔馬」劉四逢也醉了。

張小邪醉得最快。

三人長衫盡濕，都不省人事橫七豎八倒在地上。

李抗睡得更是安詳。

一宿無話。

次日中午，張小邪首先醒過來，然後弄醒了卓孤鴻與劉四逢。

酒醒過後，三人都覺頭痛欲裂，劉四逢道：「醉醒之後的感受如此難受，眞不明白世上爲何仍有這許多酒鬼！」

卓孤鴻笑道：「十賭九騙，逢賭必輸，眞不明白世上爲何仍有這許多賭徒！」

張小邪道：「世事本來就是如此混帳。」

卓、劉二人相視大笑。

張小邪忽然向另一邊望去，驚詫地叫道：「你們看。」說時手指向前一指。

卓、劉二人朝他手指望去。

原來昨晚仍躺在床上的李抗已人去床空。

劉四逢道：「莫非老小子，不，李老伯一早起床出外走動走動去了？」

卓孤鴻道：「他如此走出去，若落在四路人馬其中一班人手上就不妙了。」

張小邪在房中四處尋找，仍不見李抗踪影，行到房門前，忽然叫道：「你們看。」

劉、卓二人行到房門前，劉四逢皺眉道：「臭小小子，你發現甚麼？」

張小邪指着房門，道：「你們看清楚。」

卓、劉二人一看，祇見房門加上了橫門。

既然房門在房內上了橫門，即表示李抗並非從房門離開了。

卓、劉二人的酒意也醒了。

張小邪再走到窗前，察看一下，隨即發覺窗戶有被撬過的痕跡。

劉四逢不解地道：「這就奇了，李老伯有大門不用，却爬窗而走？」

卓孤鴻氣道：「笨蛋，李老伯是被人劫走的。」

劉四逢這才恍然，道：「對，李老伯要走無需爬窗，更無需把窗戶也撬毀。」

張小邪道：「對方趁我們昨夜醉得不省人事，伺機把李老伯劫走了。」

論聰明機智，卓孤鴻遠不及張小邪，因此問道：「對方撬毀門窗潛進來劫走李老伯，爲甚麼不利用房門逃走？」

張小邪道：「若由房門逃走，必經客棧正門，對方恐怕被人撞破好事，再加上對方行事時大可能在深夜，深夜客棧大門都關上了，所以祇好爬窗入，爬窗出。」

劉四逢道：「劫李老伯的會是甚麼人？」

張小邪道：「對方的輕功必定很到家。」

劉四逢道：「這裏是三樓，對方劫走李老伯之後，如何安然着地？」

張小邪道：「所以這證明了對方輕功了得。」

卓孤鴻道：「無論劫走李老伯的是那一路人馬，必定有所企圖。」

劉四逢道：「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我們可以做甚麼？」

卓孤鴻道：「我們到處去打探一下吧。」

* * *

太平渡仍是那麼熱鬧。

卓孤鴻預計，劫走李抗的人大有可能會帶同李抗乘船離開天龍鎮，所以他們三人又來到太平渡頭，希望能發現李抗。

三人在渡頭一帶溜躂到黃昏，仍無發現，此時已感飢腸轆轆，便決定到望江樓晚膳再說。

三人正想進入望江樓，忽見一班人衝了出來，不由立住了脚，對方同樣也停下步來，而且顯得有點緊張。

雙方在互瞪着。

原來自望江樓步出的一班人，正是爭奪老人李抗的其中一班人，就是那六男一女。

雙方互瞪片刻，那美貌少女排衆而前，左手緊握劍鞘，右手則握着劍柄，大有隨時拔劍出鞘之勢，並叫道：「快把人交出來！」

劉四逢沉不住氣，也叫道：「交甚麼人？」

少女臉色一沉，道：「還在裝傻？」

卓孤鴻露出他的一貫笑容，道：「姑娘所指的，莫非就是昨天在下帶走的老伯？」

少女瞟了他一眼，道：「正是。」

劉四逢瞪大雙眼，叫道：「那老伯已經……」

卓孤鴻不讓劉四逢說下去，搶着道：「姑娘要找老伯所爲何事？」

少女甚不客氣，道：「這是本姑娘之事，休得多問，你祇管把人交出來。」

卓孤鴻仍一臉笑容，道：「否則呢？」

少女臉色一寒，手中長劍隨即出鞘，正色道：「不交人就休怪本姑娘不客氣了。」

張小邪笑道：「你好似很喜歡打架？」

其餘六名大漢亦紛紛掣出手中單刀，且大有隨時衝殺之勢。

卓孤鴻望着少女，道：「你們要搶老伯，我們也要搶老伯，現在老伯落在我手中，你們就對我們不客氣，同樣的，若老伯落在你們手中，我們也會對你們不客氣，所以，你我之間這一架看來難免的了。」

少女怒道：「那就廢話少說。」

正想動手，張小邪忽然阻止道：「等一等。」

少女道：「甚麼事？」

張小邪笑道：「還未弄清楚老伯現時下落，你們就貿然動手，若把我們殺了，你們一輩子也找不到老伯了。」

少女為之一怔，隨即又怒叫道：「本姑娘打敗你們之後，再逼你們說出他的下落。」

卓孤鴻道：「我不喜歡跟女人打架。」

張小邪笑着接口道：「我也是。」

少女氣極。

劉四逢道：「小姑娘，我跟你賭一局，若果我輸了，就把老伯下落告訴你，若你輸了，就不要纏着我們。」

卓孤鴻與張小邪不由暗吃一驚，因他們知道劉四逢逢賭必輸。

少女甚是爽快，道：「賭甚麼？如何賭？」

劉四逢在身上拿出一副骰子，道：「擲骰子，看誰的點數大就算贏。」

少女道：「好，你先擲。」

劉四逢份外精神，忙蹲下身，把骰子擲在地上，三粒骰子擲出來的點數竟祇有四點。

少女在暗笑，她身旁的六名大漢也發出笑聲。

卓孤鴻與張小邪簡直不忍卒睹。

劉四逢見少女等人笑得穩操勝券般，氣道：「先別得意，你們不是穩贏的，擲出三點你們就輸。」

少女在地上拎起三粒骰子，先把一粒擲在地上，擲出來已是五點，其餘兩粒也不用擲了。

少女把骰子交還劉四逢，道：「快把人交出來。」

劉四逢道：「交甚麼人？」

少女怒道：「你想賴賬？」

劉四逢道：「我祇說過輸了就把老伯的下落告訴你，沒有說過把老伯交給你。」

少女為之一愣，因她的確記得劉四逢如是說過，祇好道：「那麼，你說他人在那裏？」

劉四逢笑道：「老伯下落不明。」

少女怒極，道：「你敢消遣我？」

卓孤鴻道：「他沒有消遣你。」

少女怒極，拔出長劍便向卓孤鴻刺去，卓孤鴻反應奇快，向後一翻便避過了這一擊。

少女嬌喝一聲，足尖一點，便握劍向卓孤鴻追擊而前，其餘六名大漢欲想助陣，少女向他們叫道：「你們退下！」

六名大漢唯有收起單刀，立在一旁觀戰。

張小邪與劉四逢見六名大漢想動手，亦想加入，但大漢們被少女喝退之後，他們亦打消加入戰陣的念頭。

持劍少女嬌喝連聲向卓孤鴻進招，卓孤鴻向後一翻尚未站定脚，見一劍當胸殺至，便舉手擋了此一劍，少女見他伸手擋劍，本以為這一劍可砍下他的手了，不料却發出「噹」的一聲，卓孤鴻的手仍絲毫無損。

少女知道卓孤鴻衣袖之內藏有金屬物件，才敢擋此一劍了。

卓孤鴻本不想打此一架，但少女苦苦相逼，唯有被逼迎戰。

少女不斷向卓孤鴻發動搶攻，但都被他一一避過或以雙手擋開了，怒氣更盛，招數又源源蓋將過去。

卓孤鴻由於不想打此一架，所以並不出動武器，但見少女武功也不弱，更知她是個好勝心極重之人，且見她越打越是兇狠，也不敢托大了，避過少女幾招之後，再向後一翻，見少女追擊而至，連忙從雙袖之內拔出兩柄短劍握在手中。

雙劍在手，卓孤鴻如虎添翼，且採取主動，見少女殺了過來，亦握劍迎上去。

那少女見他亮出雙劍，臉上一個詫異，本待要進招，却忽然馬步一拉向旁閃開，避過與卓孤鴻正面交鋒。

卓孤鴻見她酣鬥中作出此一舉動，也為之一怔，見她好似沒有再進招之意，也停了下來。

少女立定脚步，劍尖指地，望着卓孤鴻，片刻才道：「你就是『腰間繫酒囊，袖裏藏雙劍』，人稱『不醉浪子』的卓孤鴻？」

卓孤鴻作個揖道：「正是在下。」

少女不屑地道：「江湖傳說，『不醉浪子』卓孤鴻閒雲野鶴，為人具有正義感，且光明正大，從不幹不光彩的勾當，莫非傳言有誤？」

卓孤鴻皺眉道：「在下實不明白姑娘話中之意。」

少女正色道：「你把我爺爺抓去，意欲何為？」

卓孤鴻奇道：「妳爺爺？」

少女怒道：「昨天你才把我爺爺抓去，難道想否認？」

卓孤鴻道：「李抗李老伯就是妳爺爺？」

少女道：「不錯。」

卓孤鴻收起雙劍，道：「這是一場誤會，且聽在下慢慢道來。」

少女道：「誤會？」

劉四逢破口叫道：「當然是誤會，昨天我們見有兩批人在爭奪李老伯，我們不想李老伯落在那些王八蛋手上，所以把李老伯救了，後來妳又出現，再後來霍登的一班手下又出現，情況十分混亂，對李老伯構成危險，所以我們冒死把李老伯帶去安全的地方，但今天妳却對我們喊打喊殺的，小姑娘，你錯怪好人啦！」

卓孤鴻笑道：「情況就是這樣。」

少女收起了怒容，道：「我爺爺現在在那裡？」

劉四逢道：「我剛才不是說了嗎？李老伯現在下落不明，我們恐怕他有危險，所以姓卓的小子主張四處找他，不料却碰上你們。」

少女臉有歉意，道：「既然你們昨天把他帶走了，為甚麼現在又下落不明？」

卓孤鴻嘆口氣道：「此事說來話長。」

劉四逢道：「此事說來根本很簡單，何來話長？昨晚我們和李老伯同住客棧一房，但我們三個都喝醉了，醉得不省人事，醒來後李老伯就不見了，房中的窗戶有被撬過的痕跡，李老伯想必被人劫走了，對方就是趁我們醉酒後潛進客棧房間把李老伯劫走的。」

少女道：「當眞？」

劉四逢氣極，叫道：「劉大爺句句眞話，你竟然不信。」

少女臉上出現一陣歉疚之色。

卓孤鴻向少女一拱手，道：「請問姑娘貴姓芳名？」

少女對卓孤鴻敵意已去，當下道：「我姓李，單名一個敏字。」

劉四逢道：「小姑娘是李老伯的孫女兒，當然也姓李，妳問她貴姓豈非多餘？祇問他芳名不就行了嗎？」

卓孤鴻不理劉四逢，對名叫李敏的少女道：「李姑娘，目前當務之急是找回李老伯，我們何不坐下來從長計議一番。」

李敏點頭稱好。

卓孤鴻道：「大家在望江樓找個座頭坐下慢慢商量吧。」

當下雙方一起進入望江樓，坐定之後，雙方才介紹其餘人等。

原來李敏乃是名震江湖的中陽鏢局總鏢頭李中陽之獨生女，與她同行的六名大漢都是中陽鏢局的鏢頭或鏢師，這些人都稱李敏為大小姐，甚聽她使喚。

這六名青年大漢人人都一臉凜然，分別是鏢頭黃振，生得高大英偉，也正氣凜然。另一人名叫易超，亦是鏢頭身份，相貌祇是平平，身材也普通，是個不太顯眼的人物。

其餘四人都是鏢師，全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他們分別名叫龍七郎，樣子洒脫開朗。一個名叫沈飛，為人甚是沉默。另一名叫做秦剛，外形甚粗魯，性格也衝動。最後一個名叫陳確，有點遊戲人間的樣子。

雙方經過介紹之後，卓孤鴻道：「挾持李老伯的皆是甚麼人？為了甚麼爭奪李老伯而大打出手？」

李敏道：「這三幫人之中，一班以『鐵扇秀才』沈蓋為首，另一幫則是江湖黑幫『虎頭幫』的人，另一幫則是天龍鎮惡霸霍登的手下。」

卓孤鴻已知道三幫人之中其中兩幫人的身份，經李敏口中方知道另一幫是「虎頭幫」的人，但不明他們何以要爭奪李抗，因而問道：「這三路人馬為何對李老伯你爭我奪，且都志在必得，更不惜大動干戈？」

李敏道：「這一點我也不明所以，爺爺祇是個與世無爭的老郎中，從來沒有跟任何人有過過節，更非江湖中人。」

張小邪道：「李姑娘說李老伯是大夫？」

李敏點點頭道：「不錯。」

張小邪道：「李老伯被擄，會不會因為他是大夫的身份？」

李敏道：「這一點我可沒有想過，當我知道爺爺被擄之後，本想營救，但鏢局業務纏身，一時無法抽身，所以我現在才和幾個大哥打探爺爺下落，後來知道是虎頭幫的所為，且向天龍鎮而去，因此也追到天龍鎮來了。」

黃振道：「即使李老伯是大夫的身份，又跟被擄劫扯上了甚麼關係？」

張小邪道：「起初我在想，搶走李老伯的人，要李老伯替其治病，但這可能性似是很微，因為天下大夫多的是，而且要李老伯治病何須擄劫，名正言順請他就可以了。」

卓孤鴻插嘴道：「況且擄劫李老伯的人有三路人馬。」

張小邪接道：「總不會如此巧合三路人馬都須李老伯治病的吧？」

劉四逢道：「但三路人馬對李老伯都甚恭敬，這是甚麼道理？」

卓孤鴻道：「奇怪就在這裡。」

黃振道：「三路人馬都不是好人，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讓李老伯落在任何人手中，一定要把他救回來。」

劉四逢道：「救人當然要緊，但現在李老伯下落不明，怎樣救？」

卓孤鴻道：「所以現在首先要

打探李老伯的下落，再設法營救。」

李敏道：「昨晚爺爺和你們一起，照你們推斷，可能會是那一幫人把爺爺劫走？」

卓孤鴻道：「難說得很。」

張小邪道：「取易不取難，既然霍登是爭奪李老伯其中的一路人馬，他又在天龍鎮，我們先向他着手查一查。」

卓孤鴻道：「好主意。」

劉四逢瞪眼望着張小邪，道：「如何向霍登着手？」

張小邪道：「你認識霍登？」

劉四逢破口道：「這老小子我當然認識他，我恨不得一拳把他打死。」

張小邪奇道：「爲甚麼？」

劉四逢道：「他開設的賭場累我輸了不少錢，向我放高利貸，利息相當驚人，這十年來，單就搾取我的利息已超過尋常人一輩子的收入，所以我恨極他了。」

張小邪笑道：「有人逼你向他借高利貸嗎？」

劉四逢粗聲地道：「當然沒有人逼我，這世上有誰可以逼我。」

張小邪道：「這就是了，你憑甚麼恨霍登搾取你驚人的利息？」

劉四逢怔住了，且感到甚沒趣。

卓孤鴻笑道：「臭老小子，你就負責向霍登打探吧！」

劉四逢道：「我說過我很討厭這個人，叫我向他打探？還有，當着這許多人面前，別叫我臭老小子，我一點不臭，三十七歲罷了，也一點不老。」

龍七郎笑道：「你不修邊幅，又滿臉鬍子，的確顯得很老。」

劉四逢很不高興。

卓孤鴻道：「別岔開話題，臭老小子，你既然認識霍登，向他打探就很方便。」

劉四逢道：「但我的確很討厭這個人，還有，眞的別再叫我臭老小子。」

卓孤鴻道：「爲了救李老伯，即使討厭這個人也要幹一趟了。」

劉四逢臉有難色。

張小邪望着他，笑道：「四逢先生莫非想賴賬？」

劉四逢見了他的笑臉，氣極，道：「混帳！劉大爺會是個賴賬的人嗎？」

張小邪仍一張笑臉望着他，道：「這樣最好。」

劉四逢氣道：「臭小小子，須知道霍登並非善男信女，絕對不好惹的，你既然詭計多端，你倒教我如何向霍登着手打探吧。」

張小邪想了想，道：「霍登最喜歡甚麼？」

劉四逢道：「他最喜歡賭錢，所以開了幾家賭場，而且自言逢賭必贏，更自稱是天龍鎮賭王，更稱賭壇無敵手。」

張小邪眼珠在轉動，好像在盤算甚麼似的，過了一會，微笑着對劉四逢道：「你既然如此討厭霍登，想不想從他身上搾回一筆，必報十年來被搾取高利息之仇。」

劉四逢目瞪口呆地望着他，良久才道：「搾回他一筆？」

張小邪笑道：「對！」

劉四逢道：「如何搾取？」

張小邪道：「跟他在賭桌上賭一局。」

劉四逢吃驚地道：「你跟他賭一局？」

張小邪笑道：「對，而且我會穩勝他。」

劉四逢難以置信的樣子，道：「他自稱賭壇無敵手，你如何勝他？」

張小邪道：「你既然知我詭計多端，我當然有把握勝他。」

各人都不相信張小邪有這個本事。

劉四逢怔怔的望住張小邪，道：「但是，你若沒有五千兩銀子傍身，霍登是沒有興趣跟你賭的。」

張小邪道：「你不是說過大吉賭坊有那些放高利貸的，你要借多少有多少嗎？」

劉四逢道：「你意思是要我借高利貸作賭本？」

張小邪道：「臭老小子忽然聰明起來了。」

劉四逢臉有難色，道：「那些放高利貸的，都是霍登的手下，如此大數目，恐怕要親口向霍登開口，況且目前我還欠霍登五百兩，還有十天就到期清還了。」

「你不是說過霍登一直很信任你的嗎？」

「這倒是事實，因爲我從來未曾賴過一分一文賬。」

「那你就親自開口向霍登再借一萬兩吧。」

劉四逢吃驚地道：「借一萬兩？你瘋啦？這麼大的數目，霍登怎會借給我？」

張小邪笑道：「霍登當然不會把如此大數目借給你，一萬兩這個數目，只是引他上當的開始。」

劉四逢奇道：「引他上當？」

張小邪道：「對，到時我們合作演一場戲，只要勝了霍登，對營救老伯就有很大幫助，而且也可以替你還債。」

＊　＊　＊

劉四逢道：「如何跟你演戲？」

張小邪道：「我會教你如何合作贏霍登。」

李敏對卓孤鴻三人的義助都感激異常，對三人的印象也大大改觀了。

利用賭局　換取人質

天色開始入黑。

一艘船在渡頭泊了岸，船上的十多名旅客陸續登岸。

這十多名旅客大多似是商人，其中一名少女混在旅客中特別顯眼，因她是船上唯一的女乘客，也是最年輕的。

只見此少女二十歲出頭，右邊肩膊掛着一個包袱，左手則握着一柄長劍。

此少女樣子也甚漂亮，但面容却相當冰冷，一看已知是個心高氣傲之人。

少女登岸後，抬頭看見望江樓的招牌，便直向望江樓走去，想必是到埗後欲果腹了。

走到望江樓門前，正想跨步進入，不料却與一個人撞個滿懷。

少女被此人一撞，若不是下盤功夫穩健，早就倒下去了，但她被一撞之後，却撞出了怒火，竟伸手去拔劍。

把少女撞個正着的，並非別人，正是劉四逢，原來劉四逢與卓孤鴻、李敏等人剛巧步出望江樓，行在前頭的劉四便與冷傲少女撞個正着。

碰撞之後，劉四逢道：「行路不帶眼睛啦？」

冷傲少女更怒，隨即把劍拔了出來，劉四逢忙道：「小姑娘，大爺不是存心撞你的，怎地想動手？」

少女惡瞪了他一眼，隨即歸劍還鞘，並以不屑的眼神望了一眼，並進入望江樓。

卓孤鴻等人也不理會，並走出望江樓。

衆人只走數步，那少女忽然叫道：「等一等。」

衆人不由停步回頭望着她。

少女在懷中取出一張紙，紙上有一個肖像，把繪有肖像的紙張呈現在衆人眼前，只見這肖像是個十分英俊的青年，年紀大約廿六七歲左右，並向衆人道：「你們有沒有見過這個人？」語氣十分冰冷，且跡近質問。

衆人留心看過肖像，都相繼搖搖頭，祇劉四逢見了紙上肖像，不由瞪大雙眼愕住了。

卓孤鴻等人感到奇怪。

冷傲少女見到劉四逢的表情，似有所發現一樣，大爲動容，道：「你認識此人？」

劉四逢一定神，强打精神，苦笑道：「我怎會認識此人？」

少女以疑惑的眼光望着他，就連卓孤鴻等人也不相信劉四逢不認識肖像中人。

劉四逢以疑惑的眼光望着少女，指着肖像道：「小姑娘找此人何事？」

少女眼神甚是惡毒，狠狠地道：「我要殺了他！」

劉四逢微吃一驚，口吃地道：「小姑娘跟此人有何過節？」

少女道：「你既不認識他，問這許多幹嗎？」說完把紙張收起，放回懷中。

劉四逢苦笑道：「好奇問一問罷了，我此人好奇心特別重。」

少女斜睨他一眼，冷聲道：「你見到他就通知我吧。」說完進入望江樓。

卓孤鴻叫道：「姑娘等一等。」

少女回頭望着他。

卓孤鴻又露出他的一貫笑容，道：「即使我們日後發現肖像中人要通知姑娘，我們該知道要到那裡找姑娘？」

少女想了想，道：「這裡最有名的客棧是那一家？」

卓孤鴻道：「天龍客棧。」

少女道：「就到天龍客棧找我吧。」

卓孤鴻道：「找誰？」

少女道：「當然找我。」

卓孤鴻笑道：「姑娘總有個名字吧？」

少女想想，道：「我名叫洛雲。」說完回轉身向望江樓而去。

卓孤鴻道：「在下卓孤鴻。」

名叫洛雲的少女聽他自報姓名，忽然停住了脚步，並慢慢回轉身，向卓孤鴻上下打量一會，道：「『不醉浪子』卓孤鴻？」

卓孤鴻笑道：「正是在下。」

洛雲再不說話，頭也不回的直入望江樓。

劉四逢怔怔的望着卓孤鴻，道：「臭小子，似乎有很多人知你大名。」

卓孤鴻道：「那畫中人是甚麼人？」

劉四逢眼神在迴避，道：「甚麼畫中人？」

卓孤鴻道：「別裝傻了，洛雲手上的畫中人是誰？」

劉四逢氣道：「我不是已說過嗎？那個人我根本不認識他。」

張小邪道：「臭老小子，看你剛才見了畫中人的表情，你若說不認識那個人，任誰也不會相信。」

劉四逢沒好氣地道：「不信就算了。」

李敏道：「那畫中人相貌堂堂，一表人材，看來不似壞人。」

劉四逢衝口道：「他當然不是壞人……」隨即知道失言，馬上停止說下去。

衆人發出會心微笑。

李敏斜眼望着他，笑道：「那洛雲跟畫中人到底有甚麼恩怨，而要非殺他不可？」

劉四逢眼光迴避李敏，强作鎮定，道：「那是洛雲跟畫中人的事。」

卓孤鴻笑道：「臭老小子，我知道你無論如何不會說畫中人與你有何關係的了，放心，我們以後不再追問你就是了。」

劉四逢强打精神，道：「我根本不認識甚麼畫中人，更與這人毫無關係，所以就算你們追問我也是白問。」

張小邪笑道：「臭老小子，日後洛雲不向你苦纏才怪。」

劉四逢道：「你以爲洛雲這妞兒會喜歡我這個臭老小子，不不不，喜歡我這大鬍子嗎？我又不是美男子，她纏着我幹嗎？」

衆人知他故意岔開話題，都發出會心微笑。

劉四逢氣道：「別說這許多廢話啦，馬上回客棧商量如何贏霍登吧。」

＊　＊　＊

劉四逢很討厭霍登。

霍登却很喜歡劉四逢，因爲多年來，劉四逢向霍登進貢了不少，是個信用昭著的老主僱，所以霍登聞說劉四逢親臨住宅有事求見，連忙命人把他迎進屋內。

霍登就坐在他大宅之內的豪華大廳的一張酸枝椅上，雙手在把玩着兩個鐵球。

只見這霍登年約五十歲，身軀健碩，臉容甚是威嚴。

大廳站着八名手下，其中兩人立在霍登身旁，兩個都約莫三十歲年紀，身形都十分高大，臉容也甚威猛，看來都是身懷上乘武功之輩。

這兩人原來都是霍登的得力左右手，站在右邊的，名叫杜威，站在左邊的，名叫鐵鷹，兩人都甚得霍登信任。

這時，劉四逢在一人帶領下進入大廳，霍登見了，微笑道：「四逢先生大駕光臨，未知有何見教？」

劉四逢拱手道：「不敢當。」

霍登請劉四逢入座，劉四逢也毫不客氣，在霍登身旁的一張椅上坐了下來。

在天龍鎮上，霍登的江湖地位首屈一指，但竟然紆尊降貴與劉四逢平起平坐，看來霍登的確很重視劉四逢這個逢賭必輸的老主僱了。

在霍登心目中，劉四逢是逢賭必輸，可說妙事。

劉四逢坐下後，開門見山道：「霍老爺，我登門打擾，目的是向你借一萬兩銀子。」

霍登微微一怔，道：「你知道我的規矩，沒有抵押，我借出去的錢從來不超過一百兩的，對你我已是破了多次例，今天你向我借一萬兩，到底作何用途？」

劉四逢道：「我借錢從來只有一個用途，就是作賭本之用。」

霍登道：「莫忘記你舊債未清啊，而且新債一開口就是一萬兩？」

「你放心，這一次我不消半個時辰就可以新舊債一併歸還。」

「信心這麼大？」

「這次我必贏的。」

「你跟誰賭，賭甚麼？」

劉四逢一副氣憤的樣子，道：「前幾天我碰上一個臭小子，自稱就算以黑布蒙着他雙眼，然後把骰子擲在枱上，他一樣知道骰子擲出來的點數，我不服氣，所以跟他賭一賭，但這小子好大口氣，聲言沒有一萬兩銀就沒有資格跟他賭，所以前來跟霍老爺借一萬兩銀跟他賭一賭，以洩心頭之恨。」

霍登大爲動容，道：「眞有這種人？」

劉四逢道：「這臭小小子是否眞有這種能耐則不得而知，須知道，一副骰子的點數由三點到十八點，我就不信他能每一次都準確知道點數，所以非要跟他賭一局不可。」

霍登道：「這小子如此大口氣，既然你沒有本錢，你就約他跟我賭一局吧。」

劉四逢失望地道：「霍老爺，我已跟那小子約定了，怎地由你跟他賭？」

霍登道：「但你沒有本錢啊。」

劉四逢更失望，道：「你借給我嘛。」

霍登道：「數目太大了，不能借，就由我替你出這口氣吧。」

劉四逢祇好道：「也好，霍老爺最好連他人頭也贏下來，替我出這口烏氣。」

霍登道：「你馬上約他到大吉賭坊去，我要跟他賭一局。」

＊　＊　＊

平日不入賭場的人都湧進大吉賭坊去了，這些人不是爲了賭錢，而是要一睹霍登與一個「聽骰能人」的賭局。

大吉賭坊人頭湧湧，在等「聽骰能人」的出現，再等賭局的開始。

霍登已坐在一張賭桌上，等候「聽骰能人」的出現，等看熱鬧的人團團把賭桌圍了幾重，都在耐心等候。

沒多久，人羣起了一陣哄聲，原來「聽骰能人」在劉四逢引領下已進入賭場。

劉四逢向霍登介紹了「聽骰能人」，人羣與霍登都呆住了，這「聽骰能人」原來竟然祇是個少年。

「聽骰能人」就是張小邪，與他一起出現的，除了劉四逢外，還有

卓孤鴻與李敏。

洛雲居然也混在人叢中。

霍登見了「聽骰能人」竟祇是個十四、五歲的少年，不由現出輕視之心，但仍甚客氣地請張小邪入座。

霍登與張小邪面對面坐在絨面的賭桌各一端。

張小邪向霍登點頭爲禮。

霍登也點頭還禮，然後道：「小兄弟，你有多少賭本？」

張小邪在身上拿出一疊銀票，放在桌上，道：「不多，祇有五千兩。」

霍登淡淡地道：「五千兩的確太少了。」

張小邪道：「祇要霍老爺贏了，除了這五千兩之外，你有興趣的話，大可以把我的頭也砍下。」

人們聽了，爲之嘩然。

霍登氣定神閒，道：「這個注碼還可以，但若果我輸了，你想贏多少？」

張小邪道：「除了五千兩之外，我要向霍老爺問一些問題，還有，我要霍老爺撥五十個手下給我使喚，讓我過一過發號施令之癮。」

霍登道：「你要問我甚麼問題？」

張小邪道：「我贏了才問你，若我輸了就永遠沒有機會問了。」

霍登爽快地道：「我全都答應你，因爲你必輸無疑。」

張小邪微笑。

劉四逢望着張小邪，語帶輕視地道：「臭小小子，是不是以黑布蒙着你雙眼，你再以背背着賭桌，然後霍老爺把骰子擲在枱上，你當衆說出骰子的點數？」

張小邪鎮定地道：「對！」

劉四逢一副幸災樂禍之色，道：「臭小小子，你等着人頭落地吧。」

張小邪道：「我還有一個條件。」

霍登道：「說吧。」

張小邪道：「若果我贏了，我要四逢先生跟在我身邊，近身聽我使喚。」

劉四逢怪叫道：「你好大的口氣呀！」

霍登道：「我代四逢先生答應你。」

劉四逢一怔，隨即氣極，對張小邪道：「無需霍老爺代我答應，我自己答應你，因爲你根本沒有可能贏。」

張小邪不理劉四逢，向霍登道：「霍老爺，我們就五局三勝吧，骰子由你挑選，也由你擲骰。」

霍登說聲「好」，便向身旁手下道：「替他蒙眼，馬上把骰子拿來。」

圍觀的人羣不由心跳加速。

卓孤鴻與李敏根本不知張小邪如何能得知骰子擲出來的點數，也不由緊張起來。

洛雲在靜候死亡賭局的開始。

張小邪已被人以黑布蒙起雙眼，並把身子擰轉了，變成以背對着賭桌。

霍登已把三粒骰子拿在手中。

賭局馬上就要開始，圍觀者有人已冒出冷汗。

劉四逢對着張小邪以幸災樂禍的語氣道：「臭小小子，準備受死吧。」

霍登向張小邪道：「張小兄弟，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張小邪道：「可以開始了。」

場中頓時鴉雀無聲。

霍登把骰子放在手中搖了搖，然後擲在枱上，衆人引頸一看，骰子擲出來是「二三五」十點。

劉四逢冷笑道：「臭小子，骰子已擲出去了。」

背着骰子的張小邪好似在沉思，過了片刻，隨即道：「十點。」

霍登一愕，旁觀者也目瞪口呆。

張小邪道：「猜對了沒有？」

劉四逢不服地道：「這一局你的確勝了，恐怕你是撞個正着吧？」

張小邪先勝一局。

霍登抓起骰子，然後又把骰子擲在枱上，結果是「四五五」十四點。

劉四逢恨恨地，道：「這一局相信你沒有如此幸運的了。」

張小邪想了想，道：「十四點。」

霍登更爲愕然。

劉四逢氣道：「不可能的。」

圍觀者暗暗吁了口氣，祇要再勝一局，張小邪就可免人頭落地了。

卓孤鴻與李敏臉上開始有笑容。

洛雲很留意賭局。

張小邪再勝一局，第三局若勝了就可以結束賭局。

霍登甚有大將之風，慢條斯理抓起骰子，再擲在桌上，擲出來的結果是「一二五」八點。

張小邪又在沉思。

場中一點聲音也沒有，就連劉四逢也住口了。

張小邪想了想，說道：「十三點。」

圍觀者登時吃了一驚。

卓孤鴻與李敏更暗暗吃驚起來。

霍登臉上開始有笑容。

劉四逢大喜，叫道：「臭小小子，你錯啦，是八點才對啊。」

張小邪鎮定地道：「沒關係，

霍老爺，請再擲吧。」

霍登又抓起骰子，然後又擲在桌上，這一局結果是「二三六」十一點。

衆人緊張地等張小邪說出點數，人人都望他能一矢中的。

劉四逢似是很興奮，叫道：「臭小小子，快說。」

張小邪又想了想，然後道：「十二點。」

霍登很開心。

圍觀者大吃一驚，心怕張小邪再輸一局就小命休矣。

卓孤鴻與李敏這一驚更非同小可。

洛雲仍很冷靜的看着賭局。

張小邪連輸兩局，劉四逢喜極，叫道：「臭小小子，你命不久矣，這局你也輸啦。」

張小邪仍很鎮定，道：「沒關係，還有一局。」

霍登似是穩操勝券，又把骰子抓起。

霍、張兩人各勝兩局，這是定輸贏的最後一局，所以全場圍觀者都極度替張小邪擔上了心。

卓孤鴻眼見愛徒生死繫於一線間，緊張得一顆心快將從口裏跳出來了。

李敏也緊張得不由握着卓孤鴻的手臂。

劉四逢對霍登道：「霍老爺，這臭小小子必輸無疑了，你砍他的頭下來的時候，別忘了我也要砍他一刀。」

霍登微笑着，道：「張小兄弟，這最後一局若果你輸了，我砍你的頭是絕對不會手軟的。」

張小邪道：「霍老爺請擲骰子吧。」

霍登輕鬆一笑，說聲「好」，便把骰子擲在桌上。

這最後一局的結果是「二三四」九點。

張小邪在沉思。

全場每一個人的心都在跳。

卓孤鴻與李敏的心跳得最厲害。

劉四逢見張小邪仍在沉思，叫道：「還想甚麼？你死期到啦。」

張小邪仍在沉思。

全場人都在等張小邪開口。

過了一會，張小邪忽然大聲道：「是九點。」

霍登頓時呆住了。

圍觀衆人不由倒抽了一口涼氣，接着響起如雷掌聲。

卓孤鴻與李敏也長長吁了口氣，臉上也不其然綻出笑容。

劉四逢顯出一副失望的表情。

張小邪知道自己贏了，除下蒙眼的黑布，回頭對着霍登，微笑道：「霍老爺，我贏了。」

霍登輸得心服，也微笑道：「果然英雄出少年！」

張小邪道：「我除了贏五千兩銀之外，好似還贏了其他兩個條件。」

霍登道：「你想知道甚麼，問吧！」

張小邪道：「這裡人太多了，說話不太方便。」

霍登對張小邪甚是敬佩，微笑道：「那就進廂房慢慢談吧！」

＊　＊　＊

在手下引領下，霍登與張小邪一起進入賭場的其中一間廂房，劉四逢不放心，要求一起進入，李敏也要求同行，霍登亦准許了。

雙方在房中坐下，杜威與鐵鷹則分立霍登左右，劉四逢、張小邪及李敏坐在對面。

坐定後，霍登望着張小邪，微笑道：「小兄弟果然夠膽色，連我也敢欺騙。」

張小邪暗吃一驚，劉四逢與李敏同樣吃了一驚。

霍登繼續微笑道：「你不夠五千兩本錢，竟敢以假銀票充數。」

張小邪道：「不錯，銀票除了上面幾張是眞的之外，其餘都是假的，但爲了能夠跟霍老爺痛痛快快賭一局，祇好出此下策了。」

霍登道：「我本來就要把你當場殺了，但後來我改變了主意，你知道是甚麼原因？」

張小邪道：「因爲我以性命作賭注，是嗎？」

「對，所以我很佩服你的膽色，此是其一。」

「其二呢？」

「你很懂給我留面子。」

「哦！」

「我們的賭局五局三勝，其實你可以連勝我三局，但第三第四局你故意輸給我，到第五局才勝我，讓我連追兩局，不致令我當衆輸得焦頭爛額，年紀輕輕即懂得分輕重，又有這份修養，的確不易。」

張小邪在微笑。

霍登又道：「我們之間的賭局，你好似志不在錢。」

張小邪道：「不錯。」

「你與四逢先生很相熟？」

「認識不久，他一直很想殺我和師父，所以想借助霍老爺在賭局贏我，再把我的頭砍下來。」

「我也聽過令師與四逢先生在敝賭場賭人頭之事，四逢先生輸了，所以半年之內要聽令於令師。」

張小邪道：「霍老爺，我們言歸正傳吧！」

霍登道：「你我的賭局，你根本就是想在我的口中贏取消息，想知道甚麼，問吧！」

張小邪直接了當，道：「我想知道李抗的下落。」

卓孤鴻等坐上大船不久，沈蓋等從後追上……

霍登道：「那個李抗？」

張小邪道：「日前在太平渡頭受幾路人馬爭奪的老伯伯。」

霍登道：「第一，我根本不知那位老人家的下落。第二，我更不明白這些人爲何要爭奪這位老人家。」

李敏插嘴道：「但當時你的人也是爭奪我爺爺其中一夥人，你爲甚麼却說不明白這些人爲何要爭奪我爺爺？」

霍登道：「那位老人家原來是姑娘的爺爺？」

李敏道：「正是。」

霍登道：「當時我的手下根本不是爭奪那位老人家。」

李敏道：「但你們的人爲何跟其他人大打出手？」

霍登道：「當時剛巧我也在望江樓，後來聽手下說渡頭有人打鬥，四逢先生與兩個人被人圍攻，所以我馬上令手下去救四逢先生。」

卓孤鴻奇道：「你們的人爲救劉四逢而加入打鬥？」

霍登道：「不錯，我不想四逢先生被人所殺，因爲他還欠我五百兩銀子未還清，若果他死了，我就連老本也賠了，更重要的一點，他死了之後，我就損失一個信用昭著的老主顧，我不想他死，所以命人去救他。」

李敏疑惑地問：「就這麼簡單？」

霍登淡淡地道：「憑姑娘這句話，足可以令我把妳置諸死地，但妳既然是張小兄弟的朋友，我可以不介意。」

李敏心頭有氣，但不作聲。

卓孤鴻道：「虎頭幫的人和沈蓋爲甚麼要爭奪老伯李抗？」

霍登道：「我得到手下報告，也覺得此事很奇怪，但有一件事我覺得更加奇怪。」

卓孤鴻道：「那一件事？」

霍登道：「那位老人家不是被你們帶走了嗎，爲甚麼張小兄弟又向我查問他的下落？」

卓孤鴻道：「那位老伯當晚又被人劫走了。」

霍登道：「所以你們誤會我是爭奪李老伯的其中一夥人，後來老伯被人劫走，因此懷疑是我所爲，所以利用賭局勝我，以換取李老伯？」

張小邪直接了當道：「的確如此。」

霍登微笑道：「張小兄弟果然快人快語，也夠坦白，但李老伯被劫走之事，根本與我無關。」

卓孤鴻道：「以霍老爺的地位，根本無需否認，所以我相信你。」

霍登道：「最近這一帶的江湖

上發生一件大事，不知你們是否知道？」

卓孤鴻道：「我們初到貴境，所以一無所知，到底發生甚麼事？」

霍登道：「這一帶有三大江湖幫會，分別是虎頭幫、赤龍幫，以及雄鷹幫，其中以雄鷹幫勢力最大，亦對另兩幫威脅至大，半個月前，虎頭及赤龍兩幫聯手對抗雄鷹幫，雙方都死傷無數，虎頭幫幫主歐陽虎及赤龍幫幫主應赤龍更被雄鷹幫的淬毒暗器所傷，現下不知情況如何，但一般估計，江湖上的大仇殺將會陸續出現。」

卓孤鴻道：「這一切對霍老爺都好似沒有影响。」

霍登道：「因爲我與這三幫人馬都沒有利益衝突。」

張小邪道：「希望霍老爺不會忘記另一個承諾。」

霍登道：「我要撥五十人馬給你使喚。」

張小邪道：「對！」

霍登道：「我很明白，李老伯既是李姑娘的爺爺，你們又是李姑娘的朋友，爲救李老伯，端的需要人手。」

張小邪笑道：「霍老爺好似看穿了小邪的心。」

霍登道：「就憑張小兄弟在賭局的表現，令我佩服得很，我已當你是朋友，莫說五十人，你若有需要，祇要你開口，我必應所求。」

張小邪忙道：「多謝霍老爺！」

* * *

卓孤鴻、張小邪及李敏三人離開大吉賭坊，在街上邊走邊談，李敏道：「這個霍登看來是個有義氣之人。」

卓孤鴻也道：「劉四逢說霍登是個無惡不作之徒，看來他對霍登有所偏見了。」

張小邪道：「你們錯了。」

卓、李二人同聲詫道：「哦？」

張小邪道：「霍登任由我們調遣他的手下，看似很大方，也好似有情有義，但他其實在利用我們，但我們也利用他，雙方在互相利用。」

卓孤鴻道：「小邪，此話怎講？」

張小邪道：「虎頭幫與沈蓋在爭奪李老伯，霍登不知就裡捲入了這個漩渦之內，霍登很清楚虎頭幫和沈蓋絕不會罷休，隨時會找他算帳，他大方地答應讓所有手下聽我們使喚，目的是拉我們下水，讓虎頭幫和沈蓋以爲我們是霍登的人，需知道我們這一方共有十人，除了我小邪之外，其餘九人都是武功獨當一面的，所以，霍登這一着無疑加强了實力，方便日後對付敵人。」

卓孤鴻與李敏恍然大悟，亦不由佩服張小邪心思縝密。

卓孤鴻道：「霍登說，李老伯被人劫走與他無關，可信嗎？」

張小邪道：「絕對可信。」

卓孤鴻道：「你憑甚麼相信他？」

張小邪道：「第一，霍登根本無必要擄劫李老伯。」

李敏道：「還有甚麼原因？」

張小邪道：「你還記得爭奪李老伯當日的情形嗎？當時師父背着我逃走，讓連同李姑娘在內的四方人馬以爲師父背着的人是李老伯，四方人馬從後追截，但後來霍登的手下向另三方人馬阻止追我們，當時霍登的手下根本有意放我們走，目的是讓劉四逢安全離開，照當時情形看來，就可以證明霍登所言非假，所以他的話絕對可信。」

卓、李二人回憶當時情形，確如張小邪所言，又不禁暗讚張小邪聰明過人。

三人一路向天龍客棧而行，與劉四逢、黃振等人會合。

* * *

劉四逢首先返回天龍客棧，黃振、易超、龍七郎、沈飛，陳確及秦剛連聲追問賭局的結果，劉四逢表示大勝，當卓孤鴻、李敏及張小邪回到客棧房中之後，衆人七嘴八舌，又連聲追問張小邪憑甚麼本領可聽出骰子的點數。

衆人都以爲張小邪眞是個「聽骰能人」，祇有卓孤鴻了解張小邪根本沒有這份能力，所以也好奇地問道：「小邪，在賭局上你憑甚麼贏了霍登的？」

李敏奇道：「小邪不是有聽骰本領嗎？」

張小邪笑道：「我那有這個本領？」

劉四逢也興奮地道：「臭小小子祇是略施小計，以老千手法勝霍登罷了。」

龍七郎忙道：「如何出老千？」

張小邪道：「絕對不能說。」

衆人齊聲叫道：「爲甚麼？」

劉四逢道：「這事關重大，說了出來，若果一個不小心洩漏了出去，我和臭小小子就算有十三條性命也要完蛋了。」

黃振道：「我們都是自己人，怎會隨便把消息洩漏出去，快說吧！」

卓孤鴻與李敏也充滿興趣，想知張小邪如何贏霍登的，但張小邪堅決道：「不說！」

衆人不由感到異常失望。

此時，房外忽有一把冰冷的少女聲音傳了進來，道：「他不說，我說。」話音一落，房門「呀」的一聲被人推開了。

衆人向門外一望，見到洛雲站

在門外，並一步步走了進來。

劉四逢見了洛雲，道：「小姑娘，怎地連門也不敲就把門打開？」見洛雲仍走了進來，續道：「這裏沒有請你進來啊。」

冷傲的洛雲不理他，並已走進房中，向劉四逢與張小邪一望，冷聲道：「你們好大膽，連霍登也敢千，你們有多少條命？」

劉四逢道：「小姑娘，話不可亂說嘛。」

洛雲道：「你剛才不是親口說了嗎，你們根本就是向霍登出千。」

張小邪道：「你好似知道我如何贏霍登的？」

洛雲道：「你的手法能瞞過任何人，但瞞不過我。」

衆人要張小邪說出勝利經過，但不得要領，聽了洛雲之言，都大感興趣，龍七郎忙叫道：「到底小邪如何贏了賭局？」

洛雲道：「其實很簡單，第一局，霍登把骰子擲出去的點數是十點，當時劉四逢說了一句話，就是『臭小子，骰子已擲出去了』，這句話其實是暗號，告訴張小邪骰子的點數。」

衆人都不明這句話代表了甚麼，因爲這句話太平常不過了，李敏道：「這句話如何成爲暗號？」

洛雲道：「你們屈指數一下，『臭小子，骰子已擲出去了』這句話有幾個字？」

衆人念着屈指一數，齊聲道：「十個字。」

洛雲道：「就是了，劉四逢見了點數，就說出這句話，張小邪就馬上知道是十點了。第二局，霍登擲出來的點數是十四點，因此劉四逢又說了一句共有十四個字的話，就是『這一局相信你沒有如此幸運的了』，所以張小邪又知道是十四點，第三和第四局，張小邪故意輸給霍登，免他連輸三局起疑，到第五局，霍登把骰子擲出的點數是九點，劉四逢就說了一句話，就是『還想甚麼？你死期到啦』，一共九個字，因此張小邪也知道是九點，但當時，連同霍登在內，人人都以爲張小邪有聽骰能力，但瞞不了我。」

卓孤鴻與李敏登時釋然，其餘人等亦知道眞相了。

劉四逢怔怔的望着洛雲。

張小邪對洛雲簡直佩服之極。

洛雲向各人掃了一眼，冰冷着臉孔，道：「假如我把眞相對大惡霸霍登說了，你們一共十個人會有甚麼下場？」

卓孤鴻道：「你好似在威脅我們？」

洛雲道：「對。」

劉四逢道：「你想怎樣？」

洛雲道：「問得好。」

劉四逢皺眉道：「這也算問得好？」

張小邪道：「洛姑娘，我知你想怎樣。」

洛雲道：「你能想出如此計謀贏霍登，必定很聰明，所以你當然知道我的心在想甚麼。」

張小邪道：「你想劉四逢把畫中人的下落告訴你，否則把賭局之事告訴霍登，到時我們就祇有死路一條了，是嗎？」

洛雲道：「果明聰明，說出了我心底話。」

劉四逢怒道：「洛雲，你好卑鄙。」

張小邪笑道：「她一點也不卑鄙，一個有籌碼在手的人，一定要這樣做，而且要做到最徹底，否則就很笨。」

洛雲道：「聰明人即是聰明人，果然有見地。」

劉四逢對洛雲道：「若果我把畫中人下落告訴你，你是不是一定要殺畫中人？」

洛雲冷冷地道：「對。」

劉四逢道：「那我更不能對你說。」

「爲甚麼？」

「畫中人一死，我也必死，我還不想死，所以不能對你說。」

「你已沒有選擇餘地，因爲我有籌碼在手，你們沒有。」

張小邪道：「洛姑娘錯了，我們也有籌碼在手。」

洛雲以詢問的眼光盯着他。

張小邪笑道：「劉四逢把畫中人下落告訴你，他必死；如果不說，你就會向霍登告密，他也要死，所以劉四逢說與不說根本沒有分別。若果他死了，你一輩子也找不到畫中人，更重要的一點，霍登根本未必殺得了我們，可以肯定一點，你將會很難得知畫中人下落。」

洛雲爲之一氣，怒道：「你如此肯定你們不會死在霍登手上？」

張小邪笑道：「肯定。」

洛雲道：「憑甚麼？」

張小邪道：「洛姑娘的確很聰明，但做了一件蠢事，所以就連我們手上也有了籌碼。」

洛雲道：「我做了甚麼蠢事？」

張小邪道：「你帶了這個重要訊息給我們，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警告，若果我們馬上遠走高飛，你的籌碼就是廢物，即使你再向霍登告密，霍登也奈何不了我們。」

洛雲氣上心頭。

劉四逢喜道：「還是臭小小子智勝一籌。」

張小邪道：「洛姑娘，你要四逢先生把畫中人下落告訴你也可以，但我有條件，我絕對有資格跟

你談條件。」

洛雲一怔。

劉四逢怪叫道：「臭小小子，你怎能胡亂替我開條件？這事關乎我性命的呀。」

卓孤鴻道：「臭老小子，放心，一切問題我們替你解決。」

張小邪不理劉四逢，對洛雲道：「如何？」

洛雲想了想，祇好道：「甚麼條件？」

張小邪道：「跟我們合作，事成之後，四逢先生就向你說出畫中人下落。」

洛雲道：「合作幹甚麼？如何合作？」

張小邪道：「我們合作打探一個老人的下落，然後合力把老人救出來。」

洛雲道：「甚麼老人？」

當下張小邪便把李抗被擄劫之事一一說了。

洛雲聽後，憤恨地道：「那些人爲甚麼連一個老伯也擄劫去了？」

張小邪道：「洛姑娘看來是個正義之人，如此有意義之事，必定當仁不讓吧？」

洛雲在沉吟。

卓孤鴻以熱情的一雙眼望着洛雲，微笑道：「此事有一定危險性，我們其實也不想洛姑娘與我們一起犯險。」

洛雲見了卓孤鴻熱情的眼神及笑臉，不由心中一跳，臉也飛紅起來，連忙別轉了臉，並堅決地道：「好，我答應你。」

張小邪道：「好極。」

劉四逢望着洛雲，鄭重地問道：「小姑娘，你會不會動軏就要喊打喊殺吧？」

洛雲臉容仍舊冰冷，道：「你說呢？」

劉四逢微吃一驚，不其然退後兩步，道：「難說得很。」

衆人不明劉四逢何以如此害怕洛雲，但見了他的樣子，也不由笑了。

洛雲道：「李老伯被擄劫，大家有沒有想過，對方劫人動機何在？」

李敏道：「我也覺得此事有點奇怪。」

洛雲道：「會不會是李總鏢頭的仇家劫去李老伯？」

卓孤鴻道：「既是李總鏢頭的仇家，爲甚麼又對李老伯如此客氣？」

洛雲答不上來。

李敏道：「劫走爺爺的人是虎頭幫，我爺爺跟虎頭幫根本毫無仇怨。」

張小邪忽然道：「對於李老伯被擄劫的原因，我已有了頭緒。」

卓孤鴻奇道：「頭緒從何而來？」

劉四逢道：「莫非洛姑娘一出現，你的頭緒就自然來了？」

張小邪道：「不是。」

李敏喜道：「既有了頭緒，事情就簡單多了。」

張小邪問李敏道：「李老伯對療毒之術是否甚有心得？」

李敏道：「爺爺的確是療毒聖手。」

龍七郎佩服地道：「你怎知道？」

張小邪道：「我忽然想起霍登說過，江湖上三大幫會於半個月前發生過大斷殺，當時赤龍幫與虎頭幫聯手對付雄鷹幫，最後，應赤龍幫主與歐陽虎幫主雙雙中了雄鷹幫的淬毒暗器。」

卓孤鴻道：「我明白了，應赤龍與歐陽虎中了毒，但沒有解藥，他們知道李老伯是療毒高手，因此虎頭幫把李老伯擄劫，目的是替幫主歐陽虎療毒。」

張小邪道：「對了。」

李敏道：「但爲甚麼從中殺出沈蓋一班人？」

張小邪道：「沈蓋是被赤龍幫收買的。」

衆人都望着張小邪，等他說下去。

張小邪道：「雄鷹幫在兩幫聯手攻打之下已元氣大傷，接下來赤龍幫與虎頭幫就不能共存了。」

劉四逢插嘴道：「此事跟沈蓋一班人扯上甚麼關係？」

張小邪道：「虎頭幫計劃擄劫李老伯，應赤龍知道了，就從虎頭幫手上把李老伯搶去，但由於應赤龍恐怕手下敵不過虎頭幫的人，因此請沈蓋助陣，務能把李老伯搶到手。」

黃振道：「既然應赤龍與歐陽虎同樣中了毒，爲甚麼不讓李老伯一併替二人療毒，而要你爭我奪，還要請沈蓋助陣？」

張小邪道：「莫非你忘了一山不能藏二虎這個道理？」

卓孤鴻道：「對，既然雄鷹幫元氣大傷，應赤龍和歐陽虎可說暫時去了勁敵，兩幫都想一幫獨大，因此都不想李老伯替對方療毒，祇要誰得到李老伯，對方將會毒發身亡，幫主既死，就變成羣龍無首，說不定還會爲了爭奪幫主寶座而內鬨。」

張小邪道：「就是這個道理。」

李敏道：「能令『鐵扇秀才』沈蓋重出江湖已很不簡單，何況還請來高寒、丁標、陸一塵和江笑天這幾個毫不簡單的人物！」

黃振道：「除了沈蓋之外，其餘四個都是極不簡單的亡命之徒，更何況高寒和丁標互有過節，陸一

塵和江笑天亦互有仇恨，他們之間能暫時放下仇恨聚在一起，就更加不尋常了。」

張小邪道：「能令這些人暫時放下仇恨，而聚在一起幹一件事的，最大原動力是甚麼？」

衆人一時面面相覷起來。

劉四逢却道：「亡命之徒幹亡命勾當，最大原動力當然是金錢了。」

張小邪笑道：「說得對。」

龍七郎張口道：「要請這五個人一起幹一件事，這數目豈非很大？」

張小邪道：「應赤龍不用付太多錢就可以請得動這班人，甚至事後分文不用付。」

衆人不由愕住了。

張小邪道：「應赤龍祇需付沈蓋個人一份錢就可以了。」

劉四逢道：「其餘四人呢，莫非分文不取？」

張小邪道：「其餘四人不是分文不取，而是事後他們分文也得不到。」

衆人都「哦」一聲。

張小邪道：「沈蓋城府很深，他答應了應赤龍要做的事，就找其餘四人相助，並答應他們事成之後有優厚酬金。」

劉四逢道：「這是順理成章之事，但你却說其餘四人事後分文也得不到？」

張小邪道：「難道你忘了！高寒與丁標有殺弟之仇，陸一塵與江笑天勢不兩立？」

劉四逢道：「這又如何？」

張小邪道：「這就中正沈蓋之下懷，祇要事成之後，沈蓋就會挑撥他們之間的仇恨，讓他們打個你死我活，這四個人之間，祇要把對方殺了，非但報了大仇，還可以吃了死者的利益，所以必定殺個天昏地暗。」

劉四逢道：「但四個人之間祇會有兩人死，還有兩個人啊！」

張小邪道：「這四個人武功都不相伯仲，鬥將下去，大有可能兩敗俱傷，甚或同歸於盡，可以肯定的，高寒與丁標之間必有一人會死，陸一塵與江笑天之間亦一樣，生還的兩個人也必定元氣大傷了，到時沈蓋要殺其餘兩人就輕而易舉，四個人一死，沈蓋就可以獨得五份利益了。」

李敏道：「小邪說得對，其實這四個人之間，不需沈蓋挑撥，事成之後亦會互相殘殺了。」

劉四逢望着張小邪道：「你說應赤龍收買沈蓋一班人，可能最後分文也不用付，到底是甚麼道理？」

張小邪道：「因爲沈蓋城府深，應赤龍城府更深。」

衆人等他說下去。

張小邪續道：「應赤龍一定很明白，高寒、丁標、陸一塵和江笑天都不是蠢材，知道這四個人事成之後一定自相殘殺，但他們自相殘殺之前，必定解決沈蓋，以求增加分帳，四個人再斷殺之後，生存下來的兩個人就會向應赤龍收取應得的酬金，但他們都元氣大傷，到時應赤龍再殺他們就不難了。」

黃振道：「若果事成之後，四個人都不對付沈蓋又如何？應赤龍豈非一樣要付錢？」

張小邪道：「應赤龍當然有想過此一點，但四個人互相殘殺是必然的了，沈蓋殺了生存下來的兩個人，事後亦一樣元氣大傷，應赤龍再殺沈蓋亦容易得多了，那時，五個人全都死掉，應赤龍豈非可以分文也不用付？即使到最後，沈蓋不死，應赤龍所付出的，也祇是有限吧了。」

劉四逢道：「這條數是你一個人算出來的，不錯，的確算得很精密，你能保証沒有算錯？」

張小邪道：「我祇是替應赤龍算罷了，有沒有算錯則很難說。」

卓孤鴻道：「若果小邪推測的一切正確，那麼無論李老伯現在落在那一班人手上都會很安全了，而我們也無需急於營救。」

黃振也道：「對，因爲得到李老伯的人，目的是要李老伯療毒，一定善待李老伯的。」

李敏聽了，鬆了口氣，但張小邪隨即道：「錯，李老伯其實很危險。」

李敏吃了一驚，忙道：「爲甚麼？」

張小邪道：「因爲其中必定有人會阻止李老伯替應赤龍或歐陽虎療毒，說不定會加害李老伯。」

李敏更驚。

黃振急道：「誰人阻止？」

張小邪道：「起碼雄鷹幫的人會極力阻止，而且赤龍幫也好，虎頭幫也好，亦有人會阻止。」

劉四逢道：「這兩幫的人爲何阻止？」

張小邪道：「爲了爭奪幫主寶座而阻止。」

劉四逢怔怔的望着他，道：「還有甚麼因素對李老伯構成危險的？」

張小邪道：「有。」

劉四逢急道：「快說。」

張小邪道：「應赤龍和歐陽虎中毒至今已半個月，難保中毒太深不能醫治，到時人已死了，他們還會善待李老伯嗎？」

衆人一想不錯，不由對李抗的安危大大地擔憂起來。

李敏有點方寸大亂，道：「現在該如何是好？」

張小邪道：「李老伯目前落在那一方人馬手上則很難確定，但肯定不會是沈蓋一班人。」

李敏道：「何以如此肯定？」

張小邪道：「對方趁我們醉得不省人事而把李老伯劫走，若果此事是沈蓋一班人的所爲，以他們兇狠的個性，當晚他們一定向我們痛下殺手了。」

劉四逢道：「因爲我們三個曾經破壞過他們的好事，他們不趁我們無抵抗能力而殺了我們才怪。」

卓孤鴻道：「有道理，劫走李老伯的人假如是三個幫會的人，他們不想節外生枝，才不會對我們不利。」

張小邪道：「照推測，劫走李老伯的人，不是赤龍幫就是虎頭幫，因爲此兩幫的幫主性命都掌握在李老伯手上。」

李敏急道：「我們下一步該如何？」

張小邪道：「到雄鷹幫總壇去，跟幫主唐飛鷹交個朋友，再打探李老伯下落。」

洛雲道：「難保李老伯不定落在雄鷹幫手上？」

卓孤鴻道：「若是如此，李老伯就會很安全了。」

劉四逢道：「何以見得？」

卓孤鴻道：「唐飛鷹劫走李老伯，目的祇是不想他替應赤龍或歐陽虎療毒。」

劉四逢道：「你肯定唐飛鷹不會對李老伯不利？」

卓孤鴻道：「不會。」

劉四逢道：「爲甚麼？」

卓孤鴻道：「雄鷹幫已元氣大傷，若果他傷害李老伯，李總鏢頭追究起上來，雄鷹幫僅餘的實力也會完蛋了。」

張小邪道：「我們明天就起程前往雄鷹幫吧，但不需太多人。」

* * *

次日一早，各人吃過早飯，便打算前往雄鷹幫總壇，十一人中，祇有七人同行，分別是卓孤鴻、張小邪、劉四逢、黃振、龍七郎、李敏及洛雲，其餘易超、沈飛、秦剛及陳確四人，在李敏指示下，先返回中陽鏢局，聽候鏢局的差遣。

兩批人分道揚鑣之後，卓孤鴻、李敏等人便向太平渡頭而去，取水路而行。

眾人在渡頭僱了船，正想登船之際，以沈蓋爲首的一班人，忽然也在渡頭出現，見了卓孤鴻等人，全都目露兇光，並各自掣出兵器，向七人衝殺而前。

卓孤鴻不想與他們正面衝突，事實上，沈蓋一共五人絕不易應付，當下急急登船，並命梢公馬上開船。

沈蓋五人衝至渡頭邊時，卓孤鴻一行七人的船已離開了渡頭，並加速前進。

天客
馮嘉 著
陸球恩來自一個遠到地球人不知有其存在的星球。他到地球來是要追捕一個在遺傳上有缺陷專做壞事的同類。
離開了自己的星球，不一定能發揮到應有的潛力，於是陸球恩求助司馬洛協助，但，發現到要追捕的天客竟附在人的身上，利用人體進行各種犯罪活動，使事件更爲複雜。
奇俠司馬洛
天客
馮嘉 著
每本
HK$32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超級市場及地利店有售。

沈蓋等人氣得牙癢癢的，祇有目送七人漸漸遠離。

一行七人乘坐的大船在江心向上游進發，不多時，已遠離天龍鎮。

四週風光如畫，附近一帶船亦稀少，眾人飽覽風光之後，都進入船艙休息去了，甲板上祇有龍七郎與張小邪在閒談。

由於逆流關係，船航行相當緩慢。

船航行間，龍七郎不期然回頭一望，祇見船後有一艘輕便船正高速駛來，龍七郎先是不以爲意，再過不久，該艘快船更爲接近，船頭上站着五個人，看得清楚，這五人正是「鐵扇秀才」沈蓋、「鎖喉劍」高寒、「游魂刀客」丁標、「鬼槍」陸一塵與「辣手書生」江笑天。

龍七郎見他們來勢洶洶，那丁標不斷催促數名船夫加速，不由暗吃一驚，忙對身旁的張小邪道：「小邪你看！」說時，手指向船後一指。

張小邪循他手指望去，已看見了不易應付的五個煞星，也怔住了。

龍七郎連忙進入船艙，把發現相告其餘人等。

卓孤鴻等人由於早起，都在船艙躺下各自尋夢去了，聞說也紛紛走出艙外，眾人見了，知道對方瞬即追及，更知道難免有一場硬拚了，但眾人都知道，對方武功都在一流之上，七個人絕非五人對手。

劉四逢氣道：「他們既然送上門來，唯有結結實實跟他們打一場了。」

眾人知道，祇要對方一接近，將會躍將過來進行打鬥了，所以全都不其然掣出武器在手，準備與對方硬拚。

對方的船從側而至，已越逼越近，對方的丁標大叫道：「聰明一點，馬上給我停船，可免你們死得痛苦。」

劉四逢回應道：「放屁，你臭小子放好大的臭屁！」

丁標大怒，又催促船伕把船加速。

卓孤鴻等人已無選擇，祇好準備一等對方躍過來之後就馬上迎戰。

五煞的船已逼近，兩船已是並排，雙方距離只有十數尺之間。

兩船的船伕都知道將發生一場惡戰了，都嚇得身子在抖，但都不敢停船。

兩船仍並排前進，五煞只需輕輕一躍即可過船斷殺，但五煞卻毫無行動的表示，只是一路跟着卓孤鴻等人乘坐的大船前行。

眾人都覺得奇怪，沈蓋等人何以不行動？

大戰一觸即發，氣氛本來凝重得很，但張小邪忽然一臉輕鬆，且臉露笑容，道：「大家可以放心，他們不敢過來。」

眾人不由一愣，再望望五煞，端的似沒有過船拚殺的念頭。

張小邪命船伕把船停下，並下了錨。

眾人頓感奇怪，而更奇怪的，五煞見大船停下，沈蓋亦命船夫停船並下錨。

兩船都下了錨，且相距一直保持十多尺，眾人以爲五煞必馬上殺過來，但錯了，五煞仍舊毫無動手之意，以致雙方成爲僵持之局。

張小邪仍氣定神閒的站着。

李敏奇道：「小邪，你怎知他們不會殺過來？」

張小邪道：「不是不會，而是不敢。」

眾人一愣。

張小邪微笑望着沈蓋等人，道：「你們五個難道沒有一個稍稍聽明一點的？」

沈蓋等人氣極，丁標怒叫道：「臭小子，你說甚麼？」

張小邪道：「你們既不敢過船對付我們，何不離遠暗中跟着我們，待我們登岸後才動手？」

五煞爲之汗顏。

劉四逢忍不住，道：「臭小小子，他們怎地不敢過船？」

卓孤鴻笑着替他回答，道：「因爲他們五個人都不懂水性。」

眾人釋然。

張小邪笑道：「船上空間有限，打起上來難保不會掉下水中，一個不諳水性的人，任憑你武功蓋世，掉下水中就只有一個下場。」

劉四逢興奮地接口道：「就是死。」

其餘人等各吁了口氣。

五煞索性坐下來。

劉四逢望着五煞，叫道：「你們還不走，在等甚麼？」

丁標叫道：「我就不信你們不登岸，你們開船，我們就開船，你們登岸，我們也就登岸，然後教你們插翅難飛。」

張小邪道：「恐怕首先開船離開的會是你們，到時我們則由相反方向而走，那時我們不用插翅也可飛了。」

沈蓋陰森森地道：「小朋友，你如此肯定我們會首先開船而去？」

張小邪點頭道：「肯定！」

沈蓋道：「憑甚麼如此肯定？」

張小邪道：「我們船上糧食多得很，船若停在江心十來天也不成問題，你們船上有多少糧食？」

沈蓋頓時語塞。

劉四逢怪眼望着張小邪道：「臭小小子，我們船上何來糧食？」

洛雲向他狠狠瞪了一眼，道：「少說廢話，小邪這是緩兵之計。」

劉四逢連忙避開洛雲的目光。

李敏臉憂色，望着卓孤鴻，道：「卓大哥，我們不能跟他們僵持下去，救我爺爺要緊。」

龍七郎接口道：「他們都是窮兇極惡之徒，若果他們向來往船隻劫糧的話，他們有足夠糧食，相信首先開船的是我們，而登岸後，就難免跟他們硬拚了。」

若論單打獨鬥，卓孤鴻絕不遜於五煞任何一人，但羣鬥則毫無信心勝對方，所以也一籌莫展，只好問計於張小邪，道：「小邪，你有甚麼計謀？」

張小邪沉吟片刻，道：「唯今之計，只好跟他們賭一局了。」

衆人都感驚愕，卓孤鴻正想開口，張小邪已對沈蓋道：「沈先生，閣下意下如何，小邪很清楚，我們就來一個公平賭局吧。」

沈蓋輕搖鐵扇，淡淡地道：「你以甚麼跟我作賭注？」

張小邪道：「只要我方輸了，我們七個人由你方差遣，若果你方輸了，同樣你們五個人任由我方差遣。」

沈蓋在沉吟。

張小邪又道：「我方決定派四逢先生跟你方賭這一局。」

劉四逢聽了那「賭」字，登時精神大振，忙不迭叫好。

卓孤鴻等人知劉四逢逢賭必輸，見張小邪作了這個決定，不禁大吃一驚。

沈蓋笑了，其餘四人也笑了，丁標更忍不住放聲大笑，道：「四逢先生逢賭必好，逢賭不精，逢賭必輸，逢輸必淸，你叫他跟我們賭？」

張小邪點頭道：「是。」

沈蓋淡淡地道：「你不後悔？」

張小邪道：「絕不後悔。」

五煞又笑了，笑得甚是愉快。

劉四逢氣道：「笑甚麼，你以爲你們必贏嗎？」

五煞仍在笑。

黃振急道：「小邪，你叫四逢先生跟他們賭一局，你不是跟大家開玩笑吧？」

張小邪微笑道：「不是。」

卓孤鴻道：「小邪必定有計策對付的，大家放心。」

張小邪對沈蓋道：「沈先生，請你們過來吧。」

五煞恐防有詐，都在猶豫。

張小邪微笑道：「你怕我們使詐引你們過來，然後在船上動手？」

五煞顧慮的就是此一點，到時被逼交起手上來，一個不小心跌下水中就不妙。

張小邪爲了令對方釋然，叫各人把武器丟進船艙深處，龍七郎道：「我們手上無兵器，若果他們動手，我們如何招架？」

張小邪道：「他們以爲賭局必勝，所以不思動手，就算他們動手，我們不敵可以跳水，再游上他們的小船逃走。」

黃振道：「但我們都不懂泳術呀？」

張小邪道：「我和師父也不懂泳術，四逢先生也不懂泳術。」

洛雲也表示不懂泳術，原來船上七個人皆不懂泳術。

張小邪道：「沈蓋五個人都不懂泳術，但被我們看穿了，我們七個人不懂泳術，他們却不知，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李敏道：「若果四逢先生賭輸了又如何？」

張小邪道：「一切由我安排，你們放心。」

衆人只好把武器擲進船艙內。

五煞見了七人手上皆無武器，亦相繼解下武器，並一齊躍過大船。

劉四逢心道：「他們手上沒有武器，拳脚打起上來，我『鐵橋塔馬』就不怕你們了。」

五煞躍過大船，張小邪對沈蓋道：「沈先生，我們擲骰子，點子鬥大，三局兩勝如何？」

沈蓋道：「好。」

劉四逢興奮之極，連忙從懷中取出一副骰子，並首先蹲了下來。

張小邪道：「我方由四逢先生負責擲骰，貴方由誰負責？」

沈蓋道：「我來。」接着對劉四逢道：「四逢先生，你先請。」

劉四逢精神大振，雙手握着骰子合攏起來，又向骰子吹氣，又不斷猛搖雙手，只把李敏等人看得心跳加速，心怕他眞的逢賭必輸。

五煞仿似穩操勝券。

劉四逢把雙手的骰子搖了一陣之後，氣勢如虹的叫聲「開」，隨即把骰子擲在地板上。

骰子在不停地轉動，李敏等人看得一顆心不斷在跳。

張小邪在微笑。

骰子終於停了，衆人一看，點是一二二，只有五點。

李敏、洛雲、黃振及龍七郎都呆了。

卓孤鴻也暗吃一驚。

張小邪仍很鎮定。

五煞却在笑。

輪到沈蓋擲骰，他抓起骰子，隨便一擲，結果是二三六，十一點。

第一局，沈蓋先勝。

五煞笑得更開心。

劉四逢氣道：「笑甚麼？你們不是必贏的。」說着把骰子抓在手中，照舊對着骰子又吹氣又猛搖，接着把骰子擲了出去。

骰子仍舊在轉動。

卓孤鴻等人大爲緊張。

張小邪仍舊神態輕鬆。

骰子停了，衆人一看，結果比上局更糟，是一一二，只有四點。

卓孤鴻等人大吃一驚，都在怪張小邪所托非人，作了這個愚蠢的決定。

五煞笑得更開心。

劉四逢也洩氣了。

輪到沈蓋，他抓起骰子，淡淡地道：「四逢先生，只要我贏了這一局，就算贏了。」

劉四逢還有甚麼話說？

沈蓋勝券在握的樣子，先把第一粒骰子擲出去，第一粒是一點，然後擲第二粒，也是一點。

兩骰加上只有兩點，沈蓋勝算仍大，當然不氣餒，再把第三粒擲出，結果竟然也是一點。

卓孤鴻等人不由額手稱慶。

劉四逢喜道：「竟然有人比我更倒霉。」

丁標叫道：「和局罷了，你開心甚麼？還有最後一局，快擲吧。」

劉四逢笑道：「不錯，擲了這最後一局再開心未遲。」當下充滿信心抓起骰子。

劉四逢不吹骰，也不搖骰了，抓起骰子便爽快地擲了出去，這最後一局結果竟是五六六，即十七點的大點數。

劉四逢開心得整個跳了起來。

李敏等人也開心極了。

五煞的臉色很難看。

劉四逢望着沈蓋，輪到他穩操勝券的樣子，道：「沈老兄，到你啦！」

沈蓋祇好抓起骰子，並可有可無的擲了出去。

沈蓋這一擲，令卓孤鴻等人呆住了，因爲劉四逢仍脫不了逢賭必輸的定數。

沈蓋這一擲，竟擲出六六六即十八點，險勝劉四逢一點。

劉四逢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其餘四煞高興莫名。

沈蓋望着劉四逢，淡淡地道：「我贏了。」

劉四逢臉色黑比鍋底。

張小邪臉上充滿笑容，對沈蓋道：「沈先生，你贏了。」

沈蓋道：「我希望你們都不是食言的人。」

張小邪道：「絕對不是。」

沈蓋道：「既然如此，我們一起開船，然後一起登岸吧！」

張小邪道：「好。」

沈蓋首先躍回小船，其餘四人亦跟着。

卓孤鴻等人木無表情。

張小邪對衆人道：「我們贏了。」

衆人一愕，劉四逢道：「臭小小子，你瘋了，我們不是輸了嗎？」

張小邪道：「沈蓋上了我的當了。」

衆人都不解，卓孤鴻了解張小邪，先吁了口氣，再等他解釋。

張小邪道：「大家想一想，若果我們不跟他們賭這一局，還要僵持到甚麼時候？」

洛雲道：「你怎知道沈蓋一定肯跟你賭這一局？」

張小邪道：「我們輸了，就任由他們差遣，有誰不想駕馭別人？更吸引沈蓋的一點，是我派遣逢賭必輸的四逢先生跟他賭，沈蓋知道必勝，所以他非賭不可。」

劉四逢道：「但我們輸了，你怎地却說我們贏了？」

張小邪道：「我們非輸不可，我爲了求輸，所以才叫天下間最倒霉的賭鬼四逢先生跟他賭，若果我們贏了，我們就不妙。」

李敏道：「爲甚麼？」

張小邪道：「若我們贏了，他們五個人就會任由我們差遣，以他們五個人的性格，會是守諾言的人嗎？那時不加害我們才怪。」

李敏道：「但現在我們輸了又如何？」

張小邪道：「輸了就任由他們差遣。」

李敏道：「但你何以却說我們贏了？」

張小邪道：「沈蓋一班人暫時不會對我們不利，現在我們不是很安全嗎？」

李敏道：「還有呢？」

張小邪道：「大家想一想，沈蓋會差遣我們幹甚麼？」

卓孤鴻道：「他們五個人此行最大目的，就是要得到李老伯，向赤龍幫換取可觀的報酬，所以他們一定差遣我們替他打探李老伯下落。」

張小邪道：「對了，現在李老伯下落不明，沈蓋一定差遣我們打探李老伯下落，他們也一定到處打探，我們向他們提供消息，其實在利用他們替我們打探李老伯下落，同時也利於我們跟赤龍幫的人接觸，對打探李老伯下落更有利，所以我說沈蓋上了我的當就是這個意思。」

衆人又不由再度佩服起張小邪來。

李敏笑道：「難怪你說輸了即是贏了。」

張小邪點頭道：「所以剛才的

賭局一定要輸，絕不能贏，此點祇有四逢先生才可以做到。」

李敏笑道：「有你這個小智囊對付沈蓋，我們就放心了。」

張小邪道：「大家要記住，在沈蓋面前，絕不能有任何聰明的舉動。」

李敏道：「為甚麼？」

張小邪道：「他們五個人之中，沈蓋和江笑天都很聰明，當你的敵人是聰明人的時候，你絕不能讓對方知道你也是聰明人，因為聰明人一定會防備聰明人的。」

卓孤鴻道：「所以剛才小邪作了個愚不可及的決定，就是叫四逢先生跟沈蓋賭一局，所以沈蓋心目中的小邪不是智囊，是窩囊，也因此沈蓋才如此容易上當。」

張小邪笑道：「要令聰明人上當，聰明的辦法絕非好辦法，因為對方可能比你更聰明，祇有蠢方法，聰明人才會最容易上當，因為聰明人是不會防備一個蠢材的。」

黃振道：「找到李老伯之後，沈蓋豈非再度對付我們？」

劉四逢接口道：「對啊，到時我們如何應付？」

張小邪道：「未找到李老伯之前，他們的確不會對我們不利，因為我們還有利用價值，但找到李老伯之後，他們那還有空對付我們。」

卓孤鴻笑着接口道：「到時他們自相殘殺還來不及呢。」

張小邪笑道：「就是這個道理，我們可以兵不血刃，就可以得到最後勝利了。」

* * *

沈蓋等人乘坐的小船首先啓碇，卓孤鴻一行七人所乘坐的大船祇好從後跟着。

兩船折回天龍鎮方向。

卓孤鴻等人本擬往雄鷹幫，但現下不知沈蓋目的何在，因此祇好隨機應變，一路跟着沈蓋的小船駛回天龍鎮。

眾人都坐在船艙內。

洛雲與劉四逢面對面而坐，洛雲目光不停地瞪着劉四逢，一直以來，劉四逢的眼光都不敢與他接觸。

其餘人等都不明所以。

劉四逢被望得渾身不自然，終忍不住，叫道：「小姑娘，你老是望着我幹甚麼的？」

洛雲依然冰冷如舊，道：「祇要找到李老伯下落，你馬上帶我去見畫中人是不是？」

劉四逢不耐地道：「你為甚麼非殺畫中人不可？」

洛雲目光恨意極深，道：「這個狠心狗肺，忘情負義，薄倖之徒，我不殺他，實難消我心頭大恨！」

劉四逢怔住了，臉上開始露出痛苦之色。

其餘人等見了劉四逢的樣子，同樣怔住了。

空氣沉默了一會，劉四逢忽然低沉地道「我不會告訴你畫中人下落的。」

洛雲杏眼圓睜，抓起長劍緊握着，怒道：「你敢出爾反爾！」

劉四逢道：「何出此言？」

洛雲道：「你答應過我，祇要找到李老伯，你就會告訴我畫中人的下落，現在反口，不是出爾反爾嗎？」

劉四逢苦笑道：「我是個最守諾言的人。」

洛雲道：「既然如此，何以反口？」

劉四逢道：「我從來沒有答應過你，當時向你開出條件的，不是我，是張小邪那個臭小小子。」

洛雲一想不錯，隨即怒目直射向張小邪。

張小邪道：「洛姑娘，妳放心，不錯，條件是我向妳開出的，我向妳保証，妳一定能見到畫中人。」

洛雲道：「莫非你知道畫中人身在何處？」

張小邪道：「知道得甚是清楚。」

卓孤鴻愕住了，他何以知道畫中人身在何處？

洛雲疑惑地望着張小邪，道：「此話當眞？」

張小邪肯定地點了點頭。

劉四逢吃驚地望着張小邪。

張小邪也望着劉四逢，道：「你怕我向洛姑娘說出畫中人下落？」

劉四逢不作聲，眾人都知他默認了。

張小邪又道：「我說出畫中人下落，你必死，是嗎？」

劉四逢嘆了口氣，又默認了。

張小邪道：「這是一場感情糾紛，必須面對的事，是不能逃避的。」

劉四逢又嘆了口氣，道：「好似任何事都逃不了你這臭小小子的一雙眼。」

張小邪點頭。

劉四逢有點無奈。

張小邪道：「你為甚麼如此怕死？」

劉四逢沉吟良久，最後才低沉地道：「我絕對不是怕死。」

張小邪道：「那是為了甚麼？」

劉四逢道：「祇要我向洛姑娘說出畫中人下落，我就必死，但現在我不能死，這十年來，我痛苦地活着，為的就是想見一個人，未見到這個人之前，我還不想死。」

卓孤鴻聽了劉四逢之言，不禁想起醉酒當晚，劉四逢說過的一番話，當時劉四逢酒後表示，十年來，最開心的就是當晚，又感慨地說，前塵往事，如霧如煙，回憶徒添傷感等語。當時，卓孤鴻酒意亦濃，根本沒有留意他話中之意，現在想起，才知當時他是有感而發。

卓孤鴻與張小邪師徒現在才知道，這個很有趣的臭老小子，背後可能有一段不為人所知的辛酸故事。

劉四逢短短幾句話，令船艙之內瀰漫着一點傷感的氣氛，每個人都想知道他背後的故事，但沒有人提問，因為這明顯是令劉四逢傷心的事，那有人敢隨便發問。

空氣又沉寂了一會，良久，劉四逢望着洛雲道：「我不想碰見的人，終於碰上了，十年來想見到的人，始終不能相見。」說時臉上神色有點痛苦。

眼前的劉四逢，實難令人相信，平日是個粗魯狂野，又彷似世上萬事都與他無關，心中祇有一個賭字的人。

洛雲冰冷着語氣，道：「你不想碰上的人就是我？」

劉四逢目光不再逃避，點頭道：「是！」

洛雲道：「你根本不認識我，又怎會知道會碰上我？」

劉四逢道：「即使不碰上你，我一樣會碰上其他要找我的人。」

洛雲道：「甚麼人？」

劉四逢道：「視畫中人如狠心狗肺，忘情負義，無情薄倖之人。」

洛雲道：「你與畫中人有何關係？」

劉四逢不答，反道：「洛姑娘，找到李老伯下落之後，我會告訴你畫中人在何處，但我有條件。」

「甚麼條件？」

「待我見了我想見的人之後，我才告訴你畫中人下落。」

「為甚麼？」

「因為我見了我想見之人後，我才死而無憾。」

洛雲在猶豫。

劉四逢道：「我也不知道何時才可以見到我想見的人，但洛姑娘卻急於要殺畫中人，也難怪洛姑娘難以委決。」

洛雲冰冷着臉孔，道：「我不能答應你，祇要找到李老伯，你非把畫中人下落告訴我不可，否則我就要張小邪人頭落地，因為是他向我開出條件的。」

張小邪道：「洛姑娘放心，事成之後，你若見不到畫中人，小邪親手把自己人頭割下給你，毋需勞煩洛姑娘動手。」

洛雲淡淡地道：「我信你。」

龍七郎終於忍不住，道：「四逢先生，何以你說出畫中人下落，你就一定會死？」

劉四逢道：「因為我是一個守諾言之人，否則，任何人不能輕易置我於死地。」

龍七郎道：「你豈非被諾言害死了？」

劉四逢道：「大丈夫，言而無信枉為人也，為守諾言而死，也是死得轟轟烈烈，又豈能說是被害死？」

龍七郎道：「你到底守的是甚麼諾言？」

劉四逢默然不答。

龍七郎又道：「十年來，你一直想見而又不能見的，到底是甚麼人？」

劉四逢目光呆滯，緩慢地道：「我妻子，我一生中最愛的人，我整整痛苦了十年，因為我整整失去了她十年。」

李敏唏噓地嘆道：「原來愛情可以令人如此痛苦！？」

龍七郎道：「四逢先生沉迷賭博，莫非因心靈受創傷，因而以賭博痲醉自己？」

劉四逢痛苦地笑道：「龍兄弟的確有點聰明。」

眾人以同情的目光望着他。

劉四逢又苦笑道：「幸而我生性樂觀，堅信終有一天可以與妻子重聚，所以這十年來，我非但不會摧殘自己，還想盡辦法令自己開心。」

龍七郎道：「賭博可以令你開心？」

劉四逢笑了，是愉快的笑，道：「簡直令我興奮。」

卓孤鴻也唏噓不已。

洛雲不為劉四逢之言所動，但見了卓孤鴻唏噓感慨的樣子，眼光不其然望着卓孤鴻，心中突有異樣的感覺，臉上表情也被心中的感覺輕輕觸動了，且似一個懷春少女，但祇片刻，她的神色又回復冰冷。

龍七郎很想知道，劉四逢所守的是甚麼諾言，竟以性命作承諾？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不多時，雙方乘坐的船重回天龍鎮太平渡頭。

沈蓋五人首先登岸，卓孤鴻一行七人亦登了岸。

雙方甫一登岸，沈蓋等人忽然都掣出兵器，並把卓孤鴻一行七人團團圍住，且殺氣騰騰，四週行人見狀，都紛紛走避。

卓孤鴻等人怔住，劉四逢怪叫道：「你們幹甚麼？想打架？」

江笑天皮笑肉不笑，道：「是！」

李敏道：「我們不是談好了條

件嗎?」

張小邪心道:「莫非棋差一着?」

丁標大笑,道:「在船上你們作主,在岸上則是我們作主了。」

沈蓋輕搖摺扇,一副的親切笑容,道:「快把李抗交給我們,否則莫怪我們不客氣。」

卓孤鴻微笑道:「沈先生,你們以為李老伯還在我們手上?」

沈蓋聞說,目光凌厲地盯着卓孤鴻。

高寒冷聲道:「廢話少說,快交人!」

卓孤鴻道:「李老伯被人劫走了。」

丁標怒道:「混帳,那天我們親眼看見你把李抗帶走的。」

卓孤鴻道:「但後來李老伯又被人劫走了。」

張小邪接口道:「所以我們到處找他,以換取可觀的酬金。」

狡猾的陸一塵道:「誰人把李抗劫走了?」

龍七郎道:「若果我們知道,還需到處找嗎?」

張小邪道:「想得到李老伯的人太多了,包括閣下五位,還有應赤龍、唐飛鷹、歐陽虎,甚至霍登,當然還包括我們。」

沈蓋又露出一臉親切笑容,道:「我不怕你們耍甚麼花樣,我要你們十天之內替我找到李抗,因為你們在賭局輸了,答應過我聽我們差遣的。」

張小邪笑道:「我們當然會守諾言,從現在起,你我雙方攜手合作,找到李老伯之後,我們五五分帳如何?」

沈蓋笑着道:「你說甚麼?」

張小邪笑道:「大家互有功勞嘛,五五分帳豈非最公平不過?」

沈蓋含笑道:「好,事成之後我們五五分帳吧。」

劉四逢叫道:「臭小小子,你以為他事後眞會跟我們五五分帳嗎?」

張小邪笑道:「沈先生當然是個言而有信之人,我絕對相信他。」

丁標等其餘四人在竊笑。

沈蓋再不打話,忽在懷中取出一個小藥瓶,把瓶塞打開,倒出三顆藥丸,道:「你們挑三個人,每人服下一顆藥丸吧。」

黃振道:「那是甚麼藥丸?」

沈蓋淡淡地道:「毒藥,服下之後,十天後毒性才發作,到了第十天,如無解藥,就會受盡痛苦而死。」

丁標接口笑道:「所以你們必定要在十天之內找到李抗,並交給我們,否則,服藥者祇好去見閻王老子。」

沈蓋道:「你們那三個人服藥?」

卓孤鴻等人面面相覷。

張小邪略一猶豫,忽然踏步上前,一手抓去沈蓋手上的三顆藥丸,並且三顆藥丸盡入口中。

卓孤鴻吃了一驚。

劉四逢忙道:「臭小小子,你連吃三顆,豈非加速毒性發作?快吐出來,我也要吃一顆。」

卓孤鴻也叫道:「要死師父和你一起死,快吐出來,師父也要吃一顆。」

洛雲望了望卓孤鴻,也道:「卓大哥不用服,我替你服。」

五煞怔住了。

張小邪把藥丸含在口中,對沈蓋道:「沈先生,是否連吞三丸,會加速毒性發作的時間?」

沈蓋略一猶豫,道:「吞一顆和吞三顆分別一樣,都是十天後才會發作。」

張小邪道:「好極,十天時間夠了。」含糊不清的說罷,再「咕嘟」一聲,便把三顆毒藥丸吞了下肚,然後再張開口向着沈蓋,以證明藥丸確已吞下。

五煞被他此舉弄呆了。

卓孤鴻等人也吃驚地望着張小邪。

張小邪笑道:「大家無需擔心,祇要我們找到李老伯,再向沈先生換取解藥吧。」

劉四逢怔怔地望着張小邪,道:「莫非你有甚麼奇謀妙計?」

張小邪聳聳肩,笑而不語。

沈蓋向各人道:「我們就住在天龍客棧,找到李抗之後,隨時找我們吧,到時我自然給你們解藥。」

沈蓋說完,轉身便走,走得頭也不回,其餘四人則從後跟着。

卓孤鴻等人目送沈蓋五人離開渡頭,然後回頭望着張小邪。

卓孤鴻眼見張小邪連服三顆毒藥丸,又擔心,又吃驚,責道:「小邪,你怎地如此糊塗,十天之內找不到李老伯,你豈非必死無疑?」

劉四逢接口道:「沈蓋要我們其中三個人服藥的,你為何一人獨吃?」

張小邪笑道:「死一個總比死三個化算嘛。」

劉四逢叫道:「臭小小子雖是精於計數,但我們會忍心你一個人死嗎?」

張小邪笑道:「你不是一直想我死嗎?」

劉四逢一怔,隨即道:「我想你死,是要你死在我手上,不是死在沈蓋手上。」

洛雲見卓孤鴻一臉憂色,忽地溫柔起來,柔聲道:「卓大哥,小

邪足智多謀,定有良方妙策應付,否則不會如此托大,你放心吧。」

卓孤鴻嘆息一聲,也無話可說,祇以輕責的眼神瞪着張小邪。

張小邪道:「我知大家都很擔心小邪,但於事無補,為今之計,盡快把李老伯找回來吧。」

李敏嘆口氣,道:「本來我極不願意爺爺替這些江湖黑幫的首領療毒的,但為了小邪性命着想,祇好照辦了。」

* * *

深夜。

到處一片死寂。

天龍客棧所有客房的燈全都熄了。

就在此時,一條人影自客棧三樓的窗戶躍下,並平穩的落在地上。

此人是手握單刀的黃振。

黃振行動有點謹慎,向左右張望了一會,便迅速離開。

黃振甫離開,客棧三樓又有兩條人影跳落街上。

此兩人是卓孤鴻與洛雲。

二人見黃振離開,相對一眼,洛雲道:「小邪懷疑得有道理,果然有古怪。」

卓孤鴻道:「快跟上去。」

二人便從後快步趕上黃振,並從後跟踪。

黃振並不知有人從後跟踪,只一路向鎮外而去,沒多久,來到鎮外近荒郊處的一座破廟,他毫不猶豫,閃身便進入破廟之內。

卓孤鴻與洛雲又對望一眼,然後藏身在廟門外,窺看廟內動靜。

二人望入廟內,微光中,只見有兩條人影在內,此兩人似是在等候黃振會合。

三人會合之後,有人拿出火摺子,把一根蠟燭點亮了。

火光一現,卓孤鴻與洛雲清楚看見,廟內在等候黃振的人,竟是易超和沈飛。

卓、洛二人在偷聽三人的對話,只聽易超道:「老傢伙在那裡?」

黃振道:「放心,他很安全,我已叫陳確和秦剛看守着他。」

易超道:「卓孤鴻有沒有懷疑我們?尤其那鬼靈精張小邪?」

黃振不屑一笑,道:「他們做夢也想不到,老傢伙是被我們擄劫的,至於那張小邪,自以為聰明過人,他只懂鑽牛角尖罷了。」

三人相對笑起來,笑得極之愉快。

笑聲過後,黃振道:「對方甚麼時候來跟我們交易?」

易超道:「相信就快會來了,老傢伙如何?」

黃振道:「陳確和秦剛很快會把這財神爺帶來了。」

易超道:「在中陽鏢局幹了這許多年,到頭來仍是兩手空空,現在不趁老傢伙值幾個錢這個機會撈他一把,還待何時?」

沈飛道:「我們等着發大財吧。」

黃振笑道:「待會虎頭幫的人來了之後,我們把老傢伙交給他們,我們就發大財,只可憐那狂妄自大的張小邪,他連服三顆毒藥,不能以老傢伙為餌去向沈蓋換取解藥,只好待毒發身亡了。」

易超與沈飛不知小邪服毒藥一事,黃振便把情形告知二人。

易超笑道:「這小子也太托大了。」

黃振道:「事後,我們發了大財,張小邪就會命喪黃泉。」

易超道:「這小子以為必定能找到老傢伙,因此連服三顆毒藥,這叫聰明反被聰明誤。」

卓孤鴻與洛雲句句聽得清楚,洛雲怒極,拔出長劍,正想衝入廟內,卓孤鴻連忙阻止,並輕聲道:「別妄動,李老伯還在他們手中,況且李姑娘和龍七郎還未到。」

洛雲道:「你難道還怕不是這三個對手?」

卓孤鴻道:「要對付他們很容易,但他們有籌碼在手。」

洛雲的衝動為之冷却,道:「不錯,李老伯正在他們手上,若打起上來,他們會以李老伯威脅我們,我們得不到李老伯,小邪就會中毒身亡,我也找不到畫中人了。」

二人只好耐心等候。

不多久,死寂中傳來馬蹄聲,二人連忙覓地藏身,再向馬蹄聲方向望去,黑夜中,只見遠處有三騎人馬馳了過來。

廟內的黃振等聽了馬蹄聲,也走出廟外。

不多久,三騎人馬馳到廟門前,並相繼下了馬,黃振向三人一拱手,道:「黃河之水天上來。」

對方三人中,都是彪悍大漢,外形也非善類,聽了黃振之言,其中一人也作個揖,道:「萬里長城寸土起。」

黃振又道:「長者能醫百毒。」

那大漢接道:「幫主求材若渴。」

雙方對正了暗語,黃振道:「在下中陽鏢局鏢頭黃振。」指着另兩同伴道:「他們是在下同伴,易超和沈飛。」

那大漢道:「在下虎頭幫商達。」

第二大漢道:「在下招少全。」

第三大漢道:「在下胡引。」

商達道:「人呢?」

黃振道:「黃金帶來了沒有?」

胡引從馬身上拿過一個布袋，出示在三人面前，道：「黃金在此，一手交人，一手交錢。」

黃振道：「好極，我們的人即將把老傢伙帶到，我們到廟內等候吧。」

雙方便進入廟內。

卓孤鴻與洛雲仍在耐心地等候。

再過不久卓、洛二人又清楚看見有三條人影自道上向破廟而來。

二人靜觀其變，稍後，三條人影接近破廟，卓、洛二人向前望去，依稀認得其中兩人正是陳確和秦剛，另一人却是被黑布蒙着雙眼。

二人見了那被蒙眼的人，看其身形及走路姿勢，已肯定是個老人。

卓孤鴻幾乎可以肯定，那被蒙眼的老人一定是李抗了，他們此舉目的是不想李抗看見衆人的盧山眞貌。

陳確和秦剛走到破廟前，藏身在廟門前草叢的卓孤鴻看得更清楚，那被蒙眼的，果然就是老人李抗。

陳確和秦剛把李抗押進破廟之內。

卓孤鴻與洛雲則靜觀其變。

這時候，又有兩條人影走了過來。

卓孤鴻很留意來者，待接近時，來者原來是李敏和龍七郎。

草叢中的卓孤鴻向二人招手。

雙方在草叢之內會合，洛雲奇道：「李姑娘怎知我們行踪？」

卓孤鴻笑道：「我暗中在道上留下記號，所以李姑娘找到來了。」

李敏道：「小邪眞的料事如神，他們果然有古怪，爲了不想引起他們懷疑，還放出烟幕說要找霍登。」

卓孤鴻道：「他們正在廟內交易，交換完成後，我們才動手。」

四個人便走出草叢，並步向廟門前，探頭內望，燭光下，只見商達向黃振交出一個布袋，卓孤鴻已知道布袋內盛有大量黃金，黃振接過布袋後，在點算數目，片刻，大概數目正確，便把布袋收下，然後命陳確和秦剛把李抗交給商達三人。

交易很順利完成了，商達三人押着仍蒙着雙眼的李抗步出廟外，黃振等人看着一袋黃金，人人都心花怒放了。

商達，招少全及胡引正待步出廟外，衝動的李敏已按耐不住，拔出長劍便衝了進去，卓孤鴻見她連片刻也忍耐不住，只好亦衝入內，龍七郎與洛雲亦不甘後人，亦同時衝入廟內。

此一變故，把黃振等人嚇了一驚，五人登時面面相覷起來。

李敏甫一衝入，向黃振等人怒瞪一眼，然後望着商達三人，冷聲道：「把人放下。」

仍蒙着雙眼的李抗本來受驚得很，但聽了李敏的聲音，稍爲定了神，道：「是小敏嗎？」

李敏道：「爺爺，不錯是我小敏，我和朋友來救你，別怕。」

李抗鬆了口氣。

商達盯着李敏，道：「姑娘這是甚麼意思？」

卓孤鴻道：「這位姑娘不是說得很清楚嗎？她是來救爺爺的。」

商達臉上肌肉一搐動，道：「我們用了這許多黃金才得到李大夫，怎能輕易交給你了？」

胡引接口道：「就算要我們交人，也要李大夫替我們幫主療毒完畢才交給你。」

招少全道：「若果李大夫醫不好我們幫主的毒，姑娘這一輩子將沒機會再見爺爺了。」

卓孤鴻道：「說到底，你們是不交人的了？」

商達臉色一沉，道：「有本事的，上來要人吧。」說完，紛紛掣出鬼頭刀。

李敏怒極，嬌喝一聲，首先握劍向三人衝殺而前，龍七郎也揮着單刀殺上，洛雲也不坐視，長劍也如毒蛇般攻了上去。

卓孤鴻並未加入，只望着黃振等人，笑道：「一邊是你們的交換夥伴，一邊是你們的大小姐，你們幫那一邊？」

黃振緊緊抱住錢袋，道：「那是他們雙方的恩怨，與我們無關。」

卓孤鴻打個哈哈，道：「虧你還說得出這種話！」

黃振不理卓孤鴻，欲想離開破廟，其餘四人亦跟着。

卓孤鴻把他們去路攔住，笑道：「你們不向大小姐交代一聲就想一走了之，然後享受人生去了？」

黃振、易超、沈飛、秦剛及陳確同時各惡向膽邊生，不約而同掣出單刀，黃振狠狠地道：「姓卓的，擋我們發財，那就休怪我們不客氣了。」說完，握刀劈向卓孤鴻，其餘四人亦相繼向卓孤鴻進行圍攻。

他們一動手之際，卓孤鴻迅速從兩邊衣袖拔出了短劍，當下以一人之力，對付黃振五個人。

那邊廂，李敏三人與商達三人正打得呼喝連連，若論武功，商達一邊勝過李敏等人，但商達三人一邊要照顧李抗，莫教他乘亂逃去，一邊要應付頑強的三人，因而形成了制肘，所以才與李敏三人打個旗鼓相當。

卓孤鴻獨力對付黃振五人，一時間也綽綽有餘。

四週本來死寂一片，但却响起連串廝殺之聲。

破廟之內只有一蠟燭，光線有限，但十多人混戰之下，那根蠟燭也被打鬥時激起的風弄熄了。

廟內頓時一片漆黑，混戰中已是敵我不分。

卓孤鴻恐防誤傷友人，想衝出廟外，但這時候，打鬥中衆人忽然感到有陣陣烟霧升起。此情形之下，衆人都感事態不妙，因爲漆黑之下對敵，根本無需以烟霧掩護，所以激鬥中衆人都感到這必定是迷烟了，當下不約而同地屏住了呼吸，並想衝出廟外，以免着了道兒。

但衆人甫一感到不妙，已是太遲了，因爲每人都吸入了烟霧。

果然，祇有一刻，廟內連同李抗在內，一共十三人，全都滿身乏力，迷迷糊糊的倒了下去，且沒有一個人能逃出廟外。

* * *

夜更深。

張小邪與劉四逢一路朝鎮外而行。

劉四逢步伐甚大，張小邪却是步伐緩慢，雙方已有一段距離。

劉四逢終忍不住，回轉頭，並走向張小邪，叫道：「臭小小子，怎地走路慢似蝸牛？」

張小邪笑道：「我喜歡又怎地？」

劉四逢氣道：「好，你慢慢走吧。」說完又大踏步向前走。

張小邪從後笑道：「臭老小子，這麼心急幹嗎？」

劉四逢不理，大步繼續向前，走了一會，沒好氣地停下步來，並等候緩慢的張小邪。

張小邪笑道：「你非等我不可，因爲你根本不知師父去了那裡。」

劉四逢氣道：「到底你的臭小小子師父去了那裡，你告訴我，讓我先去。」

張小邪道：「我也不知道，要看記號才知道師父行踪。」

張小邪道：「甚麼記號？記號在那裡？」

張小邪道：「我不會告訴你，所以你祇好跟着我。」

劉四逢更氣，道：「爲甚麼我們不可以六個人一起跟踪黃振那臭小子，却要分三批人起程，還要我和你一批？」

張小邪道：「我不是說過嗎，六個人一起跟踪一個人，容易打草驚蛇。」

劉四逢道：「臭小小子的辦法確是一舉兩得。」

張小邪道：「你竟然知道了？」

劉四逢叫道：「你可以看穿人家的心事，難道劉大爺看不穿你的心事？」

張小邪道：「甚麼心事？」

劉四逢道：「你這臭小小子，想撮合你師父和洛雲，所以故意安排卓孤鴻那臭小子和洛雲先上路，讓他們黑夜中單獨相對，製造機會給他們，你以爲我不知道。」

張小邪笑道：「臭老小子忽然並不笨了。」

劉四逢道：「眞不明白，那姓洛的妞兒比一塊冰還要冷，整天沒有一丁點兒笑容，你這臭小小子却看上了她做未來師母，你到底是甚麼混帳眼光？」

張小邪啐道：「臭老小子又笨起來了。」

劉四逢瞪大雙眼望着他，道：「我如何又笨起來了，莫非我說錯甚麼？」

「你難道看不出，洛雲其實是在故意裝作冰冷嗎？其實她的心比一盆火還要熾熱，早就看上我師父了。」

「她爲甚麼故作冰冷？」

「她是一個貌美如花的姑娘，却獨闖江湖，須知江湖兇險，所以她故作冰冷，擺出一副本姑娘並不好惹的姿態，以保護自己，祇有你才看不出來。」

「臭小小子如此容易看穿女兒家心事，將來豈非情場無敵手？」

張小邪笑道：「跟閣下相比，那當然優勝多了。」

劉四逢氣叫道：「你是否比我優勝，那是將來的事，但起碼劉大爺的妻子貌美如花……」正想說下去，但提起妻子，表情却迅速間痛苦起來，前後簡直判若兩人。

張小邪本想取笑他一番，但見了他的樣子，端的於心不忍，把想說的話止住了。

兩人本來還是鬧烘烘的，但一下子之間，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二人祇有默然前行。

過了一會，張小邪終忍不住，道：「你與師父暢飲當晚，事後師父說，當晚你詩意大作，且出口成詩，一首甚麼『醉眼看世態，莫笑我痴狂，鴻圖霸業中，不及醉一場？』，個中之豪氣，簡直令我師父擊節讚賞，你當晚之表現，絕非一個粗魯漢子可以比擬，莫非你平日故作粗魯？」

劉四逢木無表情。

張小邪見了他的樣子，心道：「又觸動他的傷心事了。」

二人默然不語，繼續前行，並加快了脚步，一路上，沿着卓孤鴻在道上留下的記號跟上去，沒多久，二人抵達破廟，而記號也表明破廟就是目的地。

但二人都感到奇怪，何以廟內

廟外四週都毫無動靜?

劉四逢道：「這裡就是目的地?」

張小邪道：「師父留下的記號顯示，這裡確是目的地。」

劉四逢道：「但這裡四下靜悄悄的，人影全無，莫非卓孤鴻在愚弄我們?」

張小邪道：「他祇會愚弄你，不會愚弄我們。」

劉四逢道：「他愚弄我就是不對。」

張小邪低頭望着地上，取出火摺子，拾起一撮枯草點着，以火光照着地上，道：「你看。」說時手指往地上一指。

劉四逢朝他手指望向地上，祇見泥土上留下很多脚印和馬蹄印，都是剛踏出來的，「果然有人來過。」

劉四逢也抓起一把枯草點着，道：「進廟看看。」

二人拿着火把走進漆黑的廟內，甫一踏入，不由吃了一驚，祇見廟內橫七豎八的躺着十多個人。

張小邪見躺在地上的，除了商達、招少全及胡引三人不認識，其餘盡皆認識，更大吃一驚，忙走到師父卓孤鴻身旁，急道：「師父，師父……」急得幾乎要哭了。

劉四逢蹲下身，視察一下倒地衆人，然後吁了口氣，道：「小邪，別傷心，這裡所有人全都中了迷烟昏迷過去吧了。」他見張小邪對師父如此情急，不由感動起來，連對張小邪的稱呼也改變了。

張小邪已眼泛淚光，聞言大喜，道：「眞的?」

劉四逢站起身，道：「放心，他們包括你師父全都沒事。」

張小邪抹去眼中淚水，道：「他們甚麼時候才會醒過來?」

劉四逢道：「我不知道他們昏迷了多久，但若是一般江湖上慣用的迷烟，吸入的人昏迷不會太久，照情形看，他們昏迷不久，但很快會醒過來的。」

張小邪吁了口氣，瞥眼看見神案上不少殘餘蠟燭，便全部點着了。

破廟之內頓時大放光明。

張小邪環視一下四週，祇見到處有打鬥痕跡，說道：「到底剛才發生甚麼事?」

劉四逢道：「待他們醒了一問不就一淸二楚啦!」

張小邪看着陌生的商達三人，道：「這三個莫非就是要跟黃振交易的人?」

劉四逢道：「若果你事前猜測的屬實，這必定無疑了。」

兩人在耐心等候衆人甦醒。

沒多久，卓孤鴻與龍七郎首先醒過來，幾乎在同一時間，其餘人亦陸續醒了。

張小邪忙問卓孤鴻道：「師父，甚麼情況?」

卓孤鴻來不及回答，因恐防商達和黃振等人又衝殺而來。

場中分成三方人馬，包括卓孤鴻等人一方，黃振五個人一方，另外商達三個人一方。

三方人馬甫一醒轉，眼光都在四週搜索，李敏首先吃驚地叫道：「爺爺呢?爺爺不見了。」說得甚是情急。

同一時間，胡引也叫道：「李大夫不見了。」

接着黃振也驚叫道：「那袋黃金不見了。」

不錯，衆人昏迷過後，李抗不見了，連黃振到手的一袋黃金亦不翼而飛。

事情很明顯，施放迷烟的人，目的是人也要，黃金也要。

施放迷烟者得其所哉，黑夜中果然容易下手。

張小邪見了以上情形，及衆人醒後的反應，幾乎已猜到事情的始末了。

李敏忽以疑惑的眼光瞪住劉四逢。

商達眼光兇狠，也惡瞪住劉四逢。

黃振等人也恨恨的瞪住劉四逢。

劉四逢頓感愕然，他不理商達及黃振等人的眼光，他望着李敏，道：「李姑娘爲何如此望着我?」

龍七郎氣道：「你以爲你的尊容可以吸引大小姐望着你嗎?」

劉四逢不解。

張小邪笑道：「李姑娘懷疑施放迷烟的人是你，其餘各位仁兄也一樣。」

劉四逢氣得暴跳如雷，叫道：「混帳混帳，劉大爺會做這些下三濫的勾當嗎?」

李敏仍以懷疑的眼光望着劉四逢。

劉四逢氣極，還想發作，卓孤鴻道：「我保証劉四逢先生絕不會這樣做。」

黃振怒道：「卓孤鴻，你跟這賭鬼一道的，你當然維護他。」

卓孤鴻笑道：「閣下損失不菲，的確値得同情，但你這卑鄙小人，好似沒有資格說話。」

黃振登時面紅耳赤，瞥眼一看，見李敏滿面怒容望着自己，心中爲之一怯，連忙把頭垂下。

張小邪一直在留意各人。

李敏狠狠瞪住黃振等人，道：「黃振、易超、陳確、秦剛、沈飛，你們還有甚麼話說?」

黃振抬起頭，但目光不敢望李敏，怯怯地道：「我們並沒有傷害你爺爺之意，祇想借他發一點財罷了。」

洛雲冷笑道：「你們根本很淸楚，虎頭幫幫主歐陽虎中毒日比一日深，李老伯未必能把他的毒治好，到時李老伯祇有死路一條，況且剛才虎頭幫的人已說得很淸楚，李老伯若不能治好歐陽虎的毒，他們就會殺了李老伯，你們爲了利益，竟把一個無辜老人送入虎穴，還堂而皇之的說沒有傷害李老伯之意，你到底羞也不羞?」

黃振等人被數落得低頭無語。

李敏氣憤難平，怒道：「我中陽鏢局向來待你們不薄，你們竟然做出此等卑鄙行徑?」

黃振五人如鬥敗了的公雞。

商達終於開口，對黃振極不客氣地道：「姓黃的，我幫已把你要求的黃金數目交給你們五個人，現在黃金不見了，李大夫也不見了，我給你們兩個選擇，第一，三天之內把李大夫親自帶到本幫；第二，三天之內把雙倍數量的黃金交還本幫，否則，無論去到天涯海角，虎頭幫絕不會放過你們五個人。」說完，領着招少全及胡引步出破廟。

沒有人阻止他們。

黃振五人面面相覷，都在心中叫苦。

卓孤鴻道：「人爲財死，眞的一點不假。」

李敏望着劉四逢，道：「四逢先生，你到底把我爺爺藏在那裏?」

劉四逢氣極，叫道：「劉大爺爲人最是老實，你還在懷疑我?」

李敏冷笑一聲，道：「大丈夫敢作敢認。」

龍七郎接口道：「我們全都昏迷了，跟着你就出現，不懷疑你，懷疑誰?」

劉四逢氣得頂上冒煙，怒叫道：「既是如此，我鐵橋塔馬就無需跟你們客氣了。」

李敏抽出長劍，嬌喝道：「奉陪到底!」

卓孤鴻連忙阻止道：「大家本來是一道的，爲何自相殘殺?」

劉四逢怒得臉容也扭曲了，叫道：「她把我這老實人寃枉得太甚了。」

卓孤鴻道：「李姑娘，我知道你救爺爺心切，但無證無據，豈能胡亂指誣他人?」

洛雲不屑地望了李敏一眼，道：「如此衝動，非但辦不了事，反會誤事。」

李敏稍爲冷靜了，祇好歸劍還鞘。

劉四逢道：「李姑娘，你爲了親情才如此，我不會怪你的，總之劉大爺赴湯蹈火也要替你找回爺爺。」

張小邪一直在沉吟不語，並很留心現場環境，此時開口道：「師父，你們昏迷之前的情形如何?你詳細說一遍吧。」

卓孤鴻便把過程詳細說了，說如何暗中跟着黃振來到破廟，如何偷聽黃振等人對話內容，商達三人其後到場，接着陳確與秦剛押着被蒙着雙眼的李抗來到破廟等等。

張小邪聽後，又在沉吟。

黃振聽了卓孤鴻之言，知道張小邪原來一早已懷疑自己，爲之暗吃一驚，忍不住道：「我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原來你對我們起了疑心，的確令我佩服，但你憑甚麼懷疑李老伯是被我們擄劫去的?」

張小邪笑道：「因爲你們不夠狠，所以我懷疑李老伯是被你們劫走的，閣下就是主謀。」

黃振道：「我們不夠狠?願聞其詳。」

張小邪道：「當然，你們趁我們在房中喝得酩酊大醉，於是從窗外潛入房中把李老伯擄走，對嗎?」

黃振直認道：「不錯。」

張小邪道：「你們成功擄走李老伯之後，若果把我們殺了，根本沒有人知道是你們所爲。」

黃振道：「我們目的祇是發財，根本無需殺人，何況我們跟你們無怨無仇。」

張小邪道：「所以我說你們不夠狠。」

黃振道：「難道這就惹起你的疑心?」

張小邪道：「對，因爲擄劫李老伯的人，包括沈蓋一方，虎頭幫、赤龍幫，這三方人馬嫌疑最大，若果李老伯是這三方人馬其中一方擄走的，必定會殺了我們，因爲我們曾經多管閒事，但祇有你們的所爲，才不會對我們不利，因爲正如閣下所說，我們與你們無怨無仇。」

劉四逢接下去，道：「所以小邪這臭小小子聲言要到雄鷹幫去，但不需太多人，還教李姑娘把你們遣回中陽鏢局聽候鏢局差遣，此擧目的有二，第一，眞眞正正到雄鷹幫去打探李老伯下落。其二，讓機會給你們與我們分開，再留心你的擧動，然後進行跟踪，果然把狐狸尾巴引出來了。」

黃振等人祇覺羞慚之極。

卓孤鴻笑道：「現在你們知道張小邪並非祇懂鑽牛角尖了?」

張小邪對李敏道：「李姑娘，他們都是你鏢局的下屬，該如何處置他們?」

劉四逢叫道：「把他們全都殺了。」

李敏把黃振等人恨到無以復加。

張小邪道：「三天之內，他們

找不到李老伯，又籌不夠雙倍的黃金還給虎頭幫，他們必死無疑，又何需李姑娘動手殺他們？」

李敏怒道：「殺這種卑鄙小人，簡直弄汙了我雙手！」

劉四逢道：「說得對。」

張小邪望着黃振等人，笑道：「老兄，現在你們和我是同病相憐了。」

劉四逢不解，道：「你如何和他們同病相憐？」

洛雲一臉憂色，道：「他們五個找不到李老伯，以抵消虎頭幫付出的黃金，虎頭幫必殺他們；我們若找不到李老伯，不能向沈蓋換取解藥，小邪祇有中毒而死，所以他說同病相憐。」

黃振急道：「小邪，既然如此，我們何不攜手合作，一起找李老伯？」

李敏怒道：「虧你還說得出這些話！」

卓孤鴻道：「他們已死到臨頭了。」

張小邪對黃振道：「我們根本不可能合作。」

黃振心急地道：「爲甚麼？」

張小邪道：「第一，你們祇有三天時間，我還有五天時間，即使找不到李老伯，我起碼比你們活多兩天。第二，我們的交易對像根本不同，即是說，就算我們合作找到李老伯，我們之間根本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還合作甚麼的？」

劉四逢道：「這叫道不同，不相爲謀。」

黃振等人已急得滿頭大汗，黃振道：「難道你們忍心看着我們五個死掉？」

李敏橫眉怒目，嬌喝道：「你們根本死不足惜！」

張小邪道：「李姑娘，他們財迷心竅，才做錯事，但罪不致死，這樣吧，你帶他們回中陽鏢局，看李總鏢頭如何處理此事吧。」

黃振有一線生機，忙道：「不錯，總鏢頭在江湖上甚有人緣，面子也夠，祇有總鏢頭才能救我們。」

其餘四人相繼向李敏求情。

李敏怒目望着黃振等人，道：「你們出賣了我爺爺，若果今晚你們得逞了，爺爺就後果不堪設想，現在事敗了却來求我，你們幹此等勾當之前，有否替我爺爺性命設想過？」

五人無言以對。

張小邪道：「李姑娘，念在一場賓主之情，你就給他們一個機會吧。」

李敏決絕地道：「不可以，就讓虎頭幫把他們全都殺了吧。」

黃振正想苦苦哀求，易超忽道：「黃振，別說啦，大丈夫，頂天立地，既然錯在自己身上，就要自己一力承擔。」

其餘沈飛、秦剛與陳確也齊聲道：「易超兄說得對，大不了一死。」

黃振再不哀求，也堅決地道：「好，十八年後又一條好漢了。」

易超道：「我們走。」說完率先走了出去，其餘人等亦跟着。

五人一路走出廟門，却一路斜眼望着李敏。

李敏見他們已步出大門，忽然叫道：「回來。」

五人停步，並果然返回廟內，但五人都裝出一副自然神色，又好似滿不在乎。

李敏掃了他們一眼，道：「你們知道我口硬心軟，所以故意來這一套以退爲進？」說時已軟化了。

易超道：「祇有大小姐向總鏢頭求情，再與虎頭幫商量，我們才有一線生機。」

劉四逢道：「莫非女人眞的容易心軟？」

洛雲斜眼望着他，瞪了他一眼。

李敏道：「我帶你們回中陽鏢局向爹替你們求情，豈非少了人手打探爺爺下落？」

張小邪道：「祇有三天時間，實在急不容緩，打探李老伯下落，就交由我們去辦吧。」

李敏擔心地道：「但你也祇有五天限期。」

張小邪道：「所以我要在這五天之內找回李老伯。」

李敏又怒瞪黃振等人一眼，道：「先回客棧去，讓我想清楚才決定是否向爹求情吧。」

當下，衆人便離開破廟。

走出廟外，張小邪很留心廟外四週環境。

* * *

天已開始亮。

卓孤鴻、李敏等一行返回客棧，衆人雖然一夜無眠，但都毫無睡意，因爲各人都懷着心事，如何睡得着？

衆人既記掛李老抗安危，又擔憂能否在五天之內找到李抗，再向沈蓋換取解藥替張小邪解毒。

除了黃振五人外，其餘卓孤鴻、劉四逢、張小邪、李敏、龍七郎、洛雲一共六個人聚在同一房間，都在商量如何營救李抗。洛雲道：「若果能找到李老伯，再把他交給沈蓋換解藥，那時李老伯落在沈蓋手上，豈非一樣很危險？」

李敏道：「這些要待日後才作打算，先找回爺爺換了解藥，替小邪解毒再說。」

卓孤鴻道：「爲今之計，也祇有如此了。」

李敏道：「小邪，你眞的把多方人馬爭奪爺爺的內情對霍登說了？」

張小邪道：「都說了，相信霍登早已派手下到處打探李老伯下落了。」

李敏道：「當日你這樣說，不是向黃振放烟幕，免惹他懷疑嗎，爲何眞的對霍登說了？」

張小邪道：「我事前對黃振懷疑吧了，擄走李老伯的，未必眞是他們，對霍登說了，對找李老伯有很大幫助。」

李敏道：「然則，在破廟放迷烟的，會不會是霍登所爲？」

張小邪道：「極有可能。」

卓孤鴻道：「這件事最大贏家看來是霍登了。」

李敏道：「不錯，他取去了那批黃金，然後再把爺爺交給另一幫，再換取另一批黃金，他的確是今次事件的大贏家。」

劉四逢不憤地道：「霍登果然是累張小邪連性命也輸掉的大贏家了。」

張小邪笑道：「還未揭盅，別這麼快下定論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洛雲道：「小邪是不會輸的。」

李敏望着洛雲，道：「洛姐姐莫非知道小邪有甚麼奇謀妙計？」

洛雲搖頭道：「不知道，我祇知道小邪不會輸。」

李敏吁了口氣，笑道：「洛姐姐你是聰明人，既然如此說，我也放心了。」

洛雲問張小邪，道：「假設李老伯眞被霍登抓去了，他會交給那一方換酬金？」

張小邪道：「一定交給赤龍幫。」

洛雲道：「爲甚麼？」

張小邪道：「虎頭幫已付出了一筆黃金，未必能付得起第二筆，至於雄鷹幫，他們祇是不想李老伯替兩個敵人療毒吧了，並非性命攸關，所以不會付出好價錢，而赤龍幫該比虎頭幫財力雄厚，在幫主命危的情況下，霍登可以獅子開大口。」

李敏道：「你怎知赤龍幫財力雄厚？」

張小邪道：「因爲他們不惜招攬沈蓋五個人搶奪李老伯，以他們在江湖上的名氣，赤龍幫一定所費不菲，所以我猜測赤龍幫比虎頭幫財力雄厚。」

卓孤鴻道：「霍登求財，他當然要找個有財力的人做買賣了。」

劉四逢道：「別說這些閒話了，我們還是商量一下如何打聽李老伯下落，再商量營救之道吧！」

卓孤鴻道：「對。」

張小邪對李敏道：「李姑娘，天也快亮了，爲了爭取時間，一俟天亮，你馬上帶你的下屬回中陽鏢局吧！」

李敏一臉憂色，道：「還未找到爺爺，我怎放心離開天龍鎮？」

卓孤鴻道：「這裡有我們，你大可放心。」

李敏氣憤地道：「這五個卑鄙小人，我眞不想向爹替他們求情。」

卓孤鴻道：「你難道忍心看着五條寶貴性命就此命喪？況且說到底，他們罪不致死。」

劉四逢道：「他們罔顧李老伯安危，本不該相救。」

李敏道：「四逢先生也如是說，還救他們作甚？」

張小邪道：「人誰無錯，何不給他們一個機會？祇要李姑娘救了他們，相信他們會感激不盡，日後對中陽鏢局更是忠心耿耿的。」

李敏稍爲下了氣，道：「好，就給他們一個機會。」

卓孤鴻道：「馬上回房收拾一切，天一亮就起程了。」

李敏很不甘心地回房去了。

龍七郎留下，助尋李抗下落。

洛雲望着張小邪，道：「還有五天時間，你眞有信心找回李老伯？」

張小邪搖頭道：「沒有。」

洛雲爲之洩氣。

龍七郎道：「洛姑娘，你到底關心李老伯安危，還是擔心找不到畫中人？」

洛雲狠狠瞪了龍七郎一眼。

龍七郎自知失言，忙道：「對不起，說說而已。」

提起畫中人，劉四逢神色又變得木然起來。

龍七郎見了他的樣子，眉頭緊皺，道：「四逢先生，到底你與畫中人是甚麼關係？」

劉四逢臉容哀傷地嘆息。

卓孤鴻也嘆息一聲，道：「此事看來內情複雜，既然四逢先生不便相告，又何必追問。」

龍七郎又自知失言，又道：「對不起，我說說而已。」

洛雲怔怔的看着劉四逢。

張小邪知道劉四逢將吐出心裏話了，耐心等他開口。

劉四逢表情呆滯，雙目無神，仿似望着遙遠的地方，與往日的他簡直判若兩人。

龍七郎頓時覺得，劉四逢以雙重性格做人，實在痛苦之極。

善惡皆報　各有因由

劉四逢長長嘆息一聲，果然開口說話，道：「時間過得眞快，十年了，不覺又十年了。」

說到這裏又停下來，其餘人等都在等他說下去。

過了一會，劉四逢續道：「我原是洪水鎮居民，因自小喜歡習武，鎮上人給我起了個渾號叫武潘安，十年前，我娶得如花美眷，婚後與妻子不知多恩愛，人人都稱讚我們郎才女貌，金童玉女，天造地設，不知羨煞多少人，那時，我夫妻兩人過着祇羨鴛鴦不羨仙的生活。

「婚後不久，我在鎮上第一首富周令泰周員外的家當護院敎頭一職，入息也算豐厚，當時，周員外有一女兒名叫周艷，由於她是千金小姐的關係，性格十分驕蠻，她是獨生女，周員外十分疼她，無論她想要甚麼，周員外必定滿足她，此學形成她性格更加霸道，她想得到的，就非得到不可。

「很不幸，周艷看上了我，非跟我成親不可，她要求我休妻，再跟她成親。

「我當然不從，但周艷老羞成怒，威脅我，若我不休妻跟她成親，周員外就命人把我妻子和岳丈岳母一家殺了。

「周員外是個連官府也忌他三分之人，我如何能跟他對抗？爲了妻子和岳母家一家性命着想，我被逼寫下休書，周令泰還威脅我，別把休妻之內情對外人提及，免影响他聲譽，否則一樣對我妻子和其娘家一家不利。

「我含淚休了妻子，無人知道個中原因，我落得千夫所指，世人都指責我貪圖富貴而入贅周家，我心中的苦處又有誰能知道？

「我被逼跟周艷成了親，雖然周艷對我情深一片，更對我體貼入微，但我的心從來不當她是我妻子，我的心祇惦掛我那個眞正的妻子，我眞的不能失去她，我甚至視她比我自己生命還重要，但奈何周令泰以十多條人命威脅我，我祇好每天如行屍走肉般在周家生活，祇可笑世人都以爲我在周家享受榮華富貴，早對糟糠忘得一乾二淨，祇聞新人笑，不聞舊人愁了。

「半年後，我從旁人口中知道，妻子和岳丈一家已遷離洪水鎮，離開此肝腸寸斷的傷心地。

「既然妻子已離開洪水鎮，周令泰已不知他們身處何方，便沒有了性命危險，於是我決定離開周家，無論去到天涯海角也要與妻子重聚，再過幸福生活。

「當日，我寫了休書，把周艷休了，周令泰知道後，爲之大怒，我心意已決，周氏父女反目無情，竟下令家中十多名護院向我痛下殺手。

「這班護院都是我徒弟，有一些根本不忍心殺我，有一些想殺我領功，但不是我對手。

「周令泰見殺我不成，揚言祇要我踏出周家，就找武林好手追殺我，當時我許下諾言，祇要我離開周家，此後若碰上你周家要殺我的人，我就引頸以待，絕不反抗。

「我離開周家之後，到處訪尋妻子下落，整整歷時三年，足跡遍踏南北，但仍無半點妻子音訊，每天都以淚洗臉，七年前，我來到天龍鎮，一天，偶然進入賭場，那時開始，我才知道，祇有在賭桌上進行賭博，才可以暫時忘却對妻子那份痛苦而又刻骨銘心的思念，於是我不停賭博，以求痲醉自己，此後變成無賭不歡的賭鬼，更被人冠以四逢先生的外號，從此索性改名劉四逢。

「我並非姓劉，我非但改名換姓，更把廬山眞貌也改變了，爲的就是怕碰上周家的人殺我，因爲我答應過周令泰，祇要碰上周家要殺我的人，我就引頸以待，絕不反悔。

「我不是怕死，祇是還未與妻子重聚之前，我死不甘心，就是我妻子多麼痛恨我，我也要向她解釋清楚當年休妻實在是逼不得已，那時我才死而無憾。」

劉四逢說完了，一路說時，語氣都是那麼的平靜，毫不激動，說到一半時，眼淚已流下了，待說完後，已是淚水披面。

房中鴉雀無聲。

卓孤鴻、張小邪與龍七郎聽後，也唏噓不已。

平日心高氣傲的洛雲聽了，竟也潸然淚下，仿似對劉四逢大表同情。

空氣沉寂了良久，龍七郎首先開口道：「你以生命作諾言，原來是這個原因。」

劉四逢黯然點頭。

龍七郎又道：「但這一切，又與畫中人扯上甚麼關係？你剛才好似沒有提及畫中人。」

劉四逢不語。

張小邪道：「絕對有關係。」

龍七郎皺眉道：「但我不明白。」

卓孤鴻道：「你無需明白。」

龍七郎祇好住口。

卓孤鴻望着已萎頓的劉四逢道：「幸而你天性樂觀，又懂得如何苦中作樂，換作別人，早就把自己摧殘得不似人形了。」

洛雲忽然情深地望着卓孤鴻，道：「換作是你，會否十年來仍是如此痴情？」

卓孤鴻想笑，但笑不出來，祇搖頭道：「不知道。」

張小邪道：「事不經過，又豈知個中感受和滋味？」

洛雲忽然有了一絲笑容，斜望卓孤鴻一眼，道：「相信你會的。」

卓孤鴻仍笑不出來。

洛雲忽然怔怔地望住劉四逢。

張小邪對劉四逢道：「臭老小子，先睡一覺，然後和你到霍登的賭場去，痛痛快快的賭他一整天，贏他二千兩銀子回來。」

劉四逢抹去淚痕，又回復他往日的樣子，叫道：「臭小小子，這個時候還有心情賭錢？」

張小邪一怔，道：「爲甚麼沒有心情賭錢，莫非你要戒賭？」

劉四逢道：「幹嗎要戒賭？我說過，活到最後一口氣也要賭。」

張小邪道：「那爲甚麼沒有心情賭錢？」

劉四逢道：「我們該爭取時間找李老伯下落，莫忘記你只有五天時間，再找不到李老伯，你就命不久矣。」

「找到李老伯之後，你一樣命不久矣。」

「何出此言？」

「到時你要向洛姑娘交代畫中人下落，你一說了，你就非死不可，不是命不久矣嗎？」

劉四逢一想不錯，但隨即道：「先救你這臭小小性命要緊。」

劉四逢轉變奇大也奇快，只把龍七郎看得呆住了。

龍七郎奇怪世上會有劉四逢這種人。

卓孤鴻很佩服劉四逢這種人。

洛雲敬佩劉四逢這種人。

張小邪不理會劉四逢這種人。

張小邪鄭重地對劉四逢道：「你眞的不去賭場了？」

劉四逢道：「現在不去。」

張小邪道：「既然如此，大家休息一個時辰，然後出發吧。」

與劉四逢奇道：「出發去那裡？」

張小邪道：「去三重鎮。」

劉四逢道：「去三重鎮幹嗎？」

張小邪道：「因爲那裡是雄鷹幫的勢力範圍。」

「這又如何？」

「擄走李老伯的人大有可能在那裡出現，我們守株待兔去。」

「你爲甚麼如此認爲？」

「對方極有可能跟雄鷹幫交易。」

「對方是誰？」

卓孤鴻插口道：「擄走李老伯的人，極有可能是商達、少全和胡引三個。」

劉四逢望着卓孤鴻，道：「你意思是說，放迷烟的是他們？」

卓孤鴻點頭。

龍七郎道：「我明白了，商達三人事前安排了同黨，當在廟內打鬥進行時，他們的同黨就向廟內施放迷烟，然後掠走黃金，擄走李老伯，再帶李老伯和雄鷹幫交換，實行再賺一筆。」

劉四逢道：「商達三人不是奉命跟黃振交易的嗎？若然如此，歐陽虎豈非不能醫治而中毒身亡了？」

卓孤鴻道：「爲了利益，他們還理會幫主是死是活？」

劉四逢道：「這也是道理，但他們爲甚麼不跟財力雄厚的赤龍幫交易，而要把李老伯賣給雄鷹幫？」

卓孤鴻道：「赤龍幫跟虎頭幫聯手攻打雄鷹幫，兩幫到底是盟友關係，若然商達把李老伯帶到赤龍幫換酬金，很客易事機不保。」

龍七郎道：「不錯，只有跟死對頭交易，雄鷹幫不想應赤龍和歐陽虎得到醫治，雄鷹幫一定替商達守秘的。」

卓孤鴻接口道：「商達三人已得了一批黃金，又想賺雄鷹幫那一筆，眞是太貪心了。」

張小邪道：「無論那一方擄去李老伯，都極有可能跟雄鷹幫交易，所以我們有必要到三重鎮走一趟。」

洛雲道：「但三重鎮這麼大，那裡去找對方？」

張小邪道：「此去三重鎮，必須乘船往上游而行，就算由早上出發，也要黃昏才到埗，對方到埗後，必定會在鎮上住宿，因老人家不便趕路，所以我們一定能在鎮上客棧等到對方的。」

洛雲道：「鎮上客棧很多，我們到那一家去等？」

張小邪道：「最上等那一家必定能等到對方。」

洛雲道：「你肯定？」

「肯定。」

「爲甚麼？」

「因對方已擁有一批黃金，此時不享受，更待何時？況且李老伯這個財神在他們手上，他們當然要讓這財神也享受一下了。」

劉四逢道：「你這臭小小子的頭腦好似比任何人都靈活。」

張小邪道：「我們各自回房休息吧，一個時辰後太陽也出來了，到時我們才會合，龍大哥先到太平渡頭預備船隻，然後一起出發。」

＊　＊　＊

天色大放光明，太陽亦已從山頭爬起來了。

經過短暫休息後，卓孤鴻、張小邪、劉四逢及龍七郎都精神奕奕。

各人收拾了簡便行裝預備出發，龍七郎首先離開客棧房間，先到渡頭僱用船隻去了。

卓、劉、張三人在房中等候洛雲，一俟會合，便可馬上起程。

三人在房中等了良久，仍不見洛雲露面，劉四逢已按耐不住，叫道：「這妞兒眞貪睡，日上三竿仍不起床，平白要我們久候。」

卓孤鴻笑道：「女兒家嘛，再等多一會兒吧。」

劉四逢道：「若果她睡得死猪似的，豈非要我們等到日落西山？我們要叫她起床。」說完走出房間，卓孤鴻與張小邪也覺得他言之有理，只好跟了出去。

三人來到洛雲房門前，劉四逢伸手敲門，良久房內仍無反應，嘀咕道：「臭妞兒莫非眞的睡得像死猪一樣？」說完加重了力量再拍門，仍無反應。

劉四逢正想再加重力量，張小邪向門上瞥眼一看，爲之洩氣，道：「別再拍了，你看。」說着指向門上。

卓、劉二人朝他手指望去，只見房門已在外加上了鎖，即表示房內根本無人。

劉四逢叫道：「臭妞兒溜掉？」

卓孤鴻道：「有古怪。」

張小邪也道：「的確有古怪。」

劉四逢橫了二人一眼，道：「她這樣一走了之，那還用說，當然有古怪了？」

張小邪道：「到掌櫃處查問一下。」

三人連忙走到掌櫃處，一問之下，掌櫃的表示，洛雲已於一個時辰前給了房租錢離開了。劉四逢叫道：「她果然有古怪，我們快追上去。」說完正想奔出客棧大門。

卓孤鴻道：「往那裡追？」

劉四逢道：「不知道。」

卓孤鴻道：「很明顯，她是刻意離開的，莫說走了一個時辰，即使剛剛才走，我們也是欲追無從。」

劉四逢洩氣了，氣憤地道：「這妞兒平日說話不多，原來深藏不露，眞始料不及。」

卓孤鴻搖頭嘆息。

劉四逢望望二人，以嘲笑的語氣道：「卿本佳人，奈何作賊，虧你們却看上了她，你們眞是眼光差極了。」

卓孤鴻一臉無奈之色。

張小邪對劉四逢道：「你似乎很不滿意洛雲的所爲？」

劉四逢氣道：「這臭妞兒，若教我碰上，非好好教訓一下她不可。」

卓孤鴻又嘆息一聲，道：「這也難怪她的，金錢的誘惑實在太大了，打生打死，還不爲了金錢？讓一個無辜老者受盡折磨，還不是爲了金錢？只有我們這幾個大笨蛋才不爲金錢所動搖罷了。」

劉四逢仍氣憤難平。

張小邪望着他，笑道：「放心，你定能見到洛雲的。」

劉四逢道：「在那裡可見到她？」

「三重鎮。」

「她也要去三重鎮？」

「她非去不可。」

「爲甚麼？」

「因爲我們去三重鎮。」

「你這臭小小子說得明白一點好嗎？」

「到時你自會非常明白。」

劉四逢一臉疑惑道：「但三重鎮這麼大，我們如何能找到她？」

張小邪道：「我們無需找她，她自然會來找我們。」

「但她如何能找到我們？」

「洛雲已知道我們將會入住最高尚的一家客棧，她要找我們就很容易。」

劉四逢疑信參半，道：「她眞會主動找我們？」

張小邪肯定地道：「她非找我們不可。」

劉四逢疑惑不解，抓抓頭皮，望着卓孤鴻，道：「臭小子，你明白他說甚麼嗎？」

卓孤鴻苦笑搖頭。

劉四逢怪眼瞪着張小邪，道：「臭小小子，你說話高深莫測，竟連你的師父也不明白你說甚麼。」

卓孤鴻笑道：「現在無需明白，小邪所說的，大家終究會明白的。」

劉四逢道：「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總之見了洛雲那個可惡的臭妞兒，非好好教訓她一頓不可，到時莫說我鐵橋塔馬欺負女流。」

張小邪道：「到時我也要好好教訓她一頓。」

劉四逢怪叫道：「既然如此，別再多說啦，馬上出發去吧，龍七郎那臭小子快等得不耐煩了。」

當下，卓孤鴻付了房租錢，三人便朝太平渡頭而去。

* * *

大清早，太平渡頭已開始繁忙。

卓孤鴻、劉四逢、張小邪三人抵達渡頭，龍七郎已預備了船隻，各人相繼登船，三名船伕馬上啟碇開航。

船已離岸，渡頭上有五個人目送卓孤鴻等人的船隻漸漸離開，這五個人就是沈蓋、高寒、江笑天、丁標和陸一塵。

沈蓋笑了，其餘四人也笑了，笑得就好似看見有大量黃金堆在眼前一樣。

旁人不知他們五個人在笑甚麼。

* * *

卓孤鴻等人乘坐的船隻已遠離千帆競舉的天龍鎮。

船隻繼續向上游進發，附近船隻已甚是稀少。

卓孤鴻等四人都站在甲板上瀏覽四周風光，微風輕吹之下，的確心曠神怡。

離不遠處有一輕便小船同時亦向前進發。

卓孤鴻不其然地望向不遠處的小船，就在此時，忽有十多支袖箭自小船的船艙射了過來，他暗吃一驚，忙叫道：「有暗器！」說時，忙把其餘三人推倒。

十多支袖箭如飛蝗般破空而至，幸而卓孤鴻發覺及時，劉四逢與龍七郎亦及時閃避，但張小邪與其中兩名船伕閃避不及，三人紛紛中箭，張小邪所中一箭在左胸，兩名船伕則手臂中箭。

各人連忙滾進船艙躲避。

對方船又施放第二批袖箭，但求能射中一人。

卓孤鴻在船艙探頭外望，由於對方藏身在船艙內，未能看見對方容貌，更未知對方人數多少。

對方施放兩批袖箭之後，隨即掉頭而去。

威脅暫時解除，卓孤鴻連忙視察傷者傷勢，兩名船伕臂上中箭，傷勢並無大碍，張小邪雖然胸膛中箭，但尚幸入肉不深，袖箭體積也小，同樣沒有大碍，當下忍痛把箭拔了出來，卓孤鴻則替他包紮傷口。

劉四逢氣憤塡膺，走出船艙外，但祇能目送小船漸漸遠去，然後又進入船艙內，叫道：「到底這是誰人所爲？」

龍七郎道：「莫非是洛雲暗算我們？」

卓孤鴻正想說話，忽聞一中箭船伕道：「我的手臂很痲。」

另一中箭船伕也道：「我也是。」

卓孤鴻與劉四逢同時驚叫道：「莫非箭上有毒？」說時吃驚地望着張小邪。

張小邪呆了，道：「箭上的確有毒，我的傷口也開始痲痺。」

劉四逢怒叫道：「快回航，找對方算帳去。」

卓孤鴻道：「省點力氣吧，我們這大船如何追得上對方的小船？況且對方已去得遠了。」

劉四逢深深不憤。

龍七郎急道：「小邪，你怎樣了？」話音一落，祇見兩名中箭船伕倒了下去。

卓、劉、龍三人大吃一驚，驚魂未定，張小邪也身子一軟倒了下去。

三人更驚，卓孤鴻忙把張小邪抱起，發覺他已昏迷過去了，另兩名船伕同樣昏迷不醒。

卓孤鴻大急，叫道：「四逢先生、龍兄，馬上充當船伕，全速趕去三重鎮，小邪很危險，快。」

劉四逢與龍七郎同樣心下大急，連忙幫忙撐船。

卓孤鴻看着昏迷的張小邪，幾乎想痛哭一場。

劉、龍二人及另一船伕拚命撐船，望能及早趕到三重鎮。

卓孤鴻把張小邪安躺在船艙內，也加入一起撐船。

船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撐船中的人不敢有半絲怠慢，出盡全力令船速加快，以致各人都汗如雨下。

又過了個多時辰，船隻已進入三重鎮內，卓孤鴻惦掛船艙內的張小邪，此時進入船艙視察。

甫一進入船艙，卓孤鴻大吃一驚，因爲他首先看見兩名中毒的船伕全身膚色都呈現瘀黑色，先探了探二人鼻息，發覺兩名船伕已沒有了呼吸。

中毒的兩名船伕已死了。

卓孤鴻嚇得呆住了，他深怕張小邪也有同樣遭遇，幾乎不敢望張小邪一眼，最後，他還是要面對現實，走到張小邪身處，定睛一望，張小邪全身皮膚同樣呈現瘀黑色，所不同的，兩名船伕膚色較深。

卓孤鴻戰戰兢兢地伸手探張小邪鼻息，尚幸他尚有呼吸，但却相當微弱。

張小邪性命垂危，卓孤鴻把放冷箭者恨得咬牙切齒。

他此時才想起，要封住張小邪穴道，以阻止毒性蔓延，然後又沒命地跑出船艙，沒命地撐船。

劉四逢見了他倉忙的神色，暗叫不妙，道：「小邪怎樣了？」

饒是卓孤鴻生性豁達，處事冷靜，此刻也不由心神大亂，語氣哽咽地道：「小邪性命越來越危險，恐怕過不了今天。」

劉四逢與龍七郎嚇得身子一震，同樣全身都冷了一大截，二人也不其然地停止了撐船。

劉四逢向天狂叫道：「張小邪，你不能死！」聲音響徹雲霄，十分悽慘。

龍七郎急叫道：「卓兄，別氣餒，希望小邪能挨得住，找到李老伯之後，小邪就有救了。」

卓孤鴻眼見兩名船伕已死去，幾乎已絕望，祇夢囈般道：「希望如此。」

船隻比預算的時間還要早抵達三重鎮，那時張小邪中毒更深，已是出氣多，入氣少，性命非常危險，當下卓孤鴻付了錢給船伕，命他們僱仵工收拾兩名同伴的屍體，然後抱着性命垂危的張小邪慌忙登岸去了。

卓、劉、龍三人在渡頭登了岸，那還想着入住最高尚的客棧？隨便在渡頭附近找了家客棧先安頓了張小邪，然後央求客棧伙計外出找鎮上最好的大夫替張小邪療毒。

在客棧房中等了約莫大半個時辰，客棧伙計陸續請來了幾個鎮上

的名醫替張小邪療毒。

張小邪中毒更深了，脈搏幾乎已停頓，幾個名醫也束手無策，這幾個名醫除了囑咐卓孤鴻準備身後事之外，已別無他法。

名醫走了，卓孤鴻眼見張小邪將毒發身亡，全身也冷了下來，望着張小邪，祇有流眼淚的份兒。

劉四逢雙眼也濕了，哽咽地道：「臭小子，你為何如此短命？」

龍七郎也一臉哀傷，此時好似靈機一觸發，道：「小邪不是說過嗎？擄走李老伯的人一定會在鎮上最高尚的客棧出現的，我們何不到那最高尚的客棧等候，一俟見了李老伯，馬上把李老伯搶來替小邪療毒？」

卓、劉二人如夢初醒，劉四逢道：「小邪料事如神，李老伯一定會出現的，我們馬上去走一趟。」

但卓孤鴻又洩氣了，道：「但我們怎知道對方甚麼時候才帶李老伯出現？須知道小邪危在旦夕，恐怕過不了今晚。」

龍七郎道：「但這是唯一救小邪的辦法，希望能在最短時間內找到李老伯。」

卓孤鴻跳起身來，道：「馬上去！」

* * *

鎮上最高尚的客棧就是喜來客棧，卓孤鴻三人問明地點，便逕自趕去，然後三人分三個方位守候。

三人一直苦候至深夜，仍不見有關人等與李抗踪影，祇好失望而回。

三人一路向入住的客棧而行，卓孤鴻愛徒情切，此時已傷心欲絕，劉四逢是個性情中人，也不斷在飲泣。

龍七郎也抽抽泣泣的哭了起來，祇聽他沉吟道：「小邪足智多謀，換作是他，極有可能有辦法找到李老伯，但奈何中毒的是他。」

現在，最急切要找李抗的人，竟是卓孤鴻等人。

三人帶着絕望的心情返回客棧。

卓孤鴻急不及待視察張小邪的情況。

張小邪已氣若游絲，隨時有命喪的可能。

卓孤鴻整晚守在張小邪床邊，徹夜不眠。

劉四逢與龍七郎也無心上床。

卓孤鴻有感兩名船伕中毒不久就死去，所以預計張小邪也挨不了多久，這樣又過了一晚，張小邪情況如舊，毫無起色，也沒有變化。

次天一早，三人又重回喜來客棧，希望能等到李抗出現。

這樣一等，又是日落西山，終究不見李抗影踪。

三人一整天都沒有半點食物到肚，但毫不感到飢餓。

卓孤鴻實在惦掛張小邪，本想回去視察一下，但又恐防去後李抗才出現，最後叫龍七郎回客棧去觀察張小邪情況，自己則與劉四逢留下來。

龍七郎憂心如焚，飛箭般奔回入住的客棧去了。

劉四逢望着遠去的龍七郎，對卓孤鴻道：「我們何不入住這家客棧，却要來來回回的奔波？」

卓孤鴻已毫無主見，目光祇注視進出喜來客棧的人。

這樣又等了一段時間，還是毫無發現，卓孤鴻見時間飛逝，再拖下去，對張小邪極不利，甚至不敢想像，張小邪目下到底情況如何？

又過了一會，此時，但見龍七郎氣急敗壞，一副想哭的樣子奔了過來。

卓孤鴻與劉四逢見了他的樣子，全身都涼了，吃驚的望着龍七郎。

龍七郎走到二人面前，猛在喘氣，道：「不好了，小邪他……」說到這裏不停地在喘氣。

龍七郎喘過氣後，又道：「小邪他……他不見了。」

卓孤鴻整個人呆若木鷄似的，就好似一尊石像般。

劉四逢情急地道：「小邪死了是嗎？」

龍七郎喘氣道：「小邪不在房中，他不見了。」

劉四逢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龍七郎道：「我返回客棧房中，已不見了小邪。」

卓孤鴻仍目瞪口呆地呆立當場，劉四逢見了他的樣子，叫道：「卓孤鴻，你聽到了沒有？」

卓孤鴻喃喃地道：「完了，完了，小邪死了。」

劉四逢道：「你振作一點好不好？我們回去看一看吧！」

卓孤鴻眼淚滴下了，恨得臉容也扭曲了，雙拳握得「勒勒」作响，咬牙道：「到底是誰人加害小邪？」

劉四逢道：「這就對了，我們該化悲憤為力量，替小邪報仇才對。」

卓孤鴻雖是傷痛，也振作起來，道：「先回去看個究竟吧！」

* * *

三人聯袂返回原先入住的客棧，張小邪果然並不在房中。

卓孤鴻保持冷靜。

劉四逢氣憤地道：「到底這一切是誰人所為？」

卓孤鴻道：「小邪身中劇毒，前後已是兩天，他應該中毒而死了，為甚麼對方連小邪屍體也不放過？」

龍七郎道：「這一切會不會都是洛雲的所為？」

劉四逢道：「極有可能。」

強忍悲傷的卓孤鴻搖頭嘆息，道：「真是人心難測。」

龍七郎道：「若是洛雲所為，她有何目的？」

劉四逢道：「若是我們知道，這就不叫人心難測了。」

龍七郎道：「這洛雲來歷不明，無聲無息的一走了之，我早知她有古怪了。」

劉四逢望着卓孤鴻道：「還要不要到喜來客棧打探李老伯下落？」

卓孤鴻木無表情，祇低頭不語。

劉四逢道：「小邪說過，洛雲一定會到喜來客棧找我們，我不明小邪之意，但我現在馬上就到喜來客棧找洛雲那臭妞兒去，找到她就好好把她教訓一頓。」

劉四逢坐言起行，竟真的往喜來客棧而去，龍七郎不知好不好跟着他，最後決定留下陪伴極度哀傷的卓孤鴻。

* * *

天色開始昏暗。

劉四逢一口氣直來到喜來客棧，決定坐在門前等候。

來到大門前，正想覓個理想地方坐下，此時忽見眼前一亮，隨即臉上發出不知是喜還是悲傷的神情，怔怔的望着一個自客棧內走出來的人。

這從客棧出來的人，並非他想見的洛雲或李抗，而是一個美艷少婦，那少婦身旁還帶着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

祇見這少婦三十歲左右的年紀，容貌十分漂亮，樣子也甚是端莊得體，溫柔大方，似是個賢淑婦人。

跟在少婦身旁的小男孩，樣子活潑開朗，加上頭上一條冲天辮子，更惹人喜愛得很。

劉四逢看得呆住了。

少婦根本沒有留意劉四逢這個外形粗魯的大鬍子。

少婦從劉四逢身旁擦身而過。

劉四逢臉容忽然有點激動，但極力控制住這股激動情緒，待少婦擦身而過之後，忽然忍不住叫道：「夫人……」

少婦回轉頭望着他，報以一個甜蜜的笑容道：「這位大叔在叫我？」

劉四逢顯得有點緊張，吞了吞口水，好似鼓起了勇氣般，道：「夫人可是姓高？」

少婦一個愕然，怔怔的望着劉四逢，好似在奇怪，眼前這漢子因何知道自己姓氏？

劉四逢出現痴情的目光，喜道：「你一定是姓高的！」

少婦開始有點吃驚，她身旁的小孩道：「娘親，這大叔是誰？」

劉四逢好似此刻方發現小孩的存在，望望小孩，又望望少婦，一臉失落之色，道：「他是你兒子？」

少婦點點頭，見這漢子神情古怪，再不敢面對，拖着孩子，便急步走了。

劉四逢望着少婦與小孩的背影，直至在街上消失，此時神情又變得痛苦起來，良久，他頹然坐在客棧門前的石階上，喃喃地道：「她已另嫁他人，還生下了孩子，可我十年來還在痴心妄想要跟她重逢，再過幸福生活。」說着，一顆心痛得好似比刀刺一樣難受。

過了一會，又喃喃地道：「看她的服飾及打扮，該嫁得好人家了，我也該替她開心，文燕，祝福妳，祝福妳一生幸福快樂，對，妳早就該把我忘掉了，我祇是個窮鬼、賭鬼，一個一無是處的賭鬼。」

天色已黑，街上祇有微光，行人也漸漸稀疏。

劉四逢仍呆呆的坐着，此刻的他，一顆心已痛得無以復加，他想哭，痛痛快快的哭一場，可是却哭不出來，所以祇好笑，痛苦的笑比哭還要痛苦好多倍。

偶爾進出客棧的人見一個漢子坐着在發出不知是哭還是笑的聲音，還以為碰上了瘋子，都急步離去。

劉四逢已不理會旁人如何看自己，實際上他也好似渾然不覺有其他人的存在。

這樣坐了一段時間，此時，另一邊忽然傳來陣陣激烈打鬥聲。

這一切與劉四逢都毫無關係。

打鬥聲自街角傳來，呼喝聲中有男有女。

這一切，劉四逢都不去理會，也無心理會。

打鬥雙方由另一條街打至喜來客棧座落的街上，劉四逢漫不經心朝打鬥雙方望了望，祇見打鬥雙方一共有七個人，其中有兩個是女的。

劉四逢再看個清楚，打鬥陣中那兩個女的，一個竟是李敏，另一個竟是洛雲，其餘五個男的，竟分別是黃振、易超、沈飛、陳確及秦剛五個人。

李敏和黃振等人赫然在圍攻洛雲，六個人好似非要取洛雲性命不可一樣。

洛雲的武功竟相當不弱，手握長劍力敵對方六人，但饒是她武功高强，終究寡不敵衆，身上已然中了多招，且已全身染滿了血。

打鬥雙方都投入戰事之中，根本沒有留心不遠處正坐着一個正在發呆的劉四逢。

劉四逢此行目的是要找洛雲算帳，但他自見了那名叫高文燕的美麗少婦之後，好似一切都已忘了，也渾然不覺有任何事的存在，甚至忘了自己的存在一樣。

戰陣中，洛雲以寡敵衆，已是不敵對方的招招殺着，身上亦已頻頻中招，她先前還是頑抗到底，到最後終落荒而逃，施展輕功躍上街旁屋頂而去。

李敏等人好似一定要置她於死地般，亦紛紛躍上屋頂追了上去。

李敏等人能否追得上洛雲，劉四逢也毫不關心了。

劉四逢仍呆呆的坐着，神色仍是那麼的痛苦，過了一會，他忽然想起，剛才李敏等人圍攻洛雲，是件極不尋常的事。

他在後悔，後悔不該爲了兒女私情而誤了大事。

他更後悔剛才爲何不截停打鬥雙方問清情由。

他唯有打算把剛才所見告訴卓孤鴻。

* * *

劉四逢返回客棧，把在街上遇見李敏等人圍攻洛雲之事對卓孤鴻和龍七郎說了。

二人聽後，大感奇怪。

李敏不是已返回中陽鏢局了嗎？何以會在此間出現？更要非殺洛雲不可？

三人都認爲洛雲大有可疑，既然張小邪生前說過，洛雲一定會到喜來客棧找三人，所以三人決定到喜來客棧去，望能碰上洛雲。

次日一早，三人便向喜來客棧而去，在街上，忽見前面街上聚滿了人羣，似在看熱鬧，劉四逢好奇心特重，便趨前看個究竟，卓、龍二人心情沉重，沒有跟着劉四逢看熱鬧。

劉四逢鑽在人堆中，人羣都在議論紛紛，原來這裡昨晚發生一件四屍謀殺案，屍體今早被人發現了。

四具屍體仍躺在地上，無人收拾。

劉四逢向屍體一望，登時暗吃一驚，且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四具屍體，原來是劉四逢熟悉的黃振、沈飛、秦剛和陳確。

* * *

劉四逢離開謀殺案的現場，再與卓孤鴻與龍七郎會合，且把發現對二人說了。

二人聽後，愕然一會，龍七郎悲傷地道：「案發現場離昨晚他們跟洛雲打鬥處不遠，會不會昨晚洛雲詐作不敵而逃，再把他們暗算了？」

卓孤鴻道：「四逢先生說他們都滿身刀劍之傷，他們四個顯然經過一番劇烈打鬥不敵而死，所以並非中暗算而死。」

龍七郎道：「莫非洛雲另有同黨？昨晚她詐作大敗而逃，其實引他們到同黨埋伏處才下手？」

劉四逢道：「這推測甚有道理。」

卓孤鴻道：「他們六個人，除了李姑娘和易超之外，都死了，李姑娘和易超逃出生天，但大有可能已身受重傷。」

劉四逢望着龍七郎，道：「你是跟他們一道的，但幸而留在我們身邊，否則可能跟黃振幾個將會同一命運了。」

龍七郎不由倒抽了一口涼氣，隨即悲憤地道：「他們都是我的好兄弟，好伙伴，找到洛雲之後，我非爲他們報仇不可，祇可惜不知大小姐和易超身在何處。」

卓孤鴻忽然道：「他們四個未必是洛雲殺的。」

劉、龍二人望着他。

卓孤鴻道：「莫忘記，他們丢了虎頭幫一批黃金，又未能交出李老伯，三天限期已過了，所以他們大有可能被虎頭幫的人所殺。」

經卓孤鴻一說，二人才想起這件事。

對於同伴之死，龍七郎也哀傷不已。

劉四逢嘆口氣道：「想不到爲了一個李老伯，竟引來這許多事端。」

卓孤鴻也嘆息道：「一切事端，皆因錢財而起，果眞是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劉四逢道：「世上不少紛爭，皆因一個錢字，到底金錢是萬惡還是萬能？」

龍七郎也嘆了口氣，道：「這世上，相信唯有視錢財如糞土的人，才活得最開心，最幸福。」

三人不能前行，唯有繞道向喜來客棧而去，劉四逢邊走邊道：「求名苦，求利苦，未必苦盡甘來，何苦來哉？」

* * *

劉四逢盡量不去想前塵往事，但當他來到喜來客棧的時候，又勾起了一幕幕徒令他痛苦的回憶。

望着這座華麗的客棧大門，不其然想起令自己思念、夢廻魂牽了十年的人，昨晚竟在此處與她重逢，但重逢却是不能相認，對方更已琵琶別抱。

劉四逢又如萬箭穿心般難受，但這種感受，他只埋藏於心裡，並未向人吐露片言隻字。

劉四逢心痛。

龍七郎也悲痛。

卓孤鴻更哀痛。

因此，卓、龍二人都以爲劉四逢是爲了張小邪之死而傷痛，萬料不到他比自己更傷痛多倍。

三人踏進客棧，卓孤鴻到掌櫃處查問有否名叫洛雲的女住客入住。

掌櫃查過登記册，但並未發現洛雲的名字。

卓孤鴻打算入住喜來客棧，以等待洛雲，登時便辦了入住手續。

卓孤鴻深信張小邪料事如神，洛雲必會出現，便決定三人輪流在客棧門外守候。

這樣過了三天，三人不分晝夜輪流守候，但仍不見洛雲影踪。

卓孤鴻本來有點氣餒，但想起愛徒死得不明不白，且死無葬身之地，姑勿論張小邪之死及屍體被盜是否洛雲所爲，但有感洛雲身份神秘莫測，亦可能從她身上得到一點頭緒，更令人難以明瞭的，就是洛雲何以與李敏一班人大打出手，且好似仇恨非一般？當晚雙方打鬥過後，黃振等人又何以陳屍街頭？

這一切，起碼都與洛雲扯上了關係。

所以卓孤鴻決定等下去。

天已入黑，輪到龍七郎在門外守候。

龍七郎恨透洛雲，因他認定黃振等人之死是洛雲所爲。

他站在喜來客棧對面的街上暗角處，雙眼一直盯着進出客棧的人。

開始夜深，街上已沒有行人，進出客棧的人更少。

就在此時，龍七郎精神大振起來，同時亦湧起了強烈的仇恨。

洛雲果然出現了，她不是進入客棧，而是由客棧步了出來。

洛雲已出來了，龍七郎再也顧不了許多，本想把發現告知卓孤鴻與劉四逢，但見洛雲行出客棧大門之後，便馬上向另一邊而去了。

龍七郎來不及通知卓孤鴻與劉四逢，便藉夜色暗中從後跟着洛雲。

洛雲並不知有人跟踪，只顧向前走。

深夜，街上杳無人跡。

龍七郎毫不放鬆，仍離遠遠跟踪着洛雲，不多時，洛雲向一條河邊行去。

河邊有一座涼亭，洛雲直朝涼亭行過去，然後站在涼亭內，看情形似在等人。

龍七郎爲防被洛雲發現，已不敢接近，只離遠挨着屋角遙望洛雲的動靜。

深宵時分，洛雲孤身在等人，等的是甚麼人？

龍七郎只感事情越來越不尋常。

再過不久，龍七郎忽聞有腳步聲自遠而近。

腳步聲顯示來者不止一人，龍七郎探頭望去，黑夜中只見有五條人影過來。

來者是誰？是否洛雲所等待的人？

五條人影漸行漸近，龍七郎再探頭窺看，這一看之下，爲之驚愕不已，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吃驚之餘，更差點叫出聲來。

原來龍七郎在微光中看得清楚，這漸行漸近的五個人，原來竟是沈蓋、高寒、陸一塵、丁標及江笑天五個煞星。

更令龍七郎吃驚的是，洛雲要等候的人，果然就是五煞，因爲五煞已走到涼亭與洛雲會合了。

龍七郎很想知道他們見面後的談話內容，但可惜距離太遠，且對方談話把聲音壓得很低，所以根本不知對方傾談甚麼。

龍七郎恐怕被他們發現行踪，到時獨自一人如何是對方六人敵手？因此趕快離開。

* * *

龍七郎一口氣奔回喜來客棧，並第一時間把發現洛雲一事對卓孤鴻與劉四逢說了。

卓孤鴻與劉四逢聽了，也恨透洛雲所爲，同時認定黃振等人必是洛雲與五煞聯手所殺，要馬上找洛雲去。

劉四逢當然不甘後人，他甚至急得不走正門，便從窗戶跳了出街，卓孤鴻與龍七郎跟着他跳了出去。

在龍七郎引路下，三人抵達洛雲與五煞相會的河邊涼亭，可是三人到埗之後，涼亭內已空無一人，三人只恨來遲了一步。

劉四逢深深不憤，道：「若碰上他們的是我，我必跟他們週旋到底。」

龍七郎道：「你一個人手無寸鐵，怎是他們六個人對手？」

劉四逢道：「不是對手也要打。」

卓孤鴻沉吟道：「洛雲竟是和沈蓋一班人同夥的，眞料不到。」

劉四逢責道：「虧你還喜歡上了那臭妞兒。」

卓孤鴻道：「眞是人心難測！」

龍七郎道：「洛雲和五煞一定還逗留在此鎮上，我們到處找他們去。」

卓孤鴻道：「七郎親眼看見洛雲自喜來客棧出來，莫非她也住在喜來客棧？」

* * *

早上。

喜來客棧內的酒樓已坐滿了人，生意奇佳。

卓孤鴻、劉四逢和龍七郎也是酒樓的座上客。

卓孤鴻很留意酒樓內每一個客人，他希望能在人堆中覓到洛雲。

他見不到洛雲，但在另一邊座

頭發現四個人，這四個人中，其中三人是虎頭幫的商達、招少全及胡引，另一個是四十多歲，身形高大的中年人。

此中年人一臉病容，臉色相當蒼白，他該是個威猛之人，但威勢已被病容掩蓋了。

劉四逢也看見這四個人，但一臉奇怪之色，道：「他爲何在此出現？」

卓孤鴻望着他，道：「他是誰？」

劉四逢道：「和商達三個一起的，就是虎頭幫幫主歐陽虎。」

卓孤鴻道：「他就是歐陽虎？」

劉四逢正想答話，向另一邊望去，又有所發現，眼光向前一望，道：「你們看。」

卓孤鴻與劉四逢循他視線望去，只見不遠處的一個座頭同樣坐了四個江湖中人。

四個人中，其中三個樣子甚是兇惡，一看便知不是等閒脚色，另一人四十歲左右年紀，身材也甚健碩，樣子成熟中帶點穩重，臉容也甚威嚴，又却是一副精神不振的樣子。

卓、龍二人望了那人一眼，回頭望着劉四逢，同聲道：「那人是誰？」

劉四逢道：「赤龍幫幫主應赤龍。」

二人「哦」了一聲。

龍七郎道：「兩幫幫主爲何在此出現？」

卓孤鴻道：「他們兩人同時在同一地方出現，絕非巧合。」

劉四逢道：「那是甚麼？」

卓孤鴻道：「這表示李抗老伯已被人帶到此鎮上，得到李老伯的人要跟歐陽虎和應赤龍其中一人交易，他們得到訊息，就趕來了。」

龍七郎道：「兩個幫主只能有一個人得到李老伯替其療毒，其中一人必死，這樣一來，兩幫豈非爲了爭奪李老伯而來個血戰連場？」

卓孤鴻道：「對。」

龍七郎道：「他們兩幫爲甚麼不叫李老伯替他們同時療毒，而要你爭我奪的？以致造成很多無謂死傷，更何況，兩幫曾聯手過，到底也是盟友。」

卓孤鴻道：「難道你忘了小邪的話？雄鷹幫元氣大傷之後，歐陽虎和應赤龍都想乘勢把對方除去，以達一幫獨大的目的。」

劉四逢道：「若果他們懂得想，派人把李老伯請回來替二人療毒，他們早就康復了，用不着弄成現在病態樣。」

龍七郎道：「他們用了不少財力、物力、人力，甚至人命的損失，這樣你爭我奪，日子一拖下去對大家都無好處，若有甚麼差池，兩個都毒發身亡，這又何苦來哉？」

卓孤鴻道：「鴻圖霸業，難道在生命中眞是如此重要，而不惜以生命換取？」

龍七郎嘆口氣道：「世上多少紛爭，皆因個人私慾而起。」

卓孤鴻也嘆息道：「只可憐那些聽令於這些野心家的人，爲了滿足他人私慾而完全身不由己。」

劉四逢望望歐陽虎，又望望另一邊的應赤龍，道：「他們倒也結實，中了毒已過了一段日子，還可以挨到今天。」

卓孤鴻道：「他們靠藥物壓制毒罷了，體內毒素根本未淸，再拖下去不徹底醫治，藥力失效，他們則非死不可。」

劉四逢道：「他們兩個若果死了，江湖上豈非天下太平？」

卓孤鴻苦笑道：「這兩個野心家死了，江湖上還有很多野心家，況且這兩個幫主一旦相繼死去，兩幫變成羣龍無首，又或者兩幫人爲了爭奪幫主之位，就更加混亂了，到時雄鷹幫趁兩幫羣龍無首，來個大報復，江湖上非但不能天下太平，相反會有連場腥風血雨。」

龍七郎接口道：「兩個幫主若眞死了，到底是死在雄鷹幫手上，他們也同樣會找雄鷹幫大報復。」

劉四逢搖頭嘆息道：「天下智者多，愚者更多。」

三人再也不談論這些江湖恩怨，在酒樓進食完畢，便結賬離開。

＊　＊　＊

街上人來人往，熱鬧之極。

卓孤鴻三人步出酒樓，劉四逢忍不住回頭望着喜來客棧的大門口，不其然又憶起令他心碎的一刻。

他的心又痛起來了，長嘆一聲，正想回轉頭，但此時忽覺眼前一亮，脫口道：「你們看！」

卓孤鴻與龍七郎回頭一看，祇見洛雲與五煞正從客棧步了出來。

卓、龍二人登時恨意湧現。

劉四逢怒極，道：「找他們算帳去！」

說完欲想衝向洛雲等人，卓孤鴻連忙一手把他推住，道：「別衝動。」

劉四逢怪叫道：「我已忍不住了。」

卓孤鴻道：「小不忍則亂大謀，他們一定有不軌企圖，我們暗中跟着他們，且看他們有何目的。」

劉四逢祇好同意了。

當下三人便混在人叢中，從後跟着洛雲與五煞。

三人唯恐被對方察覺，祇能離遠跟着，但由於街上行人衆多，祇

跟了一會，對方影踪竟然消失了。

三人好生失望，左右尋覓仍不見對方，卓孤鴻道：「祇好到處碰一碰了。」

於是毫無目的地到處走着，不多時，不覺離開了熱鬧的鬧市。

三人不覺來到近郊處的一個廢墟上，祇見到處房屋殘破，人影全無。

三人正想離開，但就在此時，忽聞陣陣激烈打鬥聲自另一邊傳了過來。

三人互望一眼，隨即不約而同地向打鬥聲傳來處奔了過去，轉過街角，向前望去，祇見雙方正打得激烈，再看個淸楚，陣中雙方原來是洛雲與五煞一方，另一方同樣有六個人，其中兩人赫然是李敏和易超，其餘與李易同一陣線的是四個彪形大漢，這四人中，其中一人最是突出，祇見這人四十多歲年紀，手握一根長槍，其餘三人都是三十歲左右，每人都以單刀應敵。

雙方各有六人，全是以一對一，那使長槍的威猛大漢則與沈蓋纏上了，洛雲則與李敏糾纏在一起。

陣中共有十二個人，其中竟以兩個女的打得最不要命，也最兇狠，打起上來，直把性命豁了出去，仿似有天大仇恨一樣。

卓孤鴻見了這個情形，三人都欲上前相助李敏，唯不知與李敏並肩的是何許人，所以還是看淸形勢再說。

雙方仍打得激烈異常，已由一對一變成大混戰。

卓孤鴻三人作壁上觀，都很替李敏一方擔心，劉四逢蠢蠢欲動，想加入戰圈助李敏一臂之力，祇因手上沒有武器，才忍住了。

打鬥雙方起初仍是旗鼓相當，打到後來，洛雲與五煞一方佔了上風。

五煞的武功果然非同凡響，而且出招心狠手辣，李敏一方已開始招架乏力了。

卓孤鴻見李敏形勢不妙，三人正想加入戰圈，就在此時，忽有一起人趕了過來。

這趕上來的一起人，正是歐陽虎、商達、胡引及招少全四人。

四人甫一抵達現場，滿臉病容的歐陽虎提一口氣，向戰陣雙方叫道：「請停手！」

五煞與洛雲正打得性起，都不聽歐陽虎之言。

卓孤鴻三人靜觀其變。

歐陽虎向陣中雙方叫了一聲，但雙方都充耳不聞，不由怒了，又向打鬥中人叫道：「沈蓋，這些事與你們無關，快停手。」

沈蓋等人仍舊充耳不聞，繼續向李敏等人猛攻過去。

李敏一方形勢越來越不妙，卓孤鴻三人不理會了，三人正想加入相助李敏，就在此時，又有四個人快步趕了過來。

卓孤鴻停止了動作，向來者一看，來者原來正是也是一面病容的應赤龍和三個手下。

歐陽虎正想命商達三人加入戰圈，但見了應赤龍，登時住口，並怔怔的望住應赤龍。

激鬥中的沈蓋見應赤龍出現，五煞忽然不約而同地抽身退出戰圈。

洛雲見五煞退出，不敢獨力對抗對方六人，亦無奈退下火線。

李敏與易超見五煞退下陣線，這時方有喘息的機會。

洛雲與李敏互相恨怨極深的瞪住對方。

歐陽虎向沈蓋兩次叫停，但沈蓋却充耳不聞，但應赤龍一出現，他却自動停手了。

沈蓋忽恨恨地瞪住應赤龍，道：「應赤龍，你好卑鄙，這宗買賣你本來已交由我們去辦的，爲甚麼派手下暗中行事，是否想省回一筆？」

應赤龍道：「沈先生，這全是誤會，我們祇想助你一臂之力罷了，又何出此言？」

沈蓋道：「既然如此，你的黃金準備好了沒有？」

應赤龍道：「你把李抗交給我，我馬上把黃金交給你。」

沈蓋以冷森森的目光盯着李敏，道：「李抗在那裏？」

性格强硬的李敏正想說話，與李敏一起對付沈蓋的威猛漢子忽然叫道：「想得到李抗，問過我唐飛鷹沒有？」

卓孤鴻三人一聽，詫道：「他就是雄鷹幫幫主唐飛鷹？」

沈蓋以不屑的眼光望着唐飛鷹，冷笑道：「手下敗將，那輪到你說話？」

應赤龍望望唐飛鷹，又望望歐陽虎，忽然道：「唐飛鷹，你不想李抗替我和歐陽兄療毒，所以阻止我們得到李抗？」

唐飛鷹仰天笑了幾聲，道：「應赤龍，你何嘗不想歐陽虎中毒身亡？歐陽虎同樣也想你死，兩個人都想一幫獨大，既然如此，我唐飛鷹想你們雙雙死去，也順理成章之極。」

應赤龍道：「我們三個本來鼎足而立，但既然我們三個都不容另兩人存在，就趁今天我們這三個幫之主相聚之便，大家來個大解決吧。」

唐飛鷹仰天狂笑，道：「難道我唐飛鷹還會怕你兩個餘毒未淸的病君嗎？」

應赤龍與歐陽虎怒極，便一齊

向唐飛鷹衝殺而前，三個幫主的手下當然也不會坐視，都一湧而上，利那間，三方便碰上了，隨即又展開激烈打鬥。

陣中三方的三角關係在此戰中構成極之混亂的場面，因爲三方互相都是敵人，打起上來，任何一方都是腹背受敵，說不上那一方比那一方强，未到最後，根本很難猜測勝負屬誰？

這三方人馬的惡戰，卓孤鴻祇坐山觀虎鬥，因爲誰勝誰負根本與己方，這祇不過是一場江湖恩怨戰罷了。

三方一交手不久，李敏與易超忽然拔足便逃，洛雲見狀，臉容恨意極深，提劍便從後追了上去。

李敏見洛雲從後追來，便向卓孤鴻叫道：「卓大哥飛，洛雲想殺我，快替我把她殺了。」

其實不待李敏開口，卓孤鴻三人已向洛雲背後追去。

五煞追向李敏。

卓孤鴻三人見狀，恐李敏和易超不是五煞對手，放棄了洛雲，改爲追向五煞。

五煞幾個起落，已越在李敏前頭，李敏和易超被逼停步。

沈蓋狠狠瞪住李敏，道：「想一走了之？」

卓孤鴻三人亦趕了過來，三人護住李敏，面對五煞，卓孤鴻道：「欺負女流，算是甚麼英雄好漢？」

沈蓋淡淡地道：「我們心目中祇有錢。」

洛雲忽然插嘴，怒叫道：「卓大哥，你就讓沈先生把這不忠不孝的李敏殺了吧，何必阻止？」

劉四逢惡瞪住洛雲，怒叫道：「臭妞兒，給我住嘴，待會我才收拾你。」

卓孤鴻對洛雲道：「洛姑娘，你說李姑娘不忠不孝，何出此言？」

李敏臉色一變，忙叫道：「卓大哥，莫聽她一派胡言。」

卓孤鴻怔住了。

洛雲不屑地瞪住李敏，道：「作賊心虛了。」

李敏一副不安之色。

卓孤鴻更奇，道：「李姑娘如何不忠不孝？」

洛雲盛怒的目光未曾離開過李敏，恨恨地道：「出賣朋友，殘殺自己人，是爲不忠。冷酷無情，罔顧親情，是爲不孝，這種人該不該殺？」

卓孤鴻更感奇怪，沈蓋忽然道：「這種人的確該殺。」

丁標接口道：「這種人簡直死一萬次也不爲多。」

李敏已臉露恐慌，易超也渾身不安。

卓孤鴻三人如墮五里霧中。

洛雲又道：「那晚在破廟之內，李敏施放迷烟把各人迷倒，奪去黃振等人應得的一批黃金，再把她爺爺收藏起來，然後帶來三重鎮跟雄鷹幫交易。」

易超聞言，吃驚地望着李敏，道：「大小姐，那晚放迷烟，奪去那批可以要我們性命和黃金的人就是你？」

卓孤鴻三人吃了一驚，幾乎不敢相信。

洛雲望着易超，冷笑道：「你的大小姐財迷心竅，還會理會你們是死是活嗎？」

卓孤鴻狠狠瞪住李敏，道：「是不是眞的？」

李敏臉容甚是僵硬，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

洛雲道：「這財迷心竅的妖女，小邪千方百計替她去尋找爺爺，她竟視爺爺爲一件貨物，賣給雄鷹幫，明知小邪吃了沈先生的三夥毒藥，只有幾天性命，她竟不理小邪死活，心中只有發財一回事。」

卓孤鴻聞言，想起愛徒中毒身亡，一切皆因李敏而起，不禁怒恨得目皆皆裂，叫道：「這是不是眞的？」

李敏仍甚强硬，道：「不錯，一切都是眞的，皆因黃金的誘惑實在太大了。」

卓孤鴻恨得全身都顫抖了。

劉四逢望着洛雲，道：「這一切，你如何知得如此清楚？」

洛雲道：「她的好事被我撞破，那晚她在喜來客棧附近碰上我，爲了滅口，竟然六個人對付我一個，後來我不敵而逃，並藉着黑夜躲了起來，他們六個人以爲我去得遠了，其實我就藏身在他們附近，後來，我更親眼看見，李敏與易超趁黃振四個人不妨備之下，二人忽然出手把黃振四個人殺了，李敏說，兩個人分黃金，總好過六個人分。我相信，只要交易成功，李敏必定也會把易超殺掉，以圖獨吞數量可觀的黃金。」

李敏道：「你說得對，把易超在內的五個人殺了，我不但可以獨自擁有兩批黃金，殺了他們，更無需連累我中陽鏢局，因爲虎頭幫要殺他們，以我爹的性格，一定會維護他們到底，到時我中陽鏢局跟虎頭幫的恩怨就會沒完沒了，殺了他就無後顧之憂，更可一舉兩得。」

易超恨得咬牙切齒，叫道：「李敏，你好卑鄙！」

李敏道：「你不能怪我，要怪就怪你們貪心在先，跟虎頭幫結下了恩怨，所以我就利用你們再帶給我一筆橫財，到你們沒有利用價值之時，我就逐個殺之。」

卓孤鴻恨恨地道：「金錢眞的對你這麼重要，而不惜置朋友、親人、下屬生死於不顧？」

李敏道：「當金錢垂手可得的時候，我才知道我是多麼的喜歡金錢。」

劉四逢叫道：「你已得到一批黃金，爲甚麼還這麼貪心，還要再想得到第二批？」

李敏理所當然地道：「我絕對不會嫌多的，因爲我不是傻瓜。」

劉四逢吼叫道：「你以爲你會有命享用嗎？」

李敏仰天大笑。

易超趁她笑得忘形之際，忽然一刀向她迎頭砍下。

李敏登時伏屍當場。

易超看着李敏的屍體，眼淚也流下了。

卓孤鴻只感唏噓不已。

劉四逢看着李敏的屍體，叫道：「這臭妞兒死有餘辜。」

沈蓋望着易超，道：「李敏把得自虎頭幫的那一批黃金藏在那裡？」

易超神情呆滯地道：「我不知道。」

沈蓋疑惑地道：「眞的不知？」

易超好似聽不到沈蓋之言，抬頭呆望天空，道：「李總鏢頭多年來厚待我們，我們竟因一時貪念，不顧李老伯安危，更爲了恐防聰明的小邪揭穿我們，更不惜放毒箭射殺他……」

卓孤鴻吃了一驚，道：「小邪是你們暗算而死的？」

易超望着天，續道：「我愧對總鏢頭，更愧對卓兄。」說完，竟一刀向頸項刎去。

龍七郎見狀，大吃一驚，正要出手阻止，但易超的頸項已噴出血箭，隨即倒地死去。

衆人各呆住了。

過了一會，劉四逢對洛雲道：「洛姑娘，我們幾乎怪錯了好人，但你如何知道李敏的種種醜行？」

洛雲道：「小邪聰明過人，我早知小邪已懷疑當晚施迷烟的人是李敏，但我也不敢肯定。」

卓孤鴻道：「當日，我們本相約到三重鎮來的，但你何以不動聲色的一走了之？」

洛雲道：「我其實另有目的，爲了給你們一個驚喜，所以才不辭而別。」

劉四逢道：「甚麼目的？有甚麼驚喜？」

洛雲正想答話，忽見一個人慢慢踱了過來，只見此人雙手打橫抱着一個人，把頭垂得低低的而行，衆人都看不清此人容貌，他打橫抱着的一個人全身僵硬，顯然已死去。

那人待接近時，抬頭望着衆人，各人均已看清楚此人樣貌，卓孤鴻、劉四逢及龍七郎見了此人，登時愕住了，卓孤鴻一個激動，衝口叫道：「小邪？」說時不禁哭了起來。

張小邪慢慢走到衆人面前，然後把手中屍體放下。

這屍體赫然是李抗。

卓孤鴻驟見愛徒，無暇理會李抗的屍體，他眼淚也流下了，顫着聲音問道：「小邪，你不是已死了嗎？」

張小邪望看李抗屍體，一面哀傷，道：「我未死。」

卓孤鴻連忙把他一抱入懷，劉四逢與龍七郎也忍不住上前把張小邪擁抱住。

三個擁抱住張小邪的大男人都流下了眼淚。一會，四人分開，卓孤鴻喜極而泣，抹去眼淚，心情無比激盪，道：「你中了毒箭，應該返魂無術了，爲甚麼……」

沈蓋插嘴，淡淡地道：「我以爲張小邪是個笨蛋，其實他非但聰明過人，也膽色過人，否則他中毒箭必死無疑。」

卓孤鴻不明白地道：「沈先生此話怎講？」

張小邪道：「記不記得，我曾服下沈先生三顆毒藥？」

卓孤鴻點頭。

劉四逢恍然道：「我明白了，小邪服了三顆毒藥，再中毒箭，以毒攻毒之下，他才沒有毒發身亡。」

張小邪道：「錯了，我當日服下的不是毒藥，沈先生當時無計可施，逼我們服下假毒藥，好讓我們盡速找到李老伯向他換解藥。」

龍七郎道：「那你當時服下的三顆到底是甚麼藥丸？」

張小邪道：「我當時服下的，非但不是毒藥，其實是解毒之藥，由於當時我連服三顆，藥力不輕，因此過了幾天，我中了毒箭之後，體內藥力發揮作用，因此我才能逃過鬼門關。」

沈蓋道：「應赤龍中了毒之後，我就是以此種藥替他延續性命，但由於他們中之毒太過劇烈，始終未能替他清除體內毒素，小邪所中之毒不太劇烈，所以此藥能替他解除毒素，也救了他一命。」

高寒接口道：「張小兄弟不但聰明膽色過人，而且還夠義氣，爲朋友不惜赴湯蹈火，可惜最後被朋友出賣了。」

卓孤鴻吁了口氣，望着張小邪，道：「當時你已經知道沈先生給你服的不是毒藥？」

張小邪點頭。

劉四逢好奇心重，忙問道：「能如何知道當時服的不是毒藥？」

張小邪道：「一個行走江湖的人，帶有毒藥在身並不稀奇，當你運用毒藥的時候，是不是希望馬上能令對手置諸死地？」

劉四逢道：「這個當然。」

張小邪道：「當時沈先生說，服下毒丸之後，藥力要十日後才發作，毒藥既是要馬上置敵人於死地的，爲甚麼還要等十日後才發作？所以我懷疑沈先生所說的毒藥其實是假的，目的是恫嚇我們，好讓我們盡快找到李老伯，後來我三顆毒藥放在口中，再問沈先生，是否連服三顆，毒力會加速發作？當時沈先生想了想，然後說服一顆和三顆沒有分別，都是十日後才發作，我就更加肯定是假的了，所以我才放心連服三顆，只是想不到，那三顆不但不是毒藥，竟是解毒之藥。」

卓孤鴻道：「你在客棧房中昏迷不醒，何故忽然失蹤？」

丁標道：「是我們把他帶走的。」

卓孤鴻奇道：「是你們帶走小邪？」

沈蓋點頭道：「不錯，我們懷疑你已知道李抗下落，擄走小邪，目的是要威脅你交出李抗，但我事前並不知他中了毒箭，後來知他中毒昏迷，體內藥力漸過，便餵他再服解藥，終把他救活了。」

卓孤鴻感激地道：「多謝你們拯救之恩。」

沈蓋微笑道：「我們本來是敵人，但經過今次事件之後，領略了很多做人道理，覺得錢財非但是身外之物，不義之財更是邪惡的根源，最重要的還是親情，剛才你們知道小邪未死，那種情感的表現實在太眞摯了，令我很感動。」

丁標道：「幸而事情是這樣發展，否則我們得到李抗，換取了黃金之後，我們五個人一定爲了獨吞黃金而自相殘殺了，現在見財化水，我們才可以相安無事。」

陸一塵道：「我們五兄弟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不自覺也產生了友情，從此既往不咎，友情才可貴，以後我們眞的是五兄弟了，沈大哥是我們的老大。」

四人異口稱沈蓋爲大哥，沈蓋也接受了，並相視大笑起來。

一笑可以泯恩仇。

卓孤鴻望着李抗屍體，道：「李老伯爲何死去？」

張小邪道：「李敏相約唐飛鷹在這裡交易，爲洛姑娘知悉，於是洛姑娘以奪回黃金爲條件便帶沈蓋先生一班人，希望從李敏手中搶回李老伯，來到這裡，我猜想李敏一定把爺爺藏在附近，收了唐飛鷹酬金之後，才把她爺爺交給唐飛鷹。

「我到處找尋李老伯下落，終於在一間破屋找到李老伯，當時李老伯四肢被李敏綁着，口中更塞着布碎，我替李老伯鬆了綁之後，李老伯有見最疼愛的孫女兒幹出此等事，一時傷心過渡，竟撞牆自殺而死，而我則挽救不及，李老伯就此與世長辭了。」

張小邪說到後來，因不能挽救李抗一命，而充滿自責。

各人聽了，都唏噓不已，卓孤鴻嘆息道：「李敏一念之貪害死了自己，害死了爺爺，害死了五個下屬，又差點把小邪也害死。」

丁標怒道：「所以我說她死一萬次也不爲多。」

卓孤鴻望着張小邪，道：「小邪，你到底憑甚麼懷疑李敏就是在破廟放迷烟的人？」

張小邪道：「當晚在破廟之內，分爲三批人，一批是虎頭幫的商達，一批是與商達交易的黃振一夥，另一批就是我們和李敏。試想想，當時商達和黃振交易之後，商達救幫主情急，恐怕再出亂子，所以順利交易完畢之後，便馬上離開，黃振等人已得了一批黃金，也沒有必要使下三濫手段，祇有李敏，她事前從我口中知道黃振大有可能帶李老伯跟人交易，於是事先帶備迷烟，實行來一着黑吃黑。

「李敏知道祇要黃振眞的與人交易，到時必有一場惡鬥，所以趁黑夜施放迷烟，她放迷烟時，先屛住了呼吸，當每個人昏倒之後，她就馬上把李老伯帶離破廟，並在附近草叢把李老伯收藏起來，然後返回破廟詐作暈倒，事後根本無人會懷疑她。」

洛雲猛然道：「我記起來了，當晚卓大哥說，要看清形勢才動手，但當時李敏急不及待衝進廟內，其目的是方便在廟內放迷烟。」

張小邪接口道：「我不敢肯定她是否是放迷烟擄走李老伯的人，於是我故意試她，着其帶黃振等人回中陽鏢局向父親求情，此舉正中李敏下懷，她祇有離開我們，才有機會與他人交易，但當時她很會演戲，假意極力反對，最後才勉强答應。」

劉四逢道：「不錯，黃振幾個雖然罪有應得，但罪不致死，但這李敏當時却鐵石心腸，不肯向父親替幾個下屬求情，在情在理應極力挽救才對，原來當時她只在演戲。」

張小邪道：「就因爲她演戲演得毫不合情合理，才惹起我更大懷疑，所以我決定到三重鎭來，一定能撞破她的好事，想不到，她竟連黃振幾個也利用了，事後還把他們殺掉。」

劉四逢又道：「小邪，當時洛姑娘不辭而別，你說洛姑娘一定會在三重鎭出現，還非主動找我們不可，到底有甚麼玄機？」

張小邪望着洛雲微笑不語。

洛雲也望着張小邪，也微笑道：「任何人心中想甚麼，都好似都逃不過小邪雙眼。」

劉四逢道：「洛姑娘，你剛才說，不辭而別是另有目的，又給我們一個驚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洛雲道：「還不是爲了畫中人？」

劉四逢登時不作聲。

洛雲道：「你以爲我是周令泰派來殺你的？」

劉四逢一怔，道：「妳不是周令泰派來殺我的？」

洛雲道：「當然不是，我是要來殺那個忘情薄倖的負心漢畫中人的。」

提起畫中人，劉四逢又不作聲。

此刻的洛雲，冰冷全消，微笑道：「還記不記得小鈴子？」

劉四逢嘆息一聲，道：「當然記得，那小妞兒天眞可愛，頭上永遠結着丫角髻，整天都蹦蹦跳跳的，一雙眼大得好似銅鈴一樣，所以我替她取了個外號叫小鈴子。」

洛雲又微笑道：「你還想念小鈴子嗎？」

劉四逢又嘆息一聲，道：「想念有甚麼用，相信我這輩子再也見不到這個可愛的小女孩了。」

衆人都不知他們在說甚麼。

洛雲向衆人道：「我們還是離開這裡吧，再僱仵工把他們屍體收拾好，送回他們家鄉去。」

衆人離開廢墟，另一邊的三個幫主仍在作生死鬥。

他們之間這一場生死之戰，誰勝誰負，卓孤鴻等人都漠不關心。

＊　＊

一行人包括沈蓋等人一共十人返回喜來客棧，衆人都聚在卓孤鴻入住的房間，甚是熱鬧，劉四逢心急地追問洛雲，道：「洛姑娘，你還未說你不辭而別的目的，和有甚麼令我們驚喜的事？」

洛雲已不再冰冷，因爲再沒有必要，此刻她變成一個開朗的少女，笑道：「我說了出來，你一定要把畫中人下落告訴我了。」

劉四逢在猶豫。

張小邪笑道：「還猶豫甚麼，洛姑娘不是說了麼，她根本不是周令泰派來殺你的人。」

洛雲道：「周令泰恃强凌弱，早在三年前得到報應，被人殺了，所以以後再沒有人向你追殺了。」

劉四逢喜道：「眞的？」

洛雲笑道：「你可以把畫中人下落告訴我了。」

劉四逢正想開口，張小邪搶着道：「我說過，祇要找到李老伯下落，由小邪親口告訴洛姑娘畫中人下落。」

劉四逢怔怔的望住張小邪。

卓孤鴻道：「小邪，你眞的知道畫中人在那裡？」

張小邪笑着點頭。

劉四逢還是怔怔的望住張小邪。

洛雲笑道：「小邪如此聰明，又怎瞞得過他雙眼。」

張小邪忽然飛快伸手抓住劉四逢的大鬍子，並用力一扯，劉四逢臉上的鬍子全都脫了下來。

原來劉四逢的鬍子全是假的，他眞面目一露，竟然是個美男子。

卓孤鴻與龍七郎驚訝地脫口道：「畫中人？」

張小邪笑道：「畫中人就是劉四逢，劉四逢就是畫中人。」

龍七郎道：「你爲甚麼扮成這個樣子？」

劉四逢笑道：「還不是爲了逃避周令泰的追殺。」說着，把兩道假眉也扯下了，續道：「以後我可以用眞面目示人了。」

龍七郎望着洛雲，道：「四逢先生是忘情薄倖的負心漢？」

劉四逢的心又刺痛起來，神情也變得極傷心。

洛雲笑道：「我一直都以爲這個畫中人是忘情薄倖的負心漢，直至那日聽了他被逼休妻的故事之後，我才知道誤會了他。」

提起舊事，劉四逢的心更痛。

洛雲忽然大力拍了三下掌。

衆人都不明她此舉之意。

掌聲一落，房門被人推開了，衆人扭頭一看，祇見一個高貴美麗的少婦帶着一個小孩子走了進來。

洛雲臉上表情是快樂的。

張小邪也甚開心。

劉四逢見了婦人，心中更痛。

其餘人等都愕然不已。

劉四逢望着少婦，夢囈般道：「文燕，好久不見了。」

高文燕眼淚汨汨掉下來了，是喜歡的眼淚，也是激動的眼淚，泣道：「我們終於可以重逢了。」

劉四逢望望那小孩，又望望高文燕，臉上更是痛苦，道：「不錯，我們終於重逢了，但是，重逢又如何，妳已經……」

還未說完，高文燕眼淚流得更急，對身旁的小孩道：「小奇，快叫爹吧！」

小孩望着劉四逢，道：「爹爹。」

劉四逢大大的驚愕，道：「他是我兒子？」

高文燕抹去眼淚，興奮地道：「當年，你走時，我已懷了你的骨肉，八個月後，小奇就出世了。」

劉四逢道：「妳不是一直很恨我嗎？」

高文燕道：「十年來，我沒有恨過你，祇不斷盼望你能回到我們母子身邊一家團聚，天可憐見，我們一家人終於團聚了。」

劉四逢化悲爲喜，道：「你沒有另嫁他人？」

高文燕道：「我怎會另嫁他人？」

劉四逢道：「但妳怎找到這裡來？」

高文燕道：「小鈴子把一切都告訴了我，然後帶我來見你。」

劉四逢詫異道：「小鈴子帶妳來見我，她在那裡？」

張小邪在劉四逢頭上一拍，笑道：「你這人眞蠢，這一切還不明白？」

洛雲笑對劉四逢道：「你爲人也太老實了，你還以爲昔日的小鈴子還是十年前結丫角髻，整天蹦蹦跳跳的十二歲女孩嗎？」

劉四逢怔怔的望着洛雲，道：「妳就是小鈴子？」

洛雲笑道：「我就是小鈴子了，我的好姐夫。」

劉四逢道：「你爲甚麼改名洛雲？」

洛雲道：「方便走江湖嘛，況且我初次見你們，又不知你們是甚麼人，所以隨口改個名騙你們罷了，你不是也改名換姓嗎？」

劉四逢的眼淚又落下了，是喜極落淚，忙走到妻子面前，握着妻子雙手。

夫妻重逢，有說不出的喜悅，衆人也替他們一家團聚而高興。

張小邪對卓孤鴻道：「師父，現在你明白我說洛姑娘一定會在三重鎭出現，又非主動找我們不可的原因了嗎？」

卓孤鴻點頭道：「洛姑娘知道四逢先生的故事後，已明白一切，她當日不辭而別，是去帶劉夫人來見四逢先生，想給他一個驚喜。」

劉四逢與妻子重聚後，便向妻子介紹了一衆朋友，然後滿心歡喜的抱着兒子。

張小邪笑道：「四逢先生，你到底原名是甚麼？」

洛雲笑道：「姐夫本姓曾，原名叫……」

劉四逢忽然截住她說下去，道：「不准說！」

衆人都爲之一愕。

洛雲笑道：「姐夫原名很女性化，他害羞，所以不准我說出來。」

劉四逢道：「你們以後就叫我曾四逢吧。」

張小邪道：「四逢這個名字很不利你賭博，爲甚麼還叫四逢？」

曾四逢道：「我以後不賭錢了，還怕甚麼？」

張小邪道：「莫非你要戒賭，你說過活到最後一口氣也要賭呀？」

曾四逢笑得雙眼瞇成一線般，道：「今時不同往日嘛，我現在有妻有兒，還賭甚麼？」

張小邪道：「既然如此，我就放心將她母子交給你了。」說完，在懷中取出一叠銀票交給曾四逢。

曾四逢道：「這是甚麼？」

張小邪道：「銀票，一共四千五百兩。」

「爲甚麼把銀票交給我，何況我無功不受祿。」

「甚麼叫無功不受祿？這是我們合作贏霍登的，替你還了債之後，剩下這些。」

曾四逢道：「贏霍登的是你，我不要。」

張小邪道：「沒有你合作，我們如何能贏霍登，你爲甚麼不要，臭老小子，是不是想賴賬？」

曾四逢怪叫道：「混賬，我劉大爺，不，我曾大爺會是賴賬的人嗎？」

張小邪正色道：「既然不賴賬，爲甚麼不聽令於我？」

曾四逢道：「我祇聽令於卓孤鴻。」

卓孤鴻也正色道：「我現在命令你把銀票收下，從此與嫂夫人過好日子。」

曾四逢叫道：「臭小子、臭小小子，曾大爺姑且忍你們半年，半年後曾大爺就取你們狗命。」說完把銀票收下，並開懷大笑。

衆人都笑了。

曾四逢望着銀票，笑道：「這些錢，部份是擺喜酒用的。」

卓孤鴻道：「擺甚麼喜酒？」

曾四逢道：「你跟小鈴子的結婚喜酒。」

卓孤鴻忍不住望了望小鈴子一眼，小鈴子登時雙頰飛紅，羞得忙躲在姐姐高文燕身後。

房中充滿笑聲。

沈蓋笑道：「卓兄、高姑娘，擺喜酒莫忘了我們五兄弟的份兒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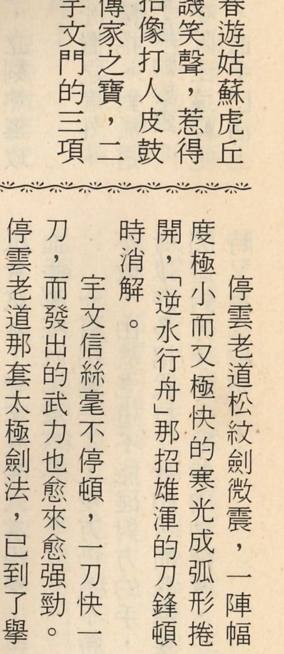
曾四逢笑道：「你們五兄弟如果不賞臉，我這個做姐夫的才不放過你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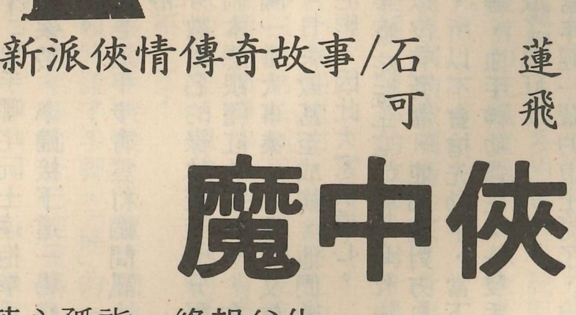
沈蓋等人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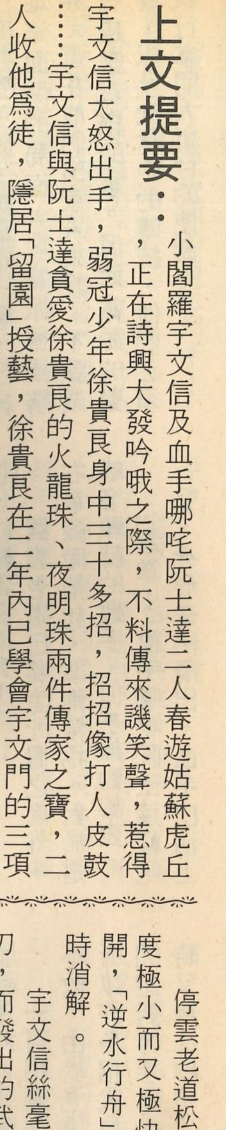
小鈴子更害羞。

房中的笑聲聲震屋瓦。

（全文完）







魔中俠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石蓮・文　可飛・圖

苦心孤詣　終報父仇

上文提要：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二人春遊姑蘇虎丘，正在詩興大發吟哦之際，不料傳來譏笑聲，惹得宇文信大怒出手，弱冠少年徐貴良身中三十多招，招招像打人皮鼓……宇文信與阮士達貪愛徐貴良的火龍珠、夜明珠兩件傳家之寶，二人收他爲徒，隱居「留園」授藝，徐貴良在二年內已學會宇文門的三項絕藝，只差火候……

停雲老道松紋劍微震，一陣幅度極小而又極快的寒光成弧形捲開，「逆水行舟」那招雄渾的刀鋒頓時消解。

宇文信絲毫不停頓，一刀快一刀，而發出的武力也愈來愈强勁。

停雲老道那套太極劍法，已到了舉重若輕，化腐朽爲神奇境界，隨意一劍，都是巧奪天工的妙着，恰到好處將斷流刀法化解。

「好！」旁觀雙方高手今日見了這等劍法，情不自禁叫好喝采。

血手哪吒阮士達十分焦急，照這樣情況看，師兄祇怕今日不易取勝，自己一樣接不下老道的劍招，這如何是好呢？

小閻羅暗自一咬牙，決心和老道拚個明白，斷流刀法最後一招——翻天覆地，立即施出，這是刀法中的最高成就，施展開來，頓時有山崩地裂，狂風驟雨，雷霆萬鈞，沛然不可抗拒之威。

停雲老道剛才已看過這一招的威力，他知道這是分勝負的時候，清嘯一聲，整個人的精神意志，全部注入松紋劍中。

一枝松紋劍，突然光華大盛，停雲老道衝霄躍起，身劍合一，滙成一束璀燦輝煌的光柱，往前迎去。

兩股威力絕倫的勁氣接觸了。沒有人能夠形容，根本也沒有人看清楚，當大夥兒定下神來，事情已經過去了。

宇文信右臂及胸前流血，受了老道的劍傷，停雲老道呢，半邊道袍破裂，右臂鮮血直流，看來也是受傷不輕。

血手哪吒阮士達大驚，急衝上前扶住了師兄宇文信，低聲道：「師兄！」

宇文信右臂受傷，終於無力再戰，停雲老道雖受了傷，看來沒有宇文信的那麼嚴重，而且旁邊還有一位觀雲老道，血手哪吒阮士達恐怕不是對手，紅豹宇文門今晚恐怕也要在武當門下受創。

師兄弟二人雙手相握，心意相通，盡在不言中，他們決定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決心與對方拚到底。

這時，早有武當弟子上前爲停雲老道包紮傷口，宇文信也趁機裹傷，雙方包紮妥當，這場未終結的大戰仍要繼續下去。

停雲老道打個稽首道：「二位施主，還要繼續麼？」

小閻羅宇文信笑道：「老道長，今日之戰，是一場生死戰，毫無妥協地方。」

「無量壽佛！」停雲老道臉露不忍之色，緩緩道：「施主放下屠刀，貧道可以在掌門面前說話，不會太難爲施主，如果繼續拚鬥，我們雙方都不願有此結果。」

小閻羅宇文信明白對方好意，但紅豹宇文門弟子又豈是臨危苟且之輩，當下抱拳道：「多謝道長厚愛，但江湖上的生涯，原是如此冷酷的，無情的，死生不算甚麼，我們一踏入江湖圈子，早已準備好，出手吧！請繼續我們的拚鬥吧！」

停雲老道似乎不急，雙目微閉，遲遲不肯出手。

血手哪吒阮士達上前三步，低聲道：「師兄，由小弟接戰，或可僥倖，渡過今日之難。」

小閻羅宇文信受傷，尤其是右臂削傷，根本不能用力運勁，雖然血手哪吒阮士達一樣不行，總好過現在這樣不能動手吧！

沉默了半晌，宇文信終於艱難的點了點頭，低聲說道：「小心！」說罷，退在一旁觀戰。

血手哪吒阮士達深深的吸了口氣，抱拳道：「請兩位道長繼續賜招。」

觀雲老道對停雲老道低聲道：「師兄，由我出戰罷！」

停雲點了點頭，竟自走開了一旁，沒有說甚麼，這時候，實在也沒有甚麼可說，眼前這一戰，已經是一面倒的局面，武當派穩操勝券，這在他們出家人來說，不願做些趕盡殺絕的事。但武當派的聲譽，以及武林中的傳統，他們必須執行掌門人所付的使命。

血手哪吒阮士達沒有拿兵刃，觀雲老道也不好意思抽出長劍。再說，武當派的拳脚功夫，七十二路擒拿術、沾衣十八跌、太極拳及綿掌，無論那一套，在武林中都有過顯赫的功績，觀雲老道數十年鑽研，已經得心應手，輔以深厚內功，可說是穩操勝券！

「請！」血手哪吒阮士達抱拳爲禮，拉開架勢，準備接下這一場殘酷的血戰。

觀雲老道平步青雲打個問訊，臉色沉靜。

在旁數百名的綠林豪傑十分緊張，他們本想跟隨紅豹宇文門，在武林中闖一番大事業。如果宇文信師兄弟今日失敗甚至成擒，他們希望又成泡影，因此大家很擔心。

血手哪吒阮士達已抱必死決心，所以沒有憂懼，他知道對方自恃輩份，所以不會搶先動手，當下微微凝神，血手神功運足，一雙手頓時變成了血紅！

武當年輕一輩的道士見了，臉色大變，他們這血手神功的威力絕倫，只要給它沾了邊，立刻熱毒攻心，終致毒發而死！

觀雲老道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右掌微微抬起，準備接招，對於這威名顯赫的敵手，似乎無動於衷。

「看掌！」血手哪吒阮士達輕叱一聲，身形奇快滑出，血手已沾上觀雲老道的胸衣。

「呀！」年輕道士們驚叫了起來。

大夥兒總算見識到這奇特身法，血手哪吒阮士達就總算名副其實，由於他身形，就像傳聞中足踏風火輪的哪吒一樣，奇快無比，武林中不知有多少成名高手，猝不提防之下，照上面就受傷落敗。

今天，面臨生死存亡關頭，血手哪吒阮士達全力施爲，去勢更快，下手更重！

觀雲老道一生未見過如此奇怪的身法，但他臨危不亂，陡地胸腹往內縮進了八寸有餘，僅此方寸地方，已夠他避閃的了！

「絲！」一聲，胸衣扯去一塊，如果賭輸贏，老道已經輸了，但他們是生死之鬥，所以並未因此而停了手，老道身形微轉，人已閃開三尺，左掌擋截，直斬對方脈門。

血手哪吒阮士達手指一轉折，迎將上去，只要老道沾着邊緣，就有他的好看。

觀雲老道知道厲害，自然不會以身試險！雙掌展開武當絕學，與血手哪吒阮士達大戰。

一百招過去了，雙方仍然不勝不敗，由於老道不能碰對方的手，所以許多招式打了折扣，而且還要閃避對方手掌，雖然內功深厚，一時又無法取勝了！

小閻羅宇文信暗暗心喜，只要制服觀雲老道，武當派人雖多，已無足懼矣！

血手哪吒阮士達全力施爲，希望血手沾上老道身上任何地方，所施招式也與普通武林高手拚鬥大異其趣，外人不明就裏，一定認爲怪不可言。

突然，觀雲老道手中長劍刺出，事前毫無先兆，像他這樣絕頂高手，猝不提防之下，血手哪吒阮士達如何閃避得了。

「嗤！」左手中劍，不由大驚，連罵人的話還未出口，胸口又中了一掌，試想，武當派碩果僅存的兩位前輩，同時出手，天下有幾人受得了。

血手哪吒阮士達翻倒地上，再也爬不起來了。

「好不要臉！」小閻羅宇文信怒喝。

血手哪吒阮士達跟蹌跌倒，臉如白紙，雙眼望着停雲及觀雲兩老道，蘊含着無限的恨意，雖未罵出口，但他心內的恨意絕非言語可以表達。

紅豹宇文門的高手，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二人全部受傷，失去戰鬥力，即使一名九流脚色，也能要了他們的命。

「把他們殺了！」一名年輕道士叫起來。

「來吧！有本領的自己出手！」徐貴艮挺身而出。

那名青年道士一怔，見是一名後輩子弟，心內頓時生出看不起的意念，冷笑道：「釜底遊魂，也敢大言不慚，到底是邪魔外道！」

「好！待俺來見識見識名門正派的絕世武功！」徐貴艮冷峻的道。

「小子，俺松月來教訓你幾招。」一個年輕道士大踏步走前三步，氣概不可一世！

三清教中人，爭强鬥勝，可以說是爲了門派聲譽，但言辭態度，却令人不敢恭維。

武當的長老在場，見門下弟子如此飛揚傲慢，也不出言阻止，更加令人齒冷。

在場各人，此時心底全心全力支持徐貴艮，希望他能擊敗松月。

今日武當高手在，紅豹宇文門主力受挫，看來已無力扭轉局面。

徐貴艮能夠在絕對頹勢之下挺身而出，僅此臨危不苟的氣勢及膽色，已令衆綠林豪傑暗中欽佩十分。

松月此時冷峻望着對方，等待出手，一看情況，這位年輕道士不出則已，出手必然是要命的重擊，徐貴艮僅是紅豹宇文門的第三代弟子，不知他能否擋得住三招！

二人僵持了好半晌，仍未出手。

突然，徐貴艮右手微伸，又疾快的縮回，而他自己全身未動，外人不明就裏，好像在開玩笑，伸手縮手，却不是攻擊敵人，這在決戰場上，實在是太不合理！

松月可不這樣想，他要對方先出手，表示自己身份比較特殊！如今對方已伸手，這還有甚麼客氣！

「颼颼颼」，松月的拳脚不發則已，一發有如狂風驟雨，目標全是致命重穴。

徐貴艮嘴角微噙着冷笑，身形閃動，避開一連串的攻擊，尚未還手！

松月十幾招施出，未能將紅豹宇文門第三代弟子制服，感到老羞成怒，神態愈加猙獰可怕，那有半點出家人的樣子，只怕連普通的武林人都及不上了！

徐貴艮右手突發，天魔大鬧地獄，松月頓時慌了手脚，「砰」的一聲大響，這名年輕道士已經受傷倒地不起。

「好功夫！」觀雲老道冷冷的道。

徐貴艮知道這老道一身武功，非比尋常，他如果眞的出手，只怕紅豹宇文門今日要大大的不利了，目前面臨的難關，的確是不容易的解決，除非出現奇跡，否則紅豹宇文門的主力今晚只怕要消失殆盡了。

這時徐貴艮個人孤軍作戰，在武當派數十高手之前，顯得那麼的孤單，那麼的脆弱。

徐貴艮屹然卓立，毫無膽怯及退縮之狀，緊閉嘴唇，準備拚鬥到底。

觀雲老道雙眉微皺，他以武當前輩的身份，向一個邪魔外道門派的第三代弟子出手，即使取勝，那也會貽笑天下，如今這情況之下，如果就此罷手，一樣得不償失，擺在面前的與紅豹宇文門一樣，不容易解決！

「飛斧」胡宗庭忍不住叫道：「武當派向以名門正派標榜，今日你們各位的俠義風範，我們正在密切的注意。」

「好，貧道來處理，絕不會令天下武林同道笑話。」觀雲老道微一沉吟，心內即有了計較，冷峻道：「紅豹宇文門殘暴成性，殺害本門弟子，如今本派以堂堂正正之師討還公道，想來也是本份行動！」

「道長是否要動手殺害紅豹宇文門的弟子？」「飛斧」胡宗庭又忍不住的問。

「趕盡殺絕，武當派尚不至於會如此做，這只是邪門外道的作風，貧道今日要考驗考驗這位年輕朋友，我相信他入魔尚淺，或可以救治。」

徐貴艮突然冷冷笑道：「貴派今日行爲，我不以爲比邪魔外道好多少，老道士要施辣手，放手施爲好啦，看我紅豹宇文門弟子是否會膽怯退縮。」

「好！」

「好氣魄！」

綠林羣豪轟然叫好喝彩。

觀雲老道鐵青着臉，緩步走前五尺，冷峻道：「今日老道爲武林除害，年輕人如果肯認輸，或可有救，老道一力承擔，武當或可饒你，如果一意孤行，執迷不悟，老道拚着武林非議，也要除武林大害！」

徐貴艮叫道：「只管出手吧！看看紅豹宇文門的骨氣，可是貪生怕死之徒！」

觀雲老道嘴角含着冷笑，右掌倏發，快如閃電，徐貴艮猝不及防，給打得飛了起來。「砰！」的一聲跌在七尺開外，但他極快的又爬起身來。

「呀！」旁觀羣豪驚叫了起來。

徐貴艮心內大怒，正要出聲喝罵，觀雲老道雙掌吞吐如電，在場各高手竟未看清出手，徐貴艮又飛了出去，這次臉頰腫起，雖未受內傷，却也疼痛十分！

「我這兩下，你可服了麼！」觀雲老道冷峻道。

「不服！」徐貴艮大聲叫道：「

你殺了我也不服，如果用武力壓迫人，那才是殘暴，那才是無理，尤其是標榜名門正派的前輩修道之人，能這樣做，更令我看不起，而且是極端的鄙視！」

「罵得好！」小閻羅宇文信笑道。他笑得很愉快，因為徐貴良已在口頭上，給觀雲老道以及武當派，作一次沉重的反擊！

「好！」旁觀者羣雄均叫好。

觀雲老道臉色鐵青，顯然已經老羞成怒，他也不辯駁甚麼，只是淡淡道：「你小心了！我這次出手，不會停止，直到你認輸為止，否則，就一直的打下去！」

「來吧！拿出你們武當派欺凌弱小的一貫手段，紅豹宇文門的弟子證明給你看，甚麼才是大丈夫行徑！」徐貴良凜然卓立，義正詞嚴，雖然衣衫不整，滿臉青腫，但那種視死如歸的神態，深深印在綠林羣豪心底上。「砰砰！」這兩下手勢極重，徐貴良嘴角已滲出鮮血。

「怎麼不拿出紅豹宇文門的武功來，光是口頭上練功夫到底是不行呀！」觀雲老道冷笑的說道。

徐貴良心頭發火，他此時將生死置於度外，突然激發了體內的狠勁，使出了天魔散手中拚命絕招——「有去無回」，雙腳雙手左右環抱盤旋猛擊，連防守全放棄了！

正是一夫拚命，萬夫莫當！

觀雲老道一甲子的精純內功，比徐貴良不知高出多少倍，所以根本不將他放在眼內，但是，這招「有去無回」，正是天魔散手拚命絕招，那怕你武功再高，碰到這樣破釜沉舟的狠着，也無法防止。

這招「有去無回」使將出來，觀雲老道只覺得全身上下的重要穴道，全在對方攻擊力籠罩之下，雖然，徐貴良全身所露出的空隙甚多，隨便出手，都可制他死命，可是，自己無論如何，也不易逃脫同歸於盡的命運！

觀雲老道雖然也是八十幾歲，仍然不願死在如此情況之下，不得已，運氣護住要穴，閃身避開。

「砰砰」胸腹中了兩下，雖然要不了命，這也夠他看了，尤其是顏面上更要了他的命了！

徐貴良這下大獲全勝，他並不趁乘勝追擊，昂然站在原地，冷然望着觀雲老道。

「嗯！這是天魔散手的『有去無回』，果然妖魔外道，兇殘狠辣大異尋常！」觀雲老道似乎並未激動，冷靜叙說一件普通事似的。

「師伯，我們不需客氣！」松月心內懷恨不平，見師伯似乎要放過敵人，所以立即出言挑撥。

「我們武當派今日到此為止，十日後紅豹宇文門高手仍在，那時就要一決生死。我們走吧！」觀雲老道淡淡道，說罷轉身，往外走去。

松月等年輕一輩的道士，心內雖然不平，但觀雲老道儼然此行主腦人物，他話已出口，衆人自然不能反對，所以只好恨恨地瞪了徐貴良一眼，然後尾隨走出「留園」。

小閻羅宇文信等望着一羣道士的背影，暗自透了一口氣。

待羣道走後，一旁的綠林羣豪立刻鼓噪起來，七嘴八舌：「這班武當道士，簡直是偽君子，處處要擺臭架子，以為這樣就可以表現他們的尊嚴！」

「甚麼尊嚴不尊嚴，不要臉是眞！」

小閻羅宇文信微笑不語，待衆人靜了之後，才心平氣和的道：「各位兄弟，今日未死在武當門下乃本門之福，也是各位之福，大難不死，應該與各位慶賀一番。」

「宇文大哥這話有理，高興時應該喝酒！」「飛斧」胡宗庭首先叫了起來。

「吩咐擺宴！」徐貴良高聲附會！

「是。」執事們轟應了一聲，他們這時精神特別好，今晚武當幾乎打破了飯碗，主人安然渡過危機，他們的飯碗可以保持，所以精神特別好！

酒已來，全是最好的，此時又沒有任何顧忌，一羣三山五嶽的綠林豪傑，放開喉嚨，盡情歡樂！

響亮的笑聲，在大廳內洋溢！

血手哪吒阮士達滿腹心事，十日後，武當派高手再度來臨之際，紅豹宇文門如何迎敵，抑或是引頸待戮，任人宰割，還是應戰，寧死不屈？

小閻羅宇文信似乎已看破師弟的心思，把頭接近，低聲道：「師弟，別擔心，到時自有退敵良策，如今只管喝酒，放開懷抱尋歡樂，不必杞人憂天，苦了自己！」

血手哪吒阮士達知道這位師兄心智過人，他既然說已有良策，定然有幾分把握，但事實擺在眼前，武當派不說別的，只是觀雲老道、停雲老道兩個老道士，紅豹宇文門已無法抵擋，像掌門以下十二長老，全部有一身精純內功武功，其餘弟子更別說了。

徐貴良此時走上來，手裏持着杯子，送到血手哪吒阮士達面前，低聲道：「師父，這是我家療傷聖藥，你服下去可能好得快些。」

血手哪吒阮士達早已聞到那股香味，尚未入口，頭腦一清，頓時精神疾振，知道杯中東西不簡單，立即充滿了懷疑的眼光望過去。

徐貴良知道血手哪吒阮士達意思，道：「師父放心，我還留有一小瓶，夠三四人用了。」

原來血手哪吒阮士達心內掛念宇文信，他的傷勢頗重，如果自己一人服用，那可太過份，徐貴良如此一說，他才放心，一口喝下去。

那眞是好東西，一喝入口，立刻有股熱力穿貫奇經八脈，傷勢頓時好了大半！

血手哪吒阮士達大驚，這東西如此靈效，那還得了，必然是曠世難求的奇珍異品，這弟子徐貴良如何得來的，那眞是奇事！

徐貴良此時退回自己的座位，呼五喝六的與大夥兒猜拳喝酒去了！

三天後，「留園」內的綠林羣豪分頭找人，準備十日後，與武當決一生死戰。

「留園」內外的防守，也益發嚴密，簡直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崗，對方如果想偷襲，只怕是不容易的了。

突然，門外傳來了一陣喧嘩聲……

「飛斧」胡宗庭恰在附近，聞聲立刻趕到門外，只見一名老者，神態威猛，大紅披風，滿臉殺氣，冷峻的站在前面，四名壯丁正在喝問。

「老朋友，你是那一路英雄，請說出來，俺好去通報！」這名壯漢正是黑道小有名氣的「醉虎」賈寧。

「嘿嘿嘿！」老者雙目朝天，連話都懶得答。

「醉虎」賈寧雖然心內已經發火，但對方氣度自然而然有股攝人威力，所以仍然忍住，低聲下氣道：「老英雄不肯見示名號，我去通報！」

「叫你們主人出來跪地迎接！」

紅衣老者口氣狂得駭人，那不可一世的氣焰更令人受不了！

「醉虎」賈寧再三容忍，以為這老者定是當世高人，所以言辭上才會那麼樣的狂。但是，叫主人出來跪地迎接，這簡直是侮辱人，看來定是敵方高手無疑！

其餘兩名大漢突然發掌，猛擊紅衣老者背心，「砰！」一聲大響，四隻手掌結結實實擊中。

「好！」「醉虎」賈寧大喜，立即大聲喝采。

但是，紅衣老者沒事人一般，絲毫未受傷，反而兩名大漢手掌却紅腫了起來，像插滿了針刺，疼痛難當。

這一來，令得「醉虎」賈寧大驚，他知道這是對方內功反震所致，紅衣老者如此神功，簡直駭人聽聞。

試想以「醉虎」賈寧這等江湖末流，如何敢出手呢？但在「留園」大門口，給人家欺上門來，如此忍下，却又算是甚麼英雄好漢。

「醉虎」賈寧正在為難之際，突然看到「飛斧」胡宗庭，不由大喜道：「胡爺來得正好！」

其實「飛斧」胡宗庭早已經來了，見紅衣老者如此的欺人，當下不客氣，大喝一聲：「殺！」雙斧破空而飛出，往紅衣老者頭上斬去。

「砰！」老者紅袍突然反捲，奇準的兜住雙斧，像活的一般反射回去，比來時更快。

「飛斧」胡宗庭偏不信邪，伸手接去了，甫一接觸，斧柄突地湧來一股大力，幾乎把握不住，但他咬緊牙根硬行抓住不放，「蹬蹬蹬」一連退了三步，再退三步，「托托」雙斧仍然脫手飛出，跌倒地上。

這一來，「飛斧」胡宗庭臉上發赤，今天這個觔斗可栽大了，以後如何能在江湖上混，當下一咬牙，抽出雙斧，準備施展最後殺着——日月爭輝，與這老者拚了！

「胡兄不可！」「千手無常」呼延慶急叫道。

「飛斧」胡宗庭循聲望去，已見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早已拜倒，一個個口稱：「師父！」一個高叫「父親！」知道這紅衣老者是紅豹宇文門的門主，紅豹宇文河，當下不由大驚，汗流浹背，跪倒地上，不敢抬頭。

「哈哈哈……」紅豹」宇文河暢快大笑，頻喚叫道：「起來，起來！使得好斧頭！」

「我不知老前輩駕到，晚輩罪該萬死！」「飛斧」胡宗庭叩頭請罪。

「罷了，不知者不罪，我們到裏面去吧！」紅豹宇文河說時，當先走進門去。

紅豹宇文門門主到了，衆人頓時精神大振，停雲、觀雲兩名老道武功雖强，只怕也未必强得過這位紅豹宇文門門主，十日後決戰，有了這位絕頂高手，雖然不敢說勝，相信雙方必有一番劇烈的拚鬥。

坐定後，徐貴良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響頭，高聲道：「徒孫拜見師祖！」

紅豹宇文河對這位初次見面的徒孫，似乎特別投緣，聞言立即含笑道：「好孩子，走過來，讓我看看！」

徐貴良戰戰兢兢走上前去，紅豹宇文河抓住徐貴良的手，輕輕摩挲，神態中有說不出的愛憐。

大廳上羣雄列座，共同商討對付武當戰略。

但是，紅豹宇文河此時却不商討大事，却去和徒孫叙家事，豈非怪事！

好半晌，紅豹宇文河放下徐貴良的雙手，轉頭向各人道：「强敵壓境，各位大概會笑我太痴吧！」

「不敢！」衆人齊聲道。

「對付武當派，老朽已有了計較！」紅豹宇文河臉露笑容，似乎已經成竹在胸！

「老前輩智珠在握，晚輩愚昧，請示玄機！」「飛斧」胡宗庭恭敬的問道。

紅豹宇文河微微點頭，好像很受用，沉吟半晌，轉頭向大家問道：「你們可知道我的方法？」

試想，誰能猜中老魔頭的心思，大夥兒瞠目以對，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哈哈！」紅豹宇文河笑道：「大敗武當派，要他們好好丟一次大人，我這徒孫，就可以辦到了。」

「甚麼？」衆人叫了起來。

大夥兒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徐貴艮能挫敗武當派高手，這是甚麼話，誰也不懂，可是紅豹宇文河如此之說，一定有他可靠的理由，因此，衆人只有瞪眼的份兒了！

「嗯！」紅豹宇文河頗爲得意，微笑道：「我這徒孫，根骨悟性極佳，只要小施妙法，數日間，立刻可以造就絕頂武功！」

別說是在座衆人，即使徐貴艮自己，也無法相信，怔怔的望着師祖，像看着甚麼大怪物一般。

「我這法子很簡單，沒有一點稀奇，即是採取集腋成裘的辦法！」紅豹宇文河說到此處，稍微頓了頓，見大夥兒迷惘不知所措，然後微笑接道：「在座總共有二十幾位，內功修爲深厚，由我開始，每人將自己的眞元，貫入一部份給我這徒孫，試想，他的內家火候，當世之中，誰有那樣深厚雄渾。觀雲、停雲兩名老道，雖有六十年內家修練功力，只怕也無法與我這徒孫比較了！」

這的確是個驚人的法子！

武林中貫頂大法雖有採用，那也只限於一人而已，除非有極親近的人才肯使用，如今紅豹」宇文河所提出來的，二十人分別輸出眞元，雖然只是小部份，試想，徐貴艮所獲得的，即使武林名家，從不間斷兩甲子甚至三甲子的修練，只怕也無法可以與之相提並論。

大廳內，靜得出奇，衆人正是震駭莫名。

「各位有意見麼？」紅豹宇文河微笑的問。

「沒有。」

「我們同意！」

「這是前所未有的法子。」

在座綠林羣豪，能夠甘心情願的答應，有兩點理由：

第一，武當派實在欺人太甚，紅豹宇文門如果遭受打擊，他們日子更難過。

再者，徐貴艮當日抗敵，所表現的風度，大夥深深感動，這位少年弟子，的確令人欽佩。

所以，大夥兒才情願將自己性命交修的內家眞元部份送出，作爲奉獻的禮物。

紅豹宇文河爲何這樣鍾愛這位徒孫，也是有兩大原因：

其一是徐貴艮送去的成形何首烏，令老魔頭受益很大，心底下自然愛上了這位徒孫；

再者，此次武當大興問罪之師，徐貴艮捨死忘生，抗拒强敵，同時更使令紅豹宇文門聲威大振，綠林豪傑心儀投效，儼然奉紅豹宇文門爲盟主，這無疑是徐貴艮的大功。

因此之故，紅豹宇文河因利乘便，提出了這貫頂大法，綠林道上的高手一致贊成，如果是第二個人，他們心底不是敬服的英雄，只怕不肯將本身眞元送人！

俗語說，英雄創造時勢，時勢創造英雄，確有其顚撲不破的眞理！

徐貴艮一步登天，前後不過三天。

他已由普通的武林人，晉入絕頂高手的行列！

當今宇內，別說像他這樣年紀，只怕老一輩的奇人，懷有曠世神功之人，也不容易具有徐貴艮如此深厚的內功。

因爲他只不過在短短三日的時間，就獲有如此神功。

世上還有如此幸運的人麼？

「孩子，」紅豹宇文河當着衆高手的面前，親切地對徐貴艮道：「斷流刀法中最後一招——翻天覆地，你再使來給我看看！」

「是！」徐貴艮恭敬回答。

本來，一門派中的絕學，而且是紅豹宇文門中的武學精華，豈可當着外人面前施展，紅豹宇文河所以如此的做，正是他過人之處，再說，這羣高手此時與紅豹宇文門，的確已連爲一體，榮辱與共，所以這樣做是對的。

此時，徐貴艮取過單刀，神色頓時誠敬無比，斂氣凝神，將整個人的精神意志貫入刀中，漸漸的已和刀連爲不可分割的整體。

突然，徐貴艮上前踏上一步，僅此一步，已將無堅不摧的殺氣引發，在場各人，感染到一股强勁無比，有質無形的殺氣，陰森森的，沁心砭骨。

「嘿！」徐貴艮蓄勢已足，陡地一聲悶喝，單刀緩緩高擧過頭，像擧着座山，刀上的殺氣越來越强勁，洶湧澎湃，有如大海中的掀天巨浪，無休無止，滙成一股洪流，集中一個目標衝去。

「轟！」强勁無比的刀勢，令得面前的空氣承受不住如此巨大壓力，猛然的爆發開來。

「殺！」徐貴艮這一聲叫，就像火山爆發的訊號，轟轟烈烈，在他前面的東西，無論大小，全部分裂。由近而遠，伸延極快，迅速伸展到遠方！

「轟」刀勢太强，大廳柱子斷裂，屋頂瓦片跌落，塵土飛揚，聲勢駭人！

好半晌，風平浪靜，大廳內羣豪相對駭然，斷流刀法威力絕倫，往日只是傳聞，如今親眼見到，果然名不虛傳，尤其是這招「翻天覆地」，簡直是刀法中極致，今日徐貴艮到底練成功了！

沒有人喝采叫好，事實上太過駭人，所以大廳內羣豪像呆了一般！

今天徐貴艮能夠發出刀上威力，當然是由於內功增强之故。

「好刀法！」「飛斧」胡宗庭首先打破沉靜。

「嗯！很好！」紅豹宇文河看了頗感滿意。

「唔……」「千手無常」呼延慶放聲大笑，開心已極，半晌後才道：「徐少俠這一刀的威力，相信武當派無人能抵擋得住，到時可叫他們大吃一驚了！」

「嘿嘿，武當派自稱爲名門正派，神功無敵，這次可令他們大出意料之外，今天我們可要好好運用此點，到時看看那班雜毛的嘴臉！」「飛斧」胡宗庭道。

「據探到的消息，武當派大擧出動，所調動的人馬約有六十多名，看來他們是存心將江南綠林道一網打盡，因其如此毒辣，我們才要狠狠的反擊！」紅豹宇文河冷峻的道。

「我們以老前輩馬首是瞻！」衆人齊聲道。

「大家是坐上一條船的人，同舟共濟，別客氣！」宇文河淡淡的道。

這是個好日子，大夥兒懷着興奮的心情，磨拳擦掌，枕戈待旦。

雙方約定在寒山寺外決戰。

武林中早已轟動，尤其是黑白兩道，彼此關心同道的成敗，所以到場觀戰的簡直是人山人海了。

武當派由掌門泰鈞道人爲首，連停雲、觀雲老道及門下弟子六十餘人，靜靜的走進場中。

紅豹宇文門主力很少，只有四個人，但附從的綠林豪傑却很多，表面上看來，雙方人數差不多，只是武當有停雲、觀雲兩位老道，他們的絕頂武功，精湛的內功，紅豹宇文門無人能敵！

所以整個武林道，一致認爲今日是武當派大展神威的日子了！

徐貴艮的成就，還是沒有人知道，所以武當派即將面臨打擊，他們自己還不知道呢？

紅豹宇文河首先打破沉靜，朗聲道：「今日在天下英雄面前，紅豹宇文門不自量力，決定以我們本門四人，與武當派決一死戰！」

「好！我們比甚麼，劃下道來吧！」武當掌門人泰鈞道人更爽快，直接了當的應戰，懶得說那些無聊的道理。

紅豹宇文河露出得意的微笑，對方這樣問，那是走進了陷阱，這陷阱將使武當派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事後他們只怕會氣得自殺！

得意的微笑浮現在臉上，紅豹宇文河全身紅袍特別注目，武當派高手見了暗自奇怪，紅豹宇文門中四人，面對如此强大敵人，竟然笑得如此開心，他們難道眞的不怕死！

血手哪吒阮士達踏前一步，向四周人山人海環視一周，然後朗聲道：「本門派出最小弟子，與武當高手決戰，三戰定輸贏。」

這話一說出來，在場的武林高手，以及武當派老少道士，全部懷疑，世上竟有此等狂人，死要面子，還是有其它問題。

泰鈞道人沉吟了半晌，顯然不信血手哪吒阮士達眞會如此做，當下謹愼問道：「三場定輸贏，比試武功，勝兩場者才算是贏，這很公道，輸的一方聽憑勝的一方處理，你們可同意，或者，開出任何條件，當着天下英雄，作一了斷！」

「掌門人說得很公道，我們自然贊成！」血手哪吒阮士達微笑的答道。

「閣下是否代表『紅豹宇文門』說話！」泰鈞道人到底是一派的掌門，怕紅豹宇文門耍賴，到時不承認所說，因爲血手哪吒阮士達在紅豹宇文門中作不了主，所以有此一問。

「哈哈，」紅豹宇文河朗笑一聲，笑道：「我這弟子所說的話完全是代表我門中意見，掌門人放心好了！」

「好，既然這樣，我們就開始比試，貴門派甚麼高手出戰？」泰鈞道人很仔細地問。

紅豹宇文河隨手一指，徐貴艮踏前一步，抱拳道：「由小可試試！」

「呀！」四周驚訝聲大起。

徐貴艮是紅豹宇文門中第三代弟子，如今竟然擔當如此重任，輸贏足以決定生死存亡，所有的人實在懷疑紅豹宇文門莫非是知道必敗，所以派最末流弟子出來應應景麼？

泰鈞老道一時也呆住了，武當派大擧出動，連閉關多年的停雲、觀雲兩位老道也出動，如此强大陣容，只對付這麼一個三代末流的弟子，這眞叫人下不了台！

更令人為難的，派甚麼人出戰？這一戰關係太大，只許勝，不許敗，請停雲、觀雲兩位中任何一位，自然是穩操勝券，當前天下英雄的面前，武當如何做，豈非太過丟人！

泰鈞老道執掌武當，還未碰到今天這樣難題，眉頭深鎖，一時不能決定。

紅豹宇文河等了好半晌，微笑問道：「掌門人，莫非不屑出手？」

「好，就這樣辦！」泰鈞道人一咬牙，當機立斷，謾聲應道：「貧道忝為掌門人，不計榮辱，與紅豹宇文門弟子作第一場比試吧！」

「掌門人！」衆弟子高叫。

泰鈞道人知道他們意思，搖了搖頭，阻止衆弟子再說甚麼，緩步走到場中，神情肅穆。

徐貴艮也施施然的走出。

四周人羣立刻傳來嗡嗡聲。

一老一少，强烈分明，雖未比試，武當已輸了一籌，看情況，紅豹宇文門中人毫無懼色，反而有股得意之色，羣雄不禁竊竊私議，這毛頭小子莫非有甚麼驚人絕學不成！

「道長！我們比甚麼？」徐貴艮拱手問。

泰鈞道人心念急轉，當下說道：「比試拳掌功夫，你意下如何？」

「自當奉陪！」徐貴艮笑答道。

今天的事透着古怪，泰鈞道人感到不對頭，但實在摸不透，紅豹宇文門究竟玩甚麼把戲，如今事到臨頭，只好小心的應付面前的難關就是。

二人對峙着，誰也沒有露出緊張之色，泰鈞道人還有理由，他以一派掌門之尊，不言而知，其本身武功必然有驚人成就，徐貴艮毫無懼色，又是甚麼道理！

泰鈞道長等了半晌，對方仍未出招，如果這樣僵持下去，又是如何了局，當下豁了出去了，決定先出手，口中平淡道：「接招！」

徐貴艮從容站起，只是微微的點了點頭。

泰鈞道長緩緩伸出手，他這樣做，可以讓天下英雄知道，對付一個後生小子，不用武當絕學，一樣可以取勝，對方只要伸手，他可以運用强勁之力，將對方震傷就算了！

徐貴艮明白泰鈞道長意思，他毫無所懼，也照樣畫葫蘆，緩緩伸出手去！

「啪！」二人手掌相接，很斯文，毫無半點火氣。

只怕比武場中，很少有如此的場面。

泰鈞道長信心十足，徐徐吐出三成內勁，只想將對方震傷算了。

雖然如此，這三成內勁也是非同小可，泰鈞道長大感驚異，勁力發出，有如泥牛入海，了無踪跡。

「這是甚麼緣故？」泰鈞道長內心大疑，如今是騎虎難下，欲罷不能，當下一咬牙，十成內勁疾吐，為了武當派的聲譽，顧不得那麼多了。

徐貴艮反而不敢怠慢，運勁相抗！

泰鈞道長突然感到對方掌心內勁，排山倒海衝到。不由大驚，不假思索，只有全力抗拒。但是，勁力雄渾無匹，猛然間，泰鈞道長翻身就倒，口吐鮮血，人已昏了過去。

「掌門！」停雲疾快衝到，右掌抵住命門，緩緩送過一股眞元，泰鈞道長這才無力的睜開眼來。

「這年青人的內勁極强，本派無人能敵！」泰鈞道長無力的低聲道。

「用劍！」停雲老道提出了意見！

泰鈞道長點了點頭，在目前來說，武當派只好如此，總不至投降認輸吧！

「呀！」天下武林高手羣中驚叫了起來，他們實在不敢相信，武當掌門一派之尊，竟然會在內功方面輸給人家，而且只是個紅豹宇文門中第三代弟子。

沒有人想得透，何以有此不可思議的怪事，徐貴艮深厚內功，是如何得來的，前幾天，他仍然敵不過停雲、觀雲兩位道長的三成功力，今日却有如此神奇內功，的確叫人想不通！

停雲老道深深吸口氣，抽出長劍，緩步走出場來，平淡道：「老道請教幾手劍術上的招式！」

「好！」徐貴艮昂首答應。

早有人送上單刀，徐貴艮隨便便拿起刀柄，臉上神色一片木然。

經過剛才一戰，停雲老道不敢托大，體內一口先天眞氣調勻，一領劍訣，繞着對方走動。

徐貴艮知道老道功力深湛，尋常招式是無法取勝，只有斷流刀法最後一招——「翻天覆地」可以取勝，今日與武當決戰，不能拖延，等會兒還有很多事要辦。

緩緩吸了一口眞氣，徐貴艮微一凝神，單刀微微上揚，「翻天覆地」經已施出，一股凌厲無匹的殺氣，驚濤裂岸般洶湧衝向前去。

停雲老道大吃一驚，他生平會過强敵無數，像今天這樣，刀鋒上能發出如此凌厲的殺氣，還未遇見過，當下猛吞眞氣，寒月三式立即施出！

武當派歷代高手，練成寒月三式的只不過六人，像這樣劍道上的絕學，一經施出，頓時有鬼神莫測

之機，漫天劍氣，「嗤嗤」之聲破空不絕！

徐貴艮所使刀式，僅有一招，而此招經化繁為簡，到了返璞歸眞境界，他此時誠敬無比，全心全力在運刀式，刀鋒高舉過頭，翻天覆地的威力經已發出。

「轟！」空氣承受不住如此沉重的壓力，猛然爆發，刀鋒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劈出。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刀之威力，在場三山五嶽的英雄，凜然心驚，天下有誰能擋得住這招刀法。紅豹宇文門揚名武林，今天才見過他們向不輕用的絕學，果然威猛絕倫。

寒月三式運到急處，一團寒森森的劍光耀目已極，令人見了幾乎睜不開眼睛。

正在這時，翻天覆地刀勢已至。停雲老道猛地一聲清嘯，身劍合一往前還擊。

「轟！」的一聲，刀、劍相擊，兩股勁力衝擊之下，突地起了陣旋風，飛沙走石，只見漫天塵土飛揚。

廣場上人山人海，可是這時，大夥兒都驚呆了，連呼吸都盡量屏息着，所以靜到了極點，尤其是武當派人，都睜大眼睛，注視戰場。這一戰勝負關係重大，可以說是生死存亡的一戰。

好半晌，風沙平靜，場中二人似乎並未受到損傷。

徐貴艮抱刀站立，神色平靜，而停雲老道松紋古劍只剩下半截，本來紅潤的臉孔，此時蒼白像塊白蠟。

看情況，停雲老道在斷流刀下敗北了，而且還受了不輕的內傷。

但是，徐貴艮究竟有否受傷，外人一時看不出，只有等他自己去說明了。

停雲老道突然轉身，走回原來的地方，沒有說一句話，可是神色暗淡，顯然不是好現象。

雖然沒有說明，看來武當停雲老道已經失敗了，也即是說，今日武當大敗，理應聽憑紅豹宇文門的處置，像這樣的事，武林中從未見過，歷史悠久的名門大派，今日敗在紅豹宇文門手中，而且只是個三代弟子，今後武當弟子還有何臉目！

無論如何，做人的信用更重要，武當今日敗了，必須承擔起剛才的承諾，而且是掌門人親口的承諾。

武當掌門泰鈞道人經已昏了過去，所以在場武當弟子雖多，誰也不能出來承諾失敗。

「是勝是敗，武當派的人應該有個交代。」「飛斧」胡宗庭突然打破沉靜，發聲詢問。

停雲稽首道：「老道敗了！」

「那麼，武當應該任憑紅豹宇文門的處置，可有異議？」「飛斧」胡宗庭厲聲的問。

「無量壽佛，貧道不能作主！」停雲老道回答。

「哈哈……」「飛斧」胡宗庭笑道：「能作主的人又昏了過去，如果是裝死的話，今天豈非沒有結果？」

當着天下武林同道面前，武當如何受得了，停雲老道臉色劇變，淡然道：「武當任憑處置！」

「哈哈！」「飛斧」胡宗庭放聲狂笑。

「慢來！」人隨聲現，不是別個，正是當日大鬧留園的「九州遊魂」風嘯松。

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咤阮士達見了，心頭疾震，此人熟悉紅豹宇文門武學奧秘，今日出現，大是不妙。

「『九州遊魂』風嘯松。」許多人叫了起來。

武當派的人暗自高興，有人出來說話，最少可以拖延時間，說不定有奇跡，免去武當派今日大難。

「紅豹宇文門只有徐貴艮一人麼？」「九州遊魂」風嘯松大聲問，說時緩步走入場中。

俗語說，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九州遊魂」風嘯松在武林雖然薄有名聲，紅豹宇文門又豈是省油之燈，徐貴艮因利乘便，修習紅豹宇文門中絕學，更由綠林道上高手，共同貫入性命雙修的內家眞元，才造成了今日的成就。

所以說，徐貴艮在紅豹宇文門中，只不過最近幾日，才成為萬衆矚目的絕頂高手。

此時，「九州遊魂」風嘯松點出此點，血手哪咤阮士達首先跳了起來，喝道：「我們來試幾招！」

「看看紅豹宇文門中又練成了甚麼驚人的絕學了！」「九州遊魂」風嘯松緩步走入場中，神態從容，似乎未把紅豹宇文門放在眼中。

紅豹宇文河突然出聲道：「閣下既是有心人，本門自然不會令你失望，待本門將武當之事告一段落之後，我們再談好麼？」

「哈哈……」「九州遊魂」風嘯松朗笑一聲道：「紅豹宇文門，難道怕我這孤魂野鬼麼？」

紅豹宇文河心中大怒，恨不得立即出手殺了此人，轉念一想，只要打敗此人，武當仍然逃不了，又何須急在一時，當下極有風度的笑道：「沒有關係，等會無妨！」

此言一出，武當派衆人也鬆了口氣。

即使九大門派，又何嘗不是鬆了口氣。紅豹宇文門只不過是綠林道上一大門派，它的興起，就是宇文河一人的關係，所以說，根本不

算甚麼大門派，假如武當派眞個任憑他們處置，那是各大門派的羞辱。

「九州遊魂」風嘯松這一攪和，才有轉機。

此時，血手哪吒阮士達全神戒備，輕叱一聲：「看掌！」鮮紅如血的手掌閃電擊出。

武林中聞名的血手，已在衆人面前展露了。

「九州遊魂」風嘯松全無所懼，身形突然折倒，血手雖然緊貼胸衣，刹那間，「九州遊魂」風嘯松已無恙，安然站在地上，臉露微笑，頗爲得意之至。

「殺！」血手哪吒阮士達老羞成怒，大喝一聲，雙手鮮紅，似乎要滲出血來似的。

天魔散手已發揮了最大的威力，一般江湖高手，往日祇有耳聞，今日親目所見，果然是不同凡響！

然而，「九州遊魂」風嘯松迎刃有餘，幾乎是閉着眼睛，也能從容應付！

血手哪吒阮士達心內知道天魔散手變化，所以無論如何用力，仍然無法克敵。

「颼！」血手哪吒阮士達知道天魔散手無用，即時抽出單刀，決定用斷流刀法。

在場三山五嶽的高手，當然看過徐貴良的刀法，「九州遊魂」風嘯松雖然熟悉紅豹宇文門的武功，但是這招翻天覆地威力太强，只怕他抵受不住，像停雲老道那樣絕頂高手，仍然在斷流刀下受挫，「九州遊魂」風嘯松還是空手，他能擋得住那柄刀麼？

大夥兒正在惴惴不安之際，「九州遊魂」風嘯松右手疾伸，那份手法，眞令人拍案叫絕。

血手哪吒阮士達單刀橫砍直搠，可是風嘯松右手像一隻魔手，透過層層刀光，血手哪吒阮士達有點慌亂，風嘯松已抓住刀柄，只輕輕一扭，已將單刀奪過。

血手哪吒阮士達驚詫之際，風嘯松手掌輕輕在對方腰部摸一下，隨即退後七尺，微笑望着血手哪吒阮士達不響。

到這時候，血手哪吒阮士達有何說話，人家已經手下留情，雖然奪刀之恨難消，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當下只有退出戰場。

紅豹宇文河雙目如炬，盯住「九州遊魂」風嘯松，緩緩站起身來。

紅豹宇文門威震武林，紅豹宇文河本身的確有驚人藝業，如今他要親自出馬，對付風嘯松，大夥兒頗有刮目相看的意思。

「呼！」紅豹宇文河身形飛起，滿身紅袍咧咧作響，直往對方頭頂撲上去。

突然，「九州遊魂」風嘯松往地上倒去。好像睡在張舒服的床上，雙手抱頭，神態悠然的望着半空的紅豹宇文河，毫無攻擊意圖！

「好！」羣雄轟然喝采！

「九州遊魂」風嘯松實在值得喝采！武林中對敵的花式很多，可以說是千變萬化，像他這樣地動作，偏又有效的化解對方雷霆萬鈞的攻擊，叫人的確欽佩得五體投地，練武的人極多，能有此極佳的反應，當世之中只怕找不出幾位來。

紅豹宇文河年紀雖大，但他勇猛直前的標悍性格，是越老越强，見風嘯松應付得好，只一躺下，即化去他這一招「風雷交擊」，他猛一咬牙，眞氣下沉，身形如飛星墮地，脚跟猛往下蹬去！

「九州遊魂」風嘯松在地上的身軀往旁平移三尺，突然彈起，雙掌往後擊去，表面看去，風嘯松正在逃，誰會想到他會反擊，而且身形擋住，看不見他的手掌，所以大意之下，雙掌一齊打中。

這變化比剛才更驚奇，紅豹宇文河雖未受傷，却奪去他的鬥志，人家早已知道他的拳路，可以趁機反擊，打下去祇有丟人更大！

「颼！」一條紅影橫飛五丈，紅豹宇文河又坐回原來椅上。

「九州遊魂」風嘯松總算將紅豹宇文河打敗！

這一變化，可能改變紅豹宇文河與武當的約定。

所以九大門派中人，全注視這意外的結果，看如何發展下去。

徐貴良像沒有看見，雖然紅豹宇文河敗了，好像他與紅豹宇文河無關，木然站在原處不聲不響。

到這時候，大家才淸楚徐貴良的一身絕學，由於他獲得了極深厚的內力所致，並非紅豹宇文門中人個個如是，這才令得天下英雄暗中透了口氣！

令人窒息的沉靜，橫亙在空中！

「九州遊魂」風嘯松突然走到紅豹宇文河面前，鄭而重之作了個揖，莊重的道：「關於武當一事，老前輩可否取消原有約定！」

紅豹宇文河心中暗自發火。

他目睹今日優勢，給這「九州遊魂」風嘯松一人徹底的破壞了。

眞要堅持處置武當派，其餘八大門派只怕會出頭，徐貴良內力雄厚，是可以與天下英雄一鬥，若有失閃，紅豹宇文門只怕擋不住天下英雄圍攻，老魔頭想到此處，不禁暗自氣餒。

小閻羅宇文信突然道：「閣下是有心人，深知本門武功，所以才敢挑戰，我們有仇？」

「九州遊魂」風嘯松微笑不語。

他這樣做，無疑等於承認了與紅豹宇文門有仇！

他到底是誰？所有的人都在想！

要知道，刺探人家武功奥秘，是武林中一大忌。

如若是不可化解的死敵，只能拚個你死我活的！

老魔頭宇文河心中怒火勃發，猛喝道：「天下英雄何在，給我將武當道士全殺了！」

「是！」飛斧胡宗庭等綠林好漢，轟應了一聲，跟着抽出身上兵刃。

武當既有約在先，任憑人家處置，還有何話說，大夥兒只好低頭不語，任人宰割。

九大門派其餘八派高手大驚，正想出言，「九州遊魂」風嘯松突然叫道：「慢來，慢來！」

「怎麼，你是武當的弟子？」老魔頭宇文河斜目而視，冷峻的問道。

「門主說笑了，在下這調調兒，怎會是武當派的弟子，只是今日比武，貴門做得過份點，將來天下英雄說起這件事，對貴門轟轟烈烈的作風，可能改變了觀念。」「九州遊魂」風嘯松緩緩道。

「噢！本門有甚麼見不得人的地方？」宇文河心內怒發如狂，表面上强行忍住。

「貴門三代弟子徐貴良，用非常方法得來一身內勁，武當派以爲是後生小子一名，不值用辣手，因此反爲所乘，想這樣勝來的戰果，實不足以爲榮！」風嘯松侃侃而談，一套似是而非的道理。

老魔頭宇文河一時給氣昏了頭腦，竟然找不出反駁理由。

四周人山人海，此時鴉雀無聲。

大夥兒全豎起耳朵來，靜聽場中二人說話。

因爲他們此時所討論的，是足以決定武當派的命運，間接影響到武林俠義道的聲譽前途，所以大夥兒傾心靜聽。

老魔頭宇文河突然暴怒了起來，一張紅臉，此時更加深紅的顏色。

在陽光之下，有股鮮紅的反光，看來越發令人生畏！

在一旁的綠林羣豪，足有百多人，此時正等待老魔頭宇文河的號令！

只要他手一揮，其他不說，武當派只好引頸待戮了。

老魔頭宇文河突然又平靜了下來，反問道：「如果本門一定要武當守諾言，閣下又怎辦？」

「哈哈，」「九州遊魂」風嘯松朗笑一聲道：「我本來有件法寶，只要施展出來，貴門只怕今日就要在武林中除名，在下不忍，所以再三陳情，退而求其次，希望門主採納善意，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樣就馬馬虎虎算了！」

這話實在令人不容易相信，老魔頭宇文河本來是性烈如火的人，此時那能忍得住，怒喝道：「今天就是命喪黃泉，也要拚到底！」

「九州遊魂」風嘯松絲毫不以爲意，慢條斯理指了指徐貴良道：「門主，你知道他是誰？」

「徐貴良是本門第三代弟子，何必問？」老魔頭宇文河回答道。

「嘿嘿，他姓徐名貴良，難道沒有一點印象麼？」「九州遊魂」風嘯松淡淡道。

「他……」老魔頭宇文河說時，突然想起了甚麼，頓時臉色大變，再也說不下去。

「不錯，他就是南天王徐伯祥的公子，你當年受徐伯祥提拔，授以絕技，不思圖報，反而暗中毒殺南天王，偷竊武功秘笈，苦練多年，才在武林稱雄，徐貴良今日爲父報仇，你大概沒有話說吧！」「九州遊魂」風嘯松冷峻道。

此言一出，連綠林豪傑在內，大家臉上都露出不屑鄙視的神色。

百多人漸漸的走開去！

老魔頭宇文河沉吟了半晌，突然一咬牙，身形暴旋，雙掌猛砍徐貴良。

這時候，一身武功的徐貴良突然受人暗算。

當下毫不退縮，雙掌反迎上去，今日在天下英雄面前，他要爲父親報仇，已經施展十成功力。

「砰！」雙掌接實，老魔頭宇文河身形一頓，像碰到塊大石頭，反震回去，口內鮮血狂噴。

看來已經無可挽救了。

「爹爹！」小閻羅宇文信急撲上前去伏在宇文老魔身上痛哭，哭聲哀切，令人不忍卒聞！

「我們走吧！兄弟！」「九州遊魂」風嘯松說一聲，拉起徐貴良的手，離開了人羣了。

武當派停雲、觀雲老道正想出聲呼喚，二人早已走遠了！

這結果令人意想不到。但却救了武當派一次滅門大浩劫。

九大門派中人，心底已暗存感激。

燦爛的陽光。

遍山的鮮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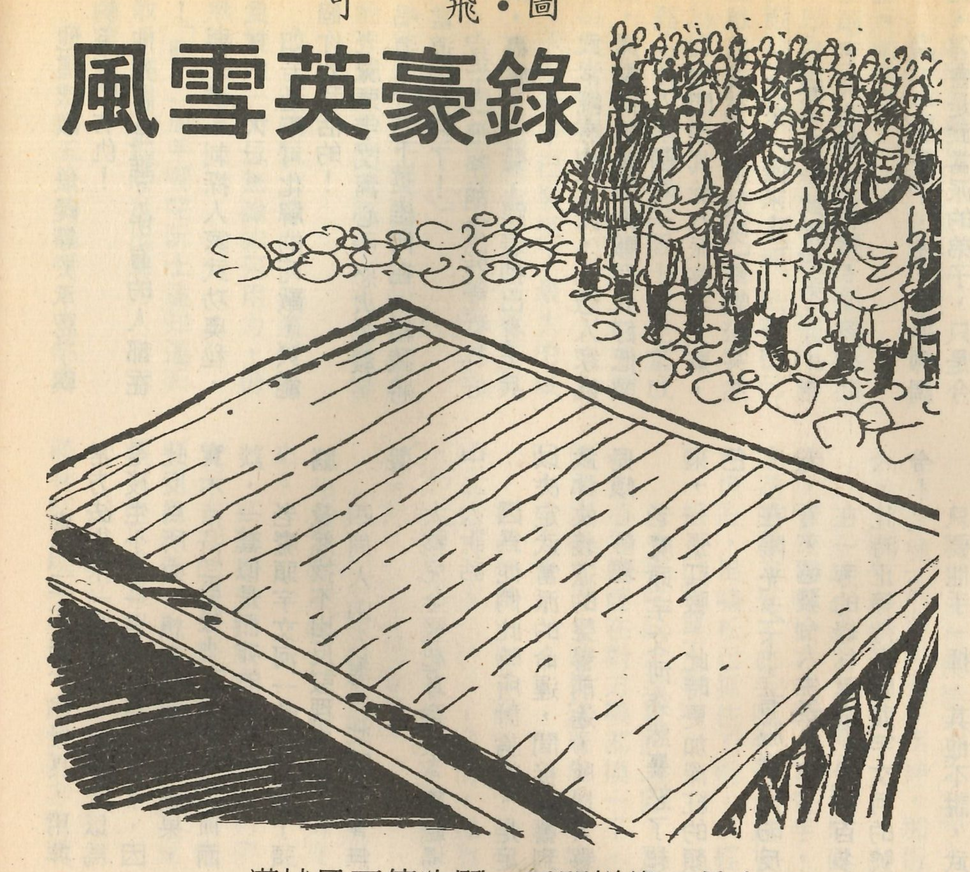
正像慶賀今天這樣祥和的結局！

（完）

新派湖海傳奇/龍 乘 風·文
可 飛·圖

風雪英豪錄

上文提要：紫石鎮因地寇堂卓蓋天欲與老和尚在此比武決生死，天下英豪聞訊紛紛前來，守財奴老闆的酒家因而生意興隆。地寇堂副堂主單開生——綽號普通生，支開守財奴，要小何出面找風雪人的麻煩，風雪人竟把他的寶劍賤賣十兩銀子付酒賬，風雪人打的是甚麼算盤……地寇堂一等武士趙可昌欲見喝醉了的老和尚，却被風雪人擋駕……



滿城風雨傳決鬥 祇聞梯響不見人

誰也想不到卓蓋天忽然出現。

他來到了風雪人的背後。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趙可昌若是「蟬」，風雪人會是「螳螂」嗎？

「朋友，你有種！」卓蓋天一開口就這樣對風雪人說。

「是卓總堂主？」風雪人仍然背對着他。

「不錯，你是怎樣知道的？」

「從你手下的眼神中感覺出來的！」

「好！不愧是當今武林最出色的年輕武士。」

「我祇是個浪子。」

「浪迹天涯，定必見多識廣。」

「浪子無根。」

「無根的人，無牽無掛。」

「怎樣說，總比不上卓總堂主！」

「唉……」

「何以嘆息？」

「心有鬱結，一直落落寡歡。」

「卓總堂主擔負重任，煩惱的事定然不少。」

「也許是……」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你好斗膽！竟敢譏諷卓某是庸人？」

「若論膽色，天下間又有誰及得上卓總堂主了？想當年，卓總堂主單人匹馬，直闖燕子峯，以一人之力，怒殲山東三十六巨寇，並因此一役而創立了威震天下的地寇堂！」

「風雪人，你倒很清楚卓某的往事！」

「卓總堂主的往事，天下人人皆知。」

「嘿嘿……」

「祇是近況如何……這就令人爲之感到撲朔迷離了！」

「風雪人！」

「卓總堂主對在下其人，似乎也略知一二。」

「凡是和不苦大師在一起的人，卓某豈能不弄清楚他的底細？」

「不苦大師醉了！」

「眞的醉了？」

「當然不假，在下可以作證。」

「醉！眞的可以消除煩惱嗎？」

「卓總堂主認爲如何？」

「當然不能，清醒是痛苦，大醉的人，又是另一種痛苦罷了！」

「卓總堂主是過來人？」

「偶然也會一醉！」

「祇可惜今天不是喝酒的日子！」

「誰說的？」

「哦……」

「風雪人，雖然你並不是卓某的朋友，但可願與卓某共求一醉？」

「此刻尚是大清早……」

「要想一醉，寅夜可以醉，大清早又何嘗不能醉了？」

風雪人陡地轉身，盯着卓蓋天的臉。

* * *

好一個風雪人！

好一個卓蓋天！

兩人四目相投。

忽然，兩人同時大笑。

「喝酒去！」卓蓋天抓住風雪人的肩膊。

他這一抓，可說是殺傷力驚人的招數！

以他的功力，這一抓縱使未曾抓實，其掌心所發出的氣勁，也足可摧人心肺致死。

風雪人豈有不知之理。

但他居然毫不閃避，任由卓蓋天這一抓抓個實！

他渾然若無其事，神態瀟灑之極。

倒是卓蓋天爲之一怔！

「好！不愧是風雪人！」

改抓爲拖，拖着風雪人的手，並肩在人叢中飛越出去。

好事之徒追趕湊熱鬧。

地寇堂幫衆也追趕上前……

但卓蓋天倏地回頭一聲冷喝：「都給我停步！」

這一喝，並不是聲震耳膜的巨喝。

但就祇是這麼一喝，人人立刻却步。

又有誰敢再跟上去？

* * *

卓蓋天足下運勁，身形倏飛。

風雪人祇是在旁邊跟着。

轉眼間，已奔出紫石鎮以北。

一里、三里、十里……

未幾，兩人已到了紫石鎮三十里外的一條小村莊。

村莊雖小，但却清雅有緻。

村內無酒家，祇有農戶數十，獵戶三五。

村長姓吳。

全村百姓都姓吳。

村長叫吳曲山，年七十六，嗜酒。

卓蓋天一到此村莊，便找吳曲山。

吳曲山大喜，立刻親自奉上美酒數罎，又命妻兒烹煮牛羊菜餚，慇懃款待。

風雪人道：「卓總堂主與這位老村長相識已久？」

卓蓋天道：「二十年前，我曾到此村一遊，並且小住三個月。」

風雪人道：「難怪老村長如此客氣。」

卓蓋天一面捧罎暢飲，一面笑道：「天下間，對我客客氣氣的人，少說也有數萬之衆。」

風雪人道：「對你很不客氣的又有多少？」

卓蓋天又狂飲一陣，才笑道：「當逾百萬之衆吧！哈哈……」

風雪人一直不喝。

「何以不喝？」卓蓋天眉頭一皺，「莫非對此地生嫌隙不成？」

「非也！兩人同行，可以狂歡盡興，當然也可以齊齊大醉一場。」

「既然如此，何以不喝？」

「祇因卓總堂主，今早你必醉無疑。」

「哦？」

「此地有好酒，也有卓總堂主的老朋友……」

「就是爲了這兩點理由，因此兄弟認爲我必會因此而大醉？」

「當然不，」風雪人搖搖頭，道：「卓總堂主之所以會大醉，乃是因爲不欲佔便宜！」

卓蓋天的眼睛陡地大亮。

他似是爲之愕然。

他的確想不到風雪人會把這些話說出來。

* * *

這一天正午，卓蓋天將會在紫石鎮擂台上，與不苦大師展開一場驚天動地的決戰。

然而，這兩人都不是一般的武林人。

不苦大師是與別不同的老和尚。

卓蓋天更是天下間絕無僅有的武林大豪。

這兩個人，本各身處一方。

兩個各在天南地北的武林高手，爲了一個女子而展開決戰。

但誰也料不到，在大戰逼近眉睫之際，不苦大師居然喝得酩酊大醉！

如此大醉，又豈能與卓總堂主爭拚了？

風雪人並不太瞭解不苦大師。

不苦大師這個出家人太不可思議，就算他不是一個眞正的瘋子，恐怕最少也是瘋了一半。

他反而比較瞭解卓蓋天。

「爲了不佔不苦大師的便宜，所以，你也要喝得酩酊大醉！」

「不錯！你說對了！但這是不是一件傻事？」

「眞的很傻！」

「傻！眞的很傻，但這是公平的一戰，對不？」

「眞的很公平！雙方都傻得很公平！」

* * *

正午。

擂台四周，早已圍滿了人。

都是地寇堂的人。

也有湊熱鬧的人。

人頭湧湧，好不熱鬧。

正午，已是正午。

但決戰雙方的重要人物，仍然

沒有出現。

不苦大師固然未見影踪，地寇堂卓總堂主卓蓋天也不見他露面。

日影漸移。

人人都在等。

雖然早已有人等得不耐煩，但不耐煩也得等。

等了又等。

竟沒有一人願意離去。

倒是聞風而至圍觀湊熱鬧的人越來越多。

「老和尚怎麼還沒有來？」

「卓總堂主也不見來？」

「這擂台大戰，是否就此不了了之？」

「很難說……」

「賭一賭如何？」

「如何賭法？」

「在一時辰之內，賭一賭這場決戰是否可以舉行！」

「好！我賭一定會舉行！」

「賭多少？」

「五兩！」

「就照這麼說！五兩……」

「嗯，我也賭三兩！」另一人搭腔說。

又有一人搶着道：「我賭十兩！」

於是，又有一羣人在互相打賭。

所賭的並不是誰勝誰負，而是不苦大師和卓蓋天是否會在一個時辰之內出現，展開擂台生死戰！

＊　＊　＊

一個時辰很快就過去了。

不苦大師並沒有出現。

停放在長街的馬車，仍然繼續停放着。

只是馬車內再也沒有老和尚的踪跡。

沒有人知道不苦大師的下落。

但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地寇堂的總堂主卓蓋天也不見了。

於是，衆說紛紜，各有各的揣測。

而這些揣測，都不約而同地把風雪人扯在一起。

因爲風雪人曾經先後和不苦大師、卓蓋天兩人在一起。

但結果，不苦大師、卓蓋天都沒有在擂台出現！

風雪人。

風雪人又在甚麼地方？

人人都在找尋不苦大師，也在找尋卓蓋天，當然也一併在找尋風雪人！

但這三人皆不見了。

沒有人能找得着這三個人！

＊　＊　＊

翌日中午，紫石鎮外來了一個老叫化。

這老叫化手裡提着一個木箱。

一個很大的木箱。

沒有人能看得見木箱裏放着些甚麼？

但這木箱看來沉甸甸的，顯見內裡之物，異常沉重。

只是，一個老叫化，又還會帶着些甚麼貴重的財物在身？

這老叫化，說不定把石頭放入木箱裏，然後到處招搖過市！

就算有一萬個人去猜，也決計猜想不到，在這木箱裏放着的，居然會是一個金錨！

幾百斤的金錨！

這老叫化並非別人，正是吳杏村！

＊　＊　＊

吳杏村，是丐幫高手，甚至有人說他是長老中的長老。

他在丐幫，不但武功極高，輩份也極高。

但這位吳長老，平素總是喜歡獨來獨往。

除非丐幫有重要的集會，否則，這位吳長老絕少與幫中其他長老、弟子聚在一塊。

即使是丐幫幫主，也少有機會可以見得着這位吳杏村長老。

這兩三天，紫石鎮熱鬧非凡。

既很熱鬧，也很多事端。

吳杏村這個老叫化，本來外表沒有甚麼奇特之處。

但這時候，他却背着一個大木箱。

這木箱看來又大又沉重，總是難免惹人注目的。

雖然，他只是個老叫化。

＊　＊　＊

地寇堂，勞師動衆，遠下江南。

似是爲了要對付不苦大師。

但事實上，却又似是而非。

擂台生死大戰並沒有如期上演，倒是卓總堂主、不苦大師都不見了。

還有風雪人也不見了。

內裡玄虛，沒有人能猜得透。

當然，不少人都在猜想：準是風雪人居中穿針引線，使卓總堂主與不苦大師另覓決鬥地點，以致三人都同時消失了影踪云云。

但猜想畢竟只是猜想。

縱使可能性極大，但在事情並未水落石出之前，那是不能作準的。

不苦大師是死是活，對地寇堂幫衆來說，也許並不太重要。

但卓蓋天忽然不見了踪影，那就非同小可了。

副堂主單開山下令：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卓總堂主回來，凡遇上可疑人物，立刻截查。

於是，稍爲有點不尋常的人，無論男男女女，都成爲了「可疑人物」。

＊　＊　＊

吳杏村是老叫化。

他平時並不惹人注目。

但這一天，他却背着一個大木箱。

這木箱，本來也不怎麼惹人注目。

但他却偏偏在這時候出現……

於是，地寇堂的頭目，無不爲之側目。

吳杏村才進入鎮口，已有一隊金衣武士圍了上來。

「停下來！」一紫膛臉的金衣武士喝道：「把木箱放下！」

吳杏村臉色一沉。

「你是誰？」

「好說！吾乃地寇堂金煞隊頭目『嘯刀王』聶耳！」

「聶耳！令尊莫非是河北聶家堡的『獅吼叟』聶一東？」

「聶堡主是我伯父！」

「聶一東也可算是一號人物，你是他的侄兒，未知有何抱負？」

聶耳怒道：「少嚕囌！快把木箱放下！」

吳杏村冷冷一笑：「這是老叫化之物，豈容你說一聲放下便放下？」

「莫非木箱之內，藏有不可告人之物事？」

「縱使如此，也輪不着你來搜查！」

「胡說！」聶耳大怒，隨即拔刀。

但他才拔刀在手，一隻枯瘦的手掌已拍在他的臉上！

那是吳杏村的手掌！

好快的一掌！

好怪異的手法！

聶耳練刀二十年，向來自負眼力不凡。

這老叫化一掌迎面擊至，他當然是瞧得清一二楚的。

但瞧得一清二楚又如何？

他閃不開，也來不及拔刀招架，更遑論向這老叫化反擊。

聶耳並非來不及拔刀。

他早已拔刀，但却只是拔刀，未能招架！

吳杏村的掌法，竟似有勾魂攝魄之力！

這一掌打在聶耳面門上，說輕不輕，說重不重，恰好足以讓聶耳變成元寶般滾跌在地上。

其餘金衣武士，莫不神情一凜，紛紛亮出兵刃，圍住吳杏村！

吳杏村冷笑道：「老叫化又沒得罪各位，何以咄咄逼人？」

聶耳雖跌倒地上，但頭腦反而好像更清醒：「統統住手，你們都打不過他！」

吳杏村道：「咱們河水不犯井水，就此告別！」

聶耳勉强站起，神情異常難看。

吳杏村挽着大木箱，邁開大步走了。

但不旋踵間，這老叫化又折回來，瞪大雙眼問聶耳：「你是地寇堂中人，對此地地形可熟悉？」

聶耳搖頭。

吳杏村冷冷道：「你並非本土人氏，不熟地形倒不足爲怪，哼……」

聶耳吸一口氣，問：「你是不是要找人？」

「不錯！」

「找誰？」

「這人的名號太響亮，說將出來，只怕會嚇破你的狗膽！」

「士可殺不可辱！」

「算了，你的膽並不是狗膽，是豹子膽，可滿意了吧！」

「豹子膽？哈哈……」聶耳在苦笑。

他又嘆了口氣，道：「狗是畜牲，豹也是畜牲，算來算去，都只是個畜牲……」

＊　＊　＊

這一天，仍然是多事的一天。

沒有人能預計，今天會發生甚麼事，就正如在昨天，誰也料不到不苦大師、卓蓋天居然會雙雙失踪一樣。

人心難測。

世事難料。

這一天，紫石鎮不但來了一個奇怪的老叫化，未幾又出現了三個錦衣人。

這三人是騎馬而來的。

一穿紫色錦衣，一穿杏色錦衣，而爲首一人，則穿黑白相間，異常奪目的錦衣。

這三人騎快馬而來，甫自鎮口出現，已很矚目。

三人年紀，都在二三十間。

他們立刻到客棧裏投店。

掌櫃一瞧這三人的來頭，自是不敢怠慢。

「三位大爺……」

「廢話少說，給咱們三間上好的房子。」

「這個……很抱歉……」

「你用不着抱歉，祇要給咱們三間上好的房子，你要多少房錢都不成問題。」紫袍人傲慢地說道。

「問題就是房子都已住滿了人。」

「甚麼人？」

「嗯……」

「是活人還是死人？」

「大爺，別開玩笑，住在小店的，當然都是活人。」

「要是活人變成死人，是否還可以繼續在這間客棧裏住下去？」

「這……這當然是不能的……」

「好！你去通知那些住在上房裡的人，給他們半個時辰期限，要是在半個時辰內還不挾着尾巴滾出去，這些人就會統統變成死屍。」

掌櫃的臉色一片灰白：「大爺……這……這……個……怎可以哪……」

「要是不可以，會變成死屍的就是你。」

「不！小……小人這便代爲通傳吧……祇是……祇是小店最好的大間大房，都是地寇堂的大爺租住……」

紫袍人陡地臉色一變：「當櫃的，你說甚麼？」

「小人不敢亂說。」

「你是說……地寇堂的人在這鎮上？」

「是……是的……」

「胡說！地寇堂是山東幫派，怎會有人跑到這裡來？」

「大爺，這個……你定是有所不知了，這小鎮到處都是地寇堂的好漢。」

「怎會這樣呢？」

「卓總堂主要和一位老和尚在擂台上決戰，因此各路英雄，紛紛趕到紫石鎮觀戰，但這一場決戰，到後來却打不成。」

「這又是甚麼道理？」

「卓總堂主和那個老和尚，昨天雙雙神秘失踪，因此……」

「有這等怪事？」

「正是如此！」

「哼！不管怎樣，俺要三間上好的房子。」

「但那是地寇堂好漢們佔用的。」

「把他們拖出來。」

「小人不敢。」

「你當然不敢，讓俺來！」

三個錦袍人不由分說，闖入客棧中。

在走廊外，已有一條大漢手持大刀攔住去路：「何方妖孽，在此大呼小叫？」

話猶未了，他手中大刀已給紫袍人奪走。

大漢呆住。

他是地寇堂的「刀中霸主」于三宏！

他並不認爲自己的刀法天下無敵，但却料不到竟然在一個照面間，給人赤手空拳把手中大刀奪走。

那是不可思議的。

他大驚。

他狂吼！

狂吼之後，是因爲紫袍人突然把他的大刀插入他的胸膛裏。

一刀穿過背後。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刀。

于三宏狂吼，嘴裏鮮血狂噴，倒下。

他倒下去之後，一對眼睛仍然瞪得比銅鈴還更大，大概他絕不相信會有這種事發生。

紫袍人冷笑。

他拍了拍手，揮了揮袖，繼續向前直闖。

走不出五步，又有一人出手阻攔。

「朋友，前路不通！」

紫袍人冷冷地瞧着這人：「你是誰？」

「普通人。」

「天下間再普通之人，也有姓名。」

「普通生。」

「普通生？你就是副堂主單開山？」

「不錯，這位朋友怎樣稱呼？」

「我來自黃山。」

「黃山派？」

「不錯。」

「原來是『黃山三友』！」

「好說！」

「你是……」

「『黃山拳王』西門半影！」

「那一位是……」

「『黃山掌聖』夏侯寬。」

「如此說來，身穿黑白雙間錦衣之人，定必是『黃山陰陽刀』白中黑無疑。」

「不錯！」

「三位何故不遠千里而來？」

「彼此！彼此！」

「本堂有重大事故，因此單某才會跟隨卓總堂主南下至此。」

「你一直都跟隨着卓蓋天，不愧是一條忠心耿耿的狗！」西門半影冷冷一笑：「祇有忠心的狗，才會鍥而不捨地跟隨着主人。」

單開山居然不慍不怒，神態自若：「尊駕所言甚是，祇可惜別人聽不見，而你以後也再沒機會可以多說一遍。」

西門半影瞳孔收縮：「單副堂主，你以爲憑你之力，可以殺得了『黃山三友』？」

單開山道：「可以與否，伸手一試便知。」

西門半影倏地大喝一聲。

喝聲響起拳已怒揮，直襲單開山面門。

他是「黃山拳王」，精通十八種拳法。

他這一拳，看似平平無奇。

但却有五種變化。

這一拳，可以是直拳，也可以是偏左、偏右、沉下、斜撞！

在這五種變化中，又有一十三種殺着。

端的是變化多端，殺着無窮。

以西門半影的拳力，祇要隨便一拳，就足以碎碑裂石，如中人身，必遭重創，甚至是當場立斃。

單開山却祇是不住的點頭，讚道：「好拳法！」

讚譽聲中，却又輕描淡寫地把這一拳化解。

他是怎樣化解開這一拳的？

竟沒有人瞧得出來。

* * *

伸手！

伸手一試便知。

西門半影已伸手，他的拳頭，代表着「黃山三友」的力量。

他絕不能敗。

他一敗，無疑代表了「黃山三友」的武功並不濟事！

黃山派在武林中，是名門正派。

「黃山三友」，是黃山派年輕一代的表表者。

西門半影怎能敗？又怎能一出手便敗？

但好一個「普通生」！這「普通生」絕對不是普通人。

他是地寇堂的副堂主。

在地寇堂，此人絕不簡單，地位僅次於卓總堂主。

但他的武功到底如何？

是不是也僅次於卓蓋天？

又抑或是甚至凌駕在卓蓋天之上？

這是一個謎，一個恐怕連卓蓋天都不清楚的謎。

西門半影一出手，便知道對方的武功竟然遠在自己之上。

他敗了！

一出手便已一敗塗地。

「黃山三友」其餘二人，無不相顧駭然。

西門半影敗了，而且一出手就慘敗。

單開山沒有痛施殺手。

他祇是擊敗了西門半影。

西門半影跌倒在地上，他的自信、尊嚴，都在那一剎那間被徹底摧毀！

他以爲單開山會殺了自己。

但單開山沒有殺他，祇是對他發出一陣冷笑。

而這些冷笑聲，就像是鞭子般在抽撻着他的身體。

「爲甚麼不殺了我？」

「殺你？你配嗎？」

「不配？」

「當然不配，我的手，從來不會用來拍蚊子。」單開山悠然地說。

拍蚊子？

西門半影呆住了。

在單開山的眼中，他竟然祇不過是一隻微不足道的蚊子。

而在此刻之前，單開山一直以當世豪傑自居。

但在這一個照面間，他却徹底的敗了。

他並沒有盼望兩位師兄出手，爲自己報仇。

「黃山三友」之中，西門半影雖然排名最末，但武功却和兩位師兄不相上下。

既然他一出手已慘敗，他這兩位師兄，恐怕也沒有甚麼作爲。

他很明白眼前的形勢。

他明白，他的兩位師兄比他更明白。

單開山是地寇堂副堂主，武功必然不弱。

然而，他一出手，「黃山三友」立刻知道，此人武功，實在遠遠超乎想像之外。

但要是就此一招，便不敢反擊，似乎也是萬萬說不過去的事。

一時間，「黃山三友」陷入進退維谷之境，出手也不是，不再出手也不是。

就在此際，忽聽得一人呵呵大笑，朗聲道：「單堂主，好武功！」

聽見這把聲音，「黃山三友」不禁又驚又喜。

原來這個並非別人，竟是黃山派掌門「君子劍叟」包勝。

包勝在江湖中，輩份極高，但平時甚少離開黃山一步。

「黃山三友」怎樣也料不到，包掌門居然會在這鎮上出現。

就連單開山也是大爲詫異。

「包掌門，久違了！」

「單堂主，三年不見，看來你的武功，比起三年前又更精進不少。」

「那裏的話，這三位……」

「這三個不成材的東西，不提也罷！」

「在下不知包掌門到此，以致冒犯了貴門派的子弟，單某在此陪個不是。」

此言一出，「黃山三友」更是面目無光。

單開山言下之意，換而言之便是：「包掌門若不在此，在下定必下手不留情，把『黃山三友』好好的教訓一頓！」

這弦外之音，「黃山三友」又豈有聽不出來之理？

包勝却哈哈一笑，拈鬚道：「承蒙單堂主手下留情，包某首先在這裡謝過。」

聽包勝的語氣，似乎並不打算爲「黃山三友」出一口烏氣。

「黃山三友」聽在耳中，不禁又是難過，又是懣着一肚子的悶氣。

單開山雙手一揚，悠然笑道：「包掌門遠道而至，不知有何賜教？」

包勝沉吟半晌，才道：「此處不是談話之所，咱們換個地方談談，如何？」

「黃山三友」心中更是納悶。

包掌門有甚麼話，不能讓他們知曉？

* * *

客棧後園，頗爲清靜。

單開山帶着包勝，來到客棧後園，兩人佇立良久，互視一笑。

（未完‧五）

上文提要：風小月設計誆騙鍾岱，以朱鳳被毁的容貌說明被利用後的下場，鍾岱祇好供出……風小月衆人遇到「痲鷹」「貓頭鷹」等人，風小月計擒「痲鷹」，從他口中知道他們所在幫會——「混一幫」欲去南陽與「長河幫」火併，也知道了殺死梅冬季是懷竹與盧公鼎，令人震驚的是少林一休禪師竟然是他們的幫主，於是一行人趕去南陽……



新派俠義緝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潭飛鳳

疲於奔命抓元兇　不負衆望告眞相

高峯雙眼似欲噴出火來。「不錯，家師甚麼都好，就是眼光太差，否則又怎會錯把奸險小人當知心朋友，爲自己種下殺身之禍！」

盧公鼎臉色又是一變，澀聲道：「小子，這話是甚麼意思？」

風小月嘆息道：「盧公鼎，你演技眞好，這一點風某佩服得五體投地！當日我在德化城見到你與懷竹鬼鬼祟祟，便覺有異，但還想不到居然會串謀殺害梅冬季掌門，而且反咬一口，嫁禍南宮守義夫婦，眞乃無耻之極！」

「你們這幾個小賊要殺便殺，想出這種藉口來，不怕日後絕子絕孫？」

高峯怒道：「絕子絕孫的正是你們這羣平日以俠義自居，暗中幹盡壞事的衣冠禽獸！饒你舌粲蓮花，咱們也不會手軟！老實告訴你，鍾岱那叛徒已招出一切了！」

盧公鼎嘿嘿冷笑：「你們華山派內鬨，你殺害師弟，却胡亂在他身上加上個罪名，天地難容！」

風小月道：「盧公鼎，咱們不會貿然找上你，胡柴是誰你知道吧？他也承認了，盧副總護法……」

風小月話未說畢，盧公鼎已猝然發難，長劍分心刺向風小月。原來他自知今日難以善了，便先採取突襲，冀能突圍逃命。

風小月怎可能讓他得逞，如意棒舞得像風車一般，將盧公鼎那口長劍封死！星星和高峯也忙自兩側攻上去。盧公鼎武功再高亦抵擋不住，可是他却把命豁出去，以攻爲守，採取兩敗俱傷之打法。

星星道：「他祇能作困獸鬥耳，咱們先穩守再覷準機會收拾他！」她坐言起行，立即化攻爲守，高峯祇好耐住性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高峯復仇心切，依然强攻不已，風小月則不時配合他，三個人合作絕佳，祇殺得盧公鼎滿頭大汗，氣急敗壞道：「你們倚多爲勝，實在無耻！」

風小月道：「盧公鼎，你如果肯投降的，也許還有一線生機，否則明年今日便是你之死忌！」

盧公鼎神情如狂，沙聲道：「要老子投降，難比登天！今日老子殺一個夠本，殺一雙有賺！」

高峯咬牙道：「你這句話正合我意！你殺了家師，高某不殺你誓不爲人，就算你投降，也殺無赦！」

風小月暗暗叫苦，奈何剛結義，不欲逆其意而傷了和氣！

星星急道：「高大哥，咱們勝券在握，不必急於一時！謀定後動！」

盧公鼎雖然努力，奈何對方三

人武功均不弱，强攻一陣之後，氣力漸衰，已後繼乏力。風小月一挽如意棒，開始加强進攻，形勢立即逆轉。

高峯輕嘯一聲，一口長劍把華山派梅花劍法精髓全部使出來。

風小月忙提醒他：「留個活口！」

高峯猛地想起還有懷竹道人，要知其下落，全在盧公鼎身上，連忙稍斂鋒芒。

風小月比高峯冷靜，見盧公鼎長劍被高峯的劍撞開，忙呼道：「星星，你守住其退路！」如意棒猛地戳出，同時左手悄悄射出一縷指風，盧公鼎祇顧着如意棒，冷不防穴道被指風擊中，登時不能動彈。

風小月急呼：「高兄長劍小心！」

高峯忙不迭將刺過去的長劍挪開幾寸，祇好刺在盧公鼎的左肩上！風小月上前，又在盧公鼎身上戳了幾指。「姓盧的，你如今落在咱們手中，還有何話好說？」

不料盧公鼎性子甚烈，不屑地道：「人生在世，不過匆匆數十年，老子已近五十，死了也不算夭折，要殺便殺，不必多囉嗦！」

風小月沉聲道：「眞是老而僵化！你不知道世上有許多比死還難過的事？你聽過『萬蟻噬心大法』麼？」

盧公鼎臉色一變，半晌方道：「難怪人家都說你邪門！哼！老子不會屈服！」他牙齦剛一動，風小月已又封住他有關穴道，使他連想咬舌自盡之力也喪失。接着又在他身上使出「萬蟻噬心大法」。

不過片刻，盧公鼎已滿頭大汗，雙脚不斷顫動，一條脖子漲得如同樹幹般粗，風小月知道他此時解了穴道，也無力咬舌，便解了穴道，「盧兄，這滋味如何？你當然會說比梅冬季的結果還好！」

盧公鼎恨恨地道：「梅冬季就該死……」

高峯揮手摑了他一巴掌。「你再侮辱家師，高某就更要折磨你！」

風小月拉住他。「如果梅掌門有該死之罪，你們大可以公開其罪行，千夫所指，不疾而終，何須你們設計，收買華山派叛徒再暗殺他？」

「因爲他的罪行……不能公佈……」

星星道：「天下間豈有這樣事？」

「崆峒派掌門周潤雄大俠有一位妹妹叫周淑華……入了峨嵋出家……叫做靜心……後來……梅冬季强姦了她……」

他話未說畢，高峯已罵道：「你胡說八道！」

「這種事如果說出來……對峨嵋和崆峒之聲譽影響至大……是以咱們才策劃了這次……暗殺……保住了三派之聲譽……」

風小月冷笑一聲。「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男婚女嫁，天公地義，如有這等事，梅掌門大可娶了靜心，靜心還了俗，嫁人也不是可耻的事！」

「你說得簡單……靜心已貴爲峨嵋派戒律堂主持……峨嵋派之派規可以爲她而廢麼？她敢這樣做麼？」

「那也祇是他倆之間的事，與你何關？」

「咱們成立了一個替天行道，主持公義的混一幫，專門對付武林敗類……這次是峨嵋及崆峒兩派求咱們的……」

高峯怎肯相信？「家師爲人一向淡泊，不求名利，對女色更加不屑一眼，這是你們爲了統一武林，而用種種藉口，消滅不與你們狼狽爲奸的正義之士！」

風小月道：「如果如你們所說，則他們是眞心相愛者，祇是生不逢時，長不逢地，恪於派規，未能結合而已，不算罪過，若是常人，他倆大可以結成夫婦，說不定還會成爲一段武林佳話！」他消除盧公鼎身上之禁制。

盧公鼎喘了好一陣氣，然後才道：「正因爲他們不是常人，是以世人才不能容忍！你們不知道峨嵋派在善男信女心目中的地位，他們能容忍平日受尊重的戒律堂主持，原來是個水性楊花的女人麼？這對峨嵋派之打擊有多大？武林正道受損有多大？」

高峯也像他一樣，如離水的魚兒般，大口大口地喘着氣。他內心完全不相信盧公鼎的鬼話，可是盧公鼎在「萬蟻噬心大法」之酷刑下，說謊的可能性又不大，如果師父眞是做出那樣的事來，他眞的不敢想像下去……

風小月聽了那番話之後，也不禁默然。星星却道：「混一幫爲何搜羅了這許多邪門外道的高手？還訓練了好幾批殺手，這像是正道之士之作爲麼？」

「你是說胡柴麼？第一，他沒有多大的權力，咱們利用他的身份，來掩護自己之身份；第二，他已改邪歸正，至於訓練殺手，也有不得已之苦衷，因爲很多事，不能自己出面，是故祇好借助殺手去行事！老實說，本幫處理的事，大多都有說不出口之苦衷，行事方法，也自然不能以常理論！」

風小月冷笑一聲：「如此風某倒想知道一下，你們因何事要殺布天星，强姦朱鳳，嫁禍於風某？風某自信做事確有非議之處，却無致

死之罪！盧大俠可否解我茅塞！」

「先說布天星吧，布天星與朱鳳是同母異父兄妹！兄妹亂倫，天人不容！」

風小月哈哈大笑：「就算人家兄妹亂倫，爲何你們派人强姦朱鳳，還毀其容？這是甚麼幫派的作風？」

「盧某不知道有這回事，當日咱們祇決議將朱鳳抓起來，迫她不斷寫信，然後找人模仿其筆跡及嫁禍於你！」

星星急問：「爲何要嫁禍大哥？」

風小月則道：「如果他們做下亂倫之事，也不能這般處理！」

盧公鼎臉色一變，問道：「難道你贊成兄妹亂倫？」

「放屁！」風小月冷冷地道：「風某祇是不滿你們行爲，因爲如果他倆還未亂倫，假如他們自己不知道，你們可以提醒他倆；如果他倆是明知故犯，則更可以公佈其罪行，爲何要弄這麼多手脚？還要嫁禍於風某？」

盧公鼎坦然道：「要這樣處理布天星、朱鳳及閣下的是幫主決定的，當時無人反對，大概也是因爲你平日名聲不是很好吧！」

風小月沉聲道：「胡柴已供出一切，在下也希望你說的是眞話！混一幫幫主到底是誰？」

盧公鼎低頭不語。

星星道：「你不老實，便休怪咱們再施酷刑！」

半晌，盧公鼎才下了決心，抬頭道：「是一休禪師！」

「少林寺住持一休禪師？」

盧公鼎點點頭：「若非他老人家，又怎能號召這麼多正道武林高手入幫，甘願聽其命令？」

風小月胸膛起伏，半晌方道：「在下眞想與一休禪師傾心一談！」

盧公鼎不屑地道：「你還無此資格！」

風小月信心十足地道：「將有一日，他會見在下！盧公鼎，九大門派有誰在混一幫居高位者！」

盧公鼎道：「盧某能說的，至此爲止，即使你再施刑，也祇能說這些！要殺要剮，悉隨尊便！」

星星道：「我們不會殺你，却會天天給你吃點苦頭，除非你能幫風大哥洗脫冤名！」

「盧某一個人，豈有此能耐！」

高峯道：「不管如何，華山派的大仇非報不可，先剮出其心來祭家師再說！」言畢長身而起。風小月先封了盧公鼎的暈穴，然後一把將高峯攔住。「賢弟，連你也不幫愚兄？」

「大哥明鑒，殺人容易，但將事情弄清困難……」

「愚兄爲何要弄清甚麼眞相？我祇要報仇！」

「如果令師確有不對之處，你這樣殺人，會令華山派從此除名，這個責任大哥可負不起！」

高峯頓足道：「依你這樣說，此仇根本不能報！」

「不，咱們還要把懷竹抓來對證一下，說不定情況不是像盧公鼎所說的，則很多事處理起來，便容易了！」

高峯恨恨地道：「少林武當沆瀣一氣，再如何處理也不容易，但殺師大仇未報，華山今後亦同樣抬不起頭來。」

風小月耐心地道：「如今咱們有人証在手，屆時在臘月初一，將盧公鼎及懷竹之罪行公布出來，然後再殺了他倆，還有誰敢非議華山派？」

高峯噓了一口氣，道：「幸虧賢弟冷靜，否則愚兄差點做出蠢事來，你們再審問吧，愚兄一看見他便怒火中燒。」言畢走到外面戒備。

風小月又解了盧公鼎的穴道。盧公鼎望了四周幾眼，哈哈笑道：「盧某還以爲到了陰曹地府，原來你們並不敢動手。」

風小月道：「你錯了，咱們準備在臘月初一那天，再將你示衆，宣佈你與懷竹殺死梅冬季之罪行，待天下英雄都知道內情後，再作處理，屆時就算華山派弟子不動手，閣下也死無葬身之地，你說這般處理是不是比較妥當？」

盧公鼎一聽，就似被人抽掉魂魄般，嗒然垂首。半晌方恨恨地道：「風小月，咱們都將你看扁了，你眞是心狠手辣。」

風小月笑道：「論到心狠手辣，在下實在不及混一幫萬一。」稍笑又道：「懷竹道長如今在何處？」

盧公鼎有神無氣地道：「就算盧某知道，也不會告訴你。」

「盧兄，臘月初一那一天，你將成爲武林罪人，而且把混一幫的計劃全部破壞了，你百死難辭其咎，不知你有何良策？」

盧公鼎抬頭，雙眼竄出一絲希望之火，道：「風小月，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很簡單，把懷竹引出來，由他來代替你，閣下便可繼續清高下去。」

「你以爲盧某是甚麼人？」

風小月笑嘻嘻地道：「你當然不是一個磊落大丈夫、堅持正義的人，否則也不會在殺死梅冬季之後，嫁禍南宮守義，爲了保住自己的清譽及性命，閣下不是已試過嫁禍他人了麼？我想請問一句，南宮守義做過甚麼事否？」

盧公鼎不由默然，風小月又道：「這是閣下最後一個機會，而且在下保證，祇要你肯合作，咱們絕對不會出賣你。」

星星也推波助瀾地道：「就算正道之士肯原諒你，相信混一幫上下也不會放過你們盧家。」

盧公鼎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半晌方迸出一句話來：「他約我在前面一座小集見面。」

「甚麼小集？離此有多遠？」

「叫做白河集，離此約三十多里路，他走在盧某前面，如今是否還在那裡就不得而知了。」

風小月道：「在下再問你一件事，然後才上路，你們跟長河幫決鬥，結果如何？」

「打不成，咱們祇殺了長河幫幾個人，却逮不到白凌天！」

星星接問：「長河幫跟你們混一幫有甚麼仇恨，你們非將他消滅不可？」

「長河幫暗中跟本幫作對，殺了咱們不少人，是故幫主向對方下戰書，在南陽城外決戰，對方回信答應，但待他們去到之後，祇見到幾個嘍囉，說他們幫主和堂主因臨時有事，將決戰日期押後幾天。但一等三四天，尚未見踪影，正在此刻，快馬來報，白凌天在第二天晚上便能趕到，決戰改在昨天早上進行……」

風小月笑笑道：「結果他們還是不來，是故你們殺了那幾個嘍囉，又恐白凌天是聲東擊西，是故你們分頭上道，急急趕回江夏了，不知風某有否猜錯？」

盧公鼎嘆息道：「風小月，你眞聰明，一切如同目睹，本幫精銳已先趕回去，盧某和懷竹押後。」

風小月道：「咱們立即趕去白河集，你想好如何引懷竹現身之策否？」

話音剛落，忽聞高峯道：「雲飄來了！」言畢迎了出去。原來雲飄他們趕到南陽，知道大戰已結束，故他折回來找他們。當他知道此邊之情況後，又匆匆趕回南陽城去通知南宮守義夫婦。

* * *

白河集不大，祇有一爿客棧，羣豪趕到小集時，已經接近二更。小集的人早睡，一片靜寂。盧公鼎道：「老道如無意外，必然是住在客棧內。」

風小月封住其雙臂之穴道，道：「你去拍門找他。」他揮揮手，其他人立即分散，圍住客棧，他則跟着盧公鼎。

盧公鼎無可奈何，只得走到懷竹房外拍門，房內傳來懷竹的聲音：「誰？」

盧公鼎道：「老道，是小弟！」俄頃，房門打開，風小月一把將盧公鼎拉開，懷竹是成了精妖怪，一見便知不妙，立即制出長劍來。

風小月道：「懷竹，你的事已東窗事發了。」

懷竹沉聲道：「貧道一生行事光明正大，有甚麼見不得光的事？眞是笑話！」他話未說畢，身子突然竄出，向大門射去！

這一着，無聲無息，事先毫無預兆，風小月忙呼小心，同時將盧公鼎拉到身後，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懷竹左腿在一根柱子上一踢，身子倏地斜飛，長劍刺向風小月，左手向盧公鼎抓去！

風小月的如意棒幾乎同時出手，反刺對方心窩，棒長劍短，懷竹迫於無奈，右脚尖在左脚面上一點，身子冉冉升高，武當派的「天縱梯」輕功馳名武林，他匆促之間使來，仍如流水行雲。

眼看頭頂將碰及屋頂，猛見他一折腰，長劍掄圓，當作大刀自上擊下。風小月身子飛起，連消帶打，如意棒反刺對方脅下。

懷竹武功在武當派赫赫有名，功力猶在盧公鼎之上。急切間，長劍一封，「噹」地一聲響，兩人同時落地。與此同時，燈光亮起，懷竹見來者是高峯，點燈的是星星，不由吃了一驚。

風小月慢慢走過來，將他圍在核心。道：「老道，饒你奸似鬼，今日也得吃少爺的洗脚水。」

懷竹强作鎭定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跳樑小丑。」他言畢便首先向持燈的星星撲去。高峯橫跨兩步，將他攔住，風小月輕嘯一聲，雲飄及南宮夫婦先後現身。

高峯道：「牛鼻子，你殺死家師，却嫁禍於南宮大俠，罪無可赦，今日非要你還個公道不可。」

懷竹轉頭望向盧公鼎，風小月忙道：「牛鼻子，你不必否認，胡柴已供出一切，你與盧公鼎均是殺人兇手。」懷竹知道今日不能善了，拚死反撲，但羣豪人多勢衆，又沉得住氣，攻守兼備，懷竹攻勢越猛，破綻越多，激戰中，被雲飄閃身向前，使了一記掃堂腿。

這一記力道奇猛，懷竹功力雖深，也忍不住打了個踉蹌，南宮守義標前，一掌擊在其小腹上，猛聽他大喝一聲，不要命地張開雙臂，向南宮守義撲去。

藍仙音大驚，連忙伸手抓住丈夫的上臂，用力一扯，可惜依然慢了一步，南宮守義後肩被抓着，衣碎肉裂，與此同時，風小月飛起一腿，正中懷竹之胸腔，踢得懷竹一個倒仰，高峯長劍一落，指在他喉頭上：「再動便殺死你，爲家師報仇！」

懷竹突然怪笑起來：「爲令師報仇，他本就該死，這種人還有人

要替他報仇，眞是好笑！」

高峯厲聲道：「家師行事循規蹈矩，與世無爭，如何該死？該死的是你們這些披着正義的外衣，行邪惡之爲的衣冠禽獸。」

風小月連忙封住其麻穴。悠悠地道：「懷竹，你是武當派有數人物，希望你說話謹愼一點，不負責任，含血噴人的話，最好不說，否則後果自負。」

「哼，貧道過橋比你走路還多，不用你教！」懷竹悻悻然地道：「梅冬季誘姦峨嵋靜心，你說該不該死？」

「人家眞心相愛，怎可說是誘姦？」

「若非梅冬季誘姦人家，靜心是出家人，難道會跟他好？」

風小月哈哈大笑：「男女相悅，天經地義，而且男女間之感情是最不能以常理論的，出家人便不會思凡？你親眼看見梅掌門誘姦靜心？若是者，爲何當時不阻止？若不是目擊者，你憑甚麼說梅掌門誘姦靜心？」

藍仙音也問：「靜心如今何在？她承認是被誘姦的麼？若是如此，因何不讓他們當衆解釋，却用卑鄙手段暗殺梅掌門？如此也還罷了，爲何又嫁禍於外子身上？」

南宮守義受了皮肉之痛，怒氣更盛：「牛鼻子，難道你們認爲某家煽動梅掌門去誘姦靜心？」

「不錯，正是你做的好事，因此咱們才會嫁禍於你，讓你吃點苦頭。」

「簡直含血噴人，南宮某連梅掌門與靜心的事也不知道，又怎會與此事扯上關係。」

藍仙音道：「愚夫婦出雙入對，外子做過甚麼事，我都知道，這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風小月問道：「老道，是誰告訴你，南宮大俠煽動梅掌門誘姦靜心？」

懷竹道：「是靜心說的。」

南宮守義又要發火，風小月忙示意他不要衝動：「是靜心親口對你說的？」

「是靜心向峨嵋掌門靜音招供，靜音告訴本幫幫主，幫主在開會時宣佈的。」

南宮守義怒極反笑：「眞是天大的笑話，南宮某幼時得梅掌門幫助，數十年來知恩之感，未曾稍微減輕，可惜自從犬子出世之後，因罹奇症，整日爲覓良醫到處奔波，已經幾年未曾上華山拜訪梅掌門了，即使有心推波助瀾，也苦無良機，由此証明混一幫根本是個邪惡組織，以維持武林正義爲名，却行排除異己之實。」

懷竹反問：「南宮施主所說句句屬實？」

「若有半句虛言，願天誅地滅。」

懷竹冷笑道：「你認爲是誰說假話？靜心？靜音？本幫幫主還是你？」

風小月截口問道：「貴幫幫主是誰？」

「是少林寺主持一休禪師，若非由他主持，吾等又怎會服他？」

懷竹道：「當時協議九大門派各派一人參加混一幫，以另一種形式維持武林正義，然後再在外面找些白道高手協助。」

「貴幫成立多久了？」

「三年多了，不過此事諸位千萬不可洩漏出去，否則後果自負。」

風小月問道：「你們爲何要殺害布天星，而又嫁禍於在下？難道在下犯了你們混一幫的忌諱？」

「此事是幫主決定的，原因他沒有說清楚，但幫主絕對不會冤枉好人。」

風小月笑道：「在下是壞人了？請問我壞在何處？」

「閣下之壞……武林盡知……風流、放浪形骸……濫殺無辜。」

「無一可成立，老道，臘月初一武林大會，在下會請你跟盧公鼎作証人，宣布在下是清白的，布天星根本是你們殺的，與我無關，希望閣下多加合作！」

懷竹冷笑道：「貧道怎會與你們合作？我武當派是武林泰山北斗……」

高峯怒道：「牛鼻子，你殺死家師，這段仇華山派永誌不忘，你合不合作，今日少爺都要教你吃盡苦頭！」言畢左右開弓，摑了懷竹十巴掌。

懷竹一張臉腫得像猪頭般，但他居然不生氣。「施主打貧道，證明你是個尊師重道的人，令師之作爲與你無關，貧道不怪你！」

懷竹這副態度實在大大出乎高峯之意料，半晌方冷冷地道：「你是殺人兇手，再如何裝扮，也洗不掉閣下的罪孽！」

「貧道勸你一句，你最好立即返回華山，花十年工夫，把師弟妹調教好，莫讓華山派之武功失傳！然後再收徒課子，使華山絕技一代盛過一代！」

星星忽然插嘴問道：「道長，晚輩想問你一句話：風小月既然不是殺死布天星之兇手，你是否會在臘月初一爲他作證？還是仍要置他於死地？」

懷竹臉色微變，沉吟道：「此事乃幫主決定的，貧道無權答覆你！」

「豈有此理！你連說幾句眞話的勇氣也付厥如？」

「本幫成員入幫時有約，遇有

大事，必須請示上級。懷竹參加混一幫，是代表武當派的，絕不能因個人之生死、榮辱而違反幫規！」

風小月突然封了懷竹和盧公鼎之暈穴，然後道：「先抱他倆到房內去，大家休息一晚再作打算！」

雲飄反對：「不，安置了他倆，咱們便商量一下，蓋混一幫之性質，與咱們原先之想像，有極大之出入！」

當下再無異議，羣豪叫店小二開了幾間空房，安頓完畢，全部到風小月房中商議。風小月首先道：「今天最大之收穫是咱們了解了混一幫之性質，它是由九大門派暗中創辦的，旨在以另一種方法維持武林正義，此與咱們本來所想像的完全不一樣，換而言之，今後對待它的手法亦要有所改變方合！」

星星嘆了一口氣：「若混一幫是九大門派聯合創辦的，對咱們更加不利！說理說不過人家，武鬥又不如人家勢衆，不但臘月初一風大哥難以洗脫罪名，咱們今後亦難以在江湖立足！」

藍仙音道：「不過妹子却變成是爲正義而當殺手了！」

南宮守義憂心忡忡地道：「適才懷竹牛鼻子已說得十分坦白，臘月初一那天，他是不肯爲風老弟辯白，換而言之，也不可能會承認自己是殺死梅掌門之兇手，如此南宮某之情況與風老弟根本沒有分別！」

雲飄忙安慰他：「屆時咱們在他倆身上施酷刑，不怕他倆不招供！」

藍仙音也擔心起來了：「雲弟不必安慰你大哥了，在天下英雄之前，你敢施酷刑麼？再說他們顏面攸關，也不一定會招供，否則日後將身敗名裂！故還是商量一下如何自救！」

風小月道：「辦法也不是沒有，就是去找一休禪師！」

星星道：「他肯見你麼？」

「以前他曾經指點過愚兄，相信我有事求見，他不會拒絕！何況他是德高望重之少林掌門！」

雲飄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他未必會見你……」

南宮守義道：「某家先去問問他倆，看一休如今在何處！」言畢即出店而去，羣豪默不作聲，但又想不出甚麼妙策來。過了一陣，南宮守義回來道：「他倆都說一休向來神出鬼沒，他走時沒有說去何處，只下令所有人全力趕回江夏！」

「如此他一定也去江夏！」星星道：「若他認爲江夏有危險，又下令手下趕回去，他自己不可能回少林！」

風小月見高峯一直不開腔，乃問：「大哥爲何不作聲？」

「適才牛鼻子說得有理，目前愚兄最重要的事乃將華山派武功傳下去，否則他日黃泉之下，如何向家師交代？是故小弟想先率師弟妹回華山，不過臘月初一那天武林大會，愚兄一定會參加！」

風小月在房內踱步。「臘月初一那天，咱們不能揭露混一幫之眞面目，否則便失去成立混一幫之意義，是以在下還是認爲去見見一休，此方更實際！」風小月道：「咱們先趕去江夏，找到道長他們後，我便上少林寺討個公道，其他人則最好留在該處練武！」

羣豪也覺得此乃目前可行之最好的建議，先後都贊成了，於是各自回房安安寢，以利明早趕路。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羣豪匿在江夏城外練武，已逾兩個月。時已屆嚴寒，羣豪圍爐吃酒。懷竹、盧公鼎、胡柴和麻鷹、貓頭鷹並無受到虐待，只是被封住穴道。今晚，羣豪特別請他們一起吃飯喝酒。

盧公鼎冷冷地道：「風少俠，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夜請咱們出來，用意何在，可否先告訴咱們，否則酒菜入肚也無味道！」

星星急不及待地道：「諸位在此住了兩個月，不知有何感覺？」

「感覺跟活死人沒有分別！」

星星不悅地道：「我是指你們對咱們印象如何？」

盧公鼎依然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模樣。「當然不好，但也不是很壞！」

「廢話！」星星索性開門見山地道：「說眞的，姑奶奶只是想知道，臘月初一那天武林大會，你們會否說眞話？」

盧公鼎和胡柴等人都不由自主地轉頭望向懷竹。懷竹慢吞吞地道：「混一幫和武林九大門派一切以武林利益爲重！」

「你們心裏比誰都明白：風小月、南宮守義夫婦，都是無辜的！而最令人憤慨的，兇手根本就是你們！」

「貧道早已回答了施主的問題，雖然明知他們是冤枉的，但個人之利益與武林比較，實在太渺小了！兩者權衡利弊，當然要維護整體之利益！」

風小月哈哈笑道：「看來風某只能成爲武林之犧牲品了！」

雲飄冷笑道：「牛鼻子，你們九大門派自命正義，但自身所作所爲却與正義背道而馳，難道諸位不覺得自己非常厚顏無耻？」

懷竹道：「施主所言差矣，爲了武林之整體利益，犧牲某些個人利益，此乃大道，若依施主之做法，那只是婦人之仁！」

「雲某却認爲要做大事，須先從小事開始，諸位之做法，雲某不敢苟同，以冤枉一些人來換取所謂整體利益，此道理雲某也懂得，奈何這樣做利益何在？冤枉了南宮夫婦和風小月，好處何在？武林得了甚麼益？」

懷竹等人不由語塞，雲飄笑道：「諸位皆無話可說了吧？雲某再說幾句：此風不改，長此下去，必令武林同道心寒，混一幫又能夠做甚麼大事？蓋她已無人信任，誰都害怕她有一天會犧牲自己之利益，還有甚麼人擁護？則諸位所謂的大事，所謂武林利益，又如何實現？」

藍仙音鼓掌道：「雲弟說得太好了！說眞的，咱們都懷疑你們是在做犧牲別人之利益，來達到自己之利益的事！」

懷竹忙道：「施主此言未免過於偏激！」

雲飄道：「不管如何，諸道長先釋雲某心中之疑！」

「貧道不善言詞，一時想不到理由說服你，但心中却堅信自己所作所爲全是爲了武林整體利益，若心存利己之心，天誅地滅！」

星星冷笑道：「冤枉風小月和南宮大俠夫婦，到底對武林有何好處？」

懷竹無言以對，盧公鼎道：「此乃幫主所決定……」

「難道你們都不經思索便執行？此非智者之所爲！」

「但咱們相信幫主之爲人及決定！難道你們對一休禪師也不相信？」

「一休禪師之爲人，相信無人懷疑他！」星星快口道：「但他畢竟是人，凡人都會犯錯誤，莫非諸位連其錯誤之決定，你們也照樣執行？眞枉爲九大門派之領袖！」

懷竹連聲咳嗽，答不出一句話來，風小月舉杯道：「生死有命，諸位不必替我擔心，風某雖然不屑，但一向很敬佩守原則、重義氣的人，來，不要再說這種令人不安的話了，乾杯！」

星星白了他一眼：「姑奶奶可是爲你好，你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風小月一笑仰脖將杯中酒全乾了，他又斟了一杯。「願諸位多替武林做點事，不過，你們不爲風小月着想，也該替南宮夫婦說幾句公平的話，他倆半生行俠仗義，樂善好施，這種好人如果死於冤枉之下，老天爺也無眼！」

胡柴乾咳一聲，問道：「少俠有何打算，跟天下英雄爲敵？」

「閣下此言風某不明之至，何謂與天下英雄爲敵？」

「若公議要殺死閣下，少俠會引頸就戮麼？」

風小月哈哈笑道：「當然不會！引頸就戮，不就承認自己是兇手麼？風小月死後名聲更壞。平日已瘋瘋癲癲，又殺死結義兄長，强姦未來嫂嫂，要風某犧牲這麼大，可能性不大！」

「故胡某問你是否要與天下英雄爲敵！」

「非也非也！風某只是爲淸白而戰，決非與天下英雄爲敵，若他們這般不明事理，根本不配稱英雄！像這等糊塗蟲多殺幾個亦無傷大雅！」

一直不作聲之朱鳳，此刻再也忍不住開腔了。「莫說風大哥不會引頸就戮，我也會與混一幫戰到最後一滴血！不管你們幫主用意如何，拿我之淸白身軀來陷害風大哥，朱鳳頭一個不服，反正我身子已汚，臉目已毀，活着也沒多大意思，何不拚殺他幾個！」

南宮守義接口道：「愚夫婦也不會服，亦一定拚到底！這兩個月，愚夫婦苦練武功，便是爲了下月初一那一天！」星星和雲飄亦先後表示要與混一幫幹到底！

風小月道：「也許道長等人還沒想到，可能武林中已有許多有識之士，反對貴幫，屆時說不定會支持咱們！最低限度長河幫便不會坐視不理，正是吾道不孤，鹿死誰手還未可逆料哩！」

雲飄聽他這樣一說，信心增强不少，忙道：「風老弟說得有理，乾杯！不要再說這等令人心煩的話了，乾杯！」結果羣豪居然喝得酩酊大醉，醉倒於地，反而懷竹等人毫無睡意，只聽他們不斷低聲商量。

* * *

十一月卅日，氣溫驟降，天下起大雪來，舉目所見一片白茫茫。這種天氣，最好是窩在家裏抱老婆，可是襄陽城却人頭湧湧，酒樓飯館座無虛設。而客棧更是門戶爲穿，喝酒聲、吵罵聲亂成一片。

熱鬧歸熱鬧，但尋常人家見這些遠方來的客人，全是懸劍佩刀，雙眼精光四射的漢子，那敢惹事，都乖乖關在家裏。

崇武酒樓是今年才開張的，也可說是爲了這場盛會而開的，它是目前襄陽城最大最豪華的。今日座上客，無一不是武林大豪，忽見一個漢子由樓梯口跑上來，叫道：「來了，來了！」

一個五十左右年紀的漢子斥道：「小韓，你窮嚷甚麼！到底是誰來了？」

旁邊一個年紀比他少幾歲的道：「熊兄，還有誰？當然是風小月了。」

那姓韓的青年道：「不是，是華山派弟子，他們到處找風小月？」

姓熊的道：「奇怪，他們不找南宮守義夫婦，反而找風小月，你有否聽錯看錯！」

「沒錯，確是華山派的人要找風小月！」姓韓的向梯口一指，道：「吶，這不是來了麼？」果然梯口走上七八個青年男女來，爲首那個正是新近宣佈接任華山派掌門的高峯，只見他一身白衣勝雪，轉頭到處張望。

那姓熊的長身道：「高少俠，你們在找座頭麼？若不嫌棄的，何妨過來擠一擠？」

高峯連忙抱拳回禮：「原來是熊大俠，在下是來找風小月的，不知大俠是否見過他？」

原來那漢子叫熊楚，外號「雲夢一鞭」，擅使長鞭，其鞭法在雲夢一帶堪稱首屈一指。當下訝然問道：「高少俠跟那登徒子有仇麼？還是那斷是你殺師仇人？」

高峯背後一位少女道：「熊大俠，敝師兄如今已是本派掌門了！」

熊楚老臉微微發熱，訕訕地道：「熊某孤陋寡聞，還不知少俠已接任掌門，失敬失敬！」重新行禮。

「不敢。」高峯回禮：「風小月乃在下之結義弟弟，對我華山派幫助良多，本派上下均視爲大恩人！他明天要出席武林大會，在下想先跟他敘一敘，故到處找他。」

「哦，居然有這回事，風小月是華山派的大恩人？」熊楚與其朋友均是一臉不信之色。

「日月爲鑒，在下今日所說，隻字不虛！」高峯爲了替風小月開脫，當下不厭其詳地，故意提高聲音將風小月的事蹟說了一遍，「其實本派已查明殺師兇手之身份，只是說出來恐怕諸位不相信而已！」

熊楚急問：「到底是甚麼人，掌門何妨說來聽聽！」

「便是懷竹道長及盧公鼎！」

此言一出，酒樓內就像一鍋沸水般鬧開了，七嘴八舌討論，也有人罵高峯胡說八道。

高峯道：「諸位，這是千眞萬確之事，而且懷竹和盧公鼎也承認了！最可恨的是他倆居然嫁禍於南宮守義夫婦！而且咱們也有人證！」他費了很大的唇舌方解釋淸楚，也管不了人家相信與否，便率師弟妹趕去別處。

襄陽城內之武林同道，十之八九都認爲風小月和南宮守義不敢赴會，却不知他們在十天之前，已搬到城外匿居。

次日一早，羣豪顧不得吃早飯，梳洗完畢，因恐佔不到好位置，便都湧去新月池了。天氣嚴寒，池水已結成了厚厚的冰層，樹枝上掛着雪花，天色陰陰沉沉，老天爺好像又要下雪般。

羣豪不斷向四周找尋，然而都不見有風小月等人之踪跡，脾性急躁的，已忍不住罵起來了。俄頃，一善大師、樂毅、莫振西、苗玉章和馮敬陽等人已至。羣豪立即讓出一條路來，他們幾個一直走至池中央才停了下來。

有人道：「一善大師，風小月那小子不敢來了，你看該如何懲罰他和抓他回來？」

一善微微一笑。「當日沒有訂明時辰，如今尚在上午，施主們不用心急，說不定他們快到了！」

「大師就是慈悲，風小月那斷就算吃了豹子膽，也不敢來！」

一善大師只是笑笑，居然盤膝坐在冰上，其他高手見狀也坐在一善四周，雖然他們功力深厚，但久坐之後，亦覺一陣陣寒氣直迫心肺，是故衆高手均暗中運功調息。表面上看，一副悠然之態，羣豪見此，也只好耐心等候。

時間點滴流逝，天上雖然沒有太陽，但憑感覺，都知道已至正午，許多帶有乾糧的人，都取出來慢慢吃着。

忽然有人低聲道：「你們看！」原來冰上之高手，因爲練功禦寒，眞氣運行至極限，頭上都冒起絲絲白烟，而所坐之處之冰塊，因遇熱也慢慢融化。是以冰上籠罩着一片烟霧。

忽又有人叫道：「快看，有馬車來！」只見一輛極大之馬車，在四匹駿馬拉引下急馳而來，看車廂十分堅實，不知裏面藏些甚麼，俄頃，馬車漸近，眼尖的人便認出駕車的車伕竟是「一縷烟」雲飄，當日雲飄保風小月，是故認得他的人極多。

剎那間，新月池畔的羣豪立即騷動起來，有人高聲問道：「雲飄，風小月在何處？」

只見雲飄猛地揮了一鞭，鞭聲響亮，他聲音更加淸脆：「請諸位讓開一條路來！」

有人怒道：「此處人多，你擺甚麼臭架子，爲何自己不下車，而要咱們讓路！」

雲飄沉聲道：「因爲車廂內人多，有兇手有證人，不便之處請諸位體諒！」羣豪聽他這樣說，只好讓出一條路來，雲飄徐徐將馬車駛至池中冰上。

一善猛地睜開雙眼，但覺精光四射。「阿彌陀佛，雲施主終於來了！」言畢飛身，其他人亦魚貫立起。

苗玉章問道：「雲大俠，今年春你保證風小月一定會來赴會交代事實，如今他人在何處？」

雲飄哈哈笑道：「諸位不必緊

張，不止他來了，連南宮守義夫婦也來了！」他站在車上瞻望。

樂毅道：「人在何處？」

「不急，雲某去找華山派的人，因爲南宮夫婦被誣爲殺梅掌門之兇手，今日華山派弟子不在場，如何能成事！」只見人羣騷動，高峯率師弟妹排衆而出，雲飄道：「諸位請上前，今日還你一個公道！」

車廂門打開，首先下來的是風小月，只見他白衣勝雪，在冰上白烟中更覺瀟洒，他滿臉笑容，向四周抱拳行禮，接着下來的則是南宮守義夫婦，他倆則神態嚴肅。

樂毅問道：「車廂內還有甚麼人？」

雲飄神秘地道：「到必要時，他們自然會下車與各位見面！」

苗玉章高聲道：「當日梅掌門被殺，身上之傷痕明明是南宮守義鐵筆所造成的，證據確鑿，且華山派弟子亦認爲是南宮守義所爲……」

他話未說畢，雲飄已冷冷地道：「苦主還未開腔，閣下爲何這般焦急？是不是因爲眞相被揭發之後，閣下臉上會不好看，因此才一口咬定是南宮守義幹的？」

「河西鞭王」莫振西忙道：「苗大俠何必急在一時，且看他有甚麼把戲未遲！」

高峯故意道：「高某剛接任華山派掌門一職，曾立誓一定要爲家師報仇，雲大俠若能揭開眞相，使華山派抓到眞兇，實乃本派之大恩人！」

雲飄道：「殺死華山派前掌門梅冬季之兇手，實爲懷竹及盧公鼎！」雖然在場有人昨天已在高峯口中聽到一點風聲，但這句話仍如一塊大石投入湖中般，激起十丈浪，寂靜的池畔，霎時間鬧開了，有人甚至破口大駡雲飄胡說八道，含血噴人！

雲飄道：「諸位莫急！」他敲敲馬車廂壁，車門開處，走出兩個人來，都是垂頭喪氣。一個是胡柴、一個是鍾岱。「鍾岱，你好把實情說了！」

苗玉章叫道：「且慢，這極可能是你們串通好的，咱們憑甚麼相信你？」

雲飄含笑反問：「你又憑甚麼不相信咱們？諸位，只因這件案子跟苗玉章有點關係，因此他一再阻撓！」

莫振西道：「雲大俠之爲人，武林皆知，諸位且靜一靜，先聽他解釋！」鍾岱最後把整件案子逐一說出，只聽得羣豪目瞪口呆！

苗玉章道：「梅冬季若眞是引誘佛門弟子，罪該萬死，倒也沒有冤枉他！」

風小月反問：「若果眞有此事，爲何你們不公開問罪，却要使用這等卑汚的手段……還要冤枉好人？」

苗玉章心虛地道：「苗某自始至終均沒說這是事實！你們所言，全無根據！」

雲飄道：「胡柴你來說！諸位，這個胡柴，便是二十多年前，在峨嵋山金頂，被峨嵋派紫衣神尼、青城派長眉道人聯手打下懸崖的那個魔頭！」

池畔又響起一片呼聲，樂毅道：「雲大俠用這種人作證，未免難以服衆！」

胡柴道：「刺殺梅冬季梅掌門的行動，是由胡某策劃的，動手殺人的確是懷竹和盧公鼎，而作內應的則是鍾岱！」

池畔傳來陣陣的怒駡聲：「你胡說八道，含血噴人！」

「雲飄，你找魔頭來做證人，正說明你們心虛！說不定策劃殺人的正是你們！」

胡柴向雲飄苦笑一聲。又有人道：「還是請南宮守義自己解釋一下，爲何要殺死梅掌門吧？」

「爲何華山派弟子無一人吭聲？」

高峯只好乾咳一聲，然後問道：「不知雲大俠尚有其他證據否？」

決心把「戲」演到底。

風小月伸手在廂壁上敲了幾下，車門再度打開，這次却是由星星拉着懷竹和盧公鼎出來，池畔突然寂靜如死。

雲飄道：「道長，大俠，人是有良心的，希望兩位說幾句良心！」

池畔羣豪又沸騰了：「道長你說話，咱們都相信你！」

風小月笑嘻嘻地對懷竹和一善道：「看來在下非將混一幫的底細揭出來不可了，否則在下跟南宮守義便要死在此處了！聽說混一幫的宗旨是犧牲某些個人的利益，來成全武林整體之利益！如今已屆抉擇之時了！」

他退後幾步，道：「盧大俠，你不是九大門派的人，壓力較輕，如果你是眞心把懷竹當作朋友的，在下認爲應該由你先說比較適合！」

苗玉章低聲道：「風小月，你到底有何目的？」

風小月大笑道：「在下之目的，很簡單，便是還我清白，至於你們之間的偉大理想，在下沒有興趣了解，也不懂得欣賞！一善大師，晚輩與貴派掌門曾有過一段因緣，承他指點晚輩之武功，方能却敵致勝！有機會請代晚輩向他老人家問候！」

「敝師兄正在閉關，風施主之

好意，老衲待他出關之後，必定代爲轉達！」一善言畢便拉住苗玉章等人低聲商量。

池畔的羣豪又不耐煩起來，風小月道：「懷竹道長，你是得道之士，你既然懂得用大道理要求別人，也應該懂得要求自己，否則如何作爲表率，如何服衆！」稍頓又道：「在下數三聲，如果你自己不說，便由在下代勞！一、二、三！諸位，在下宣佈一件大事……不是大事，是武林秘事……」

懷竹急道：「貧道說！」他運氣於丹田，傳音道：「貧道鄭重宣佈，風小月既不是殺死布天星的兇手，而南宮守義夫婦亦同樣不是殺死梅掌門的兇手！」

有人高聲道：「道長，風小月威脅你，咱們有目共睹，你說甚麼咱們都不會相信！」

高峯却道：「你們聽清楚，懷竹爲何怕人懷疑？你們想過沒有？懷竹，你說殺死家師的兇手不是南宮大俠夫婦，那麼到底是誰？」

「是貧道！」

這三個字又在池邊炸響，但刹那間，又沉寂下來。無論如何，這三個字出自懷竹自己的口中，引起之震撼，却非同小可！

南宮守義這才噓了一口氣，道：「諸位，如今應該相信愚夫婦是無辜的吧！」

熊楚高聲道：「剛才胡柴說這是他策劃的，熊某不相信懷竹道長及盧公鼎會受你擺佈！這一定是懷竹受人威脅迫於無奈才信口雌黃的！懷竹，如果梅冬季是你殺的，一定有個道理，理由是甚麼，可否告訴咱們？」

懷竹支支吾吾地道：「他……他當然有必死之道……否則咱們又怎會殺死他……」

「他有甚麼大罪，你大可以說出來，讓在場的英雄評評理呀！」

熊楚道：「對啦，爲何道長會與臭名昭彰的胡柴一道？」

盧公鼎道：「人誰無錯？胡柴早已改邪歸正了！」

忽然又有輛馬車急馳而來，駕車的是一位精壯的青年，上衣敞開，露出一身結實的肌肉，他不斷地喊道：「讓開讓開！」羣豪正在驚愕之際，一隊騎客雷動般急馳而來，尾隨在馬車之後。

羣豪中有人認出騎客都是九大門派的人，只聽有人叫道：「攔住馬車！」話音剛落，即有人自告奮勇地飛身抓向馬韁。

就在此刻，突見馬車之頂碎裂，自內衝起一條人影，那人凌空橫掠二丈七八，在一名大漢的肩上一點，竟然落在羣豪身前，只見那人再一個起落，已落在懷竹身前。

風小月和雲飄立即攔在其身前。

來人身材矮小，臉上戴着頭套，只露出一對眼睛：「讓開！」袖管如刀，向雲飄臉上拍去，風小月立即欺前，如意棒連刺三記，喝道：「閣下來意不明，咱們如何會聽命令！」

此刻，九大門派的人亦已排衆而出，爲首那人赫然是青城派的長眉道長。一善大師連忙上前迎接：「不知道兄駕到，請恕老衲失迎！」

「佛兄客氣，貧道受靜音掌門委託，阻攔靜心來遲，可惜仍被其瞞過耳目……」

那蒙面人道：「誰要你多管閒事！峨嵋的事，青城管不着！」

風小月這才知道面前此人便是聞名已久的靜心，當下道：「咱們與師太無仇無恨，爲何攻擊咱們？」

「誰教你們攔路？懷竹和盧公鼎濫殺無辜，又壞人名譽，我要殺他維護正義！」

苗玉章急忙分衆而出，指着靜心，氣得聲音發顫地道：「妹子，妳……妳不要臉，但愚兄還要……妳來作甚！」

靜心突然扯下蒙頭布套，只見她頭上已長出了頭髮。「小妹早已還俗，有甚麼不要臉的？我還俗之前跟冬季清清白白，不會有半點苟且之行爲，對不起誰人？」

「但你後來跟姓梅的畢竟好上了！」

「那是小妹已經向掌門師姐稟明要還俗之後的事！」

長眉道長道：「令師姐不允，妳亦應該以峨嵋爲重，怎可在此等情況下，跟梅冬季做出那種事來？」

「我出家是自願的，還俗也是自願的，誰都阻止不了！我苗玉鳳光明正大，來去磊落，不必偸偸摸摸！本來我跟冬季說好，待小妹頭髮長好，便與他正式結爲夫婦，這又犯着了你們甚麼？居然用卑鄙的手段暗殺了冬季！」

池畔的羣豪聽到這席話方相信胡柴、鍾岱和懷竹的話！殺人者即使不是懷竹和盧公鼎，但亦絕對不是南宮守義夫婦！

而聽到這番對話，心裏隱隱覺得裏面尚有內情，是以人人屏息而聽。

一善喧了一聲佛號，轉頭對雲飄道：「雲施主，相信在場的人都已相信南宮守義夫婦及風小月不是兇手了，可否把人放了？」

雲飄哈哈笑道：「雲某充其量只屬多管閒事之徒，放不放人，須得問問苦主！」

南宮守義未曾開腔，高峯已道：「自古以來，殺人償命，此乃不易之理，若放兇手，高某如何向同

門交代，他日死後在黃泉，又如何向家師解釋？」

長眉道長厲聲道：「莫非你要殺人？」

「青城華山本是一家，掌門如此語氣，似乎要爲難我華山派了？難怪先師不肯與你們同流合汚！」

長眉沉聲道：「此事非同小可，說不定青城只好做一次對不起華山的事了！」

高峯悲憤地道：「連今天算，你已做了兩次對不起敝派的事了！」

長眉輩份甚高，他突然用傳音入密跟一善交談。風小月雖然聽不到他們說話內容，但爲防萬一，忙把懷竹抛上車廂，當他尚未抓到盧公鼎，已聞長眉道長低喝道：「搶人！快！」

幾條人影掠起，這邊的風小月等人早已嚴陣以待，守在馬車四周，高峯慢慢走到馬車前面：「諸位如此對待華山派，本派爲了聲譽，今日只好奉陪了！」

馮敬陽道：「高峯，你這行動可能會令到華山派從此在武林除名，可得想清楚！」

「何必假惺惺？」高峯悲憤莫名地道：「家師未娶，他愛一個女子，何罪之有？即使這個女子不該愛，也罪不至死！你們使用卑鄙的手段殺害他，便是對華山派最大的打擊，如今來假關懷，有誰會相信？你們有沒有膽量問天下英雄，家師該不該受這樣之懲罰？」

長眉環視周圍一眼，道：「不必跟他說廢話，先把懷竹救出來方爲上策！」

高峯猛喝一聲：「且慢！請天下英雄判決！」池畔羣豪分成兩派：一派認爲不應該以此手法對待梅冬季；一派則說應該相信九大門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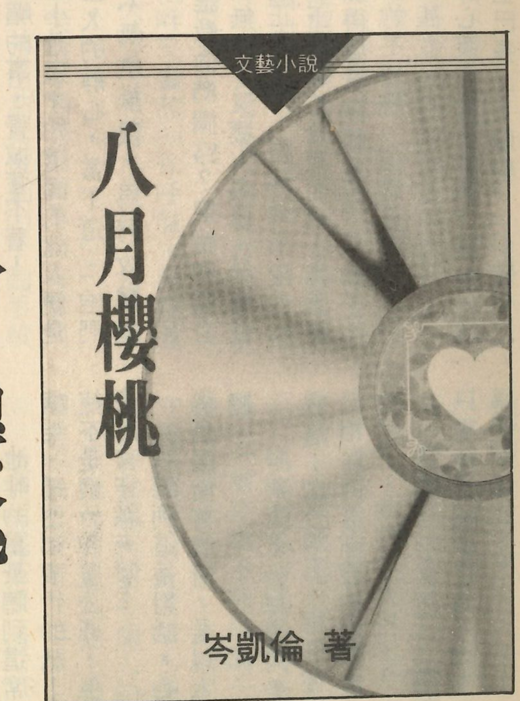
風小月哈哈笑道：「諸位都已聽到了吧？居然無人贊成諸位之舉止！你們以救人爲名，實則是爲了殺人滅口！」

長眉怒喝一聲：「放肆！你是甚麼東西，敢以此語氣與貧道說話！」

風小月哈哈一笑。「在下用對待一羣包庇殺人兇手的態度說話，有何不對？難道對這種人還要卑恭屈膝？」

長眉不動聲色，倏地一袖拂出，一股罡風悄沒聲息地擊向風小月，風小月最大的優點便是，表面輕鬆，實則面對敵人時，異常細心謹慎，長眉袖管一動，他已滑出三尺。「在下早已說過，閣下要殺人滅口，並無冤枉你！」

長眉老臉發熱，時至此刻已顧不了顏面了，立即飛身撲上去，掌袖齊施，猛攻風小月，風小月面對



八月櫻桃

岑凱倫 著

復仇的火焰在她心中不停地燃燒，然而愛情的火花却又在她心裏閃爍不定，使她無法適從，使她迷惘……

每本HK$40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超級市場及地利店有售。

强敵，未敢有絲毫輕敵，如意棒使得像風車一般，配合步法身形，避重就輕跟對方周旋。

長眉道長一動手，苗玉章也撲向高峯，馮敬陽則找上苗玉鳳，其他九大門派弟子亦一湧而上，雲飄道：「諸位兄弟，今日可能是咱們今生最後一戰，幸勿手軟心慈！」

只有一善大師和莫振西站在原地，一副進退不得之態，一善不斷地喧佛號，莫振西則高聲道：「大混戰死傷必多，對武林無益，對雙方亦都無益，可否暫停一下？」

他雖苦口婆心，奈何雙方一交上手，根本就無法控制，反而池畔之羣豪，變成隔岸觀火，無人加入戰圈。

不過一陣，慘叫聲便不時響起，旁人好像沒聽見，鬥得更加激烈，這裏面因爲南宮守義夫婦一向是筆劍合璧，威力極大，何況對手均非一流高手，是以最爲輕鬆，而以高峯及風小月之形勢最爲險惡。

長眉道長已逾花甲，功力深厚，一向自視甚高，九大門派掌門除了一休禪師之外，其他人都未放在他眼內，他面對一個後生晚輩，若超過一百招才取勝，也覺得臉上無光，是故一開始便全力進攻。

風小月不斷閃避退讓，不斷利用九大門派弟子作掩護，阻遇對方波濤似的攻勢，激得長眉道長大怒，喝道：「你們都退到一旁去，待貧道收拾了這小子再說！」

風小月道：「牛鼻子，你自己無能耐，還狂吹牛皮，不怕天下英雄笑話！」

長眉大怒：「今日貧道若不能在一百招之內，將你擊殺於掌下，便再不管這攤事！」

風小月道：「這可是出自你之口，有天下英雄爲證，請莫後悔！」

「後悔？」長眉怒極反笑：「你憑甚麼跟貧道說這種話！殺不了你，貧道便退隱山林，再不理世事！」

「咱們將條件稍爲改動一下，若閣下退隱山林對青城及武林都是一大損失，在下只要求你及九大門派，一年之內，對咱們這些人不得施任何手段！換而言之，在武林中遇到咱們只能老老實實，不能加害咱們，你若肯答應，在下便捨命陪君子！」

星星及雲飄齊聲道：「牛鼻子非同小可，不可輕敵！」

風小月向他們擺擺手：「牛鼻子，你敢答應麼？」

長眉看了九大門派中人幾眼，見無人反對，乃答應了，當下雙方停止混戰，退到一旁去，風小月道：「動手吧，你只剩四十多招……」

「小子，你說甚麼？說好是一百招，怎地變成四十多招？你若反悔，貧道也可推翻剛才之諾言！」

「你明明說：『今日貧道若不能在一百招之內……』，剛才咱們已交了五十多招，只剩四十多招，有何不對，依我看要在四十多招之內打敗少爺，閣下只能期望下輩子，少爺索性大方一點，只當作剛才彼此才相交四十招，換而言之，閣下尚有六十招，你還會反悔麼？」

長眉鬚髮俱張，怒道：「六十招就六十招，少說廢話，開始！」他盛怒之下，顧不得身份，話音一落，便向風小月撲去，人未至，掌風已先至！

風小月高聲道：「諸位英雄都聽清楚了，請當證人！四十一、四十二……」他仍然採取守勢，一味閃避，以消耗對手之內力。可是如今環境有異，池中一片空曠，長眉道長盡可能將自身功力發揮至極限，風小月失去「人牆」之遮擋，困難大增！

星星叫道：「小妹來數招：四十五、四十六……」

風小月一口氣用了六招，覺得非常吃力，突然反向對手撲去，左手一揚，三枝「三才如意神針」脫手向長眉道長胸膛射去。長眉輕笑一聲，左袖一展，神針已入泥海，可是風小月却趁此挺起如意棒急攻！他這根如意棒變化多端，時而使用小花槍招式，時而判官筆，時而短棒，教池畔之羣豪看得眼花撩亂，心中暗暗喝采！

長眉道長見狀反而放下心頭大石，忖道：「你這豈不是尋死？」他穩守了十多招，覷得眞切，半旋身子，閃開如意棒，左袖一拂，手掌透袖而出，挾風猛印風小月胸膛，心裏暗道：「小子，看你這次如何閃避！」

不料，風小月比泥鰍還滑，表面上他攻得兇，其實幾乎全是虛招，是以長眉道長左掌一出，他還比對方快上半分，曲指一彈，一縷指風直襲對方脅下！

長眉道長奸計不得逞，又不肯與對方同歸於盡，迫得撤掌飄身而退。此刻，星星只數到八十二招！

風小月也不追趕，乘機運氣調息一下，無可否認，長眉是他自出道以來最强的對手，不能力鬥，只能智取！

眼見長眉衝過來，他猛吸一口氣，快步迎上去，長眉尖嘯一聲，雙掌齊出，刹那間，狂飆自天而降，刮得風小月之衣衫全貼肉體，他却在間不容髮之際，滑開三尺，正欲再施彈指神通，却料不到長眉那兩掌也只是虛招，只見他手腕一移，眞力這才湧出！

風小月若跟他硬拚，必死無疑，閃又閃不開，他當機立斷，雙

腳一頓，身子倒飛，借風而飄，同時運功護住胸膛，長眉那兩掌，就像西北風刮紙張般，那紙竟毫無抵抗能力，但卻絲毫無損！

「再吃貧道一掌！」長眉標前再發兩掌，風小月雙腳再一頓，向上急射，長眉長嘯一聲，拔身而起，雙掌如山，自下向上擊去，風小月臨危不亂，一折腰，一個沒頭觔斗翻出一丈二三！他打觔斗之餘，連發四枚神針！神針和掌風一激，三根細針擴散而出！

長眉虞不及此，猛吃一驚，連忙收掌，以袖將之擊落。此時，他體內眞氣轉濁，身子緩緩墮下，說時遲，那時快！風小月因比他早一步落地，化守爲攻，如意棒急刺長眉後胯！

長眉猛喝一聲，袖管一捲，纏住了如意棒，左掌同時舉起，就在此刻，猛見如意棒尖端暴長尺餘，他因人在半空，無法閃避，但覺肩下一陣冰涼，已讓棒尖刺進！

與此同時，他雙腳着地，用力一扯，風小月乖巧，連忙鬆手，同時左手中指發出一縷指風，只見長眉身子抖了一抖，顯然又中了一記！

倏地一道采聲發自星星口中：「牛鼻子輸了！」

話音剛落，長眉已向風小月撲去，同時一手扯下如意棒，使勁脫手向風小月射去！這是他畢生功力所聚，如意棒激得空氣嗚嗚作響，教人心驚膽顫！

雲飄等人同時發出一陣驚呼，只見風小月從容閃開，長眉人如離弦之矢向他射去！突見風小月又回原位，身子蹲下，此時如意棒剛到他頭頂，他猿臂輕舒，五指在棒尾一撥，四兩化千斤，那如意棒淩空打了兩個圈，卻改而射向長眉！

長眉虞不及此，待他發覺欲閃無計，只好運勁將如意棒擊落地上，臉上一陣青白！原來他硬碰硬之下，被棒上蘊藏的自己的內力反擊過來，內腑氣血翻騰，已然受傷！換而言之，他是跟自己拚內力！

這幾招，兔起鶻落，看得羣豪如在夢中，連采聲也忘記喝了！只聽風小月笑吟吟地道：「掌門，雖然還有八招，但再鬥下去，敗的一定是你！你如今已受傷，在下再跟你鬥，似乎勝之不武，不如就此收場如何？」

雖然風小月是巧勝，但在場高手全都看出吃虧的是長眉！長眉功力雖深，但風小月那份功力也非同小可！單看他那招四兩化千斤之絕技，便充份表露其功力，膽氣及機智，眞是缺一而不可！

長眉大叫一聲：「既然還有八招……」他身子剛一動，嘴角已湧出鮮血。與此同時，猛聽一道長嘯自遠而至，羣豪連忙轉頭望去，但見一個鶉衣百結的乞丐，如星丸跳躍般，急馳而至！

認得他的人已叫了起來：「丐幫幫主金展雄！」金展雄直落至池中，低聲與一善大師耳語一陣。

一善忙道：「道兄，長河幫傾巢而出，即將抵達，今日至此爲止，快撤！」他首先越衆而去，苗玉章忙扶着長眉走了，眨眼間，九大門派弟子走得一個不剩。

也不知誰叫了一聲：「咱們追上去，說不定還有一場熱鬧看！」池畔間不見一人。忽然風小月咕咚一聲，跌坐地上。

星星大吃一驚：「大哥，你受傷了？」

苗玉鳳連忙跑過去，將他扶起，雙掌按在他後背，過了一陣，風小月才睜開雙眼，叫道：「好厲害的牛鼻子！」原來他剛才使盡全力，方撥動如意棒改變方向，一時脫力，雙腳發軟。當下忙謝過苗玉鳳。

雲飄道：「咱們快走吧，以免生變！」言畢又把盧公鼎及胡柴拋上馬車。

高峯及其師兄妹表示要回華山，苗玉鳳跟着他們走。藍仙音、南宮守義因離家日久，也趕着回去，其他人都上了馬車。星星問道：「咱們去何處？」

雲飄道：「這幾個人，還得先安置好，否則九大門派還會來糾纏。」他想了一陣又道：「這件事便交給愚兄辦，不過老弟你有何打算？一年很容易過去，一年之後，咱們的日子可就很難過了！」

高峯吸了一口氣，道：「小弟一定要把混一幫的底細弄淸楚……或者到少林寺求見一休禪師！」

「好吧，咱們先別過，小年夜那天咱們在岳陽見面。」

風小月、星星和朱鳳便在半路下車。星星又問：「大哥，咱們這就去岳陽麼？」

風小月笑道：「先找個地方睡他三天三夜再說！」

（本篇完）

武俠世界
篇篇精彩
猛稿如雲
目不暇給
訂閱請電
三五四七三三七七

殺戮傳奇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勇戰官兵不言敗　重整旗鼓建山寨

上文提要：李自成帶人前去支援鳳凰嶺的杜飛，半路遇上東廠大當頭耿懷仁帶領着十五個高手，結果均死在李自成這班人手上。飛毛腿萬里探聽到總兵宋淸風率領一千人馬分三路進攻，李自成決定潛伏在「百鳥」山口……宋總兵抓住霍大牙的二個手下帶路上山，結果他本人被山籐倒吊，許多官兵中伏喪命，幸虧包副將與李副將在山前配合……

霍大牙也厲吼：「喂，對面的狗腿子們，你們聽誰說咱們打劫了延長縣又勒索姚家店，誰？」

宋淸風却哈哈冷笑如鷄叫，道：「姚家店人聽了的，可惡呀，做賊的人永遠不說他偷過人，你們這羣山寇呀，死在眼前還無賴。」

霍大牙厲叫：「放你娘的屁，爺們是英雄，幹就幹過，沒幹就是沒幹過，絕不會耍賴。」

宋總兵叱道：「你總不會再否認你們是山賊吧！」

霍大牙一聽，道：「爺們佔山爲王，也是被你們逼上山來的。」宋總兵又是一聲怪笑，他不對口吼叱了。

「兄弟們，火已快熄，馬上衝呀！」

「殺！」

官兵們很有致的齊聲吼，怪了，嘍兵們却也是一聲大叫：「砍死這批狗腿子，上啊！」

於是雙方彼此衝殺，有的衝過了火牆，就那麼的擧刀就砍。

宋總兵早盯住了霍大牙，照上面就是狂砍怒斬。

霍大牙擧刀反擊，雙方幾招之後，彼此心中明白，對方是有幾招的人物，一時之間怕是有得拚殺的。

這時候，前寨的人馬也狠幹起來。鳳凰嶺熱鬧非常。

原來這位宋淸風總兵大人把一千人馬分三路，他命兩位副將包同與李仁各率三百人馬從鳳凰山正面佯攻。

包同由左面助攻，李仁的三百人正面衝殺，這二人不必偷襲，從幾里外就大聲狂叫着往鳳凰嶺衝來了。

鳳凰嶺的山口有座茶棚，那兒有山上嘍兵駐守，一見殺來大隊官兵，也急了，响箭疾忙往天空射，七名嘍兵也拔腿往山谷中跑。

山谷中設有幾道關卡與機關，一見官兵們殺來，嘍兵們設妥了機關便隱藏起來，等候官兵們中了機關再迎頭痛擊，這些原是平日演練妥當的事情。

豈料這批官兵們喊殺喊到了山谷口，祇衝進半里就不再往山坡上來了，他們祇在山下哇哇叫！

另一批却從側面走亂石往山坡移過來，移動得也不是很快，這就令潛藏在暗中的嘍兵們意外了。

消息送上鳳凰嶺大寨，霍大牙一面準備迎敵，當先派出二寨主杜飛，各率二百人馬去迎敵，那年頭，官兵土匪打仗，仍然是兵對兵來將對將，論功夫，宮覺與杜飛二人的功夫也不弱。

這二人分別率人奔下山，祇一看這光景，好像官兵們要火燒山，祇見許多官兵在擧火把，這時候天

還未黑呀。

那杜飛舉目猛一看，祇見谷口的茶棚被官兵們放火燒起來了。

杜飛於是一聲罵：「呸，官兵照樣殺人放火，兄弟們跟我殺呀！」

「殺！」嘍兵二百人，跟着杜飛往山下奔，這時候官兵這面有人嘿嘿笑，指着杜飛道：「你們看，看那個持金刀的傢伙！」

有人回應：「這就對了，報告上說，有個使金刀的傢伙殺了許多官兵，總兵必是這人幹的。」

立刻間，那包同從側面迎過來了，雙方人馬照上面，彼此互罵互砍，血海深仇也似的拚起來了。

那李仁的二百官兵認準了杜飛的人馬下山路徑，他們不從正面攻，也由側面往山上殺去了。

李仁的人馬往山坡上了幾十丈，早被宮覺攔住去路，雙方一見面，還有甚麼話好說的。

官兵抓强盜，大家動刀子吧！

平日裡官兵抓强盜，官兵一來一大窩，强盜祇有三幾個，這結果很明顯，强盜最後肯定要挨刀。

此時可就不同了，此時强盜變成一大窩，一對一的照上面，誰怕誰呀，砍吧！

鳳凰山前殺得凶殘，天還未黑下來，已聽得厲叱咒罵與淒叫聲，分不出是官兵還是山賊們的叫喊。

這時候包同已與杜飛狠幹起來。

包同邊殺邊叱罵：「王八蛋，太可惡了，膽敢潛去延安縣洗劫之後又勒索姚家店，今天就叫你們死絕！」

舉刀砍殺的杜飛一聽之下發了火：「放你娘的屁，爺們甚麼時候去過延長縣洗劫殺人？」

包同冷笑連聲，道：「人們都知道有個使金刀的傢伙殺了許多官家的人，王八蛋，你的手上就是一把金刀，你不承認也不行了。」

杜飛立刻想到一個人，那個人就是李自成。

許久未見過李自成了，他手上也是同樣有一把奪魂刀，那還是自己贈給他的，怎麼會這麼巧，官家以爲是他殺了官兵，這個誤會可大了。

杜飛怎知這是高貴貞的那招「嫁禍於人」之計得逞了。

但杜飛也是一條漢子，也是義氣之人，他才不在這時候大加否認或解釋。

杜飛還哈哈狂笑：「不錯杜大爺是殺過許多官兵，包括今天你們來的，殺呀！」

他忽然發了瘋似的雙手抱刀一陣狂砍，聽得噹郎卡察之聲，包同手上的刀已被杜飛的金刀削斷，嚇得包同急忙往他的人馬中暴退，口中大叫：「攔住這賊！」說着，他隨手又搶過一把刀。

杜飛咬牙還發笑：「狗娘賊，今天叫你們死絕！」

有三個官兵圍過來，杜飛就是旋刀殺，三人的刀祇一碰上杜飛手上金刀，立被砍斷砸飛。

於是，杜飛成了一頭猛虎般殺進殺出，果然金刀厲害，擋者披靡。

包同舞刀再殺，他口中喃喃的道：「怪了，這麼久了，爲甚麼山上沒反應？」

同樣的，那面正與宮覺狠幹的李仁也是心中犯急，心忖：怎麼還不見動靜？

這二人乃是有感而發，說的是兩批人馬。

這第一批人馬乃是總兵大人自後山襲擊，那才是主力攻擊，一舉要拿下鳳凰嶺，消滅霍大牙這批山寇。

第二批說的是東廠來的高手，耿懷仁十五名高手，那也是一股不算小的力量，如果他們此刻出現，眼下這批山寇肯定非敗逃不可。

這二人是佯攻，他們祇在拖延時間，並不往高山之上攻擊，却仍遇上山寇們的捨死抵抗。

就在這時候，忽見山峯半崖上火光衝天，山寨起火了，引得李仁當先大叫：「總兵攻破山寨了，大家往山上衝呀，殺呀！」

那包同更是厲叫：「上下夾攻，滅絕山賊呀！」

大批官兵同聲大吼：「殺呀！」祇見一個個舉刀往上衝殺，灰蒼蒼的大山坡上雙方砍殺得血肉橫飛，好像忘了自己是老幾。

那面，杜飛正自追殺過來，他要砍了姓包的。

姓包的刀被他砍斷，如今竟然在狂叫，杜飛砍翻兩個攔阻他的兵士，雙手掄刀大聲叫：「王八蛋，我看你叫喊到幾時！」

包同見杜飛揮金刀追殺，不敢用刀去阻擋，急忙閃身一邊躲。

杜飛決心砍了這姓包的，他飛掠，宛如附骨之蛆般，揮出一片金光罩上去。

包同附近的官正自聽了他的吼叫往山上殺去，一時之間失去了支援，萬般無奈的出刀回砍，杜飛一聲怪叫：「死吧，兒！」

就聽「卡」的一聲，那包同狂嗥一聲，抖着一條斷臂，洒着大片熱血往山石邊撞去。

杜飛一個大敞門，金刀又見疾砍，就見包同剛自伏在大石上的身子，背上被劈開來，卡叱一聲包同不動了，那鮮血泉水一般染滿了大石。

宋清風的得力副將一共有兩人，這包同死時還不知道東廠番子們早他而去了鬼門關。

側面的李仁已率先往山寨上殺去。

宮覺揮刀直追，口中大叫：「別跑，同宮大爺大戰三百合！」

這時候不論是山寨嘍兵，還是殺來的官兵，大家不約而同的邊殺邊往山寨上奔。

官兵們以爲是上下交攻，裡應外合，嘍兵們驚怒於大寨被火焚燒，大寨中的財物之外，還有後山的家眷們娃兒們的安全。

別以爲山寇無家眷，他們也有。

這不論是山賊或海盜都差不多，便是不帶家眷，女子總是少不了的。

有男人的地方就少不了女人。

有男人的地方如果沒有女人存在，就會產生暴戾氣，凶殺不斷。

話得分三頭才能說得明白。

現在，得說一說鳳凰嶺後面的情況了。

李自成率領着三十三人，早就潛藏在百鳥山後的斷崖深處，他們見宋總兵殺到山崖下，又見山上滾木檑石砸下來，帶領而來的陝北飛賊別開東就提議李自成乘着官兵中伏出刀，李自成不同意。

李自成不同意是有原因的，他來此鳳凰嶺就是找個最佳機會收服霍大牙這彪人馬回歸老龍溝。

李自成的岳父大人，也是李自成的姨丈，早就要收服霍大牙這批人馬了。

要收服霍大牙，絕不能此時出刀。

李自成這批人雖然沒有出手，但他們把馬匹藏好以後，趁着天色剛黑，兩座斷崖已無動靜的時候，便立刻往鳳凰嶺的後山谷潛過來。

等到他們潛到後山，只見一個草石斜坡上又是娃兒又是婦女的擠在一堆嚇得直哆嗦。

這些人的四週三十名官兵在圍守着，有個軍官模樣人物，不時的出腿踢過去，口中大吼：「那一個再叫我就殺了他。」

娃兒也嚇得不哭了，大人們直瞪眼，有幾個女人想是要出手大幹一場，早被人拉緊了不放手。

別以爲她們是女人，强盜窩裡的女人一樣不乏有功夫的女人在其中。

就在前山火光起，後山的女人娃兒又哭叫的刹那間，從亂石後走出三十三個黑影子來了。

這些人走得眞自在，好像他們是來看熱鬧的觀衆。

當然，圍守的官兵也發現了。

「各位是不是東廠耿大人來了？」

是那位軍官先開口，却聽另一人道：「大人，不對，耿大人他們只有十五人！」

「誰！」軍官也發覺不對了，立刻暴吼出聲。

來的三十三人中仍然沒有人開口，但却是一步一步的逼近過來了。

就在這時候，有個官兵大叫：「金刀呀！」

他叫的是李自成肩上扛的那把十八斤重的奪魂刀，三十名軍官一聽金刀二字，無不全身一緊，轉頭看過去。

李自成嘿嘿笑，開口了。

「每人自廢一臂，我放你們逃生去吧！」

這是甚麼口氣，生死大權由他說了算呀！

那軍官一聽火冒三丈：「咱們正要拿你歸案，你還口出大言！」

他把手一揮，道：「兄弟們，捉拿金刀大盜呀！」

「上呀！」

李自成想笑，娘的，他變成金刀大盜了。

見官兵們往他撲擊過來，他竟然往後閃。

李自成閃出五丈外，三十名官兵已被別開東、范冲等堵截住了。

不但被唐大年這些殺手攔住，女人堆中也跳出五個雙手各拿石頭的大脚女人過來了。

這些官兵怎是這些人的對手，雙方交上手，早被砍死十幾個，有個大脚女人四十歲，眞厲害，她閃過一個兵士一刀砍，右手石頭不出手，却準確的砸得那士兵腦袋開花，當場死在她身前。

這女人旋身又是一石頭，正打中另一人的後腦勺，咚的一聲死在地上，這種凶悍女人發了威，只可惜等她再出手，官兵們早已死了一地。

李自成淡淡的走過來，他很注意那女人。

飛毛腿萬里奔過來，道：「少主人，是否此刻殺上前山大寨。」

李自成先問那個女人，道：「誰是霍寨主的女人？」

果然，大脚女人走上前，道：「我，你們是誰？」

李自成道：「我是杜飛的朋友，我也來此住過三天，只是未到過後山來。」

大脚女人一聽之下，哈哈笑了：「我聽說過，那是很久前的事了，那時候我不在，我去關外幹一票小買賣去了，嗨！」

她仔細看看李自成，又道：「你眞福氣，爲咱們弄來那麼多寶物。」

她口中的買賣，當然是需要動刀的買賣，當然，李自成與杜飛二人帶來的財寶，也是從金家莊弄來的。

李自成道：「霍家大嫂子，妳可以帶他們去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最安全，而且那地方的人也歡迎你們。」

大脚女人一呆：「甚麼地方？」

李自成道：「老龍溝！」

大脚女人道：「去高迎祥那兒呀！」

李自成道：「鳳凰嶺完了，官兵不知來了多少人馬，形勢上就是要清剿你們，留下來肯定死。」

大脚女人抬頭看，前山火光已冲天。

前山也傳來喊殺聲，由不得她一聲大叫：「不行！我得同我當家的在一起，死也不分開！」

李自成伸手一攔，道：「霍大嫂子，我瞭解妳的心情，只是妳放心，我這就去前面支援，是生是死，我必把霍當家的送到妳面前。」

他指指二十多女人娃兒，又道：「快帶他們走，晚了就走不脫了！」

不料這大脚女人一聲吼：「你們聽着，快回洞窟收拾，把分在各人地方的寶物全帶上，一盞熱茶咱們走！」

李自成一聽也是一楞，財寶分散在這批女人娃兒身邊呀，那可是大出人意料之外。

這一招就叫人佩服霍大牙的妙計。

這批二十多女人娃兒匆匆的奔回各自住的山窟洞，很快的每人背了個包袱奔過來。

大脚女人地上拾起刀，她也叫別的女人每人手上一把刀，才對李自成道：「我們這就逃難到老龍溝，你岳丈高迎祥那兒了。」

李自成道：「走周家灣，也許我們追得上你們！」

大脚女人突然抬頭往前山厲叫：「當家的，小心吶，咱們日子還長呀，當家的，小心吶，咱們日子還長吶！」

她呼叫的聲音不一定會傳到前山大寨，但她的呼叫聲，宛如從前李自成在他爹娘死了以後的那種呼喊，同一個音一個調：「娘，娘，往西行，西去路上是天堂！」

聽得人頓覺心酸，那也是陝北人的內心對親情的諸多無奈表現。

霍家大嫂子此刻就無奈的帶着女人娃兒退出這個她生活了快二十年的鳳凰嶺。

送走了霍家大嫂子這批人，李自成對別開東等一行人道：「各位，我們是否可以攻擊了？」

唐大年道：「不知山寨殺的情況如何！」

一邊的飛毛腿萬里道：「少主人，我先奔去觀察，少主人一行緩緩行，如果有意外，我立刻回報！」

「快去！」李自成又道：「注意官兵是否佔了大寨！」

「知道了！」萬里已飛奔半里外了。

李自成邊走邊對唐大年一批人道：「我不要你們之間有死傷，一旦動上手，絕不能像一般的殺法只管殺人不顧自己安全，所以我要你們仍然兩個一夥配合，彼此掩護有攻有守！」

他見吳頭目走在身後，又道：「快把他們分組。」

吳頭目笑了。

「少主人呀，你比老主人更小心，更關心咱們部下，實在感動大家，放心，咱們仍然有配合。」

李自成很放心的大步往山上走，越走越好笑，因爲他想到了妻子高貴貞。

高貴貞只用一句話，就把鳳凰嶺霍大牙整垮，搞完蛋，眞叫絕呀！

李自成哈哈笑了。

他身邊的人就不會知道他爲甚麼發笑。

就快到半山峯了，忽見一條人影奔來，那人正是飛毛腿萬里。

萬里奔到李自成面前，指着火光之處道：「少主人呀，他們雙方混戰在一起了，分不出誰勝誰輸，嗨，死了不少人。」

李自成仰天哈哈笑，道：「動手的時候到了！」他猛回頭，又道：「各位，一旦殺上去，咱們不能被分散，更要認清敵人下手，官兵就是咱們搏殺的對象。」

「錯不了啦，少主人！」這人正是別開東，別開東還把兩把尖刀在手上揮動着。

火光已照得李自成這批人的臉上一片紅光，紅光也反映出半山坡上那個使金刀的漢子正浴血拚命，有四個官兵圍殺他一人，好像這人非死不可。

李自成一眼認出來那人是杜飛。

圍殺杜飛的人中，有一人功夫紮實，雙手揮刀，出刀有風聲，只是李自成却難以立即飛撲過去，因爲這兒隔了一片火，兩邊是斷崖。

但李自成却大叫：「杜兄，我來了！我是李自成！我來了！你穩住，先自保，全力自保！」

杜飛當然聽到了，他不强攻了，揮刀疾阻那四面八方砍來的刀芒！

杜飛邊砍邊回應：「李兄弟呀，來得太好了，哈……」他身上冒血還笑得開心。

光景好像鳳凰嶺成了殺人場，大寨的後排房舍也被火波及了。

前面有幾批人正在交互拚殺，這其中就有那霍大牙！

遠處還有個頭上冒血的怒漢在追砍兩個斷肢兵士，口中還大駡：「我看你這兩個狗東西往那兒逃！」

他這裡就快追上了，前面兩個士兵突然一聲尖叫傳來，兩個人不見了。

兩個人掉入陷坑中，還在坑中尖聲叫：「救命啊！」

現在誰還來救命，現在都是殺人的。

那滿頭冒血的怒漢追到陷坑邊，他哈哈狂笑起來：「跑？我看你們跑！」

只見他低頭搬石頭，還盡撿大石頭往坑中砸，直到坑中兩人被砸死。

猛回頭，這人才被李自成看清楚，他是宮覺！鳳凰山寨的二當家。

這宮覺原本追殺李仁的，半山上被十幾個官兵圍住了，李仁反而到了大寨前與衝上來的杜飛四人幹上了。

李自成看到的那個功夫不錯的人正是李仁。

李自成從形勢上觀察，發現鳳凰大寨人馬已據於劣勢，不少地方變成兩個官兵合擊一個嘍兵。

原來鳳凰寨人馬不過五六百人，宋清風率領的官兵一千人，人數上已處於劣勢。

李自成立刻對他的人吩咐：「除了文大夫跟我在此，你們每兩人一組，先去搏殺官家的三個頭頭，這叫打蛇打在蛇頭上。」

忽聽文大夫道：「少主人，別爲我擔心，我在附近找地方躲着，且等你們得勝再出來。」

李自成道：「大夫要小心了！」

文友艮道：「不會有問題。」

李自成雙手舉刀，大吼一聲：「殺過去！」

他率人自半熄的火場飛身而過，正在與霍大牙殺得慘烈的總兵大人宋清風還以爲來了援軍，不由大叫：「是耿大當頭嗎，快先斬了這凶殘的强盜頭子！」

但等到李自成撲去，霍大牙哈哈狂笑：「兄弟，快殺了這狗官！」

宋清風一見，幾乎發昏，怎麼東廠的人未出現，反而來了强盜助拳的。

李自成雙手舉刀大吼一聲：「殺！」

宋總兵舉刀疾架，早被李自成一刀砍得他半張面皮不見了，就聽他長嗥一聲便往山崖下跌落去了。

李自成這突然一刀奏效，喜得霍大牙直叫好。

這時候那別開東與范冲二人聯上手，直往杜飛那面殺過去。

圍殺杜飛的四個人功夫却了得，飛刀手范冲人來到，兩把飛刀先出手，四人之中就有兩人中刀回頭看，被杜飛逮住機會，一刀殺得其中一人鮮血標出三尺遠。

那副將李仁這才發覺來的不是東廠大爺們，來的是山賊一家人。

李仁大吼：「快來人吶，敵人有支援，我們的人……」

他叫了一半，別開東又撞入他的懷中了，別開東整個身子貼緊了李仁不動，他的臉皮在抽動，他的全身在扭動，而李仁却張大了口也張大了眼一個大喘氣也不動了！

於是，二人分開了。

只見別開東左手尖刀緩緩自李仁的肚皮上拔出來，帶出一股鮮血往外冒。

杜飛一見這光景，歡叫一聲：「太好了！」

他的身上是血，背上有刀口子，但他却精神一振，急忙往李自成奔過去。

李自成見杜飛過來，他手一揮，道：「兩把奪魂刀相會在殺場上，杜兄是否還能揮刀？」

杜飛道：「能，且叫兩刀互輝映，殺盡這批狗腿子！」

李自成大吼：「殺！」

火光之中，只見這二人兩把金刀交相輝映，殺得官兵們東倒西歪，不少人抛刀就逃。

於是有人大叫：「快逃呀，宋大人與兩位副將全部陣亡了，山賊有援手呀！」

這聲狂叫不要緊，正在拚殺的官兵們不幹了，想一想來時計劃多週到，有東廠殺手來支援，到了這時候反而山賊來了支援的，再聽三位主帥也死了，誰還肯拚命，趁着天黑快逃吧！

果然是兵敗如山倒，剎時間大戰結束了。

鳳凰嶺上大火仍在燒，所有的屋舍都冒出火苗子，高山之上沒大水，救火最困難。

霍大牙急忙叫兄弟們集中，所有的信號發出去，只是能走過來的人不過一百三十幾個人，這其中還有帶傷的，眞夠凄慘了。

霍大牙也傷得很想哎呀叫幾聲，可是他沒叫出來！他是人物呀，「狠」字還是不能抛却的。

杜飛奔過來，他幾乎像是從紅色染缸出來的紅人一般，這一身的血也分不清是敵人身上的還是他自己身上流出來的。

但見他的臉色蒼白，便知道杜飛流了不少血。

不旋踵間，宮覺也來了，宮二寨主也一樣的全身是血，他的頭上也冒血，血痕掛在兩頰上嚇死人了。

鳳凰嶺大寨的三個頭相互擁在一起，霍大牙掉下英雄淚，道：「兄弟呀，再世爲人了！」

宮覺道：「不錯，得救了。」

杜飛道：「全是我們李兄弟及時援手呀！」

那面，李自成率他的人過來了，大家相見，均是一陣唏噓不已。

忽聽霍大牙一聲怪叫：「不好了，後寨怕是……」

李自成道：「霍寨主，你怎麼不問問我們是怎麼巧到妙處的趕來支援？」

霍大牙道：「有許多話是要問清楚，兄弟這份情誼，我霍一刀不言謝，容後圖報了！」

他指着後寨，又道：「我們的眷屬們……」

李自成哈哈一笑，道：「放心，我已救了他們，由霍大嫂子帶往周家灣去了！」

霍大牙道：「爲甚麼去周家灣？」

李自成道：「鳳凰嶺已經完了，何不前往老龍溝，咱們合力在一起，人多好辦事呀！」

霍大牙怔住了！

祇不過他抬頭看被燒毀的鳳凰大寨，心中一痛，十幾二十年的心血基業呀，這就毀於一旦，任誰也不甘心！

當他再看看一百多兄弟緩緩的圍過來，心中又產生了憤怒，他幾乎全身骨節在響！

霍大牙一聲吼：「咱們不能放棄大寨，有哪些沒受傷的，趕快去把咱們家眷追回來，立刻抄小道把人叫回來，娘的，我霍大牙不能就這麼倒下去！」

隨之，就見十幾個嘍兵與頭目往後山奔去，李自成攔阻不及，心中不是味道！

「霍寨主，此地還能住呀？」

「能！」

「官兵們必會再來！」

霍大牙道：「吃一次虧學一次乖，我有應付之道！」

李自成道：「我不說霍寨主大概還不知道，這一回也是咱們在周家灣包家客棧遇上了東廠殺手，才知道鳳凰嶺有危險，才在中途殺了番子耿懷仁一行十五人，然後趕到這裏的，還是慢了半步！」

霍大牙心中吃驚，但他仍然搖頭，道：「東廠又怎樣，叫他們來吧，能殺則殺，不能殺咱們往山窟遁走！」

李自成一聽之下，覺得這一次的任務未成功。

他看看跌坐一邊的杜飛，道：「杜兄，你這傷也要趕快找大夫醫治，我就帶了一位大夫來了！」

黑暗中文友良出現了！

「排隊，排隊，我爲各位把刀口敷藥！」

文大夫的出現，令霍大牙等十分意外，祇見這位年輕瀟灑大夫十分熟練的爲每個人把傷處處理得痛苦大減，血流立止！

大伙走入附近山窟中剛坐定，遠處傳來呼叫聲：「當家的，你可完整吧！」

這是那大脚女人霍大牙的老婆吼的！

霍大牙未動，他祇淡淡的道：「沒甚麼，祇不過流了兩碗血！」

二十多家眷們被叫回來了，有幾個女人也在呼叫她們的丈夫，等到叫遍鳳凰嶺不見人，她們木然了。

這光景就是不見有人大哭大叫的，上得山來，誰都把老命拚上了，誰也明白早晚會有這一天，是的，刀口上舐血過日子，不光興祇殺人，也得被人所殺！

這也就是誰說的那話，刀是死的，人是活的，端看誰能耍得開，耍得開的你宰人，耍不開就人宰你！

* * *

霍一刀就是霍一刀，提得起放得下，雖然死了幾百人又傷了一大堆，雖然燒了大寨，他仍然一聲大吼：「開罈，擺酒，咱們要舉杯向李家兄弟這批夠交情夠意氣的哥兒們痛飲三大碗！」

很快的，幾個嘍兵把兩大罈酒扛來了。

每人手上一隻大木碗，在場的都有份，李自成一肚子的話也放不出聲！

霍大牙舉杯衝着李自成這些人高舉過頂：「好兄弟，好哥兒們，今夜各位的表現，正是當年鳳凰嶺與老龍溝所訂的盟約一樣，各位履行了，以後若有用得到咱們之處，送個信兒來，水裏火裏，我們頂了，乾！」

聽聽人家這些話，李自成心中多少帶着幾分慚愧，這可是高貴貞一句話惹出來的！

大伙舉杯把酒喝乾，這光景李自成這批人就無法再留下來了。

李自成道：「霍當家的，今天這事也算巧，咱們也不再留下來打擾！」

他看杜飛走過來，又道：「各位，老龍溝的木門永遠爲各位敞開着，隨時歡迎加入，咱們這就回去了！」

他拉杜飛一臂，又道：「兩把奪魂刀合擊的威力夠大，可惜又要分開了！」

杜飛道：「兄弟知我心，我心對鳳凰嶺不二，你兄弟多多擔待！」

李自成道：「當然，當然，我不會叫杜兄做個不義的人！」

他把木碗放下地，重重一抱拳：「各位，珍重了！」

霍大牙道：「兄弟呀，一切禮數咱們就免了，甚麼排儀仗，鳴火炮的規矩，祇待以後了，咱們不送了！」

李自成一笑，立刻率領他的人馬退出了鳳凰嶺！

果然沒有人前往送行，直到他們出了後山過了百鳥山以後，李自成憤然的一拳砸在自己手掌心！

「可惜！」

到了這時候別開東過來了。

「少主人，早知如此，還不如叫官兵們把他們殺絕，也比現在好！」

唐大年道：「姓霍的是條硬漢，咱們小覷他了！」

飛刀手范冲道：「早知如此，我們暗中助官家一把，姓霍的完蛋，別人就散夥了！」

姓吳的頭目已把各人的馬匹找到，大伙騎上馬，李自成才開口：「如果我們硬吃，實在對杜兄說不過去！」

石九子道：「大丈夫成大業不拘小節，古來諸侯爭霸業，各出奇謀爲江山，奇謀者均不脫陰狠毒辣四字，更不可錯過機會！」

李自成心中一緊，此話出自師兄之口，也算奇怪了！

別開東道：「如果少主人有悔意，咱們再回頭，來他娘的一個六親不認，殺了他們！」

李自成搖頭了，他淡淡一笑，道：「我想那會招致江湖人說我李自成是奸佞小人！」

他回頭看看，又道：「我那老婆必有妙計，咱們大伙就不用操心了！」

李自成這話一說，別的人也就無話好說了！

* * *

天亮了，一夜殺戮過去之後，鳳凰嶺上眞凄慘，如果從山道上看下去，那正就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總體而言，這一戰雙方死傷極慘！

鳳凰嶺死了近四百人，官家的更慘，前後山死了六七百，嘍兵們單是抬屍往幾個陷阱拋，就從天明拋到天快黑才完事！

有幾個頭目率領着沒挨刀的嘍兵們在清理着火場，打算在最短時間重建大寨！

此刻，霍大牙與宮覺、杜飛三人坐在一處山洞中，酒已喝了十幾斤！

宮覺忽然道：「無妄之災呀，操你娘的！」

霍大牙道：「你就慢慢的說！」

杜飛也開口了：「我使金刀殺了官家人，洗劫延長縣呀，簡直是放他娘的拐彎屁！」

霍大牙道：「你也別急，慢慢的說！」

那宮覺忽的舉掌捶胸，大哭……

他這個表情，霍大牙也吃一驚！

「老二，別激動！」

宮覺道：「官家說是咱們洗劫了延長縣，操他娘的，我問他這話是誰說的，那狗東西說是姚家店一位老爺子說的，你們說這不是天大的冤枉！」

霍大牙道：「咱們有那個力量嗎？官家人都是豬呀，也不想想我鳳凰嶺有多少人馬！」

杜飛有些痛苦的道：「同我力拚的傢伙，見我手上一把金刀，更是認定咱們去過延長縣！」

霍大牙突然道：「那是老龍溝幹的！」

杜飛道：「當初我與李家兄弟也是用金刀在延長縣大街上幹過，所以他們以爲是我們了！」

霍大牙想了一下，道：「二位賢弟呀，這是一件栽贓坑人之事，咱們這是無妄之災，有理無處申訴！」

他嘿然冷笑，又道：「咱們也不吃這個啞巴虧，我看這事情還是辛苦杜賢弟一趟！」

杜飛道：「當家的吩咐就是。」

霍大牙道：「禍從根處起，水打遠處流，咱們要把事情弄明白，先去姚家店！」

宮覺道：「對，去找那個傳話的老頭兒，祇一問，就明白了！」

杜飛點點頭道：「當家的，你放心，我這就收拾一下就去姚家店！」

霍大牙道：「你辛苦了，務必問個明白回來！」

有個中年清秀女人奔過來，她走到宮覺身邊，道：「二當家，我的阿根死了，我……」

那宮覺呆了一下，道：「甚麼，謝阿根死了？」

中年女人道：「半個頭不見了！」

宮覺哈哈一笑，道：「這樣也好，咱們以後也不用偷偷摸摸了，拿我當你丈夫吧！」

那中年女人道：「二當家呀！你就放心我的毛病呀？」

宮覺道：「毛病？甚麼毛病？」

中年女人道：「偷漢子的毛病呀，我以後跟了二當家的，二當家便是我丈夫，可是我又喜歡背着丈夫勾搭別的男人，就像我背着謝阿根勾上二當家一樣，二當家知道了會不會像謝阿根一樣裝聾作啞呀！」

宮覺一聽哈哈笑了！

「放心，我是不會吃醋的！」

那女人把腰一挺，道：「那就請咱們當家的爲我二人作個婚證

吧！」

「就是現在？」

「是呀，咱們這種人祇憑一句話，用不着三姑六婆八抬大轎，說了就算！」

她轉而向霍大牙，又道：「當家的，你開金口吧！」

霍大牙苦笑，他問宮覺：「怎麼樣？」

宮覺也笑笑道：「行！」

霍大牙站起來了。

祇見宮覺伸手拉了那女的站在霍大牙面前。

那宮覺身上還有刀傷三處，用了文友良的藥就早已不流血，可是傷口未癒！

霍大牙很莊嚴的道：「天地為媒我為證，先問問宮兄弟，你願意娶桂花為妻嗎？」

宮覺道：「王八蛋不願意，願意得很！」

霍大牙再問桂花道：「劉桂花，你的丈夫謝阿根為山寨盡了忠，死了，死了就變成鬼了，如今宮二當家的娶你，你願意嫁他嗎？」

劉桂花道：「王八蛋不願意，願意得很！」

霍大牙把手一拍，叭的一聲響，道：「打從此刻起，你二人是夫妻了，哈……你們親個嘴吧！」

宮覺還未抱緊劉桂花，那劉桂花一口咬上去，就聽宮覺一聲叫：「哎呀！」

大伙聽得吃一驚，快走下山的杜飛也吃一驚！

「怎麼了？」杜飛急問。

又流血了，宮覺嘴巴處有刀口，被劉桂花用力猛一咬，又流血了！

「哈……」霍大牙笑了！

忽聽宮覺抱起劉桂花對窰門口的那批漢子們宣佈了！

他宣佈的事情也叫絕！

「兄弟們，你們把耳朵擦洗乾淨了，聽我說，劉桂花如今是我的女人了，你們以後多尊重！」

「是……」大伙齊聲應是不迭！

宮覺又道：「你們那一個把主意打在她身上，送我一頂翡翠綠頂帽，小心我挖出他的肚腸滷了吃！」

衆人一聽，又齊聲：「咱們絕對不敢！」

宮覺聽得很滿意，他抱起劉桂花就要去入「洞房」了，却又聽得劉桂花道：「我有偷人的毛病呀！」

「妳以後改改不用偷了！」

「那多沒意思，日子過得不刺激！」

「他們說了，他們那個敢睡妳呀！」

劉桂花把俏嘴一撇，道：「我偷大當家呀，我的新任丈夫，你敢殺大當家？我才不相信！」

這才走了沒幾丈，在場的人都聽到了！

當然霍大牙也聽到了，祇不過他祇是呵呵笑！

猛可裏一聲獅吼：「笑甚麼！」

大伙看過去，不好了，寨主夫人也來了！

就聽這大脚女人沉聲道：「妳敢偷我的大牙就試一試看，老娘剝了你的皮！」

劉桂花也叫了，她叫的是：「沒刺激的生活多單調，沒意思呀！」

宮覺抱着劉桂花走去另一窰洞去了，這時候有人才把實情說出來！

「這個女人呀，自從自延長把她弄來，人瘋了，唉，比個瘋女人沒兩樣，羞耻就別提了，差一點快脫光衣服滿山遊了！」

又有人道：「土財主的女兒變了樣，怪他家太有銀子，為甚麼她家多金，那當然是幾代的剝削弄來的！」

還有人說：「她長得美，夠清秀，可惜瘋了，怪的是她瘋是瘋，可與一般瘋子不一樣，每天還是洗得乾乾淨淨的坐在窰門等丈夫，誰要是上前去搭訕，這一晚就得陪她睡大覺！」

再美，若是瘋了，就惹不上人們的慾念了！

劉桂花有時候可憐，但有時是可愛的！

「哈……」這一聲歡笑很尖吭，窰洞中有了響動，宮覺還一聲叫：「我看你往那兒躲！」

「哈……」劉桂花又笑，而且還叫着：「脫，脫呀！」

脫甚麼？沒人過去瞧瞧！

當然，誰也不敢過去瞧，祇不過人們心中都明白，窰洞門沒門，裏面的人在舒坦，男女在一起，除了男女之間的事之外，還會幹出甚麼來？

這看來是歡笑，其實也夠辛酸！

江湖之上有許多歡樂的背後就充滿了辛酸，更充滿了無奈！

杜飛已快走出山口了！

杜飛打扮成山藥商，他牽着一頭毛驢，馱的是山藥、黃蓍、當歸、川芎從山道過了延河，大道上已有人往兩縣之間的姚家店走去。

對於姚家店幾個大戶被勒索之後，人們似乎淡忘了，沒有人願意再提起這件令人擔驚受怕的事了。

杜飛牽着毛驢進了姚家店，這兒祇有兩條土街，秋風掀起塵土飛揚中，杜飛把驢拉到了東門附近的和記棧房。

這姚家店祇有三面城門，北邊是高坡斷崖，沒人能從二三十丈高處跳下來，除非這人不想活了。

這家棧房也不大，客房祇有三五間，原因是客人來得並不多，商旅們不是前往延長縣，便是去延安落店，到姚家店，那也祇是打個尖的多。

伙計見杜飛馱了山藥來，小心的上前打招呼：「爺，你請屋裡坐，山貨由小子送進去。」

「送我房間裡，我打算在這兒把貨銷完就回去。」

伙計解繩子卸貨，那杜飛却把一塊銀子塞在伙計的手上，低聲道：「拿着，這是給你的。」

那伙計急忙揣進口袋裡，笑瞇瞇的道：「爺，早上喜鵲叫，財神要來了，果不期然呐！」

杜飛也笑了，他往屋內走，那伙計扛了一袋跟上去，道：「爺，你帶有貨，住大間，呶，正房是大間，大炕在一邊，爺放心，你去別家住，肯定有蝨子、跳蚤、臭蟲、毒蟻甚麼的，咱這兒沒有，我先在後院加大火，甚麼毒蟲也死光了，你一覺睡到大天亮。」

杜飛道：「吃的呢？」

伙計放下袋子，道：「有，你如果喜歡喝幾杯，汾酒、高粱、二鍋頭、滷味更齊全，十大件中五葷、五素用的是純豆釀醬油燉的，祇聞了就知道夠味。」

伙計見杜飛把肩上的錢搭子往炕頭一拋就坐下來，他匆匆走出門，又去卸貨了。

和記棧房一共有三個伙計，侍候杜飛的這個伙計有眼光，看出杜飛不是平常人，他不是富商便是官宦之後，這種人花銀子不在乎。

於是，先是熱水端進來：「爺，你淨把臉好吃酒。」

杜飛點點頭，他洗去一臉的疲累。

那伙計再把個艾草爐子也送來，艾草之中放香料，一般客人是沒福享用的。

「爺，秋風雖起，天還沒下霜，蚊子還有幾隻，我把艾草爐子送過來放在門邊上，肯定蚊子不進來。」

杜飛點點頭，把面巾拋在桌面上。

於是，幾盤熱炒與滷味送來了，紫茶壺不是裝的茶，紫茶壺中是熱汾酒，很香醇的汾酒，杜飛坐下來吃喝起來了，他邊吃邊點頭，一邊侍候他的伙計也高興。

杜飛吃了一半，他對伙計道：「我這是初到貴寶地，山藥行情不明白，想聽聽你說的。」

伙計搓搓手，道：「山藥行情呀，爺，那得把咱這兒僅有的一家藥舖掌櫃的請過來了。」

杜飛道：「好，這件事又該勞動你了。」

伙計笑呵呵的道：「行，你對俺這是看得起，無論如何也要為爺把藥舖掌櫃請過來。」

杜飛道：「你現在就去請，我在此等候。」

伙計走到門口又回頭，他笑笑，道：「爺，我叫九子，你有事祇叫九子，我立刻就在你面前。」

杜飛道：「行，你去吧！」

杜飛心中明白，這九子是專門侍候他的伙計，無他，有利可圖也。那杜飛剛剛吃喝完，就見伙計九子帶着一位白鬍子老頭進門。

那老者見了杜飛，衝着杜飛一抱拳，道：「客人，你有山藥要販售？」

杜飛立刻起身相迎，笑呵呵的道：「請坐，請坐！」

祇見伙計又送上茶水，收去桌上碗盤。

杜飛指着地上放的兩大蔴袋，道：「你看看，我帶來的這些山藥一共六種，當歸算是最貴的了。」

白鬍子老頭看了一下，走過去，伸手很快的打開蔴袋，祇見蔴袋之中又分包，包的模樣很在行。

白鬍子老人家雙目一厲，他把六包山藥取出來，每一袋再拉開了看包內的藥材，他衝着杜飛道：「這些都是由關外陰山採集的上等貨，而且採之不易。」

（未完・九）

武俠名家臥龍生

《新書介紹》

一代天嬌

一代天嬌

臥龍生 著

全書三集
HK$100

誰也想不到嬌俏羸弱的青樓名妓白翎是身懷絕技的俠女，且懷特別任務，暗中聯絡各路英雄，伺機殲滅三聖會。

三聖會近年橫行江湖，任何可以賺錢的買賣全歸他們手中，更想稱霸武林，號令天下，使出「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卑污手段，使武林蒙上一片慘霧。到底這片愁雲是否可由白翎揭去，露出曙光？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上文提要： 了智兇僧乘於心忍不防，從後一拳搗得於心忍跌下地，惹怒了於心忍，將騾車推落山崖，用絲繩將兇僧綑個結實的橫擱在騾背上送到衙門。於心忍拿了五百兩賞銀之後欲送去丁家莊，正逢被害的三個姑娘出殯，丁家莊主丁百銑告訴他……勝一豪對於心忍的人格有了瞭解後，欲邀他拍檔捉賊，於心忍雖曾聽丁莊主讚他是人中之龍，但他心中有疙瘩……

新派俠義追緝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八方狙殺

偷鷄不成蝕把米　反得出銀買賤命

姚九娘更怒的道：「人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哈哈一聲笑道：「人有兩個，在下不知掌櫃娘說的那一位？」

姚九娘已是牙齒在搓，在咬，口中發出格崩響的道：「胡魁呢？」

一聲長長的「噢」聲，於心忍道：「你是說的那個趕車的，長得黑不溜秋樣？」

姚九娘狠聲道：「不錯，他人呢？」

於心忍道：「人還在呀！」

姚九娘一怔，道：「他在那兒？」

於心忍望望遠處，笑道：「你想見他？」

姚九娘怒指於心忍道：「快叫他來，我得問問他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於心忍搖搖頭，道：「他不能來。」

「爲甚麼不能來？」

於心忍無奈的道：「因爲他要妳『玉』駕親往。」

姚九娘一陣思忖，道：「好，那就快帶我去。」

小二突然拉住姚九娘，道：「掌櫃娘，問問他大師的下落呀！」

姚九娘正要開口問，「索命郎君」於心忍早說道：「別問了，找到胡魁不就知道了，何需在此多磨蹭的。」

小二道：「掌櫃娘，我看還是不用找了，妳看他一臉奸笑，必定內藏奸詐，八成沒安甚麼好心眼。」

姚九娘一巴掌打在小二臉蛋上，怒道：「怕甚麼，大白天他敢把老娘怎麼樣，走！」

小二望了一眼於心忍，却發現於心忍在扮鬼臉，心中不由得在嘀咕：「娘的，這個小子精得像個猴！」

「索命郎君」於心忍抄近路低頭走，姚九娘同小二兩個人跟得緊。

就在一陣左轉右彎中，三人已經到了荒林邊的山崖下。

於是，先是一陣臭味傳來，令姚九娘伸手捂住鼻子，沉聲叫道：「喂，這兒怎麼這樣臭！」

「索命郎君」於心忍猛回身，滿面寒霜的道：「那要問妳呀！」

姚九娘怒道：「你這是怎麼話！」

「索命郎君」於心忍用手一指不遠處一堆雜草，道：「去看看，那堆草下面蓋的甚麼！」

姚九娘頭一偏，示意身後小二過去。

小二一個哆嗦，見姚九娘目露兇光，祇得移步過去，緩緩拉開一堆雜草，不由得暴退不迭的狂叫道：「死人！」

姚九娘擰腰大步衝過去，不由

咬牙罵道：「可惡啊，這就是你要我九娘見的人呀！」

於心忍道：「是啊，我是說帶你來見個人，可並未說是死人還是活人，當然你更沒有說要見的一定是活人。」

姚九娘吼道：「這個死人是誰？」

於心忍道：「何不把他臉上草撥去，你們自會知道是誰了。」

小二順手拾起樹枝，盡在死人臉上撥弄，漸漸的，他叫了起來道：「我的媽，眞是胡魁呀！」

姚九娘伸頭一看，桃花臉上杏仁眼一陣轉動，突然一個旋身，伸手向於心忍抓去，邊大叫道：「你殺了老娘的人，這就拉你上衙門！」

「索命郎君」於心忍右手一抬回抽如電，「叭」的一聲，狠狠的一個嘴巴子，祇打得姚九娘幾乎跌到胡魁屍體上，寒着臉罵道：「娘的，死人身邊有活鬼，你算那種鬼？」

這時小二忙扶住姚九娘，道：「你怎麼打人？」

「索命郎君」於心忍哼一聲，道：「打人是殺人的前奏，再出手我就要殺人呢！」說着，「嗆」的一聲，懷中拔出那把匕首來。

小二一哆嗦，忙道：「你還要殺人？」

於心忍冷冷道：「你們以爲我在逗你們玩的？」

姚九娘罵道：「小潑皮呀，你殺了我的趕車胡魁還不夠，如今還想把我二人也殺掉，這可是三條人命呀，上天也饒不了你！」

「哦呸！」於心忍戟指姚九娘道：「你再看清楚，你那個趕車的是怎麼死的，他明明是被狠撕吃的，難道你會看不出？」

緩緩的逼向驚愣的姚九娘，於心忍雙手撥弄着那把閃閃發光的匕首，又道：「爲了替我自己報仇，更爲了替這胡魁洩恨，少不得我拿你二人開刀了。」

小二早叫道：「這不關我的事呀，你不能殺我！」

姚九娘却抗聲道：「我姚九娘與你往日無寃，近日無仇，你爲何要殺我，再說這胡魁是我的人，他有甚麼恨要你給他洩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嘿嘿一笑，道：「臭婆娘，你爲了一己之慾，一心祇想從我手中奪下那個淫僧了智，不惜一包迷藥交在胡魁手中，趁着黑夜，要在中途害我，不錯，胡魁是得逞了，可惜於某也是個自認機智高人一等的人，所以還是被我逃過一劫，現在死的活的全在眼前，你們的罪狀我已宣佈完畢，餘下的就是行刑的時候了！」

小二突然往地上一跪，道：「客官爺，老祖宗，你絕對不能殺我呀！」

於心忍冷笑道：「噢！爲甚麼？」

小二作揖不迭的道：「客官爺，親祖宗，這件事與我無關呀！」

於心忍厲喝一聲，道：「難道不是你在穿針引線嗎？」

小二辯道：「我祇是個伙計，坦白些說，等於是掌櫃娘胯下之駒，用繩子拴的哈巴狗，她祇要一聲召喚，我能不聽使喚嗎？」

突然間，姚九娘雙肩一晃，挺直身子厲叫道：「不錯，這一切的安排是我設下的，我是要一心救下了智大師，無他，因爲我愛他，喜歡他，於小子，你可知道一個守寡十年的女人心情嗎，如果你不懂，總該知道大旱三年田地那種龜裂樣子吧，處在那種情況，該是多麼的需要雨水來滋潤啊，我遇上大師，正是久旱逢甘霖，一旦知道這及時的雨露就要被你這一陣妖風吹散，我能不痛心嗎，能不爲他效命嗎，我是女人，一個活生生的充滿情慾的女人呀！」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哼一聲，道：「不錯，你這種近乎發狂的模樣，光景正就是虎年女人那種兇樣，但你可知道九里灣丁家莊上三條人命嗎？那是你的這位爲你普降甘霖的大師造的孽，他丟下了你而去找人家姑娘，難道你不知道？」

姚九娘怒道：「知道了如何，不知道又怎樣？我不能拿根繩子拴住他呀，要如何，那是他的事。」

於心忍怒道：「就是爲了妳的私慾，趕車的胡魁才在心虛之下逃入荒林中遭到狠吻，而於某也幾乎中了妳的毒計而喪生，如此陰毒，留妳不得，掌櫃娘，你保命吧！」

於心忍右手匕首胸前一挽，暴伸左手左右撥打中，已死死的抓住姚九娘衣領，直把個姚九娘提起來，那麼高大的身軀，竟雙腳已不沾地！

於是，右手匕首就要往姚九娘肚子裡送去了！

姚九娘一臉煞白，忙連連搖手道：「小伙子，你等等，千萬等一等！」

「索命郎君」於心忍奮力把姚九娘擲在地上，道：「你還有後事交代？」

姚九娘道：「非是後事要交代，而是想同你打個商量。」

「索命郎君」於心忍心中竊笑，臉上却無表情的道：「是你想要害死我，既然你未稱心如意，反過來我就要向你討回公道，如此而已，還有甚麼好商量的！」

姚九娘仍然倒在地上，聞言忙道：「殺了我們，祇不過是出了一口怨氣，打個商量也許有你好

處。」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這種事情還有得商量的？」

姚九娘道：「怎麼沒有，我問你，你小兄弟是幹甚麼的？不也就是刀口之下闖天下，官府裡領賞格銀子的。」

嘿嘿一聲冷笑，於心忍道：「好嘛，你全知道了，這大概是那天你救回了智和尚以後，從他嘴巴裡得知的吧！」

姚九娘道：「是呀，要不是大師告訴，我怎會知道你幹的甚麼行業，當然，也因爲我知道你是爲銀子拚命的人，所以才想同你打商量的呀！」

哈哈一笑，於心忍道：「我明白了，你的所謂商量，敢情是想以銀子換取性命吧。」

姚九娘道：「不錯，這世上誰不是在爲銀子拚命，而人的生命貴與賤，端視其銀子多寡而分野，有道是，有錢的大爺上面坐，落魄鳳凰不如鷄，可知銀子的重要。」

緩緩收起匕首，「索命郎君」於心忍拍手笑道：「說得好，說得妙，說得入木三分，我知道，好，且收起殺人之刀，伸出這『半』友誼之手，咱們就在妳這位趕車漢屍身旁，暫時的談一談看，妳準備出幾個銀子贖命吧！」邊又嘆了一口氣，接道：「原本我全準備好了，一根繩子，把你們拴起來，滴溜溜的掛在樹上來個一卸八大塊，出了胸中悶氣以後，趕着夜裡去到長德鎮上，一把火再把你那座姚家客棧燒個鳥蛋精光，然後拍屁股走人，如今經妳這麼一句要打商量，心中的計劃全翻了個身變了樣。」

姚九娘忙道：「暴戾見血腥，和氣能生財，小兄弟，你開個價碼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雙手施力一陣扭搓，他又露出一臉的木訥像，緩緩的道：「這叫在下怎麼開口呢，說多了，你一個婦道人家，我狠不下心要，少了我又心不甘情不願的。」

這時小二早笑道：「老祖宗，你祇管開口，我家掌櫃娘可是海派作風，四方伸手不空回的大方人物，別說如今雙方有此一段轇轕，就算是沒有，祇你老祖宗有困難，說一聲，三幾兩銀子也會週濟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怒道：「難不成想把於某也當成要小錢的九流貨了？」

姚九娘回頭罵道：「不會說話滾一邊去，這裡用不到你插嘴！」

一抹臉上尷尬樣，小二訕訕的退向姚九娘身面。

早又聽得姚九娘道：「小兄弟，姚九娘在聽你開價碼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伸手五指盡盤算，半晌，他才似是十分無奈的道：「原本我這裡無心，却又擋不過你那裡出於至誠，也罷，你就出這個數，二位就算活命了！」

姚九娘與小二全瞪大眼睛，直直的望着於心忍暴伸出的一個大巴掌，姚九娘道：「我猜那絕不是五兩銀子。」

於心忍一笑，道：「五兩銀子？二位的命也太賤了吧！」

小二叫道：「難道是五十兩？」

「索命郎君」於心忍突然雙目烱烱逼視的道：「五百兩，少一兩也免談。」

祇見他又在拔那柄匕首。

姚九娘那桃花臉上肌肉在跳動不已，她語音幾乎不清的咧着大嘴巴道：「小祖宗呀，那得我兩年賺，還得生意好喲！」

小二也抖動兩手，哭喪着臉，對姚九娘道：「掌櫃娘，那可是一大堆銀子呀，這小祖宗的胃口大得嚇死人呀！」

姚九娘一咬牙怒道：「我不能給，於小子，你這是泰山當頭壓，生要榨出老娘一身油，你小子這那會是商量，簡直就是土匪强盜擄人勒索啊！嗚……我的命好苦喲，怎會老來攤上這種倒楣倒到老娘家的事來了！嗚……」姚九娘哭了！

小二也低聲忙勸，且又對迎面站的於心忍道：「殺殺你開的價碼吧，小祖宗，小祖宗，五百兩銀子那是在挖我們掌櫃娘心口肉呀！」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哼一聲，道：「他娘的，黃蓋找周瑜，自願挨頓打，等到周瑜當衆要揍活人了，黃蓋又打退堂鼓，這不叫周瑜打黃蓋，倒叫他娘的黃蓋耍周瑜了，成，於某人本來心中塞滿着宰人念頭，原不想撈上這麼一把連花起來也覺窩囊的銀子，乾脆，還是免談甚麼强梁不如商量，妳那裡抱定捨命不捨銀，我這裡一心要殺人。」邊說着，祇見他右手匕首又揚，左手又多出一條絲繩來，接道：「殺人的手法我在行，你二人祇需上了綁，眼一閉，忍一忍，三五刀我就送各位上路了，說不定那姓胡的黑漢還在幽冥路上等你上車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的手法可眞俐落，祇是左手一抖，一個繩套已落在姚九娘的脖根上。

一旁的小二大驚中轉身要逃，才走出兩丈，祇聽「咻」的一聲，於心忍的右手匕首已插在小二的腿肚子上。

「哎喲」一聲，小二就地一個翻滾，低頭望着腿上插的匕首，不知是拔出來好，還是痛得不敢拔……

絲繩一端已抛向樹枝椏上，於心忍就要伸手用力拉呢，早聽得姚

九娘道：「於小子，不就是五百兩銀子嗎，我答應你，我給呀！」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目如電的道：「於某人絕不勉强，一定要你出自至誠而又心甘情願，否則一切全免談！」

姚九娘急點頭，道：「於小子，這次我也想通了，銀子再多，也得有命去花它，五百兩銀子我給你，對於你們這一行的人，我姚九娘惹不起，就算是一次極爲寶貴的經驗吧！」

早又聽得地上小二叫道：「樹葉砸破頭，我這是倒的甚麼楣喲！」

輕鬆的一聲笑，「索命郎君」於心忍又鬆開繩子，且去拔下小二腿上匕首，一股鮮血直往外冒……

「嘖嘖，連我也覺得你的這一刀挨得有些冤。」

小二欲哭無淚，忙掏出一塊布巾纏住傷口。

姚九娘這時驚魂甫定，喘了幾口氣，道：「走吧！」

於心忍道：「走？上那兒？」

姚九娘怒道：「你說上那兒，當然是去付你銀子呀！」

小二咬牙抗聲道：「我們這是出來找騾馬同胡魁的，誰會腰包裡帶上五百兩銀子的，當然是回長德姚家客棧去取呀！」

淡然一笑，於心忍道：「說的也是，你們又不是出來買房子買地的，自不會身邊帶上那麼多銀子。」

姚九娘道：「你可願意跟我們回去取？」

「索命郎君」於心忍坦然一笑，道：「那當然要去了，就算眞的應了那句『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的狗屁話，於某人還是要走一趟長德鎮的，二位，請吧！」

姚九娘一聲冷笑，當即舉步向林外走去……

於心忍也跟着向外走……

半晌，於心忍回頭見那小二已被抛在林深處，便高聲叫喊道：「小伙計，你可得走快點，要知道這荒林中山崖邊盡多野狼，牠們要聞到血腥味，準會拿你像姓胡的一般，把你撕掉！」

祇是這麼一聲吼，林中的小二早一隻腿跳着往外逃，口中還叫個不停的「等等我呀！」

* * *

又見車子向長德鎮趕去！

車頭上坐的小二，嘴巴叨弄個沒完沒了……

車裡面坐着姚九娘，桃花臉上敷的胭脂遮不住她那泛青的臉皮，而杏仁眼瞪得更大了。

祇有騎馬跟在騾馬後面的「索命郎君」於心忍最是輕鬆不過，因爲就在蹄聲踢彈有致的敲打在路面上，他却吹着口哨，一種聽起來相當悅耳的口哨聲……祇是前面兩個唯一聽衆，不但不會對他這動聽的口哨聲稱讚一句，反倒在內心中大罵他十七八代老祖宗！

祇不過三十幾里地，不用一個時辰就到了。

於是，騾馬停在姚家客店外面，另一個小二同管賬的迎出來，道：「回來就好了，今天來的客人多，正忙不過來呢！」

不料姚九娘滿臉鐵青，一句話也不說的走向後院，「索命郎君」於心忍就跟在她身後面。

來到姚九娘房門口，祇見姚九娘猛回身，冷然對正要跟進的於心忍道：「你等在外面，寡婦睡房可不合野男人隨便進！」

「索命郎君」於心忍「嘿」然一聲，幾乎笑出聲來，道：「原來還是一位三貞九烈，貞節牌坊下的烈女子，於某倒是失敬了，你請吧，我在門外候着就是。」

於是，姚九娘走入房中，且又回身把房門關得緊。

外面，索命郎君悠然自得的望着這座小小院落……

院子裡有花有草，佈置得像個小花園，一邊另一院子裡可以聽到牲口聲，大概是馬廐吧。

這時房子裡有「叮叮咚咚」聲，於心忍一笑，心想大概在箱底數銀子的吧。

正在想得出神呢，突然間，二門外擁進來六七個壯漢，中間祇見那受傷小二戟指向於心忍，罵道：「就是他，王八蛋他膽子忒也大了，敢明敲着來敲詐九娘銀子。」

其中一人道：「這小子昨晚不是在咱們這兒住的那人嘛！」

「索命郎君」於心忍細看一眼，受傷小二道：「不錯，是他！」

有五個人手中抄着傢伙，那是三把鋼刀，兩把鋼叉，鋼刀是殺人鋼刀，鋼叉大概是馬房裡叉草料用的。

也就在這時候，房門已被姚九娘打開來，於心忍錯步回頭看，祇見她左手托着個布包，右手握了一把細長鋼刀，滿臉獰厲之色的舉步走向院子來。

「索命郎君」於心忍不由哈哈一笑，道：「瞻金之前還要先開打嗎？」

高高托起手中布包，姚九娘道：「大小散碎的全算上，你整整敲了我一半家當，這包裡有整錠，也有碎的，但應足有五百兩，不過老娘不甘心，總想掂一掂你小子到底有何過人本領。」

另一面受傷小二叫另五人快到掌櫃娘身邊去，他自己却退到二門邊。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冷一笑，

道：「何必呢，不是說好了的，化千戈為玉帛嗎，這是好現象，和氣而不傷感情，掌櫃娘，對我來說，搏殺是最後手段，而你已經把五百兩銀子捧出來了，又何必一定要來個底不見頂上見的，那多沒意思！」

不料姚九娘似是吃了秤錘鐵了心，抖手把布包擲向二門邊的小二，吩咐道：「銀子拿着，姓於的小子贏得了，銀子任他取走！」

就在姚九娘的話聲中，早聽得五人中有人高聲罵道：「奶奶的，欺到寡婦頭上來了，大伙圍起來殺！」

姚九娘握刀未出手，却退向一邊來，光景是要細看於心忍的本事厲害在甚麼地方。

於是，兩把鋼叉三把鋼刀，被五個壯漢高舉向於心忍圍去，刀光叉尖霍霍，個個臉上殺氣騰騰，五個人似是全有那麼兩下子似的，不即孟浪的衝上前，因為明顯的，對方是個要命的狠角色，人家若是沒那麼兩把刷子，官府的賞銀他也不敢奢想妄貪了。

早聽得一旁的姚九娘高聲道：「兄弟們可要特意的小心呀，這於小子可是專命拿別人命換銀子的，手底下可歹毒呢！」

「哈！」於心忍笑道：「各位，可千萬別叫掌櫃娘幾句話嚇着了，我是殺人，但那得看對方是何許人，像各位這般的盡忠職守，為主拚命的好樣人物，我捨不得殺，頂多也許一個不小心弄廢各位身上零件甚麼的，那間或會有，各位盡管放心上。」

倏然間，兩個角度裡兩束冷芒閃進，兩柄鋼叉交替着刺來，一個人尚厲喝道：「老子不信你小子會有甚麼登天大本事！」

同時間，斜刺裡，三把鋼刀交相劈中，眼看着銀芒凝聚於一個焦點，那是於心忍的魁首。

擰身暴旋，幾乎是時光倒流似的，於心忍自第一個舉叉狂喊漢子的身邊一擦而過！

「叮咚」一聲，那漢子的鋼叉誰也沒看清楚的就落在地上，左手托住右手腕，鮮血正在滴流中，壯漢口中斷叫不已，斜身橫肩向一邊退去。

這時候，大家才看清「索命郎君」的雙手上已各握了兩件「怪物」。

「索命郎君」於心忍不等各人會過意來，清叱一聲，彈身而起，半空，一個平身飛掠，人已穿進刀與叉的刃芒中，老籐棍「咻」聲抖起連連半弧，左手子母鋼環脆響不斷，剎時間四個人已拋下武器，驚叫着紛紛退避不迭……

一旁的姚九娘再細看各人，全都是右手腕在淌血，不由得像洩了氣的皮球般，對二門的小二道：「銀子給他，我們認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不等小二把銀子送到，又是一個空心跟斗，迎着走來小二撲過去，就在一聲「彭」中，於心忍又躍回院中，手上已托着那包銀子。

再看那個小二，却正以手捂頭，痛得他直落眼淚，光景是着實的挨了一棍子，頭上正隆起個肉包呢！

沉重似的搖搖頭，「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年景不對了，想賺點銀子也要恁般的一陣折騰，各位，你們說我於某人的命該有多苦啊！」

姚九娘怒罵道：「你滾，滾得越越好，老娘不要再見到你！」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笑，道：「我是要走，而且馬上就走，但在走路之前，我還有兩件事情提醒你這位『烈婦』掌櫃娘。」

姚九娘怒道：「你還有甚麼屁，那就快放！」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笑，道：「對於一個突然間損失這麼大堆銀子的人，情緒上都會像你一樣的衝動，我十分體諒與同情！」

姚九娘怒道：「是這麼兩句話？」

於心忍忙搖手道：「不不，我要提醒掌櫃娘的，乃是荒林中的胡魁兄，你總得體念他為你忠心而喪命，應該着人去給他掩埋！」他清了一下喉嚨，又道：「還有那個了智大和尚，你總得替他備下薄棺一口吧，早晚他會被廣寧府衙送上法場的，當然，你若自認為自己寡婦門前可羅雀的三貞九烈，那就另當別論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說完，已氣得姚九娘大喘氣而說不出一句話來，祇得眼睜睜的望着於心忍走出二門，又走出姚家客棧。

「索命郎君」於心忍已馳出老遠，突然身後傳來一聲尖號，他心裡十分清楚，那是姚九娘的哭聲。

＊　＊　＊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馬離了長德鎮，心中着實踏實得祇想哈哈大笑。

笑，那種類可太多了，不過一般來說，想哈哈大笑，那絕對是得意至極的切貼表現，否則就笑得不夠開懷了。

於心忍之所以想笑，而且想哈哈大笑，無他，因為他所着手安排的計劃，全在他的循序漸進中一一實現，雖說他是躭誤了兩天時間，而時間對他而言又是金錢，但他還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又把五百兩銀子找回來，怎不令他高興！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路馳往廣寧府，他意態瀟洒且又夭矯不羣，精神抖擻而神采飛揚。

人若一有精神，幹甚麼事都很快捷，於心忍連夜快馬疾馳，二天中午未到，已時也才過半，他已趕到了廣寧府，一直來到中岳大酒樓。

不料他才剛剛翻身下馬，二樓窗前面，正有一人探出頭來向下面叫道：「於兄弟，勝某等你三天兩夜，還以為你忘了赴宴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抬頭上望，可不正是勝一豪。

呵呵一笑，坐騎交給店小二，於心忍立刻提着布袋奔上中岳大酒樓的二樓上。

勝一豪面前一杯茶，好整以暇的在品茗呢。

於心忍把布袋子往桌面上一放，笑道：「勝仁兄，於某發覺你是個十分固執的人。」

勝一豪一笑，道：「怎見得？」

於心忍道：「我若不急急趕來，祇怕勝仁兄會一直等下去了。」

勝一豪哈哈一笑，道：「煮酒論英雄，本是快事一樁，於兄弟不會拒絕的，因此我就這麼的等下來了。」

拉過椅子坐下來，於心忍笑道：「難道不怕兄弟我捷兄先登的去找那『賊大王』梁上君？」

勝一豪淡然一笑，道：「捉拿梁上君，在我的消息來源中，那是最後一名可下手的大盜，其餘的十幾個，全都同『黑千歲』步超捻和在一起，那得有個萬全之計才能進行。」

「索命郎君」於心忍呵呵一笑，道：「兄弟佩服勝兄情報靈通，不錯，在我所得知的情報中，也是這梁上君為最後一名，而且又是個行蹤飄忽不定的大盜。」

勝一豪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來，於兄弟之趕來廣寧府，那一準是在等候消息傳來，而非是赴宴來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也笑道：「難道勝兄不也是在等候梁上君的行蹤消息嗎？這請客二字祇怕是一句場面話了吧！」

二人這麼一說，全把對方心事抖露出來了！

於是，就在二人彼此對望中，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　＊　＊

酒是上好的陳年花雕。

菜是中岳大酒樓的名菜——四季春。

所謂四季春，顧名思義，就知道是四道名菜。

春景銀絲燕窩糊，那是在清香的燕窩糊上面蓋了一層海翅，那地方的燕窩不貴，但海翅不多見。

夏景花蹄醬牛肉片，看起來每片醬牛肉全帶着透明花紋，加上十味調製以後，吃到嘴裡帶有清脆味道，確也是一道下酒佳餚。

秋景黃炆山鷄，香酥的栗子，加上巴掌大的香菇，別說是吃，祇一看就會令人垂涎欲滴。

冬景砂鍋裡一條河鰻，足有兩斤重，大碗端上桌，筷子挾住鰻頭一抖動，鰻肉全抖落香湯中，和着吃那是一道餘香三日之名菜。

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對酌，美酒佳餚吃得好不痛快……

正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

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雖非知己，但在同樣行業同樣心境下，正走向一個共同點。

所謂善惡不同途，冰炭不同爐，現在，勝一豪心中正在決定一件事，當然他所決定的事祇有他自己知道，「索命郎君」於心忍絕對想不到的，因為他連勝一豪的眞實身份也不清楚，總以為同自己道上爭生意的同道而已！

勝一豪見大菜已吃了一大半，花雕也已五斤下肚，這才含笑對正自舉杯的於心忍道：「於兄弟眞好酒量。」

「放下酒杯，於心忍笑道：「不能說千杯不醉，至少百杯打不倒我，哈……」

勝一豪點頭道：「你並沒有吹牛，因為我看得出來你是海量。」

於心忍道：「勝仁兄的酒量也不弱呀！」

勝一豪道：「喝酒一途，可分兩種人，其一是天生能喝酒的人，例如於兄弟這種人，另一種則是後天訓練出來的，就像我，原本不勝酒力，但久而久之，也就成了酒仙了。」

於心忍笑問道：「勝仁兄如何知道我是天生喝酒人？」

淡淡一笑，勝一豪道：「見微知著，如此而已。」

於心忍道：「勝仁兄可否說得更具體更明白些？」

勝一豪道：「何須具體說明，自認識於兄弟後，並未見於兄弟喝過酒，且在行路期間未曾攜帶酒袋，而今於兄却又是喝酒如飲水而臉不改色，當知是天生喝酒人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呵呵一笑，道：「佩服，佩服，來，乾一杯。」

勝一豪放下酒杯，突然對於心忍道：「於兄弟很喜歡銀子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彼此，彼此！」

淡然一笑，勝一豪道：「既然彼此皆喜歡銀子，那麼於兄弟對於合作一途的看法如何？」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天下

爲義而合夥者，英雄也，爲利而結合者，狗熊也，勝仁兄當知道，不少人爲利而合作，各耍奸詐，各出陰謀，利之所在，爭得頭破血流，害之所臨，雖親密戰友，也會反目成仇，而我於心忍自認看事入木三分，看人看到對方心窩裡……」他舉杯喝了一口酒，也不看勝一豪的滿臉驚愣，又接道：「再說我於心忍做一次買賣，所賺自己全數提走，如果再分一半給別人，心中多少總有些不是滋味，勝仁兄以爲如何？」

勝一豪笑笑，道：「這麼說來，於兄弟對於合作的事，根本不加考慮了？」

於心忍搖頭道：「勝仁兄多加體諒！」

淡然一笑，勝一豪道：「剛才我二人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現在却成了『話不投機半句多』的局面。」邊起身一抱拳，又道：「酒帳我已付過，勝某已不勝酒力，這就先行告退了。」起身往樓下走去，而且是說走就走，走得十分輕快！

「索命郎君」於心忍正要開口，勝一豪已下樓走了。

於心忍冷冷一笑，自語道：「這種人翻臉不認人，誰還敢同你合作。」

* * *

長青河渡口上有兩艘船，一艘是渡船，另一艘是條矮艙，船又窄的釣船。

渡船上是兩個年輕壯漢，兩隻竹篙交替着在這寬不過百丈的長青河上來回的撐，因爲長青河是三縣份通往廣寧府唯一的通商渡口，每天一大早就有客過河而直到黑夜才罷休。

附近的那條小船上，每天都會看到一個老者，他白髮蒼蒼，滿臉雞皮，凹着一張大嘴巴，一竿在手，怡然自得的在河上垂釣，侍候他的，却是個黃花大姑娘。

細看老者一身打扮，粗布衣襪，臂彎掛了個烏黑旱煙桿，約莫着剛睡過午覺才起來，不時的把個大嘴巴張得像個風洞似的打哈欠，由於一顆牙也沒有，連個喉管也看得十分清楚。

再看小船尾的姑娘，多不過十六七，正在那兒燒茶水呢，這姑娘長得可眞清秀，正就是瓜字初分碧玉年華，她那一雙剪水眼瞳黑白分明明又亮，俏鼻子下面櫻桃唇，沒開口說話，但她祇須仰起面孔掛上笑，比說話還令人心醉，不管怎麼的，她足可列入美人之列而無愧。

舉着釣竿坐下來，老者自言自語道：「小子們一個也未看到，全窩到那兒了，不會是銀子賺足了找地方享受去了。」

少女端着茶走向船頭，道：「爺爺，應該在三天前到的，不會出事吧！」

老者含笑道：「你在爲他們那個擔心事呀！」

少女嘴一撇，道：「才不呢，兩個我誰也不會替他們擔心，如果不是生意上的關係，祇怕我理也不會理他們呢！」

老者咯咯笑起來，回頭手指少女，道：「你那個小心眼我會不知道？甚麼話你同爺爺商量，唯獨這件事，你却口吐『假』言，其實唯有此事，你才眞的該同爺爺明說。」

那少女美目一亮，俏嘴微翹，道：「好吧，那得容我好生想一想再同爺爺說吧！」

也就在這時候，長青河上渡船剛巧撐向對岸的時候，一騎直馳近長青河岸來！

蹄聲驚醒近岸小船上的祖孫二人，老者祇向騎馬的望了一眼，自語道：「說曹操曹操就到了。」

祇見老者伸手拉緊繩索，小船已攏近岸邊。

那少女一手端起個木盆，跳上岸向不遠的樹林中走去，那兒正是等着過河的，如今也祇有這個騎馬的在那兒。

遠處看去，祇見那少女抻開剛洗的衣衫往樹上搭，光景是在晒衣裳呢。

近些看，那個騎馬的站在馬旁直點頭，然後往地上丟了一包東西，立刻拉馬直往岸邊走去，因爲渡船又向這邊撐過來了。

那少女端起盆子，當然也拾起騎馬人丟在地上的布包放入盆子裡，款動碎步向小船上走。

船上老者等少女登船以後，又把小船放離河岸。

這一切的舉動，眞正是做得天衣無縫，誰也看不出少女在晒衣衫時候說些甚麼。

當然，又有誰會知道騎馬的丟了一包甚麼東西？

終於渡船把騎馬的渡過河對岸。

船家等騎馬的遠去，其中一人道：「好一匹『烏雲蓋天』。」

另一船家也道：「千里良駒，的確難得一見，每次見了這匹馬，我就心中嘀咕，不知何時，我也能騎上這種寶馬。」

祇從兩個船家口中，就會知道騎馬直馳向清風鎮的是勝一豪了。

勝一豪表面上雖說對於心忍來個拂袖而去，但他在心中可有數，因爲於心忍的表現，正是他所喜歡的那一型，將來不管怎麼樣，但眼前如果要對付「黑千歲」步超，非得有於心忍這種人不可！

於是，他在消息入耳之後，一馬直往清風鎮而去，因爲清風鎮來了個「賊大王」梁上君，這人可是個帶刀的凶賊，他甚麼都偷。

偷金銀珠寶家常便飯，是賊都會偷。

但如果偷活人，那就令人咋舌。

而「賊大王」梁上君這次到清風鎮，則是被桃花渡口水家莊莊主水行雲派人各方打聽，才請到清風鎮上。

「賊大王」梁上君一到清風鎮，很快的就被人帶到桃花渡口的水行雲莊上去。

祇見這「賊大王」梁上君生得一副乾而瘦的五短身材，上嘴唇翹着兩撇八字鬍子，一雙圓骨溜溜特大的杏仁眼，精芒烱烱，小鼻子下面一張好大的彎月大嘴，在他那薄唇一闔之下，立刻有着無常鬼模樣而令人心中一寒。

穿着一件寬而鬆的長夾衫，袖管裡藏了一把牛耳鋒利尖刀，聽說那把刀不但殺人，而且天下甚麼樣的鎖，祇需尖刀一挑，大小鎖均會應手而開。

水行雲把這「賊大王」梁上君請到莊上來，酒席筵上他大方的叫梁上君開價碼，但一定要替他辦成一件事。

「賊大王」梁上君先是問道：「水莊主總得先說出要找梁上君爲你服務的對象，然後我才能以情定價。」

水行雲道：「是個獨行鏢客。」

「賊大王」梁上君一驚，道：「叫甚麼名字？」

水行雲道：「知道他姓於。」

「莊主要偷他甚麼？」

水進雲咬牙道：「他那顆項上人頭！」

梁上君忽的哈哈笑了……

「賊大王」梁上君被列入官府緝拿大盜之一，原因是他在「黑千歲」步超做的大案中，充當步超先行殺手羣之一，沒有他，步超就無法率人長驅直入的踏進飛龍堰的勝家堡。

「賊大王」梁上君在黑道上的名聲，自有其一定地位，單就他那壁虎功而言，放眼當今尙無出其右者。

現在，桃花渡口的水行雲，被「索命郎君」於心忍「去勢」之後，在報仇心切而又痛定思痛中，把這「賊大王」梁上君邀來清風鎮的桃花渡。

年近半百的梁上君聽了水行雲要他盜取姓於的項上人頭之後，不由得哈哈笑道：「水莊主要一顆人頭，那可是輕而易舉之事，不過我梁上君可是有一定的行規，不知水莊主是否願聞？」

水行雲點點頭道：「姓於的小子是個扎手貨色，爲了能使梁仁兄順利摘下這於小子的項上人頭，水某當然要依從梁仁兄的行規。」

乾癟的梁上君嘻嘻一笑，道：「這就好，這就好！」舉杯乾了一口，梁上君放下手中酒杯，又道：「對方只不過是個殺手，既無身份，也無地位，江湖上一個新出道的小人物而已，因此在對象上，我已不列入考慮，然而在行動上，却有一定常規。」

水行雲道：「梁兄，我們當面鼓對面鑼，還請直說。」

「賊大王」梁上君一笑，道：「所謂行動上的常規，就是兩種途徑，其一，我住在貴莊上只等你們去探出姓於的行踪，然後我再直接前去，對我而言，只是去取人頭而已，市價紋銀一千兩，如果全部由我這兒着手，包括訪查此人，驗明正身，然後下手取他人頭，其價銀就得按行情而論了。」

水行雲一心要報「去勢」之仇，已不多加考慮，聞言遂點頭道：「水某理會得，且說出你的行情吧。」

「賊大王」梁上君這才呵呵捋鬚笑道：「是這樣的，如果三天之內，梁某把人頭送來，價銀一萬兩，十天內送上，價銀五千兩，一月送到人頭，價銀只收一千。」他望望水行雲，舉杯一仰，又喝了一杯，才又道：「事關銀子，水莊主可要多加琢磨了。」（未完・八）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630.00
一年港幣$1,206.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765.00
一年港幣$1,52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671.00
一年港幣$1,342.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玉釵盟

上文提要：金老二被擄，于成被人點了穴，徐元平心急要去救金叔叔，又恐進莊後遭不測，便將「戮情劍匣」交給于成保管……徐元平剛進莊，易天行就出現了，欲索劍匣，于成不答應，易天行便唆使他的近身侍衞六個白衣童子前來奪劍匣滅口，于成用徐元平教他的三劍三拳應付……危急之際，查子清剛好出現，于成答應幫他尋查玉，查子清方出手相助……



碧蘿山莊尋愛子　各人待遇皆不同

查子清雙目圓睜，滿蘊淚光，身軀微微顫抖了一下，道：「甚麼人傷了他？小兄弟可知道麼？」

徐元平道：「查兄傷在千毒谷冷公霄的手中，不過他當時已及時運氣調息，復元甚多，看去傷勢並不太重。」

查子清激動之情略平，緩緩問道：「冷公霄傷他之事，小兄弟是親目所見，還是耳聞人言？」

徐元平道：「查兄和在下相遇之時，正被冷公霄那老傢伙緊相追迫，在下親眼看到他被冷公霄掌力震傷。」

查子清道：「除了這幾個老鬼之外，也無人能夠傷得了他……」忽然覺得此時此情不是稱狠爭氣之時，趕忙改變語氣說道：「他既被冷公霄掌力震傷，失去了抗拒之力，豈不是要被冷公霄斃在掌下，據老夫所知，此人一向手辣心狠，從不肯留人餘地。」

徐元平道：「當時情景，危急異常，在下祇好冒昧出手，解了查兄之難。」

查子清雖見過他快速的身法，但難相信他能抵得住冷公霄的深厚的內力、雄渾的掌風，望了徐元平一眼，問道：「祇有小兄弟一人出手麼？」

徐元平甚覺不好意思的一笑，道：「不錯。」

查子清滿臉不信之色，道：「小兄弟一人能接下冷公霄的掌力麼？」

徐元平略一沉吟，道：「雖然稍有不敵，但可勉强接下。」

查子清道：「承蒙相救犬子，老夫心中十分感激。」

徐元平道：「在下和查兄相交時日雖短，但却一見如故。」

查子清道：「當時不知還有何人在場？」

徐元平道：「除了晚輩之外，還有于兄和金老前輩……」

查子清把目光轉投在于成臉上，接道：「于兄在場麼？」

于成點點頭，道：「兄弟在場，親目所見。」

查子清心惦愛子下落，又把話引入題中，問道：「小兄弟救得犬子之後，就各自分手了麼？」

徐元平道：「當時查兄被震傷內腑，席地而坐，運氣調息，不久之後，冷公霄重又帶了兩人趕來，鬼王谷的『索魂羽士』丁炎山和雲夢二嬌，也趕到了現場……」

查子清臉色一變，道：「丁炎山可也向犬子下手了？」

徐元平說道：「他心中是否存有對查兄下手之意，我不知道，但冷公霄再三相激於他，他始終沒有出手。」

查子清道：「這就是了，不知犬子現在下落何處？」

徐元平沉忖了一陣，道：「這我就不知道了，他告訴我要回冀北養傷。」

查子清仰臉望天，沉思了良久，突然又問道：「除了千毒、鬼王二谷中人之外，不知還有何人見過犬子？」

于成接口說道：「『神丐』宗濤和我們一起來了此地。」

查子清道：「除了宗濤還有何人？」

于成道：「還有楊家堡的楊文堯。」

查子清道：「好啊！看來二谷三堡中的首腦人物，都親身來趕這場熱鬧了，當眞是風雲際會，羣英畢至。」

于成望望天色，說道：「相公，『神州一君』此刻還不現身，大概已經走了，此地林茂草深，到處都可藏身，咱們地勢不熟，如何要和他們較量，敵暗我明，先已吃了大虧，不如放起一把火，燒他個天昏地暗再說。」

徐元平還未來得及答話，不遠處突然傳過來一聲冷笑，道：「他們早已在地下挖了坑道，出口用草叢掩遮，燒完這片野草茂林，也難發現他們的行踪。」

三人轉頭望去，祇見叢草之中緩步走出一人，正是「神丐」宗濤。

查子清微一欠身說道：「宗兄別來無恙，咱們兩三年沒見了吧？」

宗濤道：「查兄怎麼忽然對老叫化這樣客氣，想來定是有求於老叫化？」

查子清本想向他打聽查玉下落，但經宗濤反口一問，不好意思說了，冷哼一聲，道：「宗兄難道想要兄弟罵你幾句麼？」

宗濤冷冷答道：「據老叫化的看法，查兄眼下還不敢罵老叫化子。」

查子清暗暗忖道：此人神氣活現，大概已聽得我們對答之言，如果不知道查玉下落，也不敢這般冷言熱語對我。

心念轉動，乾笑了兩聲，道：「咱們老兄老弟，多年故友，你激諷兄弟幾句，也算不得甚麼。」

宗濤哈哈大笑道：「江湖之上，都說你老奸巨猾，看來是一點不錯啊！」

查子清笑道：「好說，好說，不過兄弟做事一向祇求竟功，不問方法。」

「神丐」宗濤笑道：「那要看對甚麼人了，如若遇上老叫化軟硬不吃，查兄大概就有點黔驢技窮的了。」

查子清微微一笑，道：「武林中有誰不知宗兄外剛內柔、心胸磊落、俠肝義膽、豪氣干雲，兄弟對宗兄爲人，一向敬佩……」

宗濤笑道：「老叫化生平之中，未受人這般恭維過，今日一試，果然是大感受用，查兄如想知道令郎下落，先得替老叫化做一件事。」

查子清道：「不知宗兄叫兄弟做甚麼事？」

宗濤笑道：「查兄答應過追回『戮情劍』匣，就以此作交換條件。查兄替兄弟追回『戮情劍』匣，兄弟幫查兄查出令郎下落。」

查子清臉現難色的沉思了良久，道：「那六個白衣童子早已不知去向，要我如何個追法？」

宗濤笑道：「世界這等遼闊，令郎行踪飄忽，兄弟又如何查悉令郎的下落呢？」

查子清道：「宗兄話雖不錯，但此中却有一點不同之處。」

「神丐」宗濤道：「不知有何不同？兄弟願聞高見。」

查子清道：「救人如救火，豈能延誤時間，何況這小兄弟說過犬子身上尚負有內傷，至於宗兄那『戮情劍』匣，早上幾日，或晚上幾日，都不太緊要，祇要宗兄幫兄弟尋得犬子下落，兄弟定當盡我所能，幫宗兄尋回『戮情劍』匣，縱然和『神州一君』鬧翻動手，也是在所不惜。」

言下神情黯然，舐犢之情，流露無遺。

「神丐」宗濤目光凝注在查子清臉上，瞧了良久，心中暗暗忖道：此人心狠手辣，江湖上無人不知，想不到對自己的兒子竟然有這等深摯之情。

他爲人俠肝義膽，一見查子清臉色，心中大受感動，輕輕嘆息一聲，道：「查兄舐犢情深，兄弟豈有不肯成全之理……」

查子清眞情激動，呵呵大笑一陣，說道：「江湖之上，盛傳宗兄冷僻孤傲，一向我行我素，今日一見，方知傳言子虛。」

大笑聲中，熱淚滾滾而下，其聲悲壯，叫人聽來難辨他是哭是笑。

「神丐」宗濤突然回頭望着徐元平，道：「那『戮情劍』匣上的圖案，牽扯着一宗富可敵國的藏寶，老叫化一生吃慣了殘羹剩餚，要是驟然間成了巨富，祇怕無福消受，原物歸主，還是你自己收下吧……」

「據老叫化所知，查少堡主已遠離中原，老叫化暗中追踪，大概已有回信，老叫化既然答應幫查兄尋出查少堡主的下落，自當履行承諾之言，如若老叫化料想不錯，查少堡主處境的確是十分危險，查兄一人勢單力孤，老叫化要助他一臂之力，現下必須趕去，咱們就此別

過了……」

徐元平微一沉吟，說道：「老前輩慢行一步，晚輩和查兄相處雖然時日甚短，但他對我徐元平相顧甚深，既然他有困難，我豈有坐視不問之理。」

宗濤哈哈一笑，道：「查玉對你，確實不錯，你如一定要去，老叫化也不阻止，那『戮情劍』匣既然落到了『神州一君』手中，一時間要想取回，亦非容易之事，憑你一人之力，很難討回。」

查子清接口說道：「如若犬子無恙，兄弟當盡我查家堡之力，相助宗兄。」

宗濤道：「咱們就此一言為定。」轉身向前走去。

徐元平忽然嘆息一聲，道：「兩位老前輩先走一步，咱們約個相會之處，我先替這位于兄找處養息地方，再趕往相會。」

查子清道：「他身上毒傷絕非一般藥物能夠療救……」

徐元平回頭望了于成一眼，接道：「難道他的傷勢當眞就沒救了麼？」

查子清說道：「一宮、二谷、三堡中首腦之人，大都知道一些用毒手段，鬼王、千毒二谷中人，最為精奧，鬼王谷偏重迷魂藥物，千毒谷却廣集天下百毒，依兄弟的看法，除了千毒谷中三個老怪物之外，祇怕天下再也無人能夠醫得。」

于成豪壯的說道：「生死之事，算得了甚麼？」

宗濤嘆息一聲，道：「老叫化生平不通此道，還得請查兄想個法子了。」

查子清道：「兄弟身邊現有一瓶解毒藥物，雖然不能療好于兄身受之毒，但此藥異常珍貴，其中有三味奇藥極難尋得，我為尋那三味藥物，走遍了天下名山，費時三年，才尋齊那三味藥物，兄弟平時對此藥物異常珍視，從不輕用。盡此一瓶靈藥，大概可維持于兄傷勢不致惡化，三個月時間總可支持，待尋得犬子之後，兄弟願和宗兄等同赴千毒谷中一行，找三個老毒物替于兄療治傷勢，憑宗兄和兄弟兩張老臉，大概三個老毒物不致拒人於千里之外。」

宗濤道：「好吧，咱們就這樣一言為定，先尋令郎下落，再上千毒谷找三個老毒物，療救于成總瓢把子的毒傷，然後再找『神州一君』，追討『戮情劍』匣。」

于成道：「為了在下一條無足輕重的性命，怎敢勞動兩位大駕？」

宗濤雙目一瞪，道：「你如果是活得膩了，自己想死，那也是無法之事，你祇管放心的死吧！老叫化生平之中，最怕聽違心之論。」

查子清接道：「于兄不必再推辭了，據兄弟所知，除了千毒谷中三個老毒物，祇怕世上再無人能療救你身受之毒。」

于成望了徐元平一眼，默然不言。

宗濤側臉對查子清道：「查兄，你那藥物服過之後，能不能施展武功？」

查子清道：「祇要不太勞累，就無妨礙。」

宗濤不再接口，轉身向東奔去，徐元平、查子清、「鐵扇銀劍」于成魚貫相隨身後，放腿緊追。

奔行七八里後，到了一處荒野的大樹下面。

宗濤停下脚步，緩緩走近一座土地廟前，伸手在廟裏一掏，取出一張白箋，展開瞧了一陣，突然一皺眉頭默然不語。

查子清目視宗濤神色，不禁心頭微震，急道：「犬子有了甚麼凶險麼？」

「神丐」宗濤把手中白箋遞了過去，笑道：「查兄請看。」

查子清接過白箋，祇見上面寫道：「夢雲二嬌已為碧蘿山莊中人擄去，查玉追踪往救，同陷碧蘿山莊，弟子易容相隨，幸未被人發覺……」

最後幾字，潦草異常，似是突然發現了甚麼事情，詞語未完，草草而終。

他連讀了數遍，一直想不起碧蘿山莊在甚麼地方。

嘆息一聲，把手中白箋交還宗濤，說道：「兄弟當眞是老邁了，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中原武林英才輩出……」他目光緩緩的由徐元平臉上掃過，接道：「宗兄，這碧蘿山莊，想來定是繼一宮、二谷、三堡之後，又一處崛起的江湖藏龍臥虎之地了？」

「神丐」宗濤道：「南海門妖女此來，天下武林同道，心慕那南海門下奇書，紛紛趕來中原，碧蘿山莊之名才算傳了出來，老叫化知其名也不過數日間事。」

查子清道：「這麼說來，宗兄已到過碧蘿山莊，不知距此有多少路程？」

宗濤道：「碧蘿山莊就在附近，不足百里行程……」

查子清急道：「宗兄如無其他之事，咱們就早些趕去如何？犬子生死固使兄弟掛念，但這留字人的性命，也足使人多慮……」

「神丐」宗濤目注手中白箋，接道：「字跡雖像小叫化的手筆，但語氣却有些不對。」

查子清道：「哪裏不對了？」

宗濤說道：「小叫化給老叫化寫信，從來沒有這麼咬文嚼字過，

這封信寫得文縐縐的，看來有些不對了。」

徐元平道：「老前輩這等通訊之法，晚輩做夢也難想到，難道還會有人暗中偷天換日不成？」

宗濤還未來得及答話，查子清已接口道：「好在那碧蘿山莊距此甚近，咱們先去瞧瞧再說罷。」

「神丐」宗濤不答兩人問話，仰臉望天，思索了半晌，道：「好吧！咱們先去瞧瞧……」忽聽「汪」的一聲狗叫，遙遙傳來。

衆人轉頭望去，祇見一隻奇大的鬈毛黑狗，疾奔而來。

那黑狗奔來之勢奇速，轉眼之間，已到幾人身前。

宗濤望了那黑狗一眼，突然冷哼一聲，蹲下身子，伸手拂拭着那黑狗後胯之處，臉上泛現出無限憐惜之情。

徐元平凝目看去，祇見宗濤手拂之處，點點鮮血滴了下來。

宗濤從懷中摸出一個鐵盒，打開盒蓋，倒出很多白色粉末，敷在那黑狗傷處，說道：「小叫化哪裏去了？」

那鬈毛黑狗「汪」的叫了一聲，放腿向前跑去。

宗濤回頭對徐元平等說道：「咱們跟牠去吧！」當先追了上去。

幾人隨在那黑狗身後，在峯嶺縱橫的山中足足跑了一個時辰之久，到了一所松竹環繞的廣大莊院前面。

抬頭望去，但見紫瓦紅牆，輝煌壯麗，孤立在羣山環抱之中。

因那環繞在莊院的松竹十分茂密，縱有銳利的目光，也難看得清楚那莊院中的景物。

那鬈毛黑狗在莊院外面停了下來，又回頭望望宗濤，似是等他示下。

宗濤笑道：「查兄，這就是碧蘿山莊了，咱們叩門求見呢，還是硬闖進去？」

查子清略一沉吟道：「此事還請宗兄作主。」

宗濤笑道：「老叫化素來不會作文文雅雅的事，咱們半禮半兵的闖進去吧！」繞過松竹圍牆，大步向前走去。

一座巍峨聳立的大門上，橫寫着「碧蘿山莊」四個斗大的金字。

兩扇紅門緊緊關閉着，除了風搖松竹的沙沙響聲外，聽不到一點聲息。

查子清微微一皺眉頭，道：「宗兄，『碧蘿山莊』這等排場，怎麼連守望的人也沒有，咱們已近莊門，還不見一點動靜？」

宗濤笑說道：「依老叫化的想法，他們早已經知道了，這等裝聾作啞的作法，無非叫咱們莫測高深而已……」

說着話，人已大步走了上去，舉手在門上擊了兩下，高聲問道：「裏面有人麼？」

喝聲甫落，兩扇紅漆大門突然大開，四個黑衣勁裝大漢一字排開，攔住了去路。

宗濤瞧了四人一眼道：「相煩通報貴莊主，就說老叫化上門討飯來了。」也不容四人答話，大步直向裏面闖進去。

四人忽然向旁側一閃，讓開了去路，竟不出手攔阻，却緩緩地把大門關上。

此舉倒是大出幾人意外，不覺停下步來，回頭望着四個勁裝大漢出神。

四個黑衣大漢也不理會宗濤、查子清等，關好大門之後，魚貫步入門後一座小房子中，「呀」的一聲，關上木門。

查子清道：「宗兄，這四個人都是啞巴麼？」

宗濤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別理他們也就是了。」

放開脚步，當先向前走去。

一座廣大院中，植滿了各種花樹，滿地綠茵，雜陳着各色奇花，一陣陣花香撲鼻襲人，花圃盡處，聳立着重重樓閣。

宗濤回頭瞧了查子清一眼，道：「查兄請看看這些花樹有甚麼古怪沒有？」

查子清以精研八卦九宮、五行奇術著稱，目光緩緩掃掠那花樹一眼，說道：「兄弟走在前面，諸位請緊隨兄弟身後而行。」側身搶在宗濤的前面，向前走去。

幾人魚貫而行，穿過了花樹庭院，眼前又是一番景物。

但見一座富麗堂皇的大廳中，擺好了一桌豐盛的酒席，席間放着四副杯筷，但那大廳之中，却是寂無一人。

宗濤目睹滿桌酒菜，不覺饞涎欲滴，回頭對三人說道：「這桌酒席，定是替我們擺的了，咱們先進去吃一頓再說。」

查子清道：「自古以來，會無好會，宴無好宴，我看還是別吃的好。」

宗濤笑道：「老叫化進去吃上一口嘗嘗，如果酒菜之中無毒，我再來相請三位。」雙肩一晃，人已躍入廳中。

但見那酒桌之間，放着一張白箋，寫道：「四位長途跋涉，想必腹中已飢，特備佳釀美餚，略盡地主之誼。」

徐元平大步走了進來，說道：「宗老前輩，那信箋上寫的甚麼？我可以瞧瞧麼？」

宗濤心中甚想吃那酒菜，伸手把白箋遞了過去，口中却笑着說道：「他們既然在這酒席之上留下函

箋，想來這酒菜之中定然沒有毒了。」

徐元平雙手展開白箋，查子清也探過頭去，瞧完之後，搖頭笑道：「這麼看來，這桌酒席益發的不能吃了。宗兄久走江湖，自然知道江湖上的險詐，他們既然留下這張白箋，無疑告訴我們這酒席之中，早已下了毒啦……」

餘音未住，室外忽傳來了大笑之聲，四個黑衣勁裝大漢魚貫而入，望也不望宗濤等一眼，大馬金刀在四個位置上坐了下來。

祇見當先進房之人提起桌邊的酒壺，在其他三人面前斟了一杯，笑道：「咱們兄弟銅膽鐵腸，不怕毒藥，請啊！請啊！」當先舉杯一飲而盡。

但見四人大杯喝酒，大筷吃菜，片刻之間，吃得杯盤狼藉，然後擦擦嘴，又大步退去。

宗濤望着滿桌殘酒剩餚，流了幾滴饞涎，說道：「老叫化說這酒菜之中不會有毒，你們偏偏不信，現在信了吧！」

查子清笑道：「宗兄不必放在心上，咱們救出犬子和令徒之後，請到兄弟堡中住上幾日，不是兄弟誇口，查家堡各地口味名廚甚多，祇要宗兄賞臉，吃了一個月不重樣，算不得甚麼難事。」

宗濤無可奈何的說道：「可是遠水不解近渴啊！唉！好好一桌酒席，被那四個小子吃了，老叫化總不能當眞的吃人家殘酒剩餚。」大步出廳，又向後面走去。

眼前是一座擺滿盆花的庭院，四個翠衣小婢早已在旁相候，一見四人，姍姍細步迎了上來，每人手托着一個玉盤，盤中放了一杯碧茶，熱氣蒸蒸上騰，分明剛剛倒入杯中不久。

查子清瞧了四個翠衣小婢一眼，冷冷說道：「不用啦！」

四個翠衣小婢相視一笑，每人取過盤中瓷杯，輕啓櫻唇，一飲而盡，然後對四人躬身一禮，緩緩退入花叢。

「神丐」宗濤一皺眉頭，道：「臭排場倒是不小。」

查子清道：「不論他們耍出甚麼花樣，咱們最好是給他個視而不見，杯不沾唇。」

宗濤哈哈一笑道：「除酒之外，當今之世沒有老叫化喜愛之物，可怕之事……」突然放步向前奔去。

穿過一重庭院，又一座堂皇富麗大廳，正門大開，中間坐着那美麗絕倫的紫衣少女。

一個綠衣麗人傍着她左面而坐，在那綠衣麗人身後，站着一個華衣少年。

徐元平一眼望下，已然辨出那綠衣麗人正是打傷了丁玲之人，那華服少年却是何行舟。

宗濤一看那綠衣麗人，神情突然一變，豪氣忽消，怔了一怔，停步不前。

查子清側目望了宗濤一眼，奇道：「宗兄，你怎麼停下來了？」

宗濤乾咳了兩聲，默默不言。

徐元平一側身，超過宗濤，大步直向廳中走去。

查子清抓着宗濤一隻手腕，拉他進大廳，于成走在最後。

大廳四周清一色紫絨布幔，正中一張紅漆八仙桌上放着一座晶瑩的玉鼎，鼎中香煙裊裊，滿室清香。

廣闊的大廳中，除了那紫衣少女外，祇有那綠衣麗人和何行舟兩個，三個人佔據在一座堂皇的大廳之中，更顯得這大廳空敞廣闊。

徐元平目光環掃了大廳一周，除了那張八仙桌和兩人坐的太師椅外，廳中竟然再無其他陳設。

查子清看那紫衣少女和綠衣麗人似未曾瞧見幾人一般，連頭也未動一下，心中忽生怒意，暗道：憑我查子清在江湖上的身份，幾時受過人這等輕視？當下冷哼了一聲，道：「在下查子清，特來拜望貴莊主，不知可否請出一見？」

那紫衣少女緩緩轉過臉兒，淡淡一笑，道：「你就是查家堡的堡主查子清麼？」

查子清道：「不錯……」忽然覺得此女口氣托大，臉色一變，怒道：「查子清正是老夫，小小年紀說話這等沒有分寸，如非看你是個女流之輩，憑此一言，就該立刻處死。」

他雄霸冀北，江北數省綠林道上人物個個都對他十分尊敬，從無人敢忤逆於他，平日養成一種氣指頤使、自尊自大之性，不知不覺中，又擺出他一方霸主的雄風。

那紫衣少女仰頭望着屋頂的垂蘇宮燈，不喜不怒的緩緩說道：「三堡堡主，我已會過一位上官嵩了，連你是第二個了！」

查子清微微一怔，暗道：上官嵩主盟西北，甚少到中原來，此女怎的會見過了他……

徐元平聽兩人說了半天，仍未扯入正題，當下一拱手，接道：「在下冒昧闖入貴莊，想查問一事情，尚望姑娘能據實回答，彼此素無仇怨，免得鬧出不歡之局。」他不待那紫衣少女答話，回頭問宗濤討來了懷中白箋，雙手遞了過去又道：「姑娘請看此箋。」

他自說自話，一氣呵成，既不看人喜怒之情，也不待別人允准拒絕。

那紫衣少女望了他手中白箋一眼，別過頭去，冷冷說道：「你怎

知道我要看呢？」

徐元平愕然說道：「此箋之上，說明了查少堡主和宗老前輩的弟子，均陷落在此莊之中，我們爲此而來，自然要先請姑娘過目此箋，也好給我們一個答覆。」

那紫衣少女慢慢的回過頭來，滿臉憤怒之色，緩伸纖手，接過白箋。

徐元平想她看過白箋之後，定然有所答覆，哪知她瞧也不瞧的，隨手撕得粉碎，丢在地上。

查子清臉色一變，大步衝了上去，伸手一把，疾向那紫衣少女抓去。

徐元平突然伸手一擋，把查子清掌勢擋架開去。

查子清怔了一怔，怒道：「你幹甚麼？」

徐元平這舉動，祇是一種潛意識的衝動，查子清一問，不禁心頭大急，倒是被他急出了一句話來，說道：「查堡主乃是極有身份之人，如何能對一個女孩子家下手？」

那紫衣少女眼看徐元平出手相救，臉上本已現出笑容，聽完後，突然又恢復冷若冰霜的神情，瞪了徐元平一眼，罵道：「哪個要你救我，哼！不要臉。」

查子清對徐元平辯答之言，原不滿意，但見那紫衣少女罵他的神情，心中突然一動，暗道：憑我查子清的身份，自是不該對一個女娃兒家下手。

祇道是徐元平眞爲了他的英名，才出手相阻，微微一笑，道：「小兄弟說得不錯，我查子清是何等人物，怎的能對一個女孩子家出手。」瞬息變化，陰錯陽差。

紫衣少女突然舉起右手，一揮羅袖，祇見左面的紫絨布幔緩緩升了起來。

轉頭望去，祇見蓬頭垢面的小叫化子，已被人重重綑綁起來，口中塞着一塊絹布，兩個黑衣大漢分立兩側，架着他的雙臂，三支光亮耀目的寶劍作成了一個三角劍架，架在小叫化兩肩之上，祇要身後之人用力一拉，小叫化立時濺血劍下。

宗濤看得心情激動，但却不敢出手相救。

祇聽那紫衣少女冷笑一聲，左手舉起一揮，右面的紫絨布幔也緩緩的升了起來。

徐元平看到小叫化被人擺弄的形態，早已熱血上衝，幾度欲衝上前去相救，又怕搶救不及，害了他的性命，不覺呆在當地。

轉頭瞧去，祇見那左面布幔之中，又是一番景象，一個雙目緊閉、臉色蒼白的斷臂之人，被綑在一塊木板之上，兩個黑衣大漢各執一柄長矛，站在八尺之外，矛尖閃閃生光，架在那被綑之人的肩上，祇要那兩人微一用力，矛尖立即刺入那人兩面鬢角之中。

徐元平一眼望下，已經看出那被綑之人，正是他急於尋找的金老二，祇覺一腔熱血直翻上來，眼前一黑，身軀搖了兩搖，幾乎栽倒地上。

忽聽查子清舌綻春雷，大喝一聲道：「快些升起那後壁布幔，老夫要瞧瞧我兒子是死是活！」

這幾句話講得字字如金鐵相擊，震得人耳際嗡嗡作響。

原來他見了兩面布幔後的景象，心中想着那後壁布幔中定然是查玉了。

查子清臉色緊張 得 成了紫紅之色，雙目圓睜凝注在那緩緩升起的紫絨布幔之上。

哪知這片紫絨布幔之後，情景完全不同，三張太師椅並排而就，最左那一端坐着一個白髮蒼蒼、手持竹杖的老嫗，中間太師椅，坐着一個身着錦衣、氣度雄偉的大漢。

最右面却坐着一個紅衣缺腿大漢，布幔已升起，三人同時站起來，緩步踱入廳中。

「神丐」宗濤突然放聲大笑道：「諸位這般排場的迎接老叫化子，不覺得小題大做麼？」突然一側身子，直向那紫衣少女身側欺去。

祇聽那白髮老嫗冷笑一聲，迅快無倫的躍到那紫衣少女身側，手中竹杖一擧，擋住了宗濤欺近之勢。

查子清大聲喝道：「我兒子哪裏去了？」

他不見愛子之面，祇道已遇了凶險，頓覺胸中熱血沸騰，失去了往常的鎮靜，方寸大亂。

紫衣少女忽的微微一笑，柔聲說道：「你那兒子，可是名叫查玉的麼？」

查子清雖然滿腹怒火，但却不敢貿然出手，因他還未知查玉是否已遭毒手，祇怕一有差錯，害了查玉之命，但心中的悲憤急怒，却又無法遏止，怒髮直豎，衝起了包頭青巾。

待他聽那紫衣少女柔和的聲音，心中忽然平靜了不少，急急答道：「不錯，不錯，犬子草字正是叫查玉，不知他是否在貴莊之中？」

紫衣少女盈盈一笑，道：「他雖然不在此地，但我知道他還活在世上，你儘管放心好啦！」

這幾句話說得隱隱約約，叫人無法聽出眞正結果，查子清沉吟了一陣，說道：「姑娘如能相告犬子下落，在下立時退出此莊。」

紫衣少女道：「不必慌啦，既

然來了，怎麼能立刻就走呢……」

忽然轉過頭去，望着宗濤，接道：「老叫化子，你認識那邊坐的人麼？」

宗濤冷冷說道：「認識又怎麼樣？」

紫衣少女道：「你們師兄妹本是青梅竹馬長大的情侶，何苦鬧得水火不容，我來替你們和解算了。」

她盡說些不着邊際之言，聽得宗濤等一時間眞不知如何回答。

紫衣少女目光又轉投到于成的身上，笑道：「你中了易天行的劇毒，祇怕難以再活多久。不過，不要緊，我有辦法醫治，祇要三日工夫，就可以使你劇毒消除，身體復元。」說完，伸手指着那綠衣麗人，笑道：「過來呀！」

那綠衣麗人果然應聲站起身子，姍姍走了過來。

「神丐」宗濤愕然望着那綠衣麗人，流現一副慌張無措的神情。

祇見那綠衣麗人，輕啓櫻唇，嬌聲嬌氣的說道：「咱們同師學藝，從小在一起長大，師兄難道眞還要和小妹作對麼？」

宗濤皺皺眉頭，默然不言。

他一向豪氣干雲，但見了那綠衣麗人之後，就有些神情恍惚，不知所措，沉吟了半晌，仍然想不出回答那綠衣麗人之言。

大廳中的形勢，由劍拔弩張的局面，突然間變得十分微妙，那紫衣少女似乎給了廳中諸人，每人一個希望，查子清想早知愛子下落，于成心中却在想那紫衣少女替他療毒之事，「神丐」宗濤被那綠衣麗人困擾得不知如何應付。

這情景突然引起徐元平很大的感慨，他覺得隨來的三人，似乎都和他有了距離，自己陡然間變得孤立起來……

祇聽那綠衣麗人嬌脆的聲音又說道：「師兄如果不念舊惡，小妹極願重返咱們金牌門下。唉！自那古廟之中重和師兄相見之後，使我回憶到亡師諄諄告誡之言，咱們金牌門下，祇有師兄和我兩人，如果再同門操戈，不但要被武林同道恥笑，而且也愧對亡師在天之靈……」

「神丐」宗濤嘆息一聲，道：「師妹此言，可是由衷而發的麼？」

綠衣麗人道：「字字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師兄如若不信，難道要小妹立誓不成？」

宗濤仰首深思，默默不語。

查子清突然上前一步，對那紫衣少女說道：「在下急於要知犬子下落，姑娘請示一條明路，在下感激不盡。」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回頭對那紅衣缺腿大漢說道：「二師兄請帶這位查老堡主到後院之中，告訴他查玉下落……」

她微微一頓，又轉臉望着查子清道：「此地人多耳雜，其中又有妬恨令郎之人，我如說出令郎下落，實有不便之處。」

查子清雖然覺出紫衣少女一番話過於牽强，但他懷念愛子心切，寧願信其有，不願信其無，略一忖思，問道：「不知何人妬恨犬子，老夫極願和他認識認識。」

紫衣少女星目轉動，輕輕一瞥徐元平微笑不答。

查子清冷哼了一聲，道：「姑娘可知他爲何妬恨犬子麼？」

紫衣少女秀眉微顰，緩緩說道：「此中之情，一言難盡，老堡主見得令郎之後，自然會知道了。」

祇聽「鏨」的一聲，那紅衣缺腿大漢一頓腋下鐵拐，接道：「老堡主如不相疑，請隨在下走吧！」大步向外走去。

查子清心中雖然半信半疑，但他自信武功足以對付，當下隨着那缺腿大漢身後而去。

紫衣少女忽然舉起纖纖玉手，對于成招了一招，笑道：「你過來，讓我看看你中的是甚麼毒，也好用藥。」

「鐵扇銀劍」于成不自主的移動了脚步，走近紫衣少女身前。

紫衣少女無限溫柔的拿起于成傷臂，仔細的瞧了半天，說道：「易天行果然非平庸之輩，此毒不但劇毒，而且侵入肌膚之後，就和血液混合起來，隨行血侵入內腑，最是不易療救……」

徐元平聽她說得嚴重，不自覺的接口說道：「難道就沒有救治之法麼？」

紫衣少女臉色突然一冷，頭也不轉的說道：「誰說沒法治了？哼！多管閒事。」

徐元平呆了一呆，默然垂下頭去。

紫衣少女又恢復滿臉笑容，對于成說道：「如非你遇到我，祇怕世間難有救你之人！不過此毒非同一般毒物，必須內服解毒之藥，外用針灸之法，雙管齊下，才能收效，祇是療治此毒，非一日一時之功，最少也要七日時間，你必須留在我們這『碧蘿山莊』之中，過上七天，才能把身中之毒完全解去。」

于成回頭望着徐元平，正待開口，徐元平已搶先答道：「那于兄就在這裏留住七天吧！」

紫衣少女望也不望徐元平，冷冷說道：「誰要和你說話了，你怎麼老是愛插嘴呢？」

徐元平心中大怒，正待反唇相譏，忽然心念一轉，暗道：是啊！她和于成說話，我插的甚麼口？忙忍下胸中憤怒之氣。

神丐宗濤沉思了半晌，突然對那綠衣麗人說道：「是你把小叫化擒來的麼？」

綠衣麗人還未來得及接口，那紫衣少女已搶先接口說道：「如若我們不把令徒擒住這般細了起來，你們衝進莊來，勢必引起一場大戰，現下你已經心平氣和，自是用不着這般强他了。」

當下手一揮，說道：「把那小叫化放下來吧！」

祇見那站在小叫化身側的黑衣大漢，先把那小叫化頸上架的利劍取了下來，然後解開他身上繩索，取出他口中的絹布。

但聞那小叫化長長吁一口氣，緩步走了出來，奔到宗濤身前，雙膝跪了下去，道：「弟子罪該萬死，替師父丟人現眼。」

宗濤一揮手，說道：「起來啦，此事不能怪你。」

紫衣少女突然接口說道：「你們師兄妹彼此既無爲敵之心，事情就好辦了，我已代你們備好酒席，爲你們師兄妹和解祝賀。」

此女不論對待何人，言笑間都有着無比的溫和，單單對徐元平冷若冰霜，不假詞色。

祇聽那綠衣麗人嬌聲笑道：「小妹一點錯處，難道師兄眞要記上一輩子麼？」

宗濤道：「這個小兄不敢，師妹如果眞有重振咱們金牌門的雄心，請於三日後，重在那座破廟之中相晤，老叫化先要幫人了斷『碧蘿山莊』之事……」

紫衣少女笑道：「好啊！老叫化子，我幫你們師兄妹和解，你還要和我作對？」

宗濤道：「老叫化生平之中說出之事，從未背諾，此次相訪貴莊，爲人助拳，自然不能因姑娘相助調解我們金牌門下恩怨，要老叫化背棄信諾。」

忽聽那握杖老嫗冷笑一聲，晃晃滿頭白髮，道：「這麼說來，你們是有意到我們『碧蘿山莊』生事來的，是也不是？」舉杖緩步而出。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梅娘，別動手，快些回去。」

那綠衣麗人回顧了紫衣少女一眼，緩緩從懷中摸出一面金牌，高高舉了起來，笑道：「師兄快請拜見咱們金牌門中信物。」

宗濤抬頭望了一眼，果然對那金牌跪了下去。

綠衣麗人嬌聲笑道：「小妹以咱們金牌門中信物，命師兄退出『碧蘿山莊』，別過問這是非。」

紫衣少女突然站起身來，走近于成，柔聲說道：「你想好了沒有？如果你信得過我，我就要動手替你療傷啦！」

「鐵扇銀劍」于成沉略了半晌，道：「這個，這個……」

紫衣少女笑道：「別這個那個啦！你們武林道上人物，祇怕無人能夠療治你這毒傷。」

于成回頭目注徐元平，一副不知所措神態。

徐元平道：「于兄儘管由她療治毒傷吧。」

紫衣少女回頭對于成一招手，輕移蓮步，緩緩向後壁紫絨布幔中走去。

「鐵扇銀劍」于成不自覺的隨在那紫衣少女身後，走入紫幔之中。

徐元平側目望了被細着的金老二一眼，突然高聲說道：「姑娘請慢走一步，在下還有話說。」

但聞那紫幔後傳來那紫衣少女清脆的聲音道：「梅娘，你們都進來吧！他要動手，就先把金老二殺了算啦。」

梅娘回頭望了徐元平一眼，道：「小娃兒，你如不想金老二死，就乖乖的坐着別動。」

說完，緩步走入後壁紫幔之中，那錦衣大漢緊隨在梅娘身後也消失在那紫幔之中。

徐元平轉臉望去，宗濤和那綠衣麗人亦不知何時離去，廣闊的大廳之中，祇餘下了他一個人。

三面的紫幔都緩緩垂了下來，大開的廳門也突然自動關上。

一側紫幔中傳出一個冷冷的聲音，道：「你如妄動一步，金老二立時血濺矛下。」

徐元平略一沉吟，答道：「你們把我留在大廳之中，究竟是何用心……」

他一連問了數聲，竟是得不到一點回應之聲。

那紫衣少女似是有意和他一人爲難，不論對待何人，都十分和氣，但對他却是冷漠輕藐，不假詞色，金老二生死之危，却使他不敢莽動，否則即將抱憾終生……

但如此持坐下去，也非長久之策……

忖思良久，仍難思想出打開眼下僵局之策，不禁心中急了起來，長嘆一聲，站起身子，緩步在廳中踱來踱去。

忽聞一陣輕微的步履聲響，後壁紫幔輕啓，緩步走出來一個全身紅裝的垂髫小婢，手托玉盤，臉帶笑容，姍姍細步走來。

此女年約十四五歲，眉目清秀，雖非絕美，但一臉天眞無邪之氣，看去甚是嬌甜。

徐元平停下脚步，凝目相注，那紅衣小婢却對他直走過來，笑道：「你肚子餓了沒有？」

徐元平搖搖頭道：「我不餓。」

紅衣小婢望望手中托着的玉盤，說道：「那就喝杯茶吧！」端起一隻玉杯遞了過來。（未完・卅一）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既服花汁又練武　巧言探得芳心喜

上文提要：令狐爽須回去取寶珠做學費，他先至「一綫天」找獅王齊大天，告訴他已探到其妻長孫明月仍活着，齊大天感激之餘，告訴他「通天教」有三大至寶：通天秘笈、金絲軟甲、八個金人。令狐爽告訴他三件寶是在徐經太莊中發現的，且都在他身上。齊大天告訴他可按八個金人「何張呂鐵，漢藍曹韓」次序練功，但必須先服下百花谷的「天王花根汁」……

令狐爽跟着二人往郊外走，忽見幾個花子奔過來，這幾個花笑呵呵，手上提着盡是好吃的。

方圓邊走邊道：「令狐爽，聽咱們幫主說，你三進三出百花谷呀！」

「一進一出。」

「三進三出。」

「不是啦，是一進一出，你們當家的替我吹牛。」

史明笑笑道：「便是一進一出也是不得了的舉動，我們幫主很感謝的。」

令狐爽笑笑，道：「小意思，小意思啦！」

牧羊鎮郊外有座山神廟，有一羣花子在廟外樹下坐，見到兄弟們提着吃的回來，一個個笑開懷了。

花子幫的規矩大，所有的東西先送進山神廟，全部擺在神案上，先由花子頭與長老們挑幾樣，之後，才會提到門外大家分。

現在，令狐爽來了。

西門風一見是令狐爽來了，大叫一聲：「好小子，你還沒死呀！」

令狐爽道：「西門大叔希望我死？」

西門風拉住令狐爽，道：「王八操的希望你死，你死對我有甚麼好處？」

他忽然一瞪眼，指着令狐爽身上兩件兵器，驚呼道：「乖呀，你怎麼有這兩件兵器呀！」

「我在山中拾的呀！」

「我不信。」

「我又何必說謊呀！」

「你去那兒？」

「百花谷！」

西門風一聽去百花谷，他又雀躍了。

「娘的，老夫正想再去百花谷吶，太好了，我們立刻去百花谷！」

他忽的一楞，又道：「對了，你去百花谷做甚麼？」

令狐爽道：「把你的老婆女兒救出來呀！」

西門風笑笑，道：「開甚麼玩笑，你以為百花谷是個大花園，想去走走就走走呀！」

令狐爽道：「我已經去過一次了。」

西門風道：「再去就不是那麼容易了，長孫玫瑰必有檢討及調整，她會叫你一關也過不去。」

令狐爽道：「你怕了？」

西門風道：「我又不硬闖，我怕甚麼！」

令狐爽道：「怕了就別去，我一個人去！」

他指指門外一百多名花子，又道：「你們一連兩次分了不少財寶金磚，為甚麼他們還當花子？」

西門風哈哈一笑，道：「當花子有甚麼不好？吃遍天下到處遊，有錢大爺去享受，咱們花子圖自由，管他娘年景是好是壞，花子們永遠是自在。」

令狐爽道：「這不是叫賤是甚麼？」

「放屁，你小子不該有此一說。」

「為甚麼？」

「老夫心中正合計，是不是有一天叫你當老夫的接班人，接掌這花子幫吶！」

令狐爽一聽，搖頭道：「八抬大轎來抬也不幹，西門大叔，你另請高明！」

西門風道：「有一天我把吹花嫁了你，你是不是也不幹呀？」

令狐爽哈哈笑了。

西門風道：「幹了？」

令狐爽道：「不幹！」

西門風叱道：「別是三腳踢不出個屁的笨蛋吧，娘的，你不愛我女兒了？」

「愛，而且非常的愛！」

「既愛之，就得聽我的！」

令狐爽道：「我如果娶了你女兒，我們大山中築愛巢，過着富貴不淫的快樂日子，誰還在江湖上當要飯的，所以我既要你女兒，又要不當花子頭，哈……」

西門風一聽，叱道：「混帳東西！」

只不過，令狐爽吃過東西以後，還是同西門風二人一起往百花谷去了。

* * *

西門風與令狐爽二人奔向百花谷，途中，西門風忽然對令狐爽道：「小子，你知道老夫為甚麼決定同你再奔向百花谷，而且明知不可能再進入百花谷！」

令狐爽道：「你是想念妻女呀，有任何機會也不會輕言放過，是不是？」

「不是！」

「那又是甚麼？」

令狐爽還眞的想不出西門風的這一問。

而西門風却笑了：「無他，你身上的這兩件兵器也！」

令狐爽心中一緊，與這兩件兵器何干？立刻回問一句：「這話怎麼說？」

西門風道：「這兩件兵器呀，關係可大了！」

令狐爽道：「甚麼關係，你說說，我聽聽！」

西門風道：「此兩件兵器乃是當年通天教教主獅王齊大天的兵器，那齊大天當年風流倜儻，一表人材，江湖上有多少男人妒恨他，多少女人愛上他！」

他微微一笑，又道：「這其中就有姐妹二人同時愛上了他，那就是長孫玫瑰與長孫明月姐妹二人！」

「百花谷谷主？」

令狐爽早已知道了，但他只裝着不知道。

西門風又道：「百花谷谷主武學高絕，這姐妹二人又非常秀麗貌美，可是為了爭奪齊大天，姐妹二人反目成仇，我老人家只是聽說這件事，內情不太清楚，只不過這件事應該是眞實的。」

「怎麼說？」

西門風道：「若非眞實的，為甚麼齊大天與長孫明月二人生死未明的失了踪，通天教一夜之間完了蛋，百花谷谷主却仍然按兵不動，她難道不念姐妹情？」

令狐爽一聽，立刻明白齊大天之言了。

原來在他們的歷史中，還有這一段轇轕，那麼齊大天教他的那句話是眞的了。

西門風又道：「你身邊的這兩件兵器，乃獅王齊大天的兵器，兩件兵器拿在齊大天的手上，江湖上無人能敵，而百花谷谷主長孫玫瑰見了以後，她必然有着特殊的表情，此乃老夫前來的最大目的。」

令狐爽道：「原來你是來看笑話的呀！」

西門風道：「這樣的笑話必可看。」

令狐爽道：「你想百花谷谷主會是甚麼表情？」

「百花谷谷主一生桀傲，目空一切，她此生不嫁，目的是要看她大妹子的下場，如今再見齊大天的兵器，她可以証明齊大天眞的死了，她的妹子也必死了，她會哭也會笑，幾十年的恩怨可以了却啦！」

令狐爽道：「眞是母猪！」

「你說甚麼？」

令狐爽道：「你想想，還有拿自己幾十年珍貴的生命，換取那一口怨氣的吐出，娘的，這人不是猪是甚麼？」

西門風道：「從身份，從地位，論武功，講才貌，百花谷谷主有資格成為通天教主的夫人，她當然也會為了爭這一口氣而等着看情敵的笑話！」

令狐爽道：「可是情敵是她親妹子呀！」

西門風道：「所以百花谷谷主才沒有找她妹子來一個姐妹對決。」

令狐爽點頭了。

* * *

西門風絕想不到，他這次前來百花谷還來對了。

西門風再也想不到他的妻女二人出事了。

如果西門風沒有來，令狐爽又

多了一件事，非去找西門風不可。

因爲，這件事也是西門風的事。

* * *

西門風很高興的指着前面，對奔走中的令狐爽。道：「你看，前面大山翻過去，就會看到百花谷了！」

令狐爽道：「這一回由我對她們去說。」

西門風道：「倒是忘了問問你，你這一回找來的目的又是甚麼？」

他嘿嘿一聲笑，又道：「令狐爽，你不會眞的是爲了老夫的事甘願再冒這次險吧？」

令狐爽道：「西門大叔呀，上一回我就已經擱下話了，非叫你們夫妻父女來一個大團圓不可，這話你老是不是忘了？」

「言猶在耳。」

「不就結了？」

西門風大爲感動的是：「小子啊，天下奇人也，你的作風我老花子五體投地了呀！」

令狐爽全身一哆嗦。

那當然是過份的爽呀！

令狐爽絕不會說是爲了求取那天王花根汁才來這百花谷的，那會引起西門風的懷疑。

西門風與東方東申屠艮八人是有默契與交情的。

又見迎來三個白衣漢子，這些人正是百花谷設在外圍的巡山武士，這些男人也不許進入百花谷。

西門風剛露出個微笑，有個使者已哈哈道：「眞不知死活，送死來呀！」

西門風不出聲，令狐爽道：「你少囉嗦，咱們來會那百花谷谷主來了。」

「憑你們？」

「帶路。」

三個白衣人似要發火，不過還是朝空射了響箭。

有個白衣漢子冷冷道：「進去吧，一個找死的人，誰也攔不了的。」

令狐爽大步往山中走，西門風後面緊跟上。

西門風對令狐爽道：「小子呀，有點不大對勁呀，人們見我不似前兩回帶着三分客氣了。」

令狐爽道：「你來找麻煩，你的妻子又在裡面……」

二人正說着，忽然谷口併排站着四個大女人，那正是百花谷四女大力士。

那秋菊一見是令狐爽又來了，氣得咬牙咯咯響，大罵：「臭小子，這一回非壓死你不可。」

「哈……」

令狐爽笑開懷了。

忽的，牡丹指向西門風叱道：「叫化子，你還找來幹甚麼？」

西門風指着令狐爽，道：「我老叫化子只不過『禿子跟着月亮走，沾他的光』，很想再看看我的妻女呀！」

牡丹挺着一對如兩個大西瓜的大奶子，忿忿然的道：「她們母女被谷主趕出百花谷，滾……」

這大女人此言一出，便是令狐爽也大吃一驚。

西門風一飛沖天，打狗棒指向牡丹，叱道：「你說甚麼，再說一遍！」

話甫完，他已落在牡丹面前。

那牡丹不避不閃，道：「幹甚麼，沒把你摔死呀，張牙舞爪幹甚麼？」

西門風急問：「快告訴我，鳳仙與吹花……」

秋菊道：「還好你們又來了，咱們谷主的侄孫兒爲了個吹花發了瘋的出谷去了，谷主一想，不就是爲了個西門吹花，谷主最恨這種事，她甚至把鳳仙也罵一頓，命她們出谷去把水少爺找回來，找不回來就永遠別回百花谷，她們已走三天了。」

西門風一聽，驚怒的大叫一聲。

「鳳仙啊，吹花啊，你們去那兒了！」

他拔身走，走得如飛，等到令狐爽想攔也攔不住了。

令狐爽大叫：「別跑呀，等等我！」

西門風恍若未聽見似的，走得無踪無影了。

令狐爽搖搖頭，哈哈笑了。

秋菊見令狐爽未去追趕西門風，怒問：「喂，小王八蛋，你爲甚麼還不走？」

令狐爽道：「我是來見百花谷主呀！」

「幹甚麼？」

「幹甚麼是不能隨便說的。」

「不說你休想進這百花谷一步。」

令狐爽道：「我求四位大個子老姐爲我通個報，可不可以？」

「可以，只不過先來個大摔跤。」

令狐爽道：「好，摔就摔。」

只見他在挽衣袖，却忽然指向百花谷，叫道：「你們看，谷主來了。」

秋菊四女回身看，一道人影衝上天。

這人影自四女的頭上飛過去，半空中他大笑：「四大母猪上當了，哈哈哈！」

令狐爽拔身空中跑，落地已在七丈外。

四大女力士一聲吼：「追！」

嘆，這四女還眞跑得快，轟轟轟的追去了。

只不過她們再是快，令狐爽習過穿雲功，他展開身法如流星，剎時不見了。

於是，百花谷中傳了響鑼，立刻間！百花谷中的武士們出動了。

江湖上還沒有敢擅闖百花谷的人，令狐爽算是頭一人，只見他登高竄低，飛崖强渡，漸漸的，有十幾個武功高的女武士打橫去攔他。

這其中就有那冷羅刹靈芝。

「站住，站住！」

令狐爽才不聽她嚷呢，一路往百花溝的天香小築奔去，他還邊飛邊狂笑。

於是，有五條人影迎着令狐爽飛來了。

這五人中，有一人半空中連拍兩掌。

令狐爽有些窒息之感，但他還是拍出三掌回敬過去。

於是，他被五人攔下了。

令狐爽一看，立刻一躬到地，道：「小子罪過，小子再拜見谷主！」

百花谷谷主的百花掌又揚起來，她要立斃令狐爽了。

只不過她的赤紅般的百花掌却停滯在半空中。

「噫！」

百花谷谷主發出一聲驚訝之聲。

令狐爽一見，他不打算硬拚了。

如果百花谷谷主的一掌拍下，他必全力迎擊，他才不會束手被打死。

只聽百花谷谷主道：「斷腸劍，日月環！」

令狐爽道：「不錯，小子我就是爲了這兩件兵器，才會冒死闖入百花谷中。」

百花谷谷主收掌了。

她的忿怒換了另一種幽怨之色。

「唉，他還是死了。」

令狐爽道：「他沒死。」

百花谷谷主忍不住精神一振，道：「沒死？」

令狐爽道：「獅王齊前輩沒有死！」

百花谷谷主道：「人沒死，爲甚麼兵器在你手上？」

令狐爽道：「我是受齊前輩之託，帶着這兩件他的兵器來見妳的。」

「是嗎？見我幹甚麼，幾十年又過了。」

令狐爽道：「他叫我只對谷主說三遍！」

百花谷谷主激動的道：「甚麼三遍？」她臉色驟變。

「獅王齊大天錯了，獅王齊大天錯了，獅王齊大天錯了。」

果然，百花谷谷主長孫玫瑰全身顫抖，老淚汩汩而下，看得另外四女也低頭了。

百花谷谷主抽噎幾聲，道：「幾十年了，幾十年我等的就是他這句話，他終於說出來，天啊，時光爲甚麼不能再倒流回去啊！」

令狐爽道：「時光不會倒流，但活着的人們，仍可以爲過去的遺憾添補些甚麼。」

他此言一出，百花谷主雙目一亮。

令狐爽看得出來，她這眸芒中含有溫暖的神色，也是她幾十年深藏心中愛的流露。

就聽百花谷谷主道：「聽你之言，他有求於我了？」

令狐爽道：「齊前輩活得很苦啊。」

百花谷谷主道：「我那位橫刀奪愛的天魔妹子，她是不是還活着？」

令狐爽道：「前輩，就小子所知，他們二人分別被手下叛逆囚在山腹之中，二十年了，一人被囚老龍山，另一人被囚賀蘭山九宮八卦洞中。」

百花谷谷主臉皮一緊，道：「他們被囚，我的日子也不好過，我的內心中似刀割！」

令狐爽道：「今天小子前來，也是受了齊前輩的指引，想向前輩索取一件東西，等到事成之後，齊前輩必親自來與谷主歡敍。」

「胡說，他的女人未死，能與本谷主歡敍嗎？」

令狐爽道：「如果齊前輩與令妹明月一齊前來向你道一聲安，妳……」

「我太瞭解我的大妹子了，那不如叫她死還好。」

令狐爽道：「小子我曾在九宮八卦洞中，聽到幾聲凄厲的尖叫，小子我聽得出來，那必是令妹無異，她的叫聲中充滿了無奈，也充滿了悔意……」

令狐爽費盡三寸不爛之舌，又道：「妳們終是一母所生，一父所養，便是無義，情不能忘，因爲咱們是人，人就少不了要有人性。前輩，這件事應該到此爲止了！」

百花谷谷主雙目再亮，道：「你小子很會說話。」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是不會主動去救他們的！」

令狐爽道：「不必前輩親自出馬，他們自會前來前輩面前說幾聲親暱的對不起。」

「你很會說話，難道就爲了傳言？」

令狐爽道：「當然，還有一件事相求！」

「說！」

她能聽，就有希望了。

令狐爽道：「前輩，齊前輩說的，要我求妳賞賜幾許天王花根汁，不知……」

百花谷谷主叱道：「甚麼，本谷主的天王花根汁？」

「是的，求你送一些。」

「本谷主一共才五盆此奇花！」

令狐爽叩起頭來了。

令狐爽叩頭如搗蒜，道：「谷主呀，小子本不知，也是齊前輩的指示，這件事也是齊前輩所求，萬望施捨則個！」

長孫玫瑰忽的仰天長笑。

「哈……齊大天呀，你不但向我賠了不是，還向我要求對你施捨，哈……」

她邊笑邊轉身，四個百花谷武者，以及隨後趕來的靈芝，個個吃驚地跟上去了。

令狐爽楞然，就聽靈芝惶恐的道：「師父，是不是把這小子趕出百花谷。」

忽的，長孫玫瑰猛得回過身來，看得出她已落下了眼淚，而是流個不停的淚水還在流！

那絕不是她笑出來的眼淚。

那才是她積壓數十年的鬱悶，突然有了發洩而流出的眼淚。

是的，以她這麼武功蓋世，身份頂尖的高人，忍受了那麼久的情愛煎熬，一旦得到舒發，絕非大哭一場就能完事的。

她不用手去拭淚，她含着淚水對令狐爽道：「叫他跟我們進天香小築！」

靈芝道：「師父，天香小築男人是不許進來的。」

長孫玫瑰道：「以後有男人可以進來了。」

她指的男人不是別人，乃齊大天是也！

靈芝對令狐爽道：「你來吧，我師父答應你走入天香小築了！」

令狐爽大喜過望，道：「謝謝，謝謝！」

他起身便跟了上去，祇聽長孫玫瑰道：「你叫……」

「小子我叫令狐爽。」

「嗯，令狐爽，你上次前來，本谷主還以為你是花子幫的新一代人物吶，原來你不是。」

「我根本不打算當花子。」

長孫玫瑰道：「為何幫那個西門風？」

令狐爽道：「我是發覺這花子頭思念妻女，心中着實不忍，才大着膽子代他出力！」

長孫玫瑰道：「行俠仗義，也需掂掂自已份量，以後做事三思而行！」

「是，是，小子受益，謝謝指導！」

長孫玫瑰道：「齊大天指示你來此索取天王花根汁，叫你如何服用？」

令狐爽道：「連服一月，然後修習八仙神技！」

長孫玫瑰突然閃在令狐爽面前，道：「甚麼八仙神技？」

令狐爽道：「谷主，祇要妳答應送我天王花根汁，我就把這八仙金像呈妳觀看。」

長孫玫瑰道：「若不送你天王花根汁，剛才就把你趕出百花谷了。」

令狐爽笑了。

他一邊取那金盒，一邊笑道：「谷主有初一，我令狐爽有十五，呶！這是八仙人像，谷主請看。」

他小心的送到了百花谷谷主面前。

百花谷谷主接過手上，她有些顫抖的慢慢掀開金盒，她忽的黯然道：「是我此生第二次看到此寶！」

令狐爽道：「谷主也知道此寶？」

「不錯，此八仙乃曠世絕學八式，配合通天秘笈上的指導順序練其出招收招，功成之後，劍光暴長三尺，旋殺猶似風雷，有鬼哭神嚎之威，奪人心魄之勢！」

她忽的把金盒蓋上，再交給令狐爽，又道：「看來齊大天眞的把一切希望都託付在你的身上了。」

令狐爽道：「齊老前輩也把八仙招式的順序告知小子了，那是不能有絲毫差錯的。」

長孫玫瑰道：「本來我是滿腔怨憤，想不到獅王還有求於我，哈……我不叫他失望，我從不叫他以為我是個氣量狹小的女人，我要叫他明白，長孫玫瑰不比長孫明月差到那裏！」

她走着，又道：「令狐爽，你留在天香小築，甚麼地方也別去，由我指導你把這八仙金像上的功夫修成功，等你回去了，告訴那齊大天，我是如何助他了。」

令狐爽道：「一定，一定，小子甚至還會告訴齊前輩，谷主對他眞是仁至義盡了！」

「哈……你是個小滑頭呀，哈……」

令狐爽也乾乾的笑了。

＊　＊　＊

天香小築的景緻好得眞是不得了，滿谷的花香沁人肺腑，青翠的山坡，樹木成排，山風徐徐中，一座小小的紅玉院落，那眞的是一塵不染的好地方。

清泉流水有銀魚，小橋流水鴛鴦對，還有那十幾種野鳥不遠飛，好像牠們與這兒的人成了朋友，便是走過牠們身邊也不驚的展翅逃走。

令狐爽在偏房中住下來，他還把兩件兵器送在百花谷主手中。

祇見百花谷主手撫兩件兵器，喃喃的道：「當年呀，當年我與他仗劍江湖，見他以此兩件兵器，果然是瀟灑對敵，談笑舞弄，風流倜儻，那個女的不仰慕，想不到我那妹子更大膽，她是單刀直入的，我……」

她把兩件兵器拋在令狐爽手中，臉色一變，道：「你每日坐練吐納兩個時辰，然後服用天王花根汁，到時候我自會前來指導你修習那八神像的功夫！」

令狐爽不敢囉嗦，老處女的脾氣很難叫人摸得着。

＊　＊　＊

令狐爽住在天香小築，有個使者告訴他，隔壁的房子就是水中花住的。

水中花如今不在了，令狐爽反而想念西門吹花，如果他要是見到西門吹花，必定會告訴她，去大漠找水中花，因為水中花同那個叫乖乖的女人在大漠發瘋了。

令狐爽受到了限制，他甚麼地方也不能去。

他祇能苦學在那間小廂房裏，他甚至吃喝拉屎都在屋子裏。

天王花根汁苦如毒藥一般，前三天令狐爽面對着如同一粒葡萄那麼一點白色汁液的時候，令他不知如何吃得下去，但他還是一狠心又咬牙，張口吞入肚中。

於是，每次吃下以後，他就會痛得在地上打滾，他也大叫着，祇是沒有人開門來看他。

初時他以為上當了，但漸漸的，他有了忍耐，然後……

然後他全身脫了一層皮。

十天過後，他已不覺任何痛苦了，就如同齊大天對他說的一樣，苦會盡甘會來的。

就在半月剛滿，一大早令狐爽就被百花谷谷主叫去了。

令狐爽透着感激，他怎麼也想不到，為甚麼百花谷谷主會如此幫他。

其實這也十分簡單，因為百花谷谷主的付出，反而增加齊大天的心理負擔。

齊大天會以為他欠百花谷谷主的感情債，再也無法償還了。

不錯，百花谷谷主還眞有此意。

她指導着令狐爽把金人的姿態擺出來，然後誘發出一連三招十分詭異的怪招出來。

令狐爽以為，如果不是百花谷谷主的指點，他將很難把八仙金像的姿勢連貫起來。

於是，令狐爽把通天秘笈取出來了。

那百花谷谷主見了通天秘笈，更是神色大變，她打開秘笈，才發現獅王的眞功夫，全都來自通天秘笈中。

百花谷谷主雙手抓緊了通天秘笈，對令狐爽道：「令狐爽呀，你就不怕本谷主黑了心，奪了你這秘笈？」

令狐爽道：「何用谷主奪，如果谷主喜歡，我就送給谷主，等有一天齊前輩前來索回！」

百花谷谷主哈哈笑了。多年了，百花谷谷主從未曾開心的大笑。

她這麼開心，看得二十多名百花谷高手也樂了，這光景是令狐爽帶來的歡笑，便是靈芝那種冷酷絕情羅剎女，也對這令狐爽有了好感。

到目前為止，大伙以為這令狐爽比之衝冠一怒而去的水中花要可愛多了。

祇不過令狐爽再是可愛可親，他仍然未曾走出那間小屋一步。

他甚至面對那麼美好的院子也祇能站在屋門下看幾眼，百花谷谷主不叫他出門一步，他就在屋中練功夫。

百花谷谷主也不知道八仙神像應由那一位的姿態開始。

她祇知道如何釋出超能力的內功。

令狐爽知道，因為齊大天告訴過他。

當他自何張呂鐵，漢藍曹韓順序施展出劍法以後，百花谷谷主才指導由一式中延伸的另外兩絕手。

才不過數天功夫，令狐爽已覺出這才叫武功絕學，比之他曾修過的宇文鳳那「隨心所欲」與東方東的那一招「唯我獨尊」高明多了。

令狐爽心中大喜，他更是認眞的苦練了。

那天王花根汁有奇效，那是木草綱目中的一種至上的脫胎換骨良藥，習武之人善於運用，要力有力，要輕功就會身輕如燕！

令狐爽這一次百花谷之行，也爽歪了！

＊　＊　＊

一大早，有個女使者送來吃的，她對令狐爽道：「吃飽以後送你出谷！」

令狐爽一怔，道：「谷主叫我走？」

「怪了，你不走難道我們走麼！」

令狐爽道：「好，我吃過以後去向谷主辭個行！」

「不用了。」

「這是禮貌呀！」

「谷主有交代，你吃了就出谷！」

令狐爽道：「可是我……」

那女使者淡淡的道：「是不是你那通天秘笈與八仙金人像呀，留

在百花谷中，谷主爲你保管了。」

令狐爽一楞，那女使者又道：「通天教三寶，你已全部享用過，留下兩件，等眞正的主人來索呀！」

令狐爽忙點頭，道：「對對，齊前輩會來的，祇……是……祇是我還有一件甚麼寶……」

那女使者道：「還有一件金絲軟甲，不就是在你身上穿着嗎？」

令狐爽吃一驚，道：「谷主知道我身上穿了金絲軟甲呀，她……怎麼知道的？」

一笑，那女使者道：「上一回谷主就知道了。」

她抿嘴一笑，又道：「上一回谷主的百花掌並未按在你身上，祇是掌風，見你毫髮未傷的跳起來，便知道你身上穿了金絲軟甲，因爲谷主那一掌打算叫你吐血。」

令狐爽怔住了。

不錯，上一回他連闖三關，忽的勁風襲來，捲得他窒息的旋滾數丈外！

此刻，經這女使者一說，他才明白，原來上一回若沒有金絲軟甲護身，祇怕早完蛋了。

*　*　*

還有甚麼好囉嗦的，令狐爽也沒有甚麼好收拾的，搬動指頭算一算，來此整整一個月多了個早上。

早飯吃過後他背了斷腸劍，掛上日月環，走出了小屋。

令狐爽有一套，祇見他走到院門口，回過身來跪地上，口中大叫：「長孫大奶奶，小子告辭了，如果有幸能侍候你老人家，令狐爽就終身感激了，妳放心，我見了齊前輩以後，告訴他，你才是他應該大愛的人。」

他叩頭觸地三聲還眞大，然後起身便往外走了。

令狐爽叫的聲音大，精舍中緩緩走出長孫玫瑰。

她神色黯然的道：「我越來越喜歡這小伙子了，眞乖巧，水中花呀，你怎麼不同這小子學學。」

說完，她還走到院門下，遙看着遠去的令狐爽，光景彷彿是送她出遠門的兒孫一般的表情。

令狐爽走到百花谷口，祇見那四個女大力士等在那兒了，這四人正是海棠、秋月、牡丹與紫蘭。

名字是花名，人却像水牛，四個人衝着走來的令狐爽不住的吃吃笑。

令狐爽也笑了。

那秋月迎上去，笑道：「從今以後再也不同你打架了，你是受歡迎的！」

那女使者也笑了。

令狐爽道：「我尊重四位大阿姨。」

他的嘴巴甜，要爭取四女大力士的好感。

四女大力士一聽大笑，秋月抓住令狐爽，笑道：「你叫我們阿姨？」

令狐爽道：「叫你們奶奶太老了，叫你們姐姐太小了，所以叫阿姨！」

秋月大爽，笑道：「我們是你阿姨了，哈哈……」

她抓起令狐爽往空抛，抛高五六丈。

令狐爽一聲驚呼往地上落，他擰腰挺身單足去點地，不料又被那海棠一把撈個正着，然後她再往空抛！

令狐爽落下又被牡丹接住抛，牡丹抛過紫蘭抛，四個女大力士比賽看誰抛得高。

令狐爽忽然在半空中大吼一聲：「再見了！」

祇見他借力平飛八丈外，落在地上不回頭。

四個女大力士吃一驚，這個小子成了精，會鳥兒平飛呀，這是甚麼武功？

令狐爽頓覺他比那司馬元更高明。

司馬元敎他穿雲功，祇不過半空中平飛兩三丈，他一躍平飛七八丈外，當然超過了司馬元！

令狐爽脫胎換了骨，大聲笑着往百花谷外走，他就快到谷外的山溪邊了，忽的傳來一聲大叫。

「令狐爽呀，你終於出來了呀，老夫等你十一天了，還以爲再也見不到你了！」

令狐爽抬頭看，見是西門風奔過來，笑了。

「西門大叔呀，怎說再也看不到我了？」

西門風道：「江湖上誰不知道百花谷那個老太婆性情古怪，厭惡男人，她會殺了你！」

令狐爽道：「那是因爲你們不瞭解她，眞實她是個十分可親的人！」

西門風一聽也怔住了。

但他忽的抓住令狐爽，道：「令狐爽，幫幫忙，幫我去找我的姑娘！」

令狐爽笑了。

西門風道：「我派出八千八百八十個花子幫兄弟，各州縣去找我的妻女二人呀，至今沒有一點兒消息，我一急之下想到了你，令狐爽，快給老夫出主意。」

「簡單啦！」

西門風道：「你有本事找到我女兒？」

「常言道得好，冷汗出在病人身上，咱們祇要找到那個水中花，早晚會等到吹花！」

西門風道：「到甚麼地方去找到那個水中花？」

令狐爽道：「西門大叔，別急呀，你既然再一次找到我幫你老的忙，放心，把這檔事擱在我身上，你跟我走就對了，哈……」

西門風一怔，道：「聽口氣，你眞有本事找到那個水中花呀！」

令狐爽道：「西門大叔，我見過那個水中花了呀！」

西門風全身一緊，道：「他在那兒？」

「大漠！」

「他去那兒幹甚麼？」

「瘋狂呀，同個發了瘋似的女子在大漠中瘋狂。」

西門風道：「怎麼個瘋狂法？」

令狐爽道：「女的全身赤裸，用繩子拴在車後面跑，男駕着車，瘋狂的打着馬，然後二人光着身子滾一起，然後笑了，我不說你也知道然後他們做甚麼。」

西門風道：「男的是？」

「水中花。」

西門風再問：「那女的又是誰？」

「乖乖。」

西門風幾乎尖聲叫起來。

「我的媽呀，水中花怎麼同那個女人搞在一起了，他……他娘的，他眞瘋了。」

令狐爽道：「瘋子以爲他四週的人才是瘋子。」

西門風道：「是，快去大漠，先找那個水中花。」

走着，他再問：「小子呀，乖乖怎麼會勾引上水中花，這個女人也心狠手辣呀，難道那個水中花眞愛她？」

「我看愛得死去活來。」

「那個霍樂呢？」

「不知道，想是找地方養傷去了。」

西門風道：「老夫深知，那個淫賊有仇必報，他不會放過你的。」

令狐爽笑了。

令狐爽愉快的走着走着，他唱起山歌來了。

「小霍樂呀你莫怪，我的寶劍本來快。

你不來呀我不宰，我的寶劍會餓壞。

你來了，把你宰，試試我的寶劍快不快。

快不快呀我的乖……」

西門風也笑了。

「娘的，到底你小子是個讀過十年書的人，出口就是歌呀，娘的，老夫就是少讀詩書，便寫個名字還得想上大半天還下不了筆。」

令狐爽道：「你少讀書呀，去向你爹娘抱怨去，對我說不是晚了？」

西門風大怒，叱道：「少在嘴皮子上佔老夫便宜，小心我揍你。」

*　*　*

二人走了兩天，西門風對令狐爽道：「小子，咱們兩條腿走路去大漠，那得走多少天呀？」

令狐爽道：「咱們不怕慢，祇怕站，一路走着總會到大漠的。」

西門風道：「我提個意見怎麼樣？」

「你老請講。」

西門風指指東方，道：「咱們趕去大風莊，大風莊是你未來老丈人家，借他們兩匹馬用用，絕無問題。」

令狐爽一聽，道：「我的媽呀，我怕呀！」

「怕甚麼？」

「怕他們拉住我拜花堂呀！」

西門風一聽，哈哈笑了。

「有人求着拜花堂，你怕拜花堂，娘的，反常了。」

令狐爽道：「不是反常，這麼小小年紀，功名未成，事業空空，拿甚麼養老婆？我知道抱着老婆很爽，可是生活是現實的吧！」

西門風道：「有爲少年吶！」

令狐爽道：「不去大風莊了？」

「去，他們拉你拜花堂，我就出點子阻住他們。」

令狐爽道：「你負責。」

「我擔綱啦！」

令狐爽道：「也好，我的馬被我的未婚妻騎回去了，也好索回來。」

於是，這二人轉道大風莊去了。

於是，令狐爽開始殺人了。

*　*　*

西門風對令狐爽道：「你爲甚麼怕結婚？」

令狐爽支吾其詞，道：「不是怕結婚，是不到結婚的時候。」

西門風道：「就因爲你說的頭上沒毛？」

令狐爽呵呵一笑，道：「光禿禿的不太好。」

西門風忽的又問：「小子，如果我們遇上了我的女兒吹花，她要嫁你，而且立刻結婚，你是不是也推諉？」

「哎不……不是啦，我當然……當然……」

「哈……你幹……哈……」

他正自笑得得意，忽聽連聲淒厲慘叫聲傳來，聽得二人吃一驚。

西門風道：「聽見沒有，這是有人挨刀尖嗥。」

令狐爽道：「我當然也聽到了。」

西門風道：「難道會是大風莊？」

令狐爽道：「咱們翻過山頭就是大風莊。」

西門風道：「不錯，快走，也

許大風莊出事了。」

令狐爽道：「不好，我的未婚妻……」

西門風道：「死了不是對你好了嗎，沒人再纏你了。」

令狐爽一聲大怒：「放屁！」

就在西門風一楞還未開罵，那令狐爽已在十幾丈前面狂奔了。

西門風吃一驚，這小子是甚麼功夫，娘的，他是不是修練了縮地功？

西門風也拚命的展開陸地飛行術追去了。

西門風邊追邊罵：「王八小子，不知尊敬老人吶，你讀書學孔孟，讀到狗肚子裏了，娘的皮，沒教養。」

他還未追到大山邊，令狐爽的人已不見了。

＊　＊　＊

大山邊，那可不正是大風莊。

大風莊上有吼聲，慘叫與大罵傳過來了，令狐爽展開「四步趕蟬」身法衝過去了。

他的身法比之八步趕蟬還快一倍。

大風莊的莊院門下有死人，三個大男人躺在血窩裏，有個漢子死得慘，半張臉不見了，白的紅的一大堆，他的半張臉就枕在血泊中。

另一大漢背上還噗嘟噗嘟的往外冒血，每冒一股血，他的屁股翹一下，顯然剛挨刀不久。

還有個大漢的人頭幾乎快掉了。

令狐爽看得一瞪眼，他一怒衝進莊門內，嚄，莊院中狂幹上了。

祇見大風莊莊主諸葛丹，率領兩個兒子諸葛浩、諸葛勇，還有三個莊院師父，七個莊丁，合力在同四個怒漢搏鬥，那諸葛紅還有兩個女人，也持劍守一邊，光景是要隨時支援了。

這其中有人在流血，諸葛浩與諸葛丹，還有兩個師父，三個人上衣被血染濕一大片。

那諸葛丹還狂叫：「你們別出手呀，快逃！」

於是，令狐爽衝進來了。

祇聽他暴吼一聲：「住手！」

他這一聲吼，中氣十足，震得人們耳朵也閃動了。

立刻間，雙方人馬閃開了。

雙方都想看看來的是敵人還是友人。

那台階上站的諸葛紅眼最尖，也因爲她站得高看得遠，一眼認出是令狐爽，她哭叫了。

「我的好人吶，你可回來了，快趕走這些惡人吶，完了我們拜花堂。」

在這節骨眼上，她這最後一句話就顯得多餘了。

令狐爽面對的不是別人。

他面對的是霍樂幾個人。

是的，霍樂來了，「八指快刀」荀五也來了，而荀五身邊還有個老人與一個壯年漢，瞧瞧，這二人的手上尖刀還在往地上滴血。

霍樂見是令狐爽來了，他仰天梟笑不已。

那個「八指快刀」荀五，如今成了獨眼龍，他一邊掛了個眼罩。

便是掛眼罩吧，他老人家還在眼罩上畫了一隻眼睛，看上去比他娘的眞眼睛還靈活，就是眼珠不會動。

荀五對一邊的老人道：「二弟，就是這小王八蛋傷了爲兄一目。」

於是，那個老人家一步一步的走向令狐爽。

這老人的手上是把奇怪的尖刀，諸葛丹已大聲叫了。

「女婿呀，小心這老傢伙呀，江湖上的陰陽刀就是這荀同呀！」

荀同回眸冷哂，却對令狐爽道：「小子，你雙手就能傷人呀，你也不覺得年輕輕的就殺人太早了些？」

令狐爽緩緩的拔劍了。

他心中打定主意了，今天非試試這通天秘笈絕學不可，娘的，要不然以後沒完沒了啦！

聽了老者之言，他却問道：「你也姓荀？」

「老夫荀同。」

令狐爽冷冷道：「你姓荀，荀不敎的荀，娘的，孔聖人早就說過，荀不敎，王八蛋，姓乃遷，你完蛋。」

荀同聽得一怔，叱道：「兩邊對殺，少開玩笑！」

霍樂早就不笑了，因爲莊門口又衝進了花子頭。

霍樂一見是西門風，他大罵：「臭叫化子，你來了呀，今天叫你二人橫屍在大風莊。」

西門風跑得上氣不接下氣，聽了霍樂之言，再看看令狐爽面對的老人，他大叫一聲：「小子，小心吶，他是陰陽刀呀，荀五的兄弟呀！」

令狐爽的金環也抓在手上了。

令狐爽打定了主意，今天他不用司馬元的功夫，他甚至不用東方東或申屠艮敎他的功夫。

他要以通天神功，收拾這幾個惡人。

聽了西門風的話，他冷冷的道：「又怎樣？」

西門風道：「刀出有陰陽，敵人命不長，他有個外號叫『閻王爺的劊子手』呀！」

令狐爽已見那荀同哈哈笑了。

荀五却對他兄弟道：「兄弟，你們且退一邊，容爲兄的先報這挖目大仇。」

荀同道：「哥，你多加小心了。」

那壯年大漢打橫欄，道：「大伯，這件事由侄兒代勞吧，殺鷄焉用牛刀。」

令狐爽大怒，吼罵道：「我操你們這四個混帳王八蛋呀，上一回放過一馬，你們是他娘的百足之蟲。」

他忘了下半句怎麼說，便問西門風道：「百足之蟲下半句是……」

西門風道：「你是讀過書的人，你都不知道，我老頭子更不知道了。」

忽聽令狐爽笑笑，道：「我是氣極了，氣忘了，我此刻又想起來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又說，打蛇不死後患無窮。」

他忽的把手一指，又道：「你們一共來了幾位呀！」

諸葛丹開口了。

「女婿，他們四個人都是殺人不眨眼的狠角色。」

令狐爽以劍指着荀五幾人還數一數：「一、二、三、四，是個『死』人四，太好了，咱們莊門外去過招，你們四個圍着我，我一人對付你們四個傢伙。」

荀同咬牙道：「你一個？」

令狐爽道：「是呀，怎麼？不可以？」

荀同大怒，吼道：「娘的，你視老夫們無物呀！」

令狐爽道：「你們一上就知道了。」

霍樂道：「二叔呀，這小子開了價碼，咱們不好拒絕吧，出去宰活人。」

令狐爽道：「今天咱們拚上命，操你娘的，你們打倒我令狐爽，老子不爽了，你們去爽吧，大風莊任你們去砍殺，你們如果挨了刀，娘的，我挑出你們的肚腸來。」

他忽的露了一手絕活，那眞叫無人見到過。

祇見他上身轉幾下，身子也來回轉，人已平着飛出了大莊門，站在門口打麥場中央了。

大伙看得一瞪眼，這他娘的甚麼功夫呀！

荀同與荀五併肩追出莊門外，那壯年人荀壯與霍樂二人幾乎是擠出門來，光景怕令狐爽跑了。

西門風與大風莊的人們也不落後，一擁到了莊門下。

西門風大叫：「小子啊，你瘋了？」

他指着莊內，又道：「你他娘的有天大的本事，你也難以對付他們四個齊出手，你是不是要製造一個未進門的未婚寡婦呀，缺德呀！」

諸葛丹也叫道：「以四個江湖成名殺手去對付一個年輕人，娘的，說了出去，眞叫丟人。」

荀同冷冷道：「小子，他們在爲你求情了。」

霍樂大叫：「小雜種，你如果硬充人物，你是找死，而且死得很慘。」

令狐爽火大了。

「你娘的老皮，就因爲你長了一根不老實的大鳥，專門姦人家的大姑娘，才會惹出這些人爲你拚命，你他娘的眞不是東西。」

他在霍樂楞然間，又對荀五三人叱道：「操他娘的，你父子兄弟拿了姓霍的銀子了，而且是一大筆，我知道，是不是？」

荀五吼道：「關你屁事！」

令狐爽忽的一笑，道：「拿了，拿了，拿多少呀，是不是一千兩銀子呀，還是五千兩？」

荀五吼道：「老子一隻眼呀，一千兩銀子不夠治我的眼，他娘的，今天血洗大風莊。」

那莊門下，諸葛丹大叫：「我答應付你醫藥費，你他奶奶的獅子開大口，十萬兩銀子你扛得動呀！」

令狐爽一聽就明白了，原來姓荀的來敲詐銀子呀，大風莊不給，他們就幹上了。

事情弄明白，令狐爽咬咬牙，道：「四位，他娘的，你們還不出手呀？」

他這是叫陣了。

祇見荀同嘿嘿冷笑，他手中的怪刀反背拿，看上去好像他故意藏起來似的。

那荀五更奸詐，尖刀不見了，他兩把尖刀收入袖管中，人却往令狐爽移去。

那個荀壯刀指令狐爽，同霍樂幾乎同時大吼一聲：「殺呀！」

別看荀同與荀五慢慢移，二人却是先撲到令狐爽身側，也不知一共幾把尖刀怪刀殺過來，令狐爽敞開嗓門一聲厲叫：「殺！」

只見光華眨閃，嗤嗤之聲已起，令狐爽身輕如燕的往空旋，便也旋落三把尖刀往空飛去，他的斷腸劍，洒出一片極光，就如同極圈耀人眼。

那荀五荀同拚了命的各出二十七刀，刀刀落空，而令狐爽的極光已纏繞下來了。

極光不只纏繞一個人，而是四個人。

這令狐爽對於這一點沒經驗，當四顆人頭往地上滾去的刹那間，他不該落在四個沒頭屍體正中間，立刻間，好像有人往他身上澆血水似的，弄得他滿身染了紅。

令狐爽這是甚麼劍法呀，大風莊上的人們都呆了。

（未完・廿三）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接運官銀被劫鏢　撲朔迷離計中計

太平鏢局是金陵七家同業中的佼佼者。原因是五六年來還未出過岔子，眞正是名副其實的「太平」鏢局。

幹這行固要資本雄厚，這會使客戶有安全感，但要使鏢行的聲譽鵲起，最重要的還是不能出紕漏（失鏢）。

一旦失鏢，就算最後能找回來，也必有耗損，而且勞神傷財，甚至焦頭爛額，至於商譽的損失，就更不在話下了。

太平鏢局五、六年來一帆風順，未出半點差錯的原因是甚麼？是由於主持人唐耕心的武功高强，爲人方正，道上的人敬仰他，還是有些邪魔外道要賣他的帳？廟堂中有靠山？或者有幾位身手了得、經驗豐富的班底——鏢師和趟子手？

怪的是，這三個原因幾乎都沾不上邊兒，朝中無人，鏢師也無出色聞名人物，至於唐耕心的身手，雖然下面的人未親眼見過，猜想也不會是甚麼頂尖高手。

一般來說，一流高手很少有幹鏢行這門營生的，所以在這次唐耕心接下這檔子生意的前夕，他和好友「一瓢書生」顏學古小酌，再次商研一切事宜。太平鏢局所以能如此順當，顏學古的襄助也不無功勞。而他們也都不過是三十左右的年輕人。

「唐子……」顏學古常以「唐子」稱呼他，道：「我一直在想，金陵七家鏢局，其餘六家出紕漏最少的是長風鏢局，在這六年中也出過兩次岔子，一次被劫了鏢，另一次鏢雖然保住，却死了兩名鏢師及一名趟子手。咱們能一直穩坐泰山，除了你唐子的武功和威望之外，是否另有原因？」

唐耕心苦笑着攤攤手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武功談不上，威望更是溢美之詞，只能說運氣不錯吧！」

顏學古微微搖頭，道：「一定有特殊原因的，要不一定做過善事。」

「善事是做過，也都是小善，或許是有高人暗中相助？」

「當今武林幾個大門派，如少林、武當、崆峒和華山等派，管束門下甚嚴，再說，要管這種閒事，又能不露行跡，非掌門人的身份辦不到。」顏學古道：「除非是傳說中的武林新秀『雪裏紅』或神龍見尾不見首的『一段香』。」

唐耕心點點頭道：「也只有這兩個神秘人物插手之下，才會暢行無阻，但咱們和這兩個人物沒有甚麼關連，他們爲甚麼會不停地幫咱們？」

「要不然……」顏學古道：「那就是祖上有德。」

唐耕心道：「但願這一次也能一帆風順，這次你出的點子也很不錯！」

顏學古笑着搖頭：「我以爲咱們能迄今平安無事，和我的點子沒有多大的關連，不是你深藏不露，就是另有遇合。你再想想看！」

「實在是想不出來，如果一定要勉强往這方面去想的話，七年前，我那時才二十二歲，還沒做鏢行生意，那年秋天到黃山行獵迷了路，在絕峽中救了一個昏迷的少女。」唐耕心道：「小妞醒後，自稱在峽谷練功，不慎失足摔昏的，且十分感佩我的『暗室不欺』。當然，我不以爲那位頗具姿色的女郎會是甚麼高手而暗中協助……」

「的確！」顏學古道：「如果是高手，也不會練功夫失足摔昏在峽谷中了……」「啪」地一聲，竟然無意中因揮手時衣袖把酒杯拂落地上，一裂爲二，不免予人以不祥的朕兆。

室內有一陣短暫的沉寂，唐耕心拍拍他的肩胛，道：「咱們不忌諱這一套，明晨準時起鏢。」

「唐子……」顏學古道：「這是機鋒而非迷信，如我是你，就改日起鏢……」

「學古，你不是我，而我也不希望是你！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樣地信任你自己的點子！不早了，睡吧……」

「唐子，你就接受我這次建議如何？」

「風來疏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渡寒潭，雁去而不留影。所以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明早起鏢，睡吧……」

＊　＊　＊

太平鏢局的九輛鏢車迤邐出了金陵，一路往南。

唐耕心親自領隊，有鏢師五名，趟子手七名和九名騾伕。每輛都是雙馬拉着。

每輛車上都裝滿了大箱子，看地上的輪痕，必然是黃、白之物，深陷泥中兩三寸。

太平鏢局的鏢，又是黃道吉日，不但鏢師和趟子手篤定一路平穩，暢行無阻，就連百姓也這麼想，但唐、顏二人却不這麼想，因爲風聞黑道高手要劫鏢。

車速極慢，午時初出發，到了酉、戌之交，才走了四十七八里，到了石臼湖以北地段，這一帶偏僻荒涼，人煙稀少。

在一個河套上，終於出現敵踪。十三個人帶來九匹健馬，馬背上有鞍架和馱簍，十三人全部蒙臉。

趟子手趙喇叭（嗓門大）在前面接上話一問，由於對方不答話，只有嘟嚷着到後面來報告：「總鏢頭，我看不妙，九匹馬上全有鞍架，八成是劫鏢的。他娘的，都不吭聲……」

唐耕心頗能沉得住氣，在馬上望去，對方十三人一字排開，除了偶爾傳來「唏聿聿」一聲馬鳴外，河套上肅靜無嘩。

唐耕心肅然道：「各位，要來的總是要來，無法避免，爲了太平鏢局光榮的歷史，咱們要全力護鏢！」

「是！總鏢頭。」一陣轟喏聲中，紛紛亮出了兵刃，護住了鏢車。

夕陽已向西山下沉落，景色瑰麗，只不過此時此刻誰會去欣賞領略這一抹殘紅？

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鏢；關係主持人和鏢局的生死存亡。

唐耕心一馬當先，馳到鏢車之前，抱拳朗聲道：「朋友們在此阻路，不知有何見教？」

對方最左邊一人冷冷地道：「和尚頭上的虱子——不是明擺着？何必多此一問！」

唐耕心道：「朋友們是衝着唐某而來，還是衝着鏢銀而來的？」

那人又道：「你唐耕心的骨頭有幾兩重你該知道，不是爲鏢銀而來，難道是爲你而來的不成？」

這工夫另一個人道：「就算衝着你姓唐的而來，又有甚麼不對？」

「爲甚麼？」唐耕心道：「唐某自信出道以來未與人結冤結仇！」

這人道：「也許正因爲你未與人結冤結仇，像你這樣一個無德無能，身手有限的人，憑甚麼五、六年來未出過半點紕漏？」

劫鏢的理由和動機居然就是這麼簡單。

唐耕心道：「五、六年未出差錯，是道上朋友抬愛，也是小號幸運，希望朋友們仍能一本初衷，高抬貴手！」

先說話的那人神色一冷，道：「別囉嗦！姓唐的，如你識相就馬上下令卸下鏢銀，弄到我們的馬上，那就好商量了！」

唐耕心氣極而笑，道：「鏢銀和太平鏢局是我的一切，沒了鏢銀還有甚麼好商量的？」

這工夫山左籍的牛鏢頭忍無可忍，揮拳厲聲道：「你說甚麼？叫俺們自動卸下來放在你們的馬背上？他奶奶的！你們有沒有尿泡尿照一照？」

牛鏢頭的話雖然粗魯不文，却代表了這邊大多數人的心聲。

這時對方爲首之人（十三人中央那一個）忽然舉起手來，其餘十二人都撤出了兵刃。唐耕心大聲道：「朋友們且慢！」

對方另一人道：「有話快說！」

顯然爲首的人必是熟人，所以迄未說一句話。

黃昏的河套上，已開始暗了下來。

唐耕心道：「朋友們，以各位所選擇的地點、時機，以及所作的各項準備看來，都顯示是謀定而後動。事到如今，有幾句話唐某必須交代一下，這是一批官銀，也是軍機撥給『撫夷局』的經費，而且該局需款孔急……」

對方爲首的人不耐，也不願拖延時間，掄臂一揮，雙方立刻展開了斷殺。

太平鏢局平安了五、六年，順境過久了，不免「師老」。在這兒並不把「師老」解釋爲厭戰，而是缺乏應變的經驗和耐力。

唐耕心接下對方爲首的人，五鏢師也各自接下對方五人，七個趟子手也正好一人接下一人。

久未遇上這場面，有幾名趟子手一發如雷，打得起勁，但不久就一敗如灰。

九個驃伕也知道覆巢之下無完卵的道理，抄起棍棒也撲了上去。

天全黑了下來，在有星無月的河套上斷殺了一個多時辰，先倒下的自是驃伕和趟子手。漸漸地，五名鏢師也因太平鏢局太平久了，飽食終日，不出鏢就是下棋喝茶，功夫在不知不覺之下荒廢，也只有此時此刻才體會到「業精於勤」的道理。

沒多久，五位鏢師也力盡受傷，被人家制住了穴道。

最後剩下唐耕心一人，他招呼了三個，對方其餘的人正在忙着卸下鏢車上的大箱子，綑在馬背上。

這兒距河岔子約半里之遙，本來他們不必多費一道手續，把車驅到河邊就成了，但因箱子太重，車輪深深陷入沙內，三匹馬也拉不動。

現在他們以馬馱到河邊，河中有艘船正在等候，立刻七手八脚地把箱子卸下馬背弄到船上。

河流湍急，如順流而下，一個時辰可行數十里，天亮前就在百里以上了。

唐耕心算是一流高手，絕招盡出，全力搏殺，怎奈對方頭子也非等閒之輩，再加上另外三個，七八十招後也漸漸不支。儘管如此，他仍如虎撲豹竄，往往在瞬間變換的不同角度上作令人窒息的攻擊，而且撤出了長劍。

對方這頭子眞不含乎，尤其還有三個幫手輔助攻擊，軟貼硬上，有如驟雨狂風，不給他喘口氣的機會，一百五十招左右，唐耕心終是力有未逮，中了兩拳一脚。

唐耕心已是强弩之末，但正所謂，斷了的針仍是一根尖銳的東西。在頹勢中奮起餘勇，把兩個副手砸了出去，但一劍遞空，穴道被制。

斷殺就此停止，其中一人喘着氣道：「把他做掉算了！」

「不！」爲首之人道：「咱們可以劫滿狗的鏢，但不能濫殺無辜的漢人同胞，這是原則！」

劫匪居然也講原則，這大概就是所謂「盜亦有道」吧？

鏢銀全裝上船，派出一人策馬游過對岸，船立刻順流而下。

大約在船失去踪影後的盞茶工夫，唐耕心先自解了穴道，一躍而起，還踉蹌了一下。

他受傷數處，但都是輕傷，鏢銀已失，自己的部下橫七豎八躺了一地，長長地吁了口氣，他的穩沉眞到了爐火純青的火候。

幾乎任何人在這情況下，也難控制自己的情緒。

五位鏢師、趟子手和驃伕們的傷也都不重，都被唐耕心解了穴道。牛鏢頭大聲道：「總鏢頭，這些雜碎到底是甚麼來路？」

唐耕心搖頭苦笑道：「牛兄，但願我知道……」

牛鏢頭道：「總鏢頭，俺們都被人家摺倒之後，您是最後躺下的，您也聽不出他們的口音？」

唐耕心嘆口氣，道：「凡是出聲的，都聽不出是何處方言，況且常在外闖蕩的人，往往能說幾種方言。」

「他奶奶的！」牛鏢頭自行按摩着腰眼邊道：「俺也看得出那頭子的劍術挺高，而且身段也有點熟，只是不知道總鏢頭在多少招上被他摺倒的？」

孫鏢頭正在爲李鏢頭的頭上刀創藥，瞪了他一眼道：「老牛，你可眞會講話……」

「最後又增加了幾個，一共勉强支持了百十招左右！慚愧！」唐耕心攤手苦笑。

「他奶奶個熊！俺就不信單打獨鬥他會是總鏢頭的敵手！」牛鏢頭激動得脖子都粗了，道：「不知那些王八蛋去了何處，現在去追是不是還來得及？」

唐耕心道：「只怕來不及了！但我們自然還是要去追的。各位看看這些蹄印……」

衆人循他指示的方向，迤邐走了河邊。孫鏢頭愕然道：「他們順流而下了。」

「他們絕非笨賊，用牲口馱不如用船運，順流而下，不須一夜即可行百里以上，用牲口連五十里也辦不到！」

「我×！」牛鏢頭道：「那不是追不上了？」

「話也不能這麼說！」唐耕心道：「雖說船一夜可走百里以上，他們却不會儍到使船白天行駛河上，暴露行跡的程度，須知河寬不過數十丈。兩岸上看得清船上的景物，況且退潮時間一過，順流立刻就會變爲逆流！所以在下猜想，在五更以前，他們會選一隱蔽地點棄舟上岸。由此推斷，天亮前他們只能走出五六十里左右。」

孫鏢頭道：「不知他們會在哪一邊上岸？」

「由於在這五十里內河北岸較爲荒涼，他們必然選擇北岸！」

孫鏢頭道：「總鏢頭，不知我們是繼續追下去，還是回去向僱主報案？」

「報告僱主，曠日廢時，況且尋鏢還要靠自己，倚賴別人不可靠，而且我也不想提早報告托運的衙門，以免縛手縛脚。各位立刻上路……」

唐耕心等人剛走，自山道小徑中出現一乘便轎，兩名健婢隨轎而行，在河套上落了轎。

一小婢撩起轎簾，轎內探出一個粉臉，打量一下，然後出轎。

這是一個很動人的姑娘。動人的姑娘非但容貌好，身材窈窕，走路的姿態也要婷婷嫋嫋十足女人味才行。

事實上有很多女人(還是長得不錯的女人)走起路來根本不像女人。

她順着一行蹄印及足印到達河邊，然後回轎，道：「起轎！」

小婢道：「姑娘請指示方向！」

「就跟着流年不利的唐耕心走，但不要太接近！」

＊　＊　＊

此刻，四更過半，五更未到，那艘船果然停在北岸河邊的蘆葦中。一些手脚俐落的漢子很快地卸着大箱子。

他們盡量爭取時間，却仍然晚了一步，一撥畫了臉的神秘人物突然出現。爲首的年紀不大，約在三十五以內，雖然畫了臉，隱隱可以看出，儀表不俗。

劫匪這邊的人立刻停止工作。「是不是翦徑的遇上打槓的了？」他們不能不這麼想。

「朋友們……」爲首的畫臉人作了個羅圈揖，道：「謝謝各位偏勞，把我們預訂而應得的鏢銀弄到手運來此處，謝謝各位的合作和辛勞！」

劫鏢者之一大聲道：「甚麼？這是你們應得而預訂的鏢銀？這麼說，你們是『撫夷局』的人囉？」

「正是！」

「媽的！我看你是穿皮襖戴草帽——不知春秋……」

那畫臉頭子淡然道：「給我打！」嗓音軟塌塌地，好像剛剛睡醒。

這畫臉頭子身後閃出一人，幾乎未見他作勢，已到了剛才罵人者面前。罵人者一驚，正要疾退，對方的動作比他的意念還快了一步，「啪啪」兩聲，清脆聲顯示摑個正着。

被打的人身手並不弱，也許是大意輕敵，羞怒一楞之下，要去扣打人者的肘關節，但是還沒扣上，頭髮又被揪住一束。

這一束大約有他的全部頭髮十分之一，就那麼一抖，「刈」地一聲，這束頭髮和頭皮竟拔離頭頂，人也被甩出三步以外。

這一手俐落而又奇特的反擊，既狠又快，他們自己人低聲叫「好」，劫鏢者這邊的人自然驚怒交集。

這工夫被扯下一束頭髮的劫鏢者頭上冒出一片血珠，然後滙集滿臉流濺。

由於被扯去頭髮的漢子發出慘嗥，畫臉頭子道：「殺人殺死，救人救活……」

剛才扯頭髮的人上前去補了一脚時，劫鏢者這邊撲上一人救援，但仍稍遲一步，這拔頭髮的和支援的人動上手，也未出二十招，竟被點了死穴。

劫鏢者這邊的人仍然蒙臉，這頭子一閃而至，未出一招半，就揪住拔頭髮的人的左腕甩起來，在頂上掄了三個花，立刻傳來了骨碎筋裂的「格格」聲。他的手一鬆，這人的身子飛向畫臉頭子，且冷峻地道：「太狠太過份了吧？」

畫臉頭子輕輕托住部下的身子交給側面的人，一字字地道：「你不狠爲甚麼會劫鏢？」

「朋友雖然畫了臉，在下也能猜出你是誰！」

「認不認識都差不多！儘管我也能猜出你是甚麼人！」

「你能？」

這畫臉頭子篤定而放肆地笑笑道：「當然！要不，我怎麼會說你也夠狠？連你都會劫他的鏢！爺們黑吃黑也就算不了甚麼哩！」

劫鏢的頭子道：「朋友，只怕你是空歡喜一場！」

「怎麼？你以爲我應付不了這個場面？你對自己的信心也未免大得邪氣了些吧。」

「在下指的不是這一點！」

「朋友，遇上我，你合該夭壽，你們就集體自絕了吧！」

劫鏢頭子大笑兩聲，揮手之下，搏殺的序幕就展開了。

兩個頭子自然是捉對兒斷殺。乍看二人的功力差不多，搏擊最爲慘烈，下面的人也像兩羣餓狠，你想吃我，我想吞你。

有蘆葦的河邊或海邊，大多爲爛泥，一脚踩下就會陷到膝蓋處，

功力高的人自然不會陷得那麼深。

在這情況下就要看功力及經驗了，甚至經驗更重要些。一旦不小心或力道用老而失去重心倒下，爬起來應敵，在時間上是絕對來不及的。此刻一個個都變成了泥人兒。

在八九十招之後，蒙臉劫鏢頭子顯然已落了下風。畫臉頭子善於機變，出招迅疾詭奇，才九十幾招，劫鏢頭子就中了一掌一拳。

蒙臉劫鏢頭子眼看自己的人一個個倒在爛泥中爬不起來，不論他如何穩沉，又怎會不受影響？

這工夫此人的左腿下陷約半尺餘(他們二人的功力高，利用爛泥表面上的枯枝和敗葉，藉力之下，很少下陷三四寸以上)，這次畫臉頭子適時一脚踩來，蒙臉劫鏢頭子全力一閃，右手中的長劍戳入爛泥中。

這是一個敗亡的關鍵，畫臉頭子一钁點來，居然是死穴——「膻中穴」。

東方已見曙色，天也快亮了。他以钁挑開蒙臉劫鏢頭子的面罩看了一下，似乎一點也不意外，喃喃地道：「我就知道是你！還說我狠呢！哼！」

這次搏殺行動由於兩個頭子的結束，不久就接近尾聲了。

畫臉頭子走近大箱子，用钁撬開箱蓋，先是一陣震動，接着發出一聲嘶吼。

勝利在望，目的已達，他的部下個個都驚異地注視他。無論如何，這不像勝利者的歡呼聲。

二頭子走近一看，箱內全是石頭。

「只怕你是空歡喜一場！」這句話終於有了註脚。

他們本來都以為自己是聰明人，驟然間由聰明人變成蠢貨，實在缺乏心理準備，這工夫所有的人都圍攏來。

有人謾駡，有的甚至踢打那些死人。

此刻有個流淚滿臉的覬覦者隱在附近的蘆葦中，他並非貪生怕死，而是他一出面必死無疑，這一場黑吃黑的搏殺，也就無人能把消息帶回去了，所以他必須苟活回去報信。

此人當然就是劫鏢頭子派他游到對岸，一路上監視這艘船的人。

＊　＊　＊

唐耕心帶着一干受了傷的鏢師和趟子手，趕着空車往回行。一個個灰頭土臉，唉聲嘆氣。稍有經驗的人一看就知道他們丟了鏢，就連太平鏢局，出過無數次鋒頭的鏢旗也捲了起來。

又是一個夜晚來臨，人車急行，希望在三五里外大鎮上過夜，沒想到這才是一個惡夜。

一乘便轎加上兩名健婢迎面攔住去路。

唐耕心對轎中的女人很重視，抱拳道：「請問轎中這位是……」

轎中女子道：「唐大俠，眞恭喜您了！」

唐耕心喟然道：「走鏢失事，是幹這行的最大不幸，姑娘却謔稱『恭喜』，這幽默是否太殘酷了些？」

轎中的年輕女人忽然「咯咯」笑了起來，就聽這笑聲，年紀就不會超過二十五、六歲。

唐耕心有點慍怒，道：「姑娘笑甚麼？」

「眞想不到，唐大鏢頭也會失鏢？」轎內姑娘道：「嘖嘖！不知道劫鏢者是甚麼三頭六臂的人物？」

「嗨！一言難盡！」唐耕心道：「由於對方十餘人都蒙了臉，還不知是甚麼來路。」

「當今武林中能自唐大俠手中劫走鏢銀的人，也必是黑道上的知名煞星。」

「應該如此，但未查出眞憑實據之前，又不便瞎猜！」

「難道事前一點風聲也未聽到？」

「有是有，但在下以前未見過此人，僅聞其兇名，再說風聞總是很不可靠的。」

「可否說出來聽聽？」

「這箇……」交淺不可言深，唐耕心連這姑娘是甚麼樣子都未見過，怎可推心置腹？

轎中姑娘道：「你不便說，我可不忌諱這箇，因為此人素行不良，就算說錯了也沒有關係，是不是一代煞星，黑道年輕高手龍三？」

「這……」唐耕心道：「姑娘也聽到他要劫鏢的消息？」

「是啊！絕對未想到，他却白忙了一場！」

「白忙了一場？難道唐某所失的鏢不是他劫的？」

「當然不是！」

「那……那會是誰？」

「本姑娘我……」接着又嬌笑起來。

牛鏢頭自失鏢後弩了一肚子的窩囊氣，又遇上這神秘女人，總以為對方在拿他們開胃，鏢明明已在來路河套上被一些蒙臉人劫走，這女人却說是她劫的。他粗聲道：「小姑娘！可別他奶奶的見了大嬸叫舅媽，沒話找話說！總鏢頭人長得俊，不要說女人，就是男人見了也……」

孫鏢頭冷冷地道：「老牛，又在口沒遮攔！這話未必能傷到對方，對總鏢頭可就太不敬了！」

轎旁兩婢之一道：「姑娘，這人很賤，讓小婢教訓他一頓！」

「算了！打狗看主面！何況丟了鏢心情都不好！」

唐耕心道：「姑娘剛才說妳劫了在下的鏢，這是甚麼意思？」

轎中的女人道：「我的意思是，最後眞正劫鏢的是我！唐大俠，把鏢留下來吧！」

「鏢？」唐耕心內心一驚，却苦笑道：「哪還有甚麼鏢？」

轎中的女人一字字地道：「就把這九輛空車留下來吧！」

「他奶奶的！」牛鏢頭又忍不住，大聲道：「眞是閻王不嫌鬼瘦！空車也有人要。」

唐耕心道：「姑娘的玩笑也未免開得太大了吧？」

「唐總鏢頭！」轎中女人冷冷地道：「你眞以為這點子夠絕，可以掩盡所有人的耳目？既是空車，車痕為甚麼還有那麼深？」

唐耕心一震，其餘諸人也不由同時一楞。是啊！明明是空車，輪痕是不該這麼深的？唐耕心這才知道，對方繞了個大圈子，原來是個謀定而後動的有心人。

「唐耕心，你是聰明人，把車留下走吧！」

「看來姑娘才是一位有心人！」唐耕心冷峻地道：「只不過在下也不是不重原則的人！」

轎中的女郎道：「動手……」轎簾掀處，已飛出一個身段窈窕、絳色緊衣靠的蒙臉女郎，直撲唐耕心。

唐耕心被人揭開秘密藏鏢之處後，已知血戰不可避免，他本就不敢輕估這個神秘女人。看她出轎的身法，已初步印證了他的看法。

鏢頭和趟子手們這才知道，他們都被蒙在鼓裏，不免慍怒，但由於唐耕心素日待人厚道，為人又隨和，總鏢頭所以如此，不過是風聞路上有人劫鏢，不得不變通一下而已。

儘管這點子不錯，一個個倒楣兮兮，垂頭喪氣的樣子，却仍未能瞞過這個女人。

「嗆嗆」聲中，唐耕心和這蒙臉女人的長劍接了兩下，立刻纏鬥在一起，雙方的部下自然也閒不着。

唐耕心這邊的人雖多些，但兩個健婢十分了得，一色短劍，打法精怪刁鑽，兩人接下四個鏢師，堪堪平手。

兩個轎伕也不含乎，兩人合擊一名鏢師和一些趟子手，也可以支持。

為了保持太平鏢局的信譽和自己的俠名，他才和顏學古研出這李代桃僵的點子，却仍被識破，但他必須盡一切努力把鏢送到目的地。

他的劍術精良，出招凌厲而又細密。這女郎雖然咄咄逼人，却始終沒佔到上風。

她的特長是身輕如燕，往往能在雙方長劍交擊的反震中，藉力騰升或調整自己的高低和角度，好像身子比那柄劍還輕。

他們二人實在不能在兩百招內分出高下，而他們的部下，也都不具備立刻致勝的實力。

大約在百招左右，唐耕心忽然發現了甚麼秘密似的，哈哈笑道：「姑娘的身手雖高，却未必能得手！在下奉勸姑娘，算了！還是請便吧！」

女郎咭咭笑道：「唐總鏢頭，我是勢在必得，要不，那可能更麻煩了！」

「姑娘這話是甚麼意思？」

「不久便知！」

「姑娘，此為官銀，絕對動不得的。人生在世，不能走錯一步……」

女郎忽然撮口一吹，且往上風頭一滑，回袖一甩，一股淡淡的白烟在唐耕心面前散開。

她的部下也在一聲口哨下如法炮製，唐耕心到此，知道一番心血白費，而且是功敗垂成，既恨又窩囊，怒道：「姑娘居然以這……」他搖搖倒下，鏢師們也倒下了。

女郎有點微喘，道：「這小子的劍法了得，再打下去，一定不會討好！」

女婢之一道：「姑娘，這九輛車如何弄走？」

女郎引吭清嘯，道：「儘快把九輛車弄入蘆葦之中，這辦法也是跟『一瓢書生』顏學古學的。」

當車子全部拖入蘆葦中時，上游來了一艘不大也不小的船，進入蘆葦中。

此刻在蘆葦另一邊，也就是三十步之外蘆葦中，十來個畫臉的人眼睜睜地看着女郎指揮部下，把笨重的車底盤弄上船。

車子其他部份已全拆下棄置於蘆葦中，因為底盤那塊生銹顏色的金屬，正是五百萬兩白銀折合的五千斤黃金所鑄造，只是塗上生銹似的漆料而已。

這畫臉的黑道高手有此發現為之氣結，他們費了力劫到鏢，還殺了不少的人，却甚麼也未得到，正是所謂：魚未吃到却弄了一身腥。

像他這麼狂妄、跋扈的黑道煞星，如何嚥下這口氣？

但是，他却迄無動手搶奪之意，他既能一舉殲滅劫鏢的十餘個蒙臉人，為何不敢動這五個人？是怕女郎的迷烟，還是另有原因？

「老大……」一個漢子低聲道：「咱們既然已經插上手了，可不能退縮！」

頭子搖搖頭，道：「不行！」

「不行？」漢子道：「龍爺，這

兩個字可從未從你的口中吐出來！」

「這不是已經吐出來了？」

漢子睨他一會，神秘地一笑，道：「龍爺，我明白了！八成你看上了她，不忍撿她的便宜，這還不簡單？連她帶鏢一起弄回去，你愛怎麼擺弄就怎麼擺弄……」

「呸！」一口唾沫吐在這部下的身旁地上，這傢伙簡直想不通，到底自己那句話說錯了？龍三道：「娘的！你知道甚麼？」

「屬下當然不知道甚麼，」他抹去臉上的唾沫星子道：「却以爲那十來條人命的事，這女人八成知道……」

「怎見得！」

「龍爺，這不是很明顯嗎？」漢子道：「如她不知道那些箱子中是石頭，也就不會對這九輛空車有興趣了！如她早知車底盤是黃金鑄成的，早已下手，又何必等到現在？可見她必是在我們黑吃黑上當時，也在蘆葦中看到！不如把她做了，龍爺可沒怕過誰！」

「她不知道！就算知道她也不會管這檔子閒事。因爲她和顏學古不會有交情的。」

「龍爺，這女人如果和唐耕心一點交情也沒有，劫了他的鏢却只迷倒他，這似乎說不過去。因爲這是官銀，沒有一個傻瓜會留下一個尾巴！」漢子道：「以此推想，這女人不殺唐耕心，和顏學古就不是對頭！萬一唐耕心知道是我們殺了顏學古等人的，絕不會罷休。」

「如果她和唐、顏二人認識，會劫他們的鏢？」

「這……」這漢子吶吶道：「龍爺，我雖然一時說不出道理來，却總覺得他們之間……」

「他們是指誰？」

「唐耕心和這個女人。」

「你的疑心太大了！」他有點激動。

「不然，聽這女人和唐耕心交談的語氣，就沒有劫鏢者和被劫者的敵對氣氛！且分明她早知底盤是黃金而一路跟下來的。對不？」

「大概是的！」

「那麼她爲甚麼不在『一瓢書生』顏學古劫鏢前下手？」

「也許她要在暗中看看顏學古到底壞到何種程度，居然劫好友的鏢？」

「龍爺到現在還以爲顏學古是眞的昧着良心劫好友的鏢？」

「這……」龍三一楞：「莫非……」

「我却以爲，他們二人極可能一個是周瑜，一個是黃蓋，不過是演雙簧，爲唐耕心製造脫身機會，而使鏢車安抵目的地而已。箱中裝了石頭，隨時都會露出馬脚來，但是，眞正的劫鏢者爲了趕時間，可能不及咨視，如此一來，眞鏢很快就能運到地頭了！」

龍三沒有出聲。

「龍爺一定知道這女人是誰了吧？」

「當然知道！」

「她到底是誰呀？」

「『一段香』連蓮。」

「是……是她？」

這漢子正是西南道上的有名人物「一陣風」馮雷，他驚愕地道：「原來就是龍爺的師妹『一段香』連蓮？」

龍三不出聲。馮雷道：「如此看來，唐耕心這小子也不單純，居然能和『一段香』連蓮在百招內打成平手！」

「老二，這也正是我不便向她下手的原因。」

「老大，這我就不懂，這次你既然還邀請了幫手『花花如來』，而且已經陷下去了！就不能這麼虎頭蛇尾……」

龍三似已決定，道：「放心吧！做了顏學古那件事，無人知道是咱們幹的。況且有件事咱們却是非做不可……」

「甚麼事？」

「把唐耕心等人立刻送上西天，你所顧慮的事也就再也沒有必要了！」

「老大是說，幹掉他們之後，就放手走人，打退堂鼓了。」

「我龍三沒有怕過誰，只是這件事，還可以見機行事！」他的目光一直粘在連蓮身上。

「鏢已被人弄走，還見甚麼機行甚麼事？」

「你以爲她會弄到何處去？」

「這……」馮雷的心眼多，所以和龍三總是「老大」「老二」地稱呼。他忽然一拍前額，道：「老大，我猜到了！莫非你也……」

龍三道：「動腦筋也許我不如你。只是這一次，可能我比你快了些……」他在馮雷耳邊說了幾句話，馮雷連連點頭，似很佩服。

而此刻船早已順流而下，不見踪影了。

* * *

「撫夷局」顧名思義，就是和外國人打交道的衙門。清代中葉以前，清廷輕視洋人，所以稱之爲「夷」。歸吏、禮、兵、刑、戶、工等六部之外的「理藩院」所轄。本不是甚麼大衙門，但自發現洋人的堅甲利砲厲害之後，就逐漸吃香而舉足輕重了。

「撫夷局」的官銀失鏢，非同小可，總鏢頭初步偵察追踪未能找回失鏢，立向該局報告請罪，並請寬限三月以便緝賊破案。

由於太平鏢局的商譽一向良

好，唐耕心的個人風評更不必說，下面的鏢師被關起來作人質，他也被軟禁了。

發生了這種事，把主事人關起來，那是捨本逐末，如何釜底抽薪把鏢找回來才是正理。「撫夷局」似乎頗知此理，所以每天派出要員和唐耕心研究如何尋鏢。

唐耕心雖焦急，却未絕望。就在這時有個人狼狽地逃了回來，他就是劫鏢的顏學古的部下。

此人奉派過河，沿岸監視那船，後來目睹畫臉人殺死他們的人，他含淚離開蘆葦回來報告總鏢頭。

唐耕心之所以未告訴五名鏢師，有關和顏學古演雙簧掩人耳目，期能以哀兵姿態騙過暗中虎視眈眈的劫鏢者的事，原因是太平鏢局接下此鏢，訂了合同，收了部份費用之後才風聞有人要劫鏢的。

鏢銀五百萬兩，不是一件珍寶或一件古玩可以放入袖內或納於袋內。你有過人的技藝，也要經過漫長路途，登山涉水，驅運九輛笨重的車子前進。

劫鏢的人一擊不成，還會再邀幫手在來路上作第二或第三次狙擊，事情如果演變到這地步，押鏢者又能如何？所以防患於未然才是當務之急。

儘管唐、顏二人定計，唐耕心不得不暫瞞部下，以期產生眞實感，不至被人看出破綻。但顏學古客串劫鏢者却對部下說了，那都是他的友人與屬下，事實上不說穿也不成，因爲唐耕心這邊的人既不畫臉也不蒙臉，誰不認識太平鏢局總鏢頭唐耕心唐大俠。

正因爲如此，劫鏢與被劫鏢的兩撥自己人，至少有一撥是手下留情的，要不，怎會大多只受輕傷或根本未傷？

其實唐耕心的身手比顏學古高出很多，但鏢師與趟子手和顏的屬下相比，就未見高明了。

「一瓢書生」顏學古是武林頗負盛名的「一瓢山莊」少莊主，名氣僅遜於少林、武當、崆峒及華山四大門派，武功自成一家，却喪於那煞星之手，而老莊主「一瓢浪客」顏君山，却只有這一個兒子。

這個回來報信的人正是「一瓢山莊」的外總管「鴿子」筱飛。他流着淚說了一切。

「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唐耕心含淚道：「請再詳告畫臉人頭子的一切……」

「都畫了臉，看不出是誰，雙方也沒有說多少話，對方的頭子年紀也不大，和總鏢頭及本莊莊主差不多，他只說過一兩句話：『你劫他的鏢，比我更狠毒』……」

唐耕心道：「那頭子用的是甚麼兵刃？」

「點穴鐝！」

「果然是他，那就不會錯了！」他冷峻地道：「學古，你放心！雖然我一向不喜歡高利借貸，這筆債的利息我却要加倍討還……」

「總鏢頭，劫匪得手的是九箱石頭，諒眞鏢已經交了出去！」筱飛道：「代價雖高，總鏢頭畢竟沒有損失！」

話中帶刺，十分明顯，意指他的主人作了唐耕心和太平鏢局墊背的人了。

「不，」唐耕心道：「還是丟了鏢……」

「甚麼？還是失了鏢？是不是畫臉的那撥人？」

唐耕心搖頭嘆道：「是以一個年輕女人爲首的五個女人，蒙了臉，不知來歷！」

「女人？」筱飛似乎不信，道：「一個女人帶了四個女人，竟能自總鏢頭手中搶走鏢銀？」

「可悲的也正是這點！筱總管，請馬上辦理學古兄及弟兄們的後事。」

「這事不須總鏢頭叮囑，只是我總以爲您能猜出武林中用鐝的年輕高手是甚麼人？」

「武林中用鐝不下四五人之多，這是說有名氣的。這種事是不可武斷的！」

「總鏢頭，以您和我們莊主的身手，如果聯袂走這趟鏢，試問誰能得手？」

唐耕心道：「筱兄見過畫臉頭子的武功，且風傳還有『花花如來』大空和尚援手，雖然虎尊者未露面，也不能證明他未在現場附近，只是當時的情況尚不須他出手而已，所以有鑑於此顏兄乃定計……」

筱飛冷冷地道：「事先既然風聞有這等高手想劫鏢，總鏢頭怎麼放心讓本莊莊主作餌誘敵走上岔路，以利眞鏢順利運到目的地？」

「嗨……」唐耕心長嘆一聲，道：「筱兄問得是，當初訂計，一旦把敵人誘上錯誤方向，即及時廻避，不作正面硬碰。我想顏兄當時可能已不及走避……」

筱飛抹抹淚，道：「總鏢頭請原諒我的情緒太壞而出言不遜……」

「我不但能原諒你，甚而十分敬佩你……」

「總鏢頭，雖說我目睹畫臉人，屠殺自己的主人和同伙而未出手，是爲了回來傳達消息，以便報仇，選擇應不會錯，但總鏢頭的『敬佩』二字却使在下汗顏！」

「筱兄當然當得『敬佩』二字，因爲當時以飛蛾撲火的勇氣出面，送上一命較易，忍悲含恨，回來報

告則難，」唐耕心道：「而筱兄此刻越是對唐某不敬，越表示筱兄對學古兄的忠心不貳，我爲甚麼不敬佩你？」

筱飛掩臉悲泣，哽咽道：「慚愧……」

筱飛走後，唐耕心仰天長嘆，道：「學古兄，你爲我賠上性命，結果還是丟了鏢。要把鏢找回來談何容易？算了……我們一道走吧……」

他找了根繩往樑上一搭，結了個死扣。

然後踏着櫈子，把頭伸入繩扣之中，再把櫈子踢翻，接着他的嗓中發生「咯咯」聲。

一位年輕有爲的俠士走上這條路，是武林的不幸，也可以說是他的錯誤抉擇吧？

品德再好，人格再偉大的人，有時也會作出極爲荒唐的事吧？

此刻人影一閃，「刈」地一聲，繩子斷了，唐耕心掉落地上。

屋中站着一位身段窈窕的蒙臉女郎。

「妳……妳劫了我的鏢又來戲弄我，我們之間到底有甚麼仇？」

「沒有仇！」女郎道：「只是不忍見你英年早逝而已！」

「好意心領！妳有沒有想到這是對我十分殘酷的行爲？除非妳吞下的鏢銀能再吐出來！」

「你好天真！」

「妳何不讓一個天眞幼稚的人了此殘生？」唐耕心道：「妳來此何爲？」

「只是想來看看武林中哪些人配稱英雄好漢？哪些人浪得虛名？」

「一個稍受挫折就上吊抹脖子的人，絕非英雄。妳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不錯，我已充份證明。」

「如妳是我又該如何？」

「我會不顧任何艱難把鏢找回來！」

唐耕心道：「我當然要找回，而且就是現在……」兩人同時出了手，兩個一流高手展示出超一流的殺搏技巧。

他們最大的不同是速度。有時只要眨一次眼，可能會死好幾次。

他們的出招機變是超人一等的，在二分之一瞬的時間內，就必須弄清對方招式和意圖，再精準地籌謀攻或守？進或退？或實進佯退及實退佯進。

雙方都在一連串的瞬間和命運賭博。

他們足足拚了一百五十招左右，在一個詭奇的轉折中，唐耕心一貼即退出五步以外。

他的手中捏着一枚玲瓏璀璨的珠花，兩人都有點喘。女郎冷冷地道：「你取巧！」

通常女人在這方面的風度與涵養是比較差些的。

「當然！不取巧如何能辦到？」

「再來一次！」

「何必！」唐耕心道：「妳不也以『翠袖添香』把我迷倒一次，雙方扯平。誰也沒佔便宜，也沒吃虧！」

「如果再拚百招而輸招，我就承認技不如人。」

「妳何不放我一馬，把鏢還給我？」

「除非再比一百招，尚可考慮！」

唐耕心笑笑，他的篤定和穩沉，都不像個丟了官鏢，可能有牢獄之災的人。道：「連姑娘，妳又何必繼續蒙臉，讓我瞻仰妳的風采如何？」

「要死的人，還有這種心情？」

「怎麼？連姑娘眞以爲我會尋短見？」

「頭已伸入繩扣內，櫈子都踢開了！不是自絕是在幹甚麼？」

「如果我明知鏢銀未失，甚至已到了『撫夷局』的銀庫之中了，我怎麼會上吊？」

「那你剛才在玩甚麼遊戲？」

「試試人心善惡和自己的思考能力，如此而已！」

「你把自己說得活神活現，憑甚麼鏢銀會在『撫夷局』庫中了？」

「這不過是『他心通』的皮毛而已，只是在下自信料事很少出錯。只有一件事設想不周而出了岔子而遺憾終生……」眼眶立刻就紅了。

「甚麼事？」

「好友『一瓢書生』顏學古及其部下，爲了助我順利地把鏢送到地頭，我們玩了個花樣，他扮劫鏢匪徒，把裝滿石塊的一些大箱子劫走，把眞正的劫匪引開，卻全死在那個煞星、血賊手中！」

女郎一震，吶吶道：「甚麼人有此身手？」

唐耕心喟然道：「在下此番接下鏢不久，就風聞有高手劫鏢，聲勢極大。因而顏兄設計，根本不和匪徒硬碰，而和他們捉一次迷藏。」

「到底是誰？」

「此賊用鐝，而有此身手，年紀不大的武林用鐝者極少。」

「你是不是已知他是誰了？」

「『血猴』龍三。大致錯不了！」

女郎又震顫了一下，道：「的確，除了龍三之外，武林中再也找不到一個用鐝的武林高手了！」

「妳也以爲此人該死？」

她有點虛脫地道：「是……是的……你剛才爲甚麼說鏢沒有丟？又表示你不是眞想自絕？難道已發現我來了，吊我胃口？」（未完・一）

馮嘉
新書介紹
騎士

奇俠司馬洛

騎士

馮嘉著

每本HK$34

一個寂靜深沉的晚上，一輛汽車飛也似的在公路上疾馳，後面有四部馬力强勁的電單車追趕着，正準備向車中女郎施毒手爲求滅口。

那女郎是一位大製片家的女友，到底她知道了甚麼秘密而遭此危機？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